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四册目次

名文寶符□□卷（存卷二至卷二十）

〔明〕葉紹泰輯

明香谷山房刻清印本

上海圖書館藏

賈山　至言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同社　沈煥僑如　吳貞長吉　參閱

舒鏘以文氣勁質頗有錚宅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顧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泰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

奇傑

陳仁錫曰筆力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

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

虞順之曰引詩一結上二生下過文妙法

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墯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年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黃綿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陳仁子曰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主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蹈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諫章彬彬相躡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蓋兆于此

望溪曰賈太傅文慷慨激烈咤叱風雲如此意氣鋒灌筆餘不心折而然兵撞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

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歿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

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

楊慎曰主意只在親王而故將異姓較量是聖手官主之法

王王淮陽共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孫鑛曰後來主父偃說武帝竟用此策大傅當此詳已算到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

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

鍾惺曰太息凡六或明默或時默乃文字出沒

隱見之如

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外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唐順之曰節次鑿然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

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

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楊慎曰又生議論源源不竭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

禮經曰路出少乎鳳骨

周泰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

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此故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

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
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利不可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
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
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

陳仁子曰賈生有王佐之才而未聞道論諸王僭擬而不追五等
之制其派必至於削七國論教太子而不述禹湯文武之學其
流必至受術數論治匈奴而不考天保采薇之規其流必至窮
兵塵耗論體貌大臣而不正冢宰百官之綱必有外戚篡國宦
官專制者矣言富民者侈而不明風教之原必至如貢禹所謂
害亂民貧盜賊並起矣論變秦俗而不襲刑教之典又必至如
魏相所謂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矣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
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
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
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
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

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
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
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
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
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

楊慎曰一篇主意在此

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仁子曰禹貢納粟納秸之法周官九貢九賦之式所以取于侯國者有制非但私其土地人民也錯知削七國之地而不知責侯王之賦移此區處乃不削之削豈待賣爵除罪哉

徐中行曰此篇較相如諫獵更宏瞻古雅乃西京諫書第一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

大顧顧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孫鑛曰勢散如圍棊不甚就繩墨然頗遒勁自肆以論得實故味濃跡蕩中亦自有餘法

朱東觀曰此篇爲史奇亞實不能過也

趙充國上屯田奏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来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来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陳仁錫曰、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戰勝之形、如觀掌果。若其篤信力行、不近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風烈。夫充國豈特一才智人哉。

鍾惺曰承聖指主字出脫湯矯創之罪妙甚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孫鑛曰子政此疏頓挫有勢筆力甚勁眥視他疏為勝大率文字涉談兵則易佳

唐虞之四漢之封禪祠事者幾二百年從淨此取

谷永距絶方士疏

陛下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陳仁子曰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與谷永同而其言權壁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

班彪乞優答北匈奴疏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幷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用遣驛以聞

陳仁子曰北匈奴求和皆因南單于之內附勢孤力弱然也皇太子議欲絕使臧宮等欲事征伐獨班彪草詔優答酬賞相當既不卻北之心又不失南之信兩盡其宜直足存大體而示國威可與謀國者

業紹叅乃此等氣衆跌與馬上爵不同亞者人云光武其俊也

樊準勸崇文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明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陳仁子曰、預儲經學隱逸之士。以俟講習。何其遠慮也。是時安帝即位。年甫十二。準已慮及此。蓋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而以幼教成王意也。

葉紹泰曰此等人不習學是以生厭豈甚可惜

戴邈請立學校疏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于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遑遑豆之事哉然三

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還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闒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葉紹泰曰元帝置百官立宗廟大統建矣時中原喪亂江南偏安望之請立庠序篤道崇儒為東晉文學首倡刁協之舊章賀循之禮學蔑以加也

標鐵曰此篇有大力量氣古健特其餘也

習鑿齒上漢晉論疏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而有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

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嘗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

葉紹泰曰文氣直追西漢

抑推鄙郅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沿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晉之援不賴於同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不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

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祖宗之德追述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幸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高略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即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陸彥龍曰裁論甚正其意在抑魏尊漢表正偏安之蜀開後儒正統之說亦昉於此豈特識高陳壽已哉

盈彥評曰文氣黄雅古挺翔洽治世之休章也

魏徵陳得失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天下相蒙

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于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搆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降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璧紹泰曰漢疏每借秦為喻蓋取鑒于近也是文大有漢遺文辭雅醇誠良臣之名奏

董紹泰曰英主歷蹈此轍

魏徵論太宗漸不克終者十疏

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

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愛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疏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繇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唯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

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

皆取遠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科僱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不紀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鍾惺曰、淺不覺縱。深不苟求。語語恰當其情過而止。故能使人首肯心服。而成君臣魚水之歡也。可為千古諫君者法。

茹之宗曰、太宗好大喜功。末年益盛。此自本性。如納巢剌妃。則比晉武羊車。尤為甚焉。幸唐多大臣。輔翊者衆。不然。竟蹈晉轍矣。

筆仲曰如本之言

馬周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義安。洎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

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保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

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彊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言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倘鷹犬

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襃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

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慶衍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茅坤曰此疏有得道理深人情透而愛君惜民之意見于言表雖暴戾之主亦感悟爲藥石之言也此等奏疏古今有數

鍾惺曰說得情理透徹雖庸君亦必省格

馬周諫陳時政疏

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騁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脩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

昫之子倘有淤童洞腋萬一驕恩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于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棄黨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己亡之自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害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啓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

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忽其孝思以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己以從時願聖慈預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于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皂雜類箕裘提斛斯正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止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士伍

陳仁錫曰言甚切直又極委婉且事事有處置可為進言者式

劉洎論太子宜尊賢重道疏

臣聞郊迎四方。盖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繇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嘉言咸薦。聞道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畢繇斯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蘂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儲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墮業興譏。取適晏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恭待從。思廣聰明。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膺明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于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鎔鑄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于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臨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能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訓。捨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于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寮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惟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

葉紹泰曰。太子疾諫自恣。志寄玄素。終遇害矣。初似暴刻。而後乃淪于柔弱。不克守文。帝範之錫。庸何益乎。惜其狃于無忌之對。不為社稷思久計也。

朱欽則諫除濫刑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孫叔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殘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祖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敎○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聚滿難逾○何二十帝乎○七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捐○淳精已流○糟粕可棄○況輕此者乎○自文明革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

素靈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救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顛析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搖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細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茹之宗曰、武后防民之口○橫加酷烈○此無術而以不道行者○特借漢祖為比○取悅后心○宜言入而諫行也○

董弘未曰惜極惨酷酷吏傳叙無此之工

韋嗣立論刑法多濫疏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齊裕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生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

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竝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宥、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睹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滑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決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

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鍾惺曰、重刑臣下、自是武后所使、此獨歸罪主司、使武后內愧、且使極言其慘毒之害、是亦諫之一法。

崔融諫稅關市行人疏

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纏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齊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比為患者唯苦二蕃今此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有黠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循深恩人知自樂率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燠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容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

勞之宗曰行人納稅此不數稔而立變者也輕訬任俠斬龍刺蛟等語險峻可怖設色甚雄

葉紹泰曰此風至今益甚蓋唐為禍始乎

楊綰條奏貢舉疏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為常談以向背為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並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脩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葉紹泰曰唐以武力取天下而選舉一條尚延魏隋之弊綰首倡正議賈至又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於安史叛亂之後不惟復古更切時宜惜其不行也

柳伉請誅程元振疏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載。雜地數騎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為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哉。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田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關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幾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為虛邪寔邪。若以為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决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疏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勳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勳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各慕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猶惡未悛。脩身有聞。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陳仁錫曰。歐陽脩作顏真卿麻姑壇記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予於柳伉此疏亦云。

李邕論方技鄭普思疏

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開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憑說惑。說妖祥。陛下不知。但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耶。墨翟子貢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先聖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

鍾惺曰。論事激切。有張釋之汲黯之風。

朱東觀田東坡上神宗封事起法亦漢如此蓋皆從劉向論安累封事來也

陸坊曰精武子干三篇其知此王大光自見

陸贄奏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籍紐升朝。薦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關漏。下詢芻蕘。此先聖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袂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採微旨。慮匪說聞。傷懼皆目。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者。既往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須方略何如。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閒。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

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繇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師
者獨四五凶人而已亦未必皆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况其餘脅從茍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携以法悔禍以誠使来者
必安安者必久縱有野心難馴自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今以陛下
英神志期平壹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
閭閻暨肉摎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
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
也請為陛下效其明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
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

師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
探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
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
竄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殲亡虜傷夷之餘比于前
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遷延浸安其淺覬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旅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
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繕完計
兇黨則前者盛而今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挫然而勢同時變事
與理乖當易反難當進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者何也臣故曰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也今該事實
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
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矣今
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
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齎居送可謂勞救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
摎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遷則生變此
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漏
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
速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臣謂幽燕恒
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
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
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以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
朝廷置河朔于度外殆三十年矣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
生無浚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
陷遠為狷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繞
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
并汾洛路歷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

獲而禍輕也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
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
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也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
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
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遷
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也李勉以文
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陸
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勑諸鎮務使協同厤吉徼憂人思自效
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遵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
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也陛下若察其緩急
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
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也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
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
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乏浮徭觀事勢更選良圖
此於舒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惟陛下圖之

葉紹泰曰宣公奏議其醇茂則上越王魏其矯健則近儷韓柳而
沉雄遒放則藴家策論之祖也第辭句繁密不能掃絕時累而
錢江朱子全古被以刪潤便如金石出土瑩然改觀使人有讀

陸贄奏奉天切務狀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動搖之時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也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之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露成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自事而易責行違欲而難成易費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下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也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揉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之以嘉其意褸錄不遺聽納無隱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應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

陸圻曰是篇已盡撥亂大畧嗣後有再論宜施行切務疏及請數對羣臣疏皆所為因德宗不悟而懇款反覆以詳陳之者也然非敢與學術之正則辭意之間多所阻隔矣

名文寶衍　卷二　唐　奏疏七二　香谷山房

朱東觀曰君道臣職端手之書柱往雜而不駁無如斯陸之朗業

陸贄奏赴行在官徒狀

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官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殊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適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默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患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覺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徒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伏惟陛下膺將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難危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毀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聖心微小失而崇至睿耳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庸鈍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蕞爾兇醜曾何足平自固知久已理安必無泰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數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亶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結責

名文寶符　卷二　唐　奏議七三　香谷山房

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圍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說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遷數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讜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果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遲眠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旅日豈可復使一事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猶備迷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辟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因物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邪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踪跡涉疑似亦望矜恕悟譴承法諸人並量罷能隨事甄

賞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患澤所及謳歌乃歸況聞四方孰不欽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怙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也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陸圻曰德宗猜忌之性牢不可解當此之際身履危險者至矣而猶不能推誠懷下使非宣公多方開悟隨事納忠吾恐雖李晟輩宣力於外患未能遂弭也

高郢諫營章敬寺疏

陛下大孝曰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勸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切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聞者昆吾兆域薦念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遣將議却亡尺寸功隴外壞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赦死

者不收繕李補乘於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衆百萬之衆皆根扉廢取及於人勞衆完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賜鰥寡猶當稍息勞斂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酤之斂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歉黍失時黔首狼顧憂在粮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慮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釐子孫業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又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於天地千福萬祿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耶且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

而至未然之禍不求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怨咨愁痛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群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為陛下惜之

叢紀表曰毀嚴華宮館是也。而以給建剎之資則非矣。朝恩元載惡尊彌天。豈一章敬寺可消災乎。而代宗為其所愚。王縉鴻漸。又從史之。原多陋事。于佛法為甚。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同社 陳宗器家珍 黃光壽鬱先 參閱

司馬光上謹習疏

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它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則駭于州里矣○服今之衣冠于古之世○則僇于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體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曰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于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敢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托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

是役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叢魔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討曰而撫之挍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矣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言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亂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文之塲重而群臣儆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收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于州鎮員之權歸于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縣縣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埽九州以陟禹之

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風教浹洽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儉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讓讓不決委之臣下使四夷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業陛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縣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入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責在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息於久安樂因循而矜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苛吏護謗而庥逐御史中

丞業官情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于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難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須收養之其餘有一失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蠹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誑誘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眷之而歸恐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明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繇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熙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曉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滅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又廢之倘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于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恕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錢穀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正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執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于下歸怨于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眾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葉紹泰曰唐家風俗盡承魏隋之弊不為少變降至五代陵夷已極雖以宋太祖太宗之聖明厲精更始不能盡革至若將士驕情其關切利害十倍吏民譏議諄切誠救時之要務

業紹恭曰似從評長然理亂萬來

司馬光保業疏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于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于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立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于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溥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繇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之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予承祖宗盛美之事。畜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全于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業紹恭曰此一部資治經論斷也

業紹恭曰君實進五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

渾而易失故作保業次曰惜時曰遠謀曰重微曰務實其意總不外乎保業而已特錄首篇

業鉛恭曰八句定一篇之案

田錫論邊事疏

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乘秋致寇召戎起釁職此之繇伏須申飭將帥審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舊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偸擾邊陲覘迓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玁狁來侵六龍夙駕我翔既退篇

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損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强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薦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鑒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于南蠻亦嘗畔涣始繇邊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宄狂塞垣遂安誠類考古道務遠圖示經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聊發理

葉紹泰曰一節中又分四節詳略有法

在漢諸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羲勤之衆徇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來不急之務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

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推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仍協知幾之神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猶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葉紹泰曰自石晉割棄盧龍迄于宋家終不得復以成遼金元大患則藝祖太宗謀之不深征之不力而貽禍于後也豈得盡以夷運歸諸天數乎

丘濬曰指陳虜情明著觀大韓於將相之業山其一班

韓琦論時事疏

臣聞漢文帝繼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漢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拔源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

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於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全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嚇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于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趍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滑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

業紹泰曰稚圭又條七略曰清政本念邊事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雄邑皆經國大謨也而綴于此篇之末文氣不免頗重故不全錄

茅坤曰大識見大議論

范仲淹論推委臣下疏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糾縉紳之邪此御史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搖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群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篤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惟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

唐書贊曰誠如此求賢何愛無人

其任偽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于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聽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

名文寶符 卷三 宋 [illegible] 香谷山房

争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播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置敷無得悞者此又推無為之中而不廣其防不失其措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葉紹泰曰能持是說則近可無王安石之禍遠可無蔡京秦檜韓侂冑賈似道之禍卓哉六臣之奏也

葉紹泰曰藝祖宴勳臣復謀罷方鎮之兵輕矣將權世弱擅柱遙且也

賈昌朝論邊事跡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較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胄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沽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于敵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困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為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以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剌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勲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弊之端也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名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劔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

懲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
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
蓋承前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
陝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簡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
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
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責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
便宜從事褊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莞榷賦稅供軍庫
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雖股削武臣之權然遇將一時賞罰及用財
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

名文寶符　卷三　十　參點廿　香谷山房

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法也且夷狄居苦
寒沙磧之地惡衣麄食好馭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
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
河東強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
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
名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俸糧多就黥涅
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
減屯戍而省供饋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
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

業紹泰白知校知已全指聞謀此軍言之首事

之時有驕酒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
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
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推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
使為總管鈐轄宜于其間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
多名謊狀製造不精不適于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
用以時教習使殊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接令之
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狄隱然
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有
犄角中國之勢然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賂是朝廷歲遺二虜不

名文寶符　卷三　宋　參點三　香谷山房

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淤之泰谿亘
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民歲所供賂又不下
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歲不然則戎至狼狽也契
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
善于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喃廝明珠滅藏之
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為二虜隔絕可募
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嫌懷則為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
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户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
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強虜脅從而塞上

諸州蕃馬孫愿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戲而有勞者以為首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為藩籬之固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為間諜夷狄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蓋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遣不過錢數千略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輒肯自効乎須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還城則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蔡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恥也

葉紹泰曰昌朝秉性回邪執心傾險歐陽修已劾之然頗知經術不以人廢可也

茅坤曰長公一生坎壈佬子此狀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

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並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

令出違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
黨人擬臣沒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
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
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
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
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勅故獄吏
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
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
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衆毀成雷積羽成

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于患難者以
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
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
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
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
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
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
陰為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
試朝廷、臣竊料穜、草木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晝

遂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
又以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
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
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
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
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
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
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
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

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
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
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
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今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
全臣之弟則禍衆所共知黨人之嫉忌甚於弟轍豈敢以哀病之餘復犯
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
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
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
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

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群小計較長短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撿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雖不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鉞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慄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葉紹泰曰以蘇公之文章氣節爲宋家第一人而動履讒謗備極坎壈千古才臣見忌群小勢有必然豈特長公哉若以正叔爲奸概從黨例此則長公尚氣不一虛心詳察也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疏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冣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

評者曰筆力矯拗文如其人

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

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教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鍾惺曰觀其遣詞命意抑揚輕重則其胸中變法改作之意已見

許驥曰大有為之君誠如荊公之說矣第言實琅琅可聽而用李相左非有意誤國特以認理未真耳此疏遂為新法左券然其語自不可廢

茅坤曰千百年廢興之跡並詳盡而文特簡欲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下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繇漸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吕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以慈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合子傳弟為高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持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

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關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慈仁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黜罷免世以為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撥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天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之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歎欲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知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發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

茅坤曰罕起前世為務而立柱

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蕪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回循務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令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既緩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歲時省察數由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

用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單諸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急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茅坤曰劉此一議拾

茅坤曰曾公欲附古者雅頌之意以宣明國家其意全在此處

淺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名而纍譯襁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戴穆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動容變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撥抱擊柝之戒接於耳目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繇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凫鷖戒有必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

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世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歆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

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
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究於列
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
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祝蓋履極盛之勢而動
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
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
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纘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
三代之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
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

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
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
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岩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户
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為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
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范祖禹論聽政疏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
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
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
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
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答天下生
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
其來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歿成王追念其勛勞賜魯天子禮樂
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
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
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
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
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
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
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
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揖白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允皆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

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攬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之怨亦

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同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

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大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歿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充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充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難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

者美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
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譎者久矣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
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
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
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
聞發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褒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
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
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盡

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
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鍾惺曰太后既崩中外洶洶蘇軾欲具疏諫及見此奏乃曰經曲
之文也遂附名同之而毀己草今觀其先事而戒太后之賢小
人之惡俱細細說破不獨文章妙一片苦心血誠皇天后上實
應鑒之而卒不勝羣小奸言豈非天歟

范祖禹論宦官疏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
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繇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
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
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
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
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
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

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
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旋脅皇后及二
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驚殁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繇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
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繇其所立
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怒為陳洪志所弒敬宗為劉克明所
弒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
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歿武宗以後皆繇宦官所立僖宗
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

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
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弒
之目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烈
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
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
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
使之目以榮繼恩布衣韓拱辰詣閤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太
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
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

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晝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
如初宦者清爾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
宗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
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
師徒凍餒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
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冊船置堆垛網市井
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
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雖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
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
班二人常挾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
過失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繳然前來指揮皆違故事又李憲王
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
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
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
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
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
所以享南面之尊業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
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脩德政使過於其黨之

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
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前季之世豈不大失人
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
方諫動則他日防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
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
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
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
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之人堯舜畏之佞人孔
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厭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跡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令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到者漸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

易何難而不為哉自閒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與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忤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察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定係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葉紹泰曰中官體非全氣必多陰毒之懷即使有一二小忠小信者止可崇其賞賚蓋既出入君側不宜再假大權勢也亦理也

宋家璫禍比唐為輕而夢得防微杜漸於三人不少寬假正論巖巖宜書帝座

鄭俠論新法進流民圖疏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皇。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緣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遏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憂愛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賊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剗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稍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之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浹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猶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爲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閽。以

朱仲曰。其心憂國憂民。議論高人一等。

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愛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輸粟。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許獬曰、人主深居簡出。凡百姓流離困苦之狀。雖數陳滿紙。不過視為汎常。惟繪成一圖。進之御前。一經眼目。輒嗟咨達旦。監門之用心亦巧矣。乃大雨肅施。而新法隨廢。萬姓之呼號。又安能勝奸黨之環泣乎。

吳孟英曰、當時阻新法者多矣。鄭監門司早獻圖。是進諫良規。然肅罷旋復。止博一場甘澍耳。乃知天心易回。人事難挽。

宗澤建炎元年奏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載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詭譎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任。則以為妄。回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兹非賊虜之能也。皆緣亡誠實之士。鼓唱騙逸。卒以欽迹遁避曲辱不恥為習為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旅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寘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

孫鑛曰英雄之氣千古如見

詔臣顧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啓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此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同約諜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獄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背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還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恭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于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每

恩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死之冀嗣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荷君恩敢忘尸諫願昂法座無由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冢泉

葉紹泰曰汝霖被鵰舉集義兵決計大討請帝還汴中興良將于是乎哉乃為姦徒所擠疽發背死高宗不恤才上帝豈恤宋哉

茉坤曰詔旨總惻不堪孝讀

胡寅請持三年之服疏

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永訣不復實錄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伏覩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音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下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臍守為誰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宜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

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二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吳王夫差每出必使人謂已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哀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哀即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葬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繁孰非軍旅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前日詔書令太將偏裨盡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率之深有以感動於人仁者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於龍荒之外自古所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陛下不亦善乎昔子思論喪禮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

葉紹泰曰時江南將帥智勇俱奮而高宗偏聽和議豈非惧二帝

生還莫保大位乎天理泯絕至用姦賊戮忠良而有所不顧也劉豫易廟毀陵辱及祖考則詔春秋望祭于徽宗之喪奉居別宮以緦麻成服如此而已嗚呼讀明仲之疏而不枕戈圖報尚與共戴天誠無人心哉

葉紹泰曰宋自多故論以備上採擇於上奏疏之概也

孫鑛曰[illegible]

陳亮中興論奏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患。蓋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動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

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閒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寔。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閧。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衡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瀰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遷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它可變。今朝廷鑿守江之禁。大城兩淮。

鍾惺曰李綱辛棄疾皆建此議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豈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

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蓄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追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陴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畊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

[illegible]問南[illegible]云而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此其一定之畧也

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原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繇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繇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搤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換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搖矣此豈

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愚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詩惟陛下財幸

葉紹翁曰愚觀同甫及辛稼軒俱非百里才也時柄政者畫庸儒而二子以空言名世過此遂不可為徒使文山當其阨耳

辛棄疾察情論奏

虜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于息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弒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諫劉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報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

而後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戍卒豈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今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吾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於僥倖謀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

不肯張皇以速我之侮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遁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公逐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忽不顧恥彼何所卹以毋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救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脥辭由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

奔於虜欲必戰而在於虜幸勝以蹄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辭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亦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制勝之機為可惜

葉紹泰曰岳武穆未死以前宋多良將而金甚強武穆既死以後金漸弱而宋則無將矣然同甫稼軒亦祗運籌帷幄其如宋為

積威所劫終不克奮何哉

譚元春曰論古人得失俱精遠得情自是奇雄具眼

辛棄疾自治論奏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於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粤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幷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幷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於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狡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於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於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足怪者繇此觀之所遺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龐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惑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兵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

孫鑛曰勇怯在人不在地引證得妙

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於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劫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謨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搖尾於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遽畏於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有大者二一曰絕歲

幣二曰都金陵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聞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於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同以東晉自畀矣求之于晉彼亦何嘗遐金陵輸歲幣乎

鍾惺曰何等激勵鼓舞而不能振宋君臣衰懦之氣當亦運數使然耳

孫鑛曰行文絕似國策

辛棄疾詳戰論奏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繇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溝洫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它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川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故臣以謂兵出淮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宜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

五湖曰此一時奇謀勝算惜宋不能用

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辟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平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牽之使不得遷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也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歎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以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窮斜鷗已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

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卷銳懸三路以進寸採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清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叢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雖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籍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雖然臣又有一說焉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縣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

寡謀而易聚。慣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叛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衆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挹快鬱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

鍾惺曰、觀稼軒詞令。一風流文人也。而胸中智略乃如此。賢者豈可一端測耶。

許驥曰、元豐九域圖。綉錯胸中。方能有此謨畫。馬伏波聚米成山。指點虜形。方之蔑如矣。

茹之宗曰、昔人謂天下形勢。秦得百二。齊得十二。蓋齊山東之國也。山東一下。則河朔震恐。河朔震恐。則燕實丸泥可封。然後傳檄天下。中原計日可圖。此疏指陳方略。與兵家奇正之說合。有裨廟筭不淺。豈填詞之士所可擬耶。

葉紹泰曰華好菲狀組識甚工

華岳請誅韓侂胄疏

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閧閧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臣。星火交馳。或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責名器。私鬻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獨遍。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廉瑣之資、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

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與吳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謀吳之恃寵專借、諸彭之庸暴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剋膏剝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須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　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鎧之貢子為郎。富　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書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閒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為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招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

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碩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衍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荊楚、始擊婁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於幽冀、黑殺黃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筭宷長。客筭宷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燕發。萬一國家苟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膈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饋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備。堡壘不設。

吾雖帶甲百萬運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樂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陰息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姻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隳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靡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

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

葉紹泰曰侂胄大惡在容姦患禁偽學而其他罪案難可枚舉時首發姦狀者直講彭龜年也擊登聞鼓請誅侂胄者廢士呂祖泰也一奪官一杖配矣華岳武生乃能不畏強禦盡疏奸黨請除內患以弭邊釁忠義尤烈哉

茹之宗曰此與胡澹菴上高宗封事同一激烈而包蓄力勁尤深疏之錚錚者

葉紹泰　四胡元氾滿文運大色竟世無一人振最者

許衡　立國規摹疏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繇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

以制眾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容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

有變異以是諭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聽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歎為可務頓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討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蘇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一　業紹太曰浮于禁不用漢法以在漢北也元人襲有中原便當改制許衡粗識時務此元政所以優于後魏遼金也

宗紹太曰昔佛六老諭諫

李元禮諫幸五臺疏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塗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犯霧露萬一[illegible]養失宜[illegible]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illegible]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令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

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葉紹泰曰、胡法之職。不止臨幸。罷置諫垣。以縱欲自滋耳。元禮懂直。其疏文亦不蹈叓氣。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仲震揚若
　　　盧應熊文夢　叅閱

乞譴斥和議疏

據鎮守大同叅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寨堡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凌入冦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

發點叅田以理學用兵方有卓識

嘗遣齎金帛往使虜庭賄賂纔入乎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太脩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冦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况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鑒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冦復有大舉入冦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葉紹泰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卒無君而有君于公才識兼優斷絕和議斯以不陷宋家之轍

葉紳奏曰斯言到今百年莫易

葉紳請設水利重臣疏

奏為三吳饑饉薦臻民生可慮國計難圖乞 敕專官治水以興大利事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上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為粳稻郊廟之粢盛在此內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在此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于餉給之餘是六郡之賦稅誠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脈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為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瀦為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繇江河以入于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為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派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閘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以時浚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滯于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為田或築而為圍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圍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夏秋淫雨浹旬山水橫發淹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五年復澇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為國家之大用水患為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其委任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之可蠲者蠲之俾民心稍定民困稍蘇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然後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泛溢然當此饑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勝不重困也臣本吳人目擊心傷仰見 皇上治先根本據實上陳伏祈 敕下該部允覆施行

李逢珍曰予與來甫友善為予言其高祖毅齋公諸生時與王文恪齊名 孝宗朝屢掌科事彈劾權要直聲聞天下尤工水利是疏上 上即遣水部郎徐貫董其役通長橋閘塞導太湖水東流過白蜆入于海自是吳鮮水患公力也是蜆蓋吳人所樂頌云

陳仁錫曰文武不捻習各不關以備未盡其用

王守仁陳言邊務疏

通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備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玆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轅改轍之機

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備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

陳仁錫曰此論果是今日不識邊方為何物安望見獻

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司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忘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

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頓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彙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

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遂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遁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下詔諸將察于

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察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結損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

坐食以益邊用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遏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浚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饋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敝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廷斥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

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
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
弟即豪門之黨緣皆以權力而煩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
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淩
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
乎苟庚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
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
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
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

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數息
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
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
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卹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
宜以　國恩盼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
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
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指
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
勿食皆指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

叢紹素白文學知百萬兵從天

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潛匿精悍
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
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
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
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
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
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指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
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
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勵
若復與之交戰是捨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
守遠斥候以防奸細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
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
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
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
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
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同志萬全而所謂不可
勝者既在於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

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窮
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
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逸當勞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
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
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同皆兵家之常談今之
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閫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
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
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
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
以實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葉紹泰曰文武既諳內畧又饒小籌若使臨邊必能以制寧藩者
再試于虜也惜未盡其所抱

○王守仁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
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
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
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
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逆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
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
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
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

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
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
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
發 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
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
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
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
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

葉然素曰四狂鷄聖賓是旋治

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回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積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 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哉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

陳仁錫曰佛不可深言闢佛亦自不清只含渾

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于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

誣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誣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

葉紹泰曰佛骨一表山斗唐代文成却從好佛上引入堯舜又高昌黎一籌矣雖稿具未呈政可錄為千聖之鑑

業紹泰曰聖學衍于宋至今日乃大明歷代未有也

張孚敬釐正孔廟從祀疏

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

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以孝經論語。鑿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

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

崇紹泰曰更詳

丘濬程敏政所不及

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祧黜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

名文寶符　卷四　星明　論十九　香松山房

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壽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外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

名文寶符　卷四　星明　論二十　香松山房

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曰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凡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如胡瑗張載御寇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六備載瑗事以為
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程子於瑗
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
為首若以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
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于學者死則
為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
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于學宮庶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
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

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
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
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簡則
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
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
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
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
惑況一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
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

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
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
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
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
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皆我 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
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
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其總秀又謂範數西山
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繇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
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

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魯奉 孝
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
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
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
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蔽其非耶瀚竟引
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繇舊章監于成憲以文
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
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
揆此則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

攝明鐵四印此一議可山安可不配享孔子

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
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繇自下阿私所親以誤
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
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堅宜列祀典以協衆論
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
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
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
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
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脩豈可闕
名哉

葉紹泰曰從祀巨典自弘治諸名公多所建白而不果行孚敬更
綴輯請之詔奉孔子先師別立啓聖廟禮制大新豈非有遇
不遇哉比定
興獻徵號同為不易之議

葉紹泰曰剔正不戒時妄譚議

楊總盛請罷馬市疏

臣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
曹職專馬政睹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請以
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
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
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
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
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
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
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
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
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
之也今以堂堂　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
淆寇屨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
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
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
今馬市一開則衆相謂曰　朝廷忘赤子之讎厭兵甲之用矣將馬

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册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出號
誰肯與起此隱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歳大變之後天下頗
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令馬市一開則
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
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隋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
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懐携
二之心久矣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令馬
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
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悍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

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令馬市之開則彼皆以
為天下兵威已弱蠢玆醜虜尚不能服群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
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歳胡虜深入
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勢猶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若有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
我之虚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
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
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
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

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
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
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
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無
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
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
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
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
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

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轉以為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寇
以為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
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
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
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為失信矣孰謂犬馬無厭之大欲可以市
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
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
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
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

恭之捘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來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供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縶乎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成賓來王者哉不過謂赦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辭言其時撿其處爭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

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供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illegible]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illegible]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伐崇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滑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歔虘寔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

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款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致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鵠突有欲謝重據于人而無繫者吾何以冒禍據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

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
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
市之開與不開前此並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
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
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
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
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意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
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厭輭避事
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
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
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忍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
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豁收回成命罷開馬
市鋭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
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茹之宗曰　世廟當虜焰方張之際在廷諸臣束手無策違仇鸞
馬市之請遂同聲附和雖云市馬實則和議之別名耳堂堂天
朝與醜虜要城下之盟亦可羞矣椒山抗疏力阻而以此速禍
將使之為立仗之馬乎

黄岱恭　四外贼　止于纪　是力成　方欲窃　閒

楊繼盛請誅嚴嵩疏

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胡虜者犬羊之
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勤絕胡虜
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
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
庶政　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載諸祖訓及嵩
為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　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
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
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
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
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
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
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
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
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
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
上點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黜之　皇上

陳仁錫曰上焚明揭對甚切陳票擬積權公不可謂疏衛球

有人嵩即是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于衆曰此人浮躁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浮罪于嵩者雖小心躁避嵩亦委別本帶出有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意毀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意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餒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于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時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又約儆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為慎膺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象皇落冤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蓋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壅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侄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兩鎮撫又冒瑣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叙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浮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浮躁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係既作做效成風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

章綜泰
日以秘
人領遺
逆情立
亂

天下之口可知矣此罪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
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
有為 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 京師世蕃乃受
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
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皆自詫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
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嵩自嘆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 皇上有疑
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脫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
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

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
有逆謀亦安得逞乎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
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
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勤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
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且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
及 皇上詰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詰問我具揭帖維持可
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嘰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
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

康仁錫
田亦且
餘前見
爲有也

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
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 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
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
蕃革任為民矣嵩乃于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衙參 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
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之用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
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
蕃降為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
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

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
何可勝數耶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
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致善類為之一空
此時計較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 皇上持之以激勵天
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
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
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
通不以報效 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賂嵩為事將官納賄于嵩不
浮不剋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于

不得不溢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尊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今寃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僞迸理用事始為少變 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 上貪汙以來其下通賄懸懃者雖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諛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擯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

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皇上之聰明 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侍臣下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因皇上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歎之聲進觀讌樂之

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必預知故得以逆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假子趙文華為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送 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 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咽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

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亦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于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 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于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懦闒騃出自門下者少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戒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

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恐負于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扳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

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　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　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于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刦然于　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而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始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　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鼠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　皇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頓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適來貌　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恐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　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　皇上或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寔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　諭以致仕

歸家以全　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守之職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業紹泰曰分宜十罪五奸諸臣非不洞炤特畏威懷祿不敢指斥耳繇中深抵力排足使奸雄隕胆乃卒以　二王入罪元惡未誅而忠臣碎首何以謝天下乎

馮琦災旱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福穀漸湊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于派買攘奪于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謗有之不

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儆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轅馬蕭行齎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槖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忌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魁

[illegible]日在令日又不止十分矣

於中使者二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驗換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于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嗟嗟愁怨至于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于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離過離而後有怨咨怨而

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于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陛下誠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須何所畏人不畏死法何可加故奸民害良民此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救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若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

既唱幾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遏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放尤征之不前，運之已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

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散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以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自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鼓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于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覩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

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総之應天以實耳。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于臣等之言。

葉紹泰曰：因憂旱之旨，推及休戚相關之隱，不覺肝胆皆裂，鼓淚俱下。此情何獨鄭監門。

業已森日為標左袒以忠義若唱

周宗建請斥魏進忠疏

題為巨璫巧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勦斥以清宮禁以絕禍本事

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剖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況臣位列交戰身沐 聖恩目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何益於事哉日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為提醒其良心寬諭曲曉為衆解其寬縛甫奉 明旨不待幸經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鞏又復起而鬨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問鞏而直扶鞏之根株敢冒死為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鞏數之下所為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孰可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頸聞于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思狺々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而譊嘵々詬辯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向高婉諭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最臣首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為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偶用方始乃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昵進忠以為中傷臣者今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入遂日走人至闕垂餌于其門噉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而鞏乃密受指使造為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為一冊復聞于交鞏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為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為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鞏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騰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發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淆六垣七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算終莫掩于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皆事

名文寶符　卷四　皇明　青谷山房

葉紹泰曰己矣多矣今共內愳

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為一併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己之媚進忠者而
以左右私恵詭牽合于　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
自　君恩不當如鞏之屏人戕行且臣方恨鞏等遏絕　賜環之路
甘為名教棄人以為鞏一罪狀而鞏反謬為不解嘵嘵致辯若欲借
他人以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允鞏之混杜亂經大都類此乃復
有胆顫心虛冒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
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筴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已鞏
而言及于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
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

被此慘毒無不憐之鞏即心晒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嗔
至宰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通王安此其媚進
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耻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鞏既
申論至此臣請　皇上即為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
於此便為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為一大証據臣即力擊鞏與進
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為過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
集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从終敗今乃有鞏者結連膠合
亂自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權勢反倚中涓
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

葉紹泰曰柔而嚴交攻而社稷如磬石笠非天佑

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厄孫慎行盛以
弘而棄之摘爪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
第各焚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鞏且橫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若尚顧微軀不為點破將內有進忠為之指揮旁有客氏為之操
縱中有劉朝等為之興兵賣威而下復有鞏等徒而蟻附蠅集內外
交通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指此生為　皇上明言
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立賜鋤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交結
近侍何故以一人私詵荼興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易
羅以謝進忠及鞏庶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

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即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捐一漚使臣戀一官而國妖莫剪國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進僅
是以倫鵷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illegible]
痔之郭鞏輩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立斷施行臣干
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慄之至

葉紹泰曰逆璫包藏禍心寔繁有徒公首斥之璫乃畏匿更名忠
賢愧亦穢矣自是楊左交章皆公一擊力也公又彈劉朝勒客
氏以駁諫及難而璫究蒙顯戮雖天奪其衆不可謂非忠義餘
威所壓禁也

葉紹泰曰此疏山後第一疏也清涼稍鏡刪本覺氣勢不揚今仍錄其原草

楊漣條魏忠賢二十四罪疏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灑掃之後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卽誅戮未有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謹摘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　皇上念其服役徼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

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恭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辯之近乃公然勒逼譴讓政事之堂幾成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以致閣臣鬱閟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寔有隱恨

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淸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廨而迫之去一則交構陷之削籍去顧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之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

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宇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顚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忌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

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
囑其私比捏無喜搞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　皇上
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
元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
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定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
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咸卹之不動利誘
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
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擅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

鼠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焉
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
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頤耆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
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
龍干雲插漢築愁楙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
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
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
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褻朝廷之名器也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

衆紹奏白為士民泣血

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
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
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
士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
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
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擎黑
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辛學而忠賢草菅
士命使青燐赤燐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未也且
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

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滑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
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
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
於是彰忠賢之威焰滑矣而國脈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
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
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敍成解組無
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
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

景紀春
曰使有
如姑綠
五人爷
在內必
有封賊
奇蹟

賢受事雖犬不字且直以快恩抗行傾陷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
如近日之挐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守
遣謀告家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
功潛入長安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
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因為奴酋首功之主矣其蟒銀
七萬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堳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
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脩而不操原有
深意忠賢謀同奸輔劉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

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
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昔劉瑾招納亡命
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
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
呼清塵墊道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
則已儼然乘輿矣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
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
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
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柰

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
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
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
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
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
牆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試內廷奸狀敗露
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餙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
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

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
見中外有緊切當為之事當趨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設或人不
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非忠賢
專擅即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寔且如前日忠賢已往
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為有天日耶無天日
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
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獨

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懸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強橫已不能爲下即普天同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責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責妃 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爰么麼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逮欵嚴訊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靳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愧 皇上先帝之名即可以報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已畢死且不恨

梁紹泰曰已畢自分一死

梁紹泰曰大洪先生忠烈著節三朝卒以一死衛社稷畢命之夕白光射斗可知公終不死此疏直是天地灝氣神靈相爲非徒文字而已

梁紹泰曰英氣相傳山河與震

李應昇請念死諸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皐陶荷美名而君罹顯禍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王御極四載寛仁恭思罪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孫憤銷沉三光黯餘原任工部郎中萬爆以陵工補牘遂觸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爆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爆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爆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條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權孼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預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敢爲萬爆寬而深爲 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鼓不能自已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忠伏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寔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含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

名儒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併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臣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為一言喪邦矣臣切願哉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

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録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熖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内者災内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遐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茹之宗曰語雖激烈感慨未指名詆斥而顯戮隨之此所以不願為忠臣也嘗讀建文遺臣詩有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合之魏徵對太宗之語否泰不同忠良亦異不獲已

為宗枋計惟有挂冠長往耳雖然疾風知勁板蕩識忠又未可藉口於此也

岳元聲請撲毛文龍疏

從來謀國執者必通華夷疆域為一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原延袤一
千幾百餘里非我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
所情為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真臥榻之側也 皇上豈肯
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十年來恭恭邊臣戲視 社稷慫慂
蹈循至二三殘臣跂危不悛我 國家全甌金既殘視殘缺奴未渡
河而主帥先逝奴已歸巢而城池終棄全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
士塞艸樓䰟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煽起艸澤之波
濤海內豈少李永芳之賊哉孟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非 皇
上忠義之士為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旁之築迄三年而未有
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于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
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也臣于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
實駭之度奴酋必有屠戮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既屠也甚為文龍
危之計文龍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梜文龍之伎倆
此非大呼虛憤塞之徒呼號徼倖一擲挽試而捷得之者乎此何可
恃也聊倖天助 社稷遼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避禍各島與各島
遼民之生長于島嶼舟楫之間者遠與文龍遇合于閒關險阻之區

由涌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
所居一皮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
島而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全
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生死所胆與
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唇齒為命而
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劄之以纓弁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
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共有北向報效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雄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如
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饑寒與俱者非必文龍與非文龍之為心
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埶之所不得不然也蓋臣謂 國家
之變與兵家之空者因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柑視島中之
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文龍伏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
以臣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狀之
海外之消息集之為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家功令殘遼派移之泯混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
奉行嚴于細櫛矣發棄之地遼民不敢蹐望海濶一步則夫遺黎之
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乎
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潁容而後可得其性命之情則遼民

國本之慮

之不實入于酋奴而依歸于文龍也即三尺孔異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欲之食之者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邑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為我　國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負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驕肆而　國澤蕩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暉為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蒲墻之内矣文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如此而欲望緩急于比鄰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藐武之節文

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于中朴貌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白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桀閉馨香餌以招搖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銜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兇㦰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道聽或從旅順而途説迷兵虛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偉邊功訛以傳信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酔亦夢　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于沉舟破釜矣傷哉

不知為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詆芳從來毛文龍為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説喜談文龍者詞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真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賜蟒汛足趑趄干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討文龍者謂酋奴戮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無有入犯薊息又何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屬浮浪此夫截餉漏危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駐皮島畫圖立説而誇于衆曰龍居皮島跨鮮制遼控扼上游躡踏寬莫攪擾南衛枕奴手足居奴腹心更有間道直搗巢穴此其言

乎談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叢躲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末遑生聚教訓之不免甘心于猫鼠之眠聲張為龍虎之聞仰海天而飲泣于叢岫瀆渤之衛望鑿援而號呼于登萊山海之間文龍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談文龍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偉湧偉夫之文龍鎮江既居之後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

山川形沿聚米可圖。覩其壁疏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將師。沿海堧偵以制奴出入。詭閃潛設奇潛伏。拖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為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馬如是則 皇上之倚界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係不手額頂踵。指桑喬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撤手朝鮮曰。爾國聲容文物。略似中華。風俗人心。與他國迴異。垂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恩。毋相陵。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望。畫首鼠之端。仍令具在。毋貽爾先王羞。如是則朝鮮感恩欲死。且斫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須

可繫 闕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寃之莫返快乎。據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慰之曰。爾遼烟雲桐察。為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依因。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屢生聚。朕將胥旦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遼家。如是則遼民之實未盡者。將携老扶幼累粮。宿師以候王師之至。

業。總兵曰。文龍勇士。國未敢忘。為純忠。然孤撐窮島。饋餉莫支。首一旦不知自討者矣。使當時加之優卹。授以方略。則或能以功名終。亦可知也。

周鑣　請卹建文死節諸忠疏

臣惟國家恭士百年。而洪状一日之報。忠義之氣作之則奮。摧之則靡。自古及今。未有人棄廉耻。斁節義。而天下能治平無事者也。當高皇帝初定胡元之難。即首以忠義激厲天下。元臣危素。媿其不臣。使司香余闕之廟。放蔡子英。俾從元主于和林。夫以夷狄之主。猶欲其為之臣者不忘君臣之大義若此。故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況乎本支一姓之相承者乎。夫 建文君。乃 高皇帝之長孫。而 懿文太子之長子也。在位四年。恭儉仁慈。未有失道之甚也。其一時謀國之誤。或當日諸臣不能盡辭其失。然臨難不避。忠之善經也。之死不

移。臣之大節也。今所記殉節諸臣。有誅刑戮者。有投水火者。有父母妻子同時剿戮。而從容無變色者。有以一人而及九族。或五百人八百人者。有稱瓜蔓誅。而村里為墟者。又有棄官爵變姓名。混迹于緇流樵夫。而間關萬里。不忘故主。至于市哭牽衣。幽吟劇壁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志又何壯也。至今讀其遺蹟。想見其為人。未嘗不神慓膚寒。慷慨太息。而忠義之心。不能自遏。嗟乎。此非人心所藉以常存。而綱常所賴以不泯也哉。今天下士氣亦既靡矣。往者土木之難。距華除年間。方四十餘載。其變有甚于前矣。而如南朝李侍郎其人者。曾不槩見。識者已謂此忠義摧殘之應。而況至于今。禮義愈微。風

葉紹泰曰為此之千載者下一斧

趙明銑曰一本天此忠義儕結之文

俗僉暴逆瑾之亂也在廷之臣莫敢發一語攻瑾之横也當局之衆歷年之久未聞建一奇抗一節其所為假子義孫削髮進女者則皆紳冕衿帶踰為士大夫斯已足歎矣而又如近者官官復出而堂司共受其憑陵言官一遠而上下同歸于緘默登城失守而大小官屬盡效偷生甚且竄然航海為從來史册所未載將使千秋百世而下謂當盛明之世既多俛首吞聲之士復少死綏赴義之臣風教之美遠不逮于三季嗟乎豈不愧前朝而辱當世也哉此臣所為感舊念今款款涕涕而每致嘆于忠義之風日就澌滅竟不可復振也夫奨往所以勸來褒死所以勵生哉 皇上綜精求治側席思賢不可

謂不動矣然作天下以忠而不應風天下以廉而不應日求勇智功名進取之士痛懲全軀僨事之臣而亦不應將求之而未有其人與抑亦前者忠義之報未盡伸而風厲之化猶有所遺闕也臣觀諸臣之死一身不顧一家不顧九族朋黨不顧此豈有意求名號謚邮于後世哉顧其憤烈湮欝之氣不能無所托以自存則常與荒烟蔓草凄雲凍雨共吞吐滅沒于天地之間以待 聖明之主為之表章而振起然後死者之氣盡平而生者之氣亦震貞魂毅魄必且告之上帝而下生人間以明崇禮忠良之報令見夫靡骨粉族之士近聞三百年而不能幾持祿善宦之輩爭一易名之寵此義勇之氣所以日賊日衰微論端人碩士懷忠而不肯試即 上帝亦大痛忠臣之血面一時狼籍千古凄涼而不令其輕生于世此自靖難以後求其矣心 國事甘死若飴如先臣楊繼盛許達一二人外蓋未易多指屈也至于建文事蹟往者附載洪武之後自神宗二十三年允禮臣疏議之請始有追復年號之旨然寔錄編次多失倫序且紀載乖寔遂使死難諸賢之美闕畧不章臣恐正史不早載定則稗官野史益易以緣飾附會傳之萬世尤非所以光 祖德而揚盛美也臣愚以為 皇上欲照盛治莫若命詞臣重修建文實錄上考金匱之藏下稽與人之論將所載建文朝事蹟及諸臣死忠始末諸書咸滑採錄

刪其蕪僻存其大義傳之將來以見 國朝節義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則不獨鼓臣子忠孝之心并所以顯 高皇帝作人之化此尤 皇上纘緒之大典也

葉紹泰曰姚恭靖聞 成祖誅正學諸公曰讀書種子絕矣忠義摧殘自三代以來莫靖難為甚及此不錫以易名之典此後安望死綏赴義之臣乎借死勵生是今日急務勿謂此疏為迂也

倪元璐辨東林疏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氣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
者宗社之靈萬生戴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
奸霓驅徹獻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
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嫉門户之名異命
重申動以人才為念然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獻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
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

葉紹泰曰東林亦有偽士但不可以一眚百

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
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
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挺之標
而或絕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
之非狂猾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
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
遠謝華膴其如肬付黙陟于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遂相推奬此其
人亦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
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

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涉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谷前人而
於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
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
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
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
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
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恭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
恩綸屢伸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為鐵案
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
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揔為崔魏之異己即可化
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耽即不需東
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
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
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
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
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蓄縮
閉黙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
人乎逆權奸表裡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

頭字字秋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權歎不及黜灼横
加則徒以其異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熾不為無說
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赦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熾
之所以闇筆也然寬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
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滅之人能赦廷弼而熾獨不能赦之也又
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
王烈三月居官㠯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僚
輩悍其方嚴不欺以雁行相蓄而當其去國飄然絳身天際臣等自
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稱千秋而今起用之有再下謬悠之

名文寶符　卷四　皇明　疏[illegible]　香谷山房

諛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
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持
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鯀已然世不聞柳下惠
贋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議將無門户二
字不可重提卿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
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
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疏申諭諸臣凡于持局
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
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

還文震孟雖俯旨已領而既來不簡之言尚冀　溫文獎雪予以破
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柳臣又思故冢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
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于海
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近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
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
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展端更新
萬靈共躍倘蒙矜宥㠯須原官則聖度極于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

名文寶符　卷四　皇明　疏七　香谷山房

肅矣
茹之宗曰自是虛中之論合之毀三朝要典疏則東林人品定先
生人品益定矣

鄭元勲曰。覽此知為中立不倚之人。

倪元璐毀三朝要典疏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伏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舉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箎。此一局也。既而揚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仿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

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贒。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嗤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者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脩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燁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菅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脩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閉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脩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歟。沃以溫湯。倘復撻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

名文寶符　卷四　皇明　流二　杏谷山房

釋也伏覩　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鏝存書板盡行燬焚仍
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脩詞臣捐化成心
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令三案中賜環諸臣
各以　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胎理前身之業至于一
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
風波則廓然蕩乎偕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
言史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梁紹泰曰要典雖魏氏私書然東林諸君子忠孝用心即此具見
雖不毀亦可也先生特不欲使　聖明之朝留此穢案若曰為
東林與主豈特不知先生抑設淫辭而助之耳矣

黃道周擬足軍需疏

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為國者計緩於朝夕而議懸於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仍汰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令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獨以為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為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夫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盃

之則天下之占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紐四百萬出兇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　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糈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衆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卷然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糈猶且益之撤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　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餅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於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胃乾沒一百八十七類

且久清單又有容相繼之留意綜核洞於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於刀鋸內臣湯於鑽窟奸猾縱橫妄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為干戈可以大請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為狼食者之唱於是天下翕然以為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譎鹽鐵酒榷可以復議鼓鑄徵輸可以不絀中外岌岌惟兵是利監門廝養擊析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恩而天下冗濫奸宄蓋不須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強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

二十四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百餘萬皆以為邊也夫誰為此者採膏血而焦原沃之手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下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墊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除長其介牙朝官見富而冗吏奸胥與阜走從宴鄉竿績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臙仕以白望聲利邊官見富而孱容驗丁尸班馬籍罷師思卒之數一切不崇又益之朽鈍破冒濫有用於無用以自表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

所以見富則自加添而始也餉有加添而舊餉不濟兵有加添而舊兵不復田有加添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添而舊邊不復詩曰原田晦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為工役隸於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饒草場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貲賚東夷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液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容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

從此蠲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未有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於欵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衽席制敵於樽俎之上而增賊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賊極少猶九百二十二萬照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慮故賊多則囊生兵多則盜出雄賊如雄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蠢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令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　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餉決棄遼陽則兵宜屯於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守閣六萬乘塞精汰而慎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

決不棄遼陽則兵宜屯于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營塹三萬屯田五萬待于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年待動亦不為少令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而常為姑還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常為虛聲以倖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知海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為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夷必不靖東夷不靖則水西必復起而決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決不敢急了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至而決不敢停新餉以作內玖決不敢因舊額以寄軍令亞說諠譊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獘臣恐歲月之外萬一巨測外勢盛而內備益虛雖谷量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枝鼓鑄欲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抑澄汰之跡亦無日不御然而白簡一動則稱逃稱叛稱死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一語故曰食冗之耗小識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殉之此真誠者之未察也臣願　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致與章縲可已之役省不切之費急取而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御儉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端本塞源有為百世之計然後馳諸禁籞廣興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選之五營以召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毋循旦夕苴補之談稱兵稱餉使離毀小人皆有覬覦櫃柄盤據左蔽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鄭元勳曰曉然共見犂然可行以牢天下必能摶本肇末富強不足以命之

桒紹素曰財字聚義始有權解

、。桒紹額生財節用疏

切唯民生至今日而大困矣。捜括日密。叅罰倍嚴。可謂不遺餘力矣。閭。折轉甚、其故何歟、臣聞大道理財。貴生而賤聚。生者産於天地。成於人。歲歲增加之謂也。聚者損下益上。此多彼少。寔無以增之謂也。令理財皆議聚。其謬以聚為生者。因於不識財。夫財者、蓋人所食所衣之物。出入起居所用而已。惟布帛、菽粟為財。故天地歲歲可生也。人人可為也。故曰生之者衆、為之者疾、若銀錢為財。則銀者宇内止有此數。雖為衆者。何所施其長。養之方。雖有捷才者。何所用其勤作之力。即鑄銅為財。亦似生而非生。但方其為銅。塊然質處。及其為錢。

隨地流通。不過變死為生。變器為幣耳。而一切火爐之費。飲食之支。正各相當。故銀錢者。乃財之權。非財之本質也。何則。以時不可生也。孔子特應器用為財之義、未著于天下、九經補言之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何為生財之人。惟有耕夫織婦工作而已。凡一切器用皆可責成工部。惟戰車銃藥之屬。須將帥知兵者自造自用。當核其工料之價。出入之數。毋滋亂孔耳。足食之道、全在屯田、科臣鍾斗、已切實言之、但塞下有田而不敢耕。須先有良將為外護。腹裡無田可耕。先清其侵佔。此屯田之大端也。布帛、則修復洪武間舊法。農家或以田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種桒麻豆秆。不遵者罰。但使民布粟漸歸。邊塞不

桒紹素曰古來良將必著耕也

致買貴米買貴布同歸為財。則銀不必增而自足于用。豈不愈于支吾無措。如孟子所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耶。此不之議。而動稱加賦、古盛世專事恤農、春補秋助、先四民而加以將恩。漢桒弘羊有善言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宋司馬光以為此卲羊欺武帝、然弘羊猶知田賦之不當加。故作此言。乃令為弘羊之所不為。豈計之得乎。故屯田者根本之謀。亦救時之策。舍此而日算于銀錢。蝟朝野之心思。恐成聚斂之世界、萬無足用之日矣。然節用之道。尤不可不明。但思何事費財最多。便知何法節財最大。今天下冗費皆為用兵一省難支。況加以流賊。夫賊不平則兵不可息。兵不息則餉不可停。人所共知

也。然兵不練。賊何繇平。將非人。兵何繇練。則急求將才者。乃方今節財第一要務。若大端不理。其于細事。雖曰奏減種種省縮。恐不足填此無窮之壑。故臣謂今日不當議兵。而當議將。則練兵以平賊。平賊以罷兵。罷兵以止餉。止餉以足財。雖當次第奏功。而機要則一。以舉之矣。求將辨將之法、自有樞臣掌之、廟堂主之、臣未敢輕議。唯是生財有真生。節財有大節。明此二端則搜括可已。加派可停。民困可甦。生國用可足矣。若夫權設一時之法。惟有減遞和糴。然當隨時布算。隨地制宜。有其會則行。無其機則已。唐陸贄為相。貞元八年、邊儲大耗、時適值江淮米貴、京坻諸邑米賤、運貴米至賤處、加以路費百倍、蓋

耗九而得一督力請令本年減江淮運用江淮米價折收其半就于京師糴米以實京儲而以餘錢付邊鎮糴穀通情曲算軍民皆利京邊俱便焉倘各省豐歉懸絕之年此法可暫施以救一時亦在廟堂與司農相機酌勢不足傳以為經也知經者乃能用權故生財通于大道臣萬目時艱故竭一得之愚惟望聖明垂鑒焉

趙明繇曰清派恥說錢穀如此議財何傷大雅且中有兵謀將略存焉具見慶繩先生家學

許驎曰來甫為余言慶繩先生以直指按粵誅劉香有靖海之勳再按晉平山寇有扼邊之畧至釐奸剔弊特餘事耳理財疏又何恬雅清越不蹈纖𥽮大儒洵不可測錄此一篇以志其槩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吳庚生子長
趙明鑣珍流 參閱

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葉紹泰曰：文舉負卓躒之才，秉清剛之氣，交空四海，惟一正平堪為同調，而生非其時，並托疎狂，求速一死，蓋久知不為世所容矣。

葉紹泰曰漢主紹可稱述不待不違引弁帝

諸葛亮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葉紹泰曰、後主闇弱、西蜀智勇之士、式以衰廢。故篇中數稱先帝、一則感悟後主、使知創業之艱難。一則激厲將士、使念恩遇之

隆重。且以明受命託孤、不敢有所負也。蘇東坡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不然哉。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碁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業紹泰田武侯不能克漢中原侯以觀侯之人讀此[illegible]毛悷惻

陳仁子曰：國仇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仇刷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滅否，見孔明識治國之大規；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知孔明心事哉。

曹植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繇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

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弋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

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狥

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
而嘆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上未乾而身名並滅臣
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
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
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
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
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
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
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孫曠曰佳處在作得有肉高處在氣力驅遣而妙處則在意到即
寫

葉紹泰曰論東阿之文固可吞吳越撼巴蜀然不過一才臣耳若
使用兵未必愈于夏侯琳也而慷慨憤激在為臣子者自不可
少此志氣

曹植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
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
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
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
政不廢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
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
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
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
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
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鋒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廼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顧錫疇曰汲黯忠直願出入禁闥曹植文章願侍從左右人固各有志哉若文中舒寫情誼藹然悲切殆與中山靖王相上下矣

孫鑛曰直而勁

羊祜讓開府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遇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

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葉絅齋曰叔子鑿山斷脈宰析臂奪嗣以盡厥心千古忠臣粹然無兩讀讓開府表至性天懷自中流出非讓沖之士所能幾其萬一

瑪筆橫有語語真率通篇可誦文生于情也

李密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孫曠曰、全以質意勝。却正于質處具風度。雖云是天真寫出。然不可謂無構法。若率爾為之。恐便無此境。

孫鑛曰一種閑法有味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渙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孫鑛曰皇甫子循所謂語雖合璧意若貫珠者於此篇見之有此精思若運以散文當更頓挫有節奏第恐無此姿態散文姿態在動作此姿態在肌理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幷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幷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

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屢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

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黜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延頸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混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

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睹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太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鍾惺曰不章鍛句鍊然豪氣有餘驅遣處亦自朗暢大家六自爛如自是偉作

孫曠曰悟容百依亦有姿態

張悛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愿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當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孫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

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踰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鷦鵷怙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緦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狄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而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猶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愍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

蘇先代論德則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
先賢之數，崇諮詰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
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備護，類
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詔答曰：晉武平吳，封錫孫皓，詔錄先賢，以慶亡國，有禮矣。士然
吳產，請為三王設置守冢，洵敬本之士。

孫嵋曰：波折處忘道勁有態，此是筆力高。

庾亮讓中書監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
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
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諧覲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
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
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
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
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
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
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
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緣姻昵，臣歷觀
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
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
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
緣姻婭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

劉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孫鑛曰淋漓不厭若信筆寫出而姿態却勝凡疏記中道情事不可無此等

孫鑛曰大約以華語經然性尚不甚章所以上有餘味

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危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頹曠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山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教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葉紹泰曰昔譙周習用術數勸國取榮厥孫秀乃能抗節不屈却李雄之安車躬耕山野賢于爾祖多矣巴潭中乃有人如此者

晉列薦表誠定蜀之要籌

殷仲文自解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飇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絜維。於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維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廼心悓戀。謹拜表以聞。

葉紹泰曰：仲文諂附桓玄，為撰冊命，是與乎篡也。而宋公不討賊，晉帝不誅黨，廢法虧典，何以為國。

旍揚曰以感歎寫景物抄有風民

傅諒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葉紹泰曰宋公克復舊京奉謁陵寢功紫陰矣不乘此北定中原而急於篡禪棄長安而歸使伊洛之間再淪夷狄君子傷之

庾闡之曰自叙之歸田之樂無

留情

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彈蘇粟躡屩齋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褰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惷故興謫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蒿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閑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拆芟燔枯此馬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嘗等離心功懋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碩已及勝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志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朗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韜贊頓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季陵遷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車有盈笥之誚萃錦深不足之歎草創維始義存改作恭

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援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乏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寔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延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風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自是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

之一月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淚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葉紹泰曰范雲任昉與帝同稱八友私相推戴帝業之成雲為首功故遠嫌避寵以退讓為競競得保功名以沒梁三賢相而知無不為者獨雲也

孫鑛曰淡事瀟似洒洒不厭可見構思之巧

任昉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絶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淪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縣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鴻鷃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撫蕪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齋網之弘弛賓客之禁榮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尊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陛下弘奬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林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

馬駿必拜之感晞表悲懼言不自宣

葉紹泰曰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八友洎然稱賢也而為王融所誤竟以憂死法不當立碑范雲任昉受知竟陵咸為之請此自懷私故篇中純以典故鋪叙求依前例無能為竟陵表句也

沈炯為王僧辯勸進梁元帝初表

衆軍濟伐延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衣冠庭者並罹楜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位四海崩心我大梁纂竟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御六合靈正居貞大横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秦兩山梁遂憑天邑闇閩受白登之厚象魏致光城之疑雲辰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究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疇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滑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乾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陽黃屋左纛本為億兆而尊鑾輅龍車蓋以郊禋而貴寶瓷存乎至重介石慎于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紫天改物事

迫凶危運終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憐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而何無所謙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苑蔵杜廢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廊清函夏止為園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閶祚即宮舊奘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侯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纏右澗夾雒可以為居抗殿蹤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我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箋綜泰曰侯景得以肆虐者皆湘東擁兵觀望坐視臺城之圍不為速救故也賊平正位統在元帝何猶趑趄不決乎

旋之宗曰湘東討侯景檄不從簡文大寶之號垂涎此位已自然及僧辯等勸進不遽即尊者是時長鯨未封其父與兄之死有以寒其膽也至曰欲追延陵之執繼子臧之讓不亦謬乎

屠隆曰摛藻斫華驪珠亞于燕上

徐陵勸進元帝表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雄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于華渚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關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同時多難俱凝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于勛華鳴謙同于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光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龜謀斯歸何止光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群藝擬蹤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斯無閒而稱也自無妄為象鐘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嶂頭鉄額興暴皇年封豨脩蛇行灾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聘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烏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克李軼于河津征陶謙于海岱滕公擁樹椎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于日月孝義感于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羆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胆于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剸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亂渾沌之世驟連粟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初

平壽邑未有撥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群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風扶桑街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附夔等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五德之俟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鑾帶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咨為讓其官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為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惠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荆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帝弼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懿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惧與伏願陛下曰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為君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秦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洋水加牢眠館隨世汚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摈承聞內殿事絕耿介之日封奏遼城私

等劉琨之哭

茹之宗曰此誅侯景後勸進表也元惡既殲自當還都建業圖立國久長之計乃苟緇少斷僅即位於江陵使虎踞牛頭鞠為荊棘卒有焚書擊柱之冤未必非孝穆誤之也

庾信賀平鄴都表

臣聞太山梁父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淺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辭武藝。刻札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象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縱勇決。無待問于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遮。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窮開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衛玉繫燉。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觀水之師。尚勞再駕。新祿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折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如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離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太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衛壇琰碑。銀繩獲撿。告欣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華、濫政泉諸、不獲躬到階庭、預觀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欽、奉表以聞、

葉紹泰曰。武帝有混一區宇之略。惜年不遺耳。觀其決策伐齊。同謀者三臣。而舉朝莫覺也。及入齊境。下令軍中。伐樹犯稼者斬。至獲齊主。緯而待以賓禮。旌尉釋光而錄其子孫。克敵安民。洛不世出。亦近代之英主矣。

庾信賀新樂表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聖人成功。則風行有節。故六德在咸池之官。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穆作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挂壁而會諸侯。至如經綸圖籍。校讐壇墠。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頌十篇。浮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惟皇帝。以下武嗣典。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之慮。律曆著徵。無煩于太史。陰陽登度。豹定於天官。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三恪。雅後求千玉戚。尚識典刑。素鼓纁裳。猶同雄據。未若山雲特起。八封成形。鳳凰於飛。九州觀德。改金奏于八佾。合天元于六舞。縣含磬石。更入登歌。調起初鐘。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玄象。音薦爵居。玄扈為曲。在于雲門。師度盟津。習舞歸于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之所啓乎。豈惟洛鼓靈鼗。空桑孫竹。廣矣大矣。輪焉奐焉。是知零陵舜廟。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弘敞。樹樾眺聽。崇牙業業。猛簴建建。翠鳳揚旌。靈鼉樹鼓。香宾雲霧。搖薄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狂麟俱下。聘象請觀。理當見其盛德。遵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肯涓熹德。曲尚得梁。鏘搖馬聞。絃猶餘仰秣。臣等誠悦知音。敢忘悦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邀然。但能記其鏗鏘。於茲為幸。不勝慶悦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房陵曰。姝媼有婥出于並淨入于鴻蒙。

業始泰曰。宇文泰崇尚質素。以古道治周。再傳至武帝。誅護滅齊。定禮作樂。梁世宗來朝。帝讌之。酒酣。世宗起舞曰。陛下親撫五絃。臣敢同百獸。雖辭諛而事陋。然不可謂非小康之治。近俗之音也。

茹之宗曰。宇文氏慨然纂古。備一代之文物。更梁氏樂為九夏之奏。如皇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等。雖本於成周實樸之樂。然隨時改易。任理任情。不任奇樂。且所作非所行。所行非所作。去梁武十二雅遠矣。

褚亮上諫獵表

臣聞先哲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救百王之弊平一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理廢寢憂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軨車之所游踐虞旗之所涉歷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緩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廻玉鑾而藉豐草引金陣飛滿平原盡心目之娛騁罝罘之樂發彫弓而追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逸益賁在左夏說居前卒然驚寘事生慮表如或近赴林藪未

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乘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代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祇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葉紹泰曰相如上武帝書荊川謂其爰爰邀款可為奏疏法此表先叙往聖以不廢諫致治次入遵狩禮講畋弋之壯觀然後諫其親逼猛獸恐事生慮表非所宜近其言有序令人易從較之相如所上更覺語厚意長矣

上官儀請封禪表

臣聞乾元惟大播四序而無言坤儀蓋厚寧萬象而復一至於姬均三大體覆載以曲成聖表千齡順剛柔以藏用是以可久可大永固皇王之猷貞觀貞明獨照陶鈞之上故可登封泰嶽類帝以尊天降禪肅然秩宗以厚地伏惟陛下膺圖御籙儀天纂鏡受昭華而光寶位正璣衡而握金符銷伏警而綴上玄剪應龍而清下瀆于是靈臺偃伯暢鼓埋輪刑改肅清削秋荼之繁蕪雅頌先烈激圓海之濟瀾就月幽覃則燭龍開景薰風遠暢則蜡木增華浮羽金之章昭載輦於仙室章讓卉袛之首龔長纓於蘭錡九疇式序七德攸宣敬神

化之丹青敷禮義之粉澤既而厲德潛通至誠冥合貞圖載啓神物發揮雙觡呈班馴擾於君囿九芝獻彩燭耀于帝池太史標祥鏡流千里卿雲表貺凝華五色江茅鄗黍歲時鱗萃東鰈西鶼日月波屬鴻符巨慶疇可詳言誠乃岱郊佇遂云㩳望譯臣其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永言避載緬鏡前徽王迹之所藏犧帝圖之所凝遠龍宮結繩之后鳥紀乘衣之君治定功成悉備升中之禮塵清海晏咸申謁款之誠異世同符千古一揆諒以增高益厚式酬靈貺陛下德光宙始文煥震初蕭蘿而曰萬物典裒而濟下元鎔範生靈張四維于地終締構函夏建八柱於玄樞宏規絕跡功無與二駕三五而遐集超

八九而騰驤加以琁暦啓徵驪南至於朔旦金龢閼罪削左衽于交
河固可恭祡燎之展采穆靈壇之禋敬烏得狗小節于沖挹忘至公
之鴻典絕三神之歡拒萬方之志雖復翹心天路未留三含之感延
佇帝閽逾邈九霄之望伏惟陛下紆瑶池之渺戀屈姑射之凝神酌
令典於中樽遵時邁于甿里採公卿之嘉議覽搢紳之讜辭逸記重
勁顓辜再紐詔雨師以先路命風伯以清塵六飛案軌九旗蘇列榮
光承憶非煙翼衛輯瑞而嘉肆覲瘞玉而恭儲祉方使日觀增華仙
閭改飾神光宵映若流照于春陵雲色晝開似凝暉于豐谷表咸池
於翠岳萬歲叶其殷薦席葉結于紫壇八神歆其明祀龍千古之偉

觀孕七百之丕業臣等命與時偕濯景昌運俀游渠閣之內怊悵南
風之絃棲息蓬山之阿弋釣先皇之道至于朝獻國紀頗成異陽陛
下推而不居竊所未喻鬱云梁之典缺懷庭之儀沮神主之欲漏貪
天之議伏願昊其日出照傾陽之心油然作雲降離畢之澤庶使飛
英騰茂秘玉檢而遐傳手舞足蹈扈翠華于喬嶽
藥紹泰回封禪語易於宏麗然掇拾餖飣讀之有如嚼蠟安能如
此風華滿紙

李白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臣聞社稷無常奉明者守之君臣無定位闇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
重光疊輝天未絕晉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運數有脩短功高而
福祚長承德薄而政教陵遲三后之姓於今為庶非一朝也伏惟陛
下欽太聖之光訓擁千載之鴻休有國之本群生屬望粤自明兩光
岐之陽昔有周太王之興發跡於此天啓有類豈人事歟皇朝百五
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竊號剽亂中原雖平萬女填伊洛不足以掩宮
城之骸骨決洪河不足以蕩犬羊之羶臊毒流區宇憤盈穹
旻此乃猛士奮劍之秋謀臣運籌之日夫不拯橫流何以彰聖德不

斬巨鯨無以興神功十亂佐周而克昌四凶及虞而乃去去元凶者
非陛下而誰且道有興廢代有中季漢當三七莽亦為宄赤伏再起
丕業終光非陛下至神至聖安能勃然中興乎以臣料人事得失敢
獻疑於陛下臣猶望懸夫千慮或冀一得何者賊臣楊國忠蔽塞天
聰屠割黎庶女弟席寵傾國弄權九土衆僣盡歸其室怨氣上激水
旱薦臻重罹暴亂百姓力屈即欲平殄發賊恐難應期且圖萬全之
計以成一舉之策今自河以北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
蠶食割為洪溝宇宙峴屼昭然可睹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
盤虎踞開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圖霸跡隱軫猶存咽喉控

常蒙錯如繡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于此臣又聞
湯及盤庚五遷其邑典謨訓誥不以為非衛文徙居楚丘風人流詠
伏惟陛下同萬人之蕩析乘六合之請張六扶風萬有一危之近邦
就金陵泰山必安之成策苟利於物斷在宸衷況齒革羽毛之所生
梗柟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牣其中銀坑鐵冶連綿相屬剡銅陵
為金穴煑海水為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橫制八極克復兩
京俗畜來蘇之歎人多徯后之望陛下西以峨眉為壁東以滄海
為清池守海陵之倉據長洲之苑雖上林五柞復何加焉上皇居天
帝運昌之都儲精真一之境有虞則北閉劍閣南扃瞿塘豈尤共工

云兵莫向二聖高枕人何憂哉飛章問安往復巴峽朝發白帝暮宿
江陵首尾相應率然之衆不勝屏營瞻雲望日之至謹先奉表陳情
以聞

葉紹泰曰逆胡亂常乘輿西幸建陵以靈武一隅收西北將散之
兵而整理之反旆而東不失舊物蓋朔方地既肥饒人復勁悍
乃關中屏蔽惟先扼其要害然後河北響應併力破賊如振槁
然設使當日從宋中丞之言不久杜留後之請中原尺地盡為
賊有雖欲復兩京迎上皇焉可得乎

鍾惺曰於巡患事使不死而擁重兵討賊功賞在于保下

李翰進張巡傳表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轊車或追建封邑厚死
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
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
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
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
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
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
國波蕩賊遂僭竊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還廷而

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卻賊乃繞出巡後議
而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
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
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
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
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
加焉伏以陛下聰明文思曆稽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
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崇德奇之美也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

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利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然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國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讐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

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原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乘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睹撰傳一卷昧死獻上儻以臣所撰繼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茹之宗曰睢陽力捍江淮門戶大小數百戰殺賊九十萬餘城孤糧盡食人以守議者因是短之夫土地本以衛人今食人以衛土地仁者不為然巡之意以為救兵立至圍可旦夕解所食者

少而所全者多。不獲已計出此耳。至于賀蘭進明擁兵不救。而後城陷被執。誓死身以殉死者。睢陽之忠。忠而烈矣。在春秋時。楚軍圍宋。宋人易子以食。析骸以爨。卒與楚平。而春秋不以此罪其忍。古之人有行之者。其睢陽乎何尤。

館性曰所氣骨力與德學識中而出處五宗[illegible]張者不同

韓愈論佛骨表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

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茅坤曰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為心故其議論亦只以福田立說無一字論佛宗旨

昇沖曰 此一段

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不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晩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謳吟、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去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諸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紫綃表曰文公被謫遠在鶴里深惧奸人以怨望相誣故表中竭力稱頌蓋亦憂讒畏譏所致也然欲以雅詩紀功德則可以樂章奏封禪則不可文公氣節得無少貶乎

柳宗元獻平淮夷雅表

臣負罪竄伏違尚書戰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轂千古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剄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鑑鋪炳耀蕩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巍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

名文寶符　卷五　唐　表五十九　齊谷山房

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踴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

若之宗曰柳州平淮夷雅表揚厲之中極為冠冕頌功德者當以此為法若相如之封禪揚雄之美新便轉入惡道矣

李商隱為滎陽公賀破奚寇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護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西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東王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震、廟略遐宣、白虜後于窮臺、赤或俘于燕路、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愛遐清霄輒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析、郡修絶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轄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蕩滌奚寇、循就華人、田疇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肜之軍遼水、雖遣相攻、近歲以來、為患滋甚、是單于須遐之路、悍騎又漏泄之姦、張仲武重感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侔五餌以開我、乘兵驕惰之時、伏得剪除之便、燕犀家掛、冀馬潛羈、超距投石者、動過千群、戰手扶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鞞六較而尾危皆飛、自使弱懼喪沐、免忙迷穴、無舟掬有地、億屍未驚、索防之烏、前軍已慶、不淚淮山之鶴、後隊仍鵲、遂分表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部穹廬落壚、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巖耳、濕囊獲其牛羊、抑水戰道桑河、無華奚從言、詎入鑄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協洽上玄、運膺下武、[illegible]成算、[illegible]當仁、震肅九圍、欲呼萬歲、皆鼠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關泰有期、而漢將先清于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蘇圖洪範、號三古之殊獻、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過、不介邊陲、空增氣于懦夫、實功榮于下將、日圍千里、天蓋九重、奏一月之捷書、惟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于遐藩、寄夢寐于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蘇紹泰曰、奚寇為唐邊患、已非一日、張節度之捷、實為快心、義山代滎陽公揭其勳烈、封居胥之山、勒燕然之石、得此鴻筆、方為不朽、

元結 讓容州表

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輙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頹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行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皆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翁苗獨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汙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燬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同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越遊官嗌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遑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辠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奉表陳讓以聞、

許驥曰、次山文多矯健、然逴逴有斧鑿之迹、此表似不經意、而蒼滑絕倫、蓋其本天性、不容矜飾、當其情至處、便為工耳、令伯陳情之後此為僅作、

茅坤曰。先除內患。大臣之識。

裴度論請不用奸臣表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旣遇聖主。輙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竊。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禍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堅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淸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奬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辠惡如山。怨讟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隳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顚覆。今屬兇徒擾攘。寰宇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奏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佞作。亦無讐嫌。秪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究所畏忌。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恣數其辠。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遂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潑與一二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旹。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卷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識會與章。亦有能諳師旅之淂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患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憂。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旹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辠。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睦日月。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淂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葉紹泰曰。元稹內交魏弘簡。求爲宰輔。致阻軍機。晉公奏書三上。誓不與奸佞同朝。文氣精悍。平賊之先聲也。

夏竦謝直集賢院表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英庭飫人之刺彌彰端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官實漢朝之方潤肅正啓脩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藏圖書之淵徽龍鳳之宇自非引衆繼世章句名家通換義界如之靈篇開書筠翔協之故事則何以繼成康之美頃考宣武之懿文陪洪德于甘泉奉宸游于蜀玉況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于勞心翹翹錯薪亦濫對於刈楚並仕滕衣之歲薦名象日之幾方博帶以觀光還墨哀而淡㦤尋過幽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棟枳以徙勞遂上封而自薦始較文於鑾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躍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攀緣履曲敢望于九成榮帶分攜俄登于百雉陛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代于瓜時遂歸朝于慳坐典陳陳之粟闕山委之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綸之素牘遂還衛雖壞谷壽太宮既謝引籍于金閨將佐于藩于熊軾又慮泯迷簿領廢墮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奉聖主詳延之意遂綴音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于秘蠹書殿還令於秘禁閣上帝之冊府日暎星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泰長者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宇縱觀金匱石室連著作之廷載惟螻蟻之微莫報乾坤之賜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于絕垠鑠景炎于仕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總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庶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帳崇務廣于斯文悠擢不遺于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慶非次之恩東陵遜擬于西山羞求遂登于秘殿歌衛風而合雅繁齋紫而離良誠當契節于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冰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遺素餐之誚仰酬明主之知悅恨所深兢惶不已

葉紹泰曰遜讓之中能自位置以視月露風雲可謂稜稜半骨矣

宋表之超六朝應推于喬此作

劉攽知兗州謝上表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為懼。昔者聖門高第，方六七十則所願為漢世諸儒，至二千石，謂之達官，蓋量力審己，雖小邦實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微昔，此所以前指言志，區區其如彼，後賢受祿，振振烏在？兹况如愚臣，本緣末學，粵歷仕路，不棄湯時，歷忝分符，遂更三郡，曹為近輔，非淺自檜之譏，魯并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於渦譙名操，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聖是為臨幸，大朝景亳之燕，武湯之上儀，迎年乾期，格帝鴻之純嘏，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伊顓愚，假叨寄任，遐逾淮介，高視業先，容焉自思，仍有餘寵，默挈操舊

便喻春月之泩，準飾越疆，繞信宿春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筭，睿智極深，廓以照于容光，浮大和於播物，流形品彙，敷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選，謹當布宣詔旨，盡瘁官箴，為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尚謝餘生，于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葉紹泰曰：貢父表，伏不減東坡，而東坡輕率，貢父矜貴，較之東坡更為矯矯。

蘇軾謝禮部尚書表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任，并為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為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懲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愧負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無所見其係，吾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于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

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近女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易忽，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于人，譬之藥石，則為耆朮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于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

王之道亦不為無補于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開泰會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趙明鎬曰從容恩之日陳有益之言是故公愛君深慶而引喻切當令人異心豈容恍者可比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于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苞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游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于人故見于事則宅仁縣義縉紳之徒成材於學較超距蹴鞠佽獵之旅養勇于營屯醜寡污邪之妝充于倉廩閑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儇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近則金石之音鳥獸欣躍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齒旅于闕庭龍媒納于閑廄是謂六府三軍皆可以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太山之封謀興甫之禪者庶崇比大疇克登茲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精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泰於宗祊崇燎之蒸焜于郊兆幽隱昭答神靈傾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欽敷錫于群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獨罪責而棄瑕疵録勞能而繼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欣

交於沖漢一人之慶遂及于政壖享于上下之賜極千帝王之成臣被學最舊紫恩寖深英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臣之嘉頌未效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

許騰曰鋪張盛美極其詳贍勒諸貞珉可與秦碑漢碣爭勝

張舜民謝賜資治通鑑表

臨政須治乃明主之用心受詔脩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典學性好觀書豈止求之多聞實欲精之自得然簡櫝叢委載籍紛繁自學者不得遍覽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顧難其人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簡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于數千載之間出入將隨于十九年之內其間明君良臣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君格之偉功休咎庶徵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扶摘蒸究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

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流散咲彫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嘆于斯文留滯終南遂克終于先業雖古者興亡事跡固已燦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告言官之稽責熟語俚俗之謗喙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之志揭為通鑑時則弗述資彼治原捨前安出神宗皇帝欽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端鏤板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之論亡忽悲風露豈謂門墻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開卷遂流拜嘉汗浹此乃伏遇皇帝陛下聰明迪祖宵旰思皇留神于乙夜之勤訪問于西清之奧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數寄大業持載焘

民。安所寶之儉慈。格無疆之壽考。遠追三鑑。坐抵四維。傾一介之靡遺。將群賢而樂共。儲無携。石曾非蒔。水之憂。家有賜。書留作。子孫之。寶、

筌紹表曰、資治一書。綱羅褒括。凡興亡事跡。無不燦然。溫公筋力精神。盡萃于此。奔民極其形容。可謂不沒苦心者矣。後又歸荅主上。兼寓勸勉之意。而參結入賜書。堪為作表法式。

趙鼎請車駕幸洛表

天地之德、螻蟻莫不願忠、鑾輅所臨、臣民以為至幸、情甚衆以難抑、聽雖高而必從、敢冒昧於譴訶、冀露陳於悃愊、竊以成周舊宅。不改山川。有宋別都。具嚴宮鑰。土宗中於諸夏。日尤近於長安。嘗開寶立極之初、六飛天降、迨景德承平之後、萬乘雲從、草木尚被於休光。父老猶談於盛事、禮曠為其斯久。民望之而甚勤。趣循厥章、宜在茲日、恭惟陛下、盡循堯道、丕顯文謨、力追三代之純、彤軼百王之盛、治無細而不舉。功有難而必成。薄四海無障災之虞。環九州皆冠帶之域。畫經立愛。尤切奉先。南面而朝。感春秋霜露之降。西風所暨。念祖考衣式寶符弓劍之藏。既出綍以戒期。將涓辰而展事。陵園動色。如喜翠華之來。京邑相趨。咸願屬車之瞻。而況闕宮肅設。儀列聖之睟容。禁宇崇成。煥中天之寶構。宜輶勤於乃顧。庶深慰於斯民。伏願陛下。俯照忱辭。仰開睿聽、既竭孝思之奉、特迂輦路之觀、覲四后以省方。御三川而問俗。靈河達砥柱之險。遠懷有夏之功。溫洛通汴水之波。遙念元豐之績。臣等幸承官守、獲採輿言、冀聞清蹕之音、克効前驅之役、庶幾洛下。共償此日之心。遂使周南。無復晉人之嘆。

鍾惺曰、以陵寢與民情感動之。別有啓沃。

岳飛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寔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屬澤誕敷與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敗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眾以安民乃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平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許驥曰武穆忠義性成每駐師輒以恢復中原迎還二帝誓之壁間他如栽詩作令無非寓報國復讎之意而竟阻於和議使其志不得伸遂以冤死然其胸中高宗心事金虜情形已自了然特無可如何耳此表上尚宗閱之得無汗顏否

楊桓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應眾所共曉豈天運之靡常實人為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於閒疎濶蓋縣年拘積筭日括周分不知闕測以考真率多附會以求合必欲行于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孫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景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朓朒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為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葉紹泰曰元治曆者數家而莫精于守敬但天驕閏統其至元辛已不過百年中氣之同而尊為曆元恐于天運未洽也

許驥曰元地衍濶測景者二十七所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比唐宋加密矣元制多陋而曆法獨精亦天所以資皇明也

劉基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識真主予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于人也至于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發以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稱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錫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揣何脩而膺此犬馬微性惟增愧懼已于洪武四年一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茹之宗曰青田勳業文章燗然史策為開國名臣第一封爵既輕而祿亦旋奪說者謂為中胡惟庸之間然亦青田受爵能讓成功不居故　恩禮之薄如此乃未幾其曾孫法見褫於　成祖而　世廟中九世孫瑜復嗣伯爵則其運籌畫策之功有不可泯者楊文懿曰子房不見封爵玄齡僅[illegible]符擬公勳業遠邪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斯言也青田當之無愧矣

解縉進實錄表

伏以　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究舜之事載于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創業垂統皆在于詒謀而繼志述事故志於紀載鼎彝有勒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閑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陰起徒步不階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通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于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于中壽光武運僅紹于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于墳虞關創功超于

胥宇永協坤元之吉，鳳閣文定之祥，鳴鳩均衆子之恩，敍斯巹百男之應。休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于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皆起于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乃同起布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恭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懿訓昭明，大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 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 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紹述。孝事 太祖，有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著于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

史之詔。臣縉總裁，臣恭等纂脩，慎選多士，安錫便蕃，即開館于禁中，屢繙閱于機暇。以百八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較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村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睹象緯，尚奚贅于名言；開玉府而見璠璵，惟自慶其希遇。曰大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謀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譔述 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二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闕上進。

葉紹泰曰：我 聖祖盛德大業，千古無兩，非屬名手，不能揚厲鋪張。若大紳此表，眞可昭明日月，炳耀丹青，無忝史筆。

孫渭代初進白北麃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殫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脩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眞，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方致仙麃，遂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宮海之間，況時値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預白叨

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尚爾跳梁，日與褊禆，相爲掎角。儒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治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御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葉紹泰曰：文長又進白鹿表云：「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球，玉映珊瑚之萉。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與神，護聖主靈長之體。」並屬麗語，洵雋才也。

茹之宗曰：世廟晚年，慕漢武神仙之迹，故督府梅林胡公以所獲白鹿上獻，而令文長爲表。表上，大賞胡公，公以是器重之。凡當世文章鉅匠，如荊川、鹿門之屬，輒爲引見，置之座間。文長之

名遠以不朽於梅林不無知己之感實此表為之介紹也

張居正進承天大誌表

伏以王業始基而弘一統丕昭長發之祥聖人受命而撫萬邦茂應中興之運勳華協德謨烈重光爰裒輯以成書用垂貽而作範竊惟帝圖肇啓因錫祚之自天王氣獨鍾必毓靈之有地黃帝本軒丘而立號神農繇姜水以宅尊媯籙將昌澤豫培于豐芑漢基既建念乃注於枌榆振古如茲於今為盛惟承天之封域寔南土之奧區禹別荊州躔鶉火而幅員斯廣熊開楚甸標橘木而疆宇滋雄川嶽儲精貞元遘會我

睿宗獻皇帝聖脩王度邁至德于周文慈孝獻皇后內治母儀嗣徽音于太姒胙之赤社王此大邦式固刑家根本布二南之化積高累厚誕歌繫四海之心乃基駿命以維新聿肇鴻休於有俶恭惟

皇帝陛下慶承燕翼期應龍飛握溫洛之貞符嗣膺寶曆協大橫之吉兆入御瑤樞遡懷佑啓之洪恩特舉尊崇之曠典觀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猷建皇極以叙彝倫適追大孝迺慈宮之南祔勤御蹕以躬臨卜吉壤于純山廓新規于舊郎帝暉下燭騰周歌夏諺之歡天藻昭回軼過沛橫汾之咏聖澤漾江而洽漢皇風動遹以及遐至若禮文樂器之掌在祠官及夫靈囿肅田之貽諸世守閎謨偉蹟垮古昔之稀聞大賚隆施蓋臣民之殊遇匪表章于今日曷炳燿于將來顧守臣纂述之初雖塵御覽而紀事體裁之謬未嘗

淵衷。豈謂無徵。實將有待。屬以昊思仰佑。降瑞淵于山陵。緬惟世德彌昭。切孝思於屺岵。亟頒瑤牒。俾闡賁文。芸館宏開。簡儒臣而載筆。嘉名煥錫。券寵翰以標題。惟誥之為稱。其義亦屬于郡國。而此書所載。其事則繫于朝廷。既不容盡同左右史之文。又安可仍襲方輿家之體。乃加芟定。載用討論。志在尊君。分十二紀以識其大。言皆據實。列四十卷以總其凡。父作之。子述之。聖而繼聖。盡美也。盡善也。書不一書。藏名山而副在有司。垂百代不刊之典。遵先王而監于成憲。慰九重罔極之懷。顧臣等學本面墻。見同窺管。繪乾坤之廣大。曷能擬諸形容。瞻日月之光華。何以加其潤色。僅効編摩之職。莫殫揚厲之忱。伏願治普文明。化成孝理。神祇篤祜。三都鞏磐石之安。宗社綏休。億載衍蘿圖之慶。

王錫爵曰。此公不滿人意。在立朝事業。若論文章。當是名家。如此表從容步驟。海自方整。非經生掇拾者。可闖其藩籬也。

申時行曰表章特工透徹浮宋以超越

焦竑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謨。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惟寫近事於丹青。奉時王為蓍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為難。而于耳目新。則纘承尤切。矧于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累馳帝騖。聖賢六七作。子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為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於一時。而紀動紀言。幸貽垂于二史。號寶訓者幾卷。為實錄者九家。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邁六追做三代之作者。凡茲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較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皇帝陛下。纂大含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益力。尚謂累朝之憲典。實為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之銀管。俾我前史之金根。聳竹斐標。腆贅聲於筆陣。英蕤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塵掃葉。猶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觀。稍為睿將登閣之助。敢呈御覽。附進芻言。惟統天英威。于本朝而享國。獨延於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賤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稱御。又曉建乎元良。獨

以○規○畫○脈○于○一○心○籌○洛○徧○乎○犀○輔○劉○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彌○縫○四○
十○五○年○之○間○庶○幾○佑○啓○百○千○萬○載○之○盛○伏冀與治同道○合短集長○融
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光大○同言者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德於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匡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化塞○帝
德無愆○

中時行曰、巧不纖○麗不靡○神王識高○思奇語答○四六之絶勝者○

名文寶符卷六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評
仝社 朱廷策君翊 居以寧多若 參閱

提掇曰推究利害明與流快

蘇代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欲以除害取信于齊也。而齊未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仇。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乎。則莫若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其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則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高陵君、先伐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夫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是國危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破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

葉紹泰曰、戰國之文。奇肆險峭。而秦代屬三人。則開闢風氣者也。張儀雖得一偏。所施不正。李斯韓非。悉祖蘇氏。今人艷稱趙宋三蘇。孰追宗戰國三蘇者。

始之宗曰、陽尊齊國。陰說秦師。此策雖奇。然齊寔可愚。秦不可愚也。秦虎視六國。六國惴秦之威亦已久矣。且使燕趙與之並帝。無論燕趙不能。秦亦不願也。但為救宋計[illegible]能王反而攻齊。

自是奇策。

蘇代約燕昭王書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陳仁錫曰此下狀其險險如見如楚所以齊其虎狼之欲

戰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

張榜曰挑覆一段精神愈倍情偽愈暢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周以塞鄳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劉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鍾惺曰、正告天下數段言秦之橫述燕者數段言秦之譎雖纂綦秦罪狀然秦制六國要領作用不外乎此其文出沒不測而綜理可尋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規一事固非逐節而慮之出而為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劉辰翁曰痛切中卻作處語點綴此戰國西京所以奇偉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

張栻曰結上起下整雅渾融

辜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蘇軾曰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

君國之內述論秦起作一冒

信陵君上魏王書

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于親戚若此而況于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繞

唐順之曰較論今時地勢

舞陽之北○以東鄰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

唐順之曰此下言存韓之利俗羅前文字〻對照

猶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唐順之曰、存韓則魏與秦隔故魏安是主意○反覆較論○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至其筆力蒼勁○照應精緊○是魏策中第一篇文字○可為論事之祖○

葉紹泰曰、信陵魏忠臣也○此書存韓拒秦○所以為魏策者甚至○若竊符赴義○特不學無術耳○觀其好賢下客○歸魏破秦○洵有國士風○豈平原孟嘗輩所及○

茅坤曰斯文之工十年來所絕少

李斯上書秦始皇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

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庭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

吳寬曰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勢

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二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畧加轉換數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葉紹泰曰楚材晉用自古而然逐客一議蓋懼六國有陰間者誠過防也斯之書則善矣韓公子非亦客奈何不相容乎

唐順之曰此文比漢文家古尚似孫武子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兵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

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陳仁子曰錯之術數以輔太子則非以言兵事則是凡事不貴術數獨兵不厭術數奇正拙巧變化無窮自有默行其間此兵家之所不免也

徐閒雅曰條理精密坐而言起而可施諸行真有用文字

鼂錯論守備邊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踈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須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葉紹泰曰此下篇亦云男女有昏役衆其處也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林之奇曰晁錯之論邊事其於富國強兵之術秩秩然各有條理而纖悉精熟固非徼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為有用之學也

鄒陽上書吳王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吳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鬭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主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茅坤曰、陽欲開說吳王○而故謬其辭指○譬則巫人之詭言禍出而幽眇變幻於其間○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為罪云爾○然軼之襲勝王言不遠遠矣○

案坤曰九字斷積入神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

鄒以譜田通思，奇態出人意表。

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

林希元曰：意思千翻百轉，愈出愈高。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瀉時人手作，非後世搽斲鎔意者可到。

孫曠曰：思如湧泉，若肆筆出之，而神采飛動，辭華炳蔚，悲嘆憤激。語兼諷刺，使人讀之不厭，千古奇作。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

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鄒守益曰此書曲盡田獵情狀而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茅坤曰文字極跌蕩

枚乘上書諫吳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

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愈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illegible]

鑽索非朮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孫曠曰通篇只廣泳譬喻更不一明指事六是創體意象亦畧似騷賦文却不似

磨礱之曰一篇全是戰國文字

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下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太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太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餉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

南之計不負其約稱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部
郡此不可棄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熟察焉

孫曠曰此書實大有可疑南朝羌管修洛上林皆武帝事景帝時
何得云然不特袞王殺身相抵牾也

唐聞之曰如味之走螢之又不可捉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
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
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
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
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
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
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
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
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
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
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
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
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illegible]

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

陳仁錫曰既示以輿圖又指以方略

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

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一陳仁子曰、武帝窮兵四夷、自南粵始、帝先試於南粵、而後試於西北、此其為心、淮南窺之已稔、及其初而救之、不至噬臍、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柰何淮南之言不足勝嚴助之辭、而武帝之心浩不可遏、故南粵之伐、武帝終身用兵之亂也。

葉紹泰曰、從來論夷狄者、必云地不足居、民不足收、然屬強辭。武帝乘文景之後、食富兵強、自當芟刈四夷、以雪前恥、此萬世之功也。淮南文辭有餘、兵略不足、安知帝之大志哉。

承續回 深切痛快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歸有光曰曲言獄吏之弊

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陳仁子曰宣帝躬嘗獄事溫舒身為獄吏故於刑罰為詳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文帝以德化人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溫舒之言刑獄雖詳而所以[illegible]

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評臣曰先沈論高祖武帝漸入本意府王氏方盛故委曲如此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保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

名文寶符 卷六 漢 二百廿九 香谷山房

寵辱士則重失士則輕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覩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此

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

稍鑄時忠而不激

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

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陳仁子曰人處權臣柄政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王章之於王鳳

是也。獨劉向與梅福，帝雖未用其言，而亦不加罪。鳳亦不敢加禍者，猶畏宗臣畏公議也。

崇紹泰曰：梅福遠方小臣，以憂國爲懃懃，又能高飛遠逝，不蹈新莽之禍。外史云嚴光是其壻，一則奸邪不能害，一則聖明不能招。推爲仙派，稱爲高士，豈不卓哉。

王鏊曰：一篇大旨在起數句。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

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

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illegible]

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陳仁錫曰子雲此書不獨安邊長策而捴記秦漢以來二百年匈奴事迹括其大槩了若指掌文章至此豈以雕蟲目之

孫鑛曰措詞工將運思微婉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今廼知之伏願王鑒侍左右少心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陷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illegible]本曰與答少卿書同一風格而文氣遒勁然不為辭調所縛則猶振拔於時俗者也

陳子昂諫靈駕入京書

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然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蒸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嗷嗷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蒙聽覽，甘既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漢，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之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

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饑苦，備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須，其將何辭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深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藉以爲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

乎俾何觸蠢之地可置山陵河雒之都不謀圖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之且景山崇巖秀冠群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實以聰明之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雒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泰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雒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衰眊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始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雒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illegible]立傳

雖悔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為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嵓谷滅迹明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獨何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

葉紹泰曰國家不幸當荐饑之日發倉賑貸興衆休息猶得保全況命反忍驅車駕從山陵失策甚矣射洪以草莽言事情詞愷切非比於碎琴之例也

楊慎曰文鋒好論教大有儒者發家

元稹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冑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
禮夔教冑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
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
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朋哉然而克終
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
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康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
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
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

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
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
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
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
也諭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
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
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
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
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

孫鑛曰秦亡時皆胡亥之失教以道迂膚實是正論

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
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宦官之
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
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菽麥矣趙高之
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
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
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蘊浸大訓是以景惠
貽室天資甚美纔可免一禍敗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
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

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暴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
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
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
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
兼領其餘宮僚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
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動之際
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
詞而令醫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

菁坤曰以周成爲畜無篤生而訓氣稿和

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作我罷師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殘之甚者構辭恥之夫以老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朋指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聵不知書者爲之師疏冗散殘不達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作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我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備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日令皇太子泊諸王定畜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全德要道以成之徽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翕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其脩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擇朋百王莫不効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暴衛之威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同戕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稹謹言

葉紹泰曰本賈山至言與洛陽輔翼太子之說而以時事較論其間便成名疏豈才人不嫌假借抑論議有不可易者耶

茹之宗曰微之嗜進冒榮爲朝論所鄙其人品無足數至敎本一書真摯婉轉卓然名言有裨青宮多矣

舒元輿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畫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肯貨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喪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睹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人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動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肩突不可絕此又悉用格為徒就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瀚海流沙溯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閒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之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華則有司必曰吾校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苗科委就地矣自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放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成行實不納

茅坤曰此弊今猶骸之然而不肖者使之也於朝廷何光

人數其不泛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衆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攜將廊廡之下持鼓箇稱陳爐文脂燭鼓朝晡飯餅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膝氣塗漫如此士之共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拱養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來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晏然荀不可得也臣雖全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冠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禮事便僻巧佞馳鶩關鍵因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丞以頑才千有司溷之因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雖跡棄由以樂陛下燕燕之化何往而無衆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揚德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鍾惺曰言論侃侃有進禮退義之風尺尺為貢士重矣

葉紹泰曰寒廡冷地如處罪人棘圍截遮如防盜賊法為不肯設抑非此無以辨真贗也然主司患不公明耳若和與撅鯀而所送皆名士又安事束縛之為乎

弟坤四歐公總略已其見其槪矣

名文寶符卷七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郭 代力氏 俞龍見且黎 叅閱

歐陽脩準詔言事上書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
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
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
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
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
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
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
併九州之力討二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
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
材用今材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
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

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
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
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
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
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
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
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
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
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

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
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
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
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
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大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
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
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
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

朱坤曰於中又拈出一層

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
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
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
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
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
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
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
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奮威

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舉何患五者之無來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
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
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
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
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無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
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
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
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
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

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
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
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
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輕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
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
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
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
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

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
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
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
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
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
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
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
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當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

楊夔曰用兵多寡強弱二語盡之

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吾等以百萬之兵過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過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浚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條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

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亦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

譚元春曰天下何嘗無寶但患無碧眼胡兒

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貪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勅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用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竭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奪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

茅坤曰我

太祖初建金陵陳友諒約士誠合兵入寇太祖諒其慮來而大破之士誠尚不知正與歐公所讀合

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豈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伐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于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

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我寘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乃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我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審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閒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自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

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狥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

間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寛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葉絲恭曰時宋方全盛即有三弊五事因循不革流為至弱歐公經畧詳明深中時務非如賈太傅三表五餌以疎取訕而已

鍾惺曰賢者出處自有深心

程頤上太皇太后書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聽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邪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前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采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力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

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大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王之訓為必可行勿徇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羨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人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

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然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剖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之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沿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得經時累月

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日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侍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年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加常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使令深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聞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文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illegible]

諮詢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來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宜。春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守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講臣所兼、皆要

宮若未能遠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誤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因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逆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蘇紹泰曰輔養之道一本周公而法制更化禮經為家時帝年十一凭檻折柳先生即以傷生意繩之帝癢疹不御先生聞疾且曰太后不宜獨坐不特養成帝德亦以贊女中堯舜之治焉

茅坤曰以上數韓無照婁旋曲新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頒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

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illegible][illegible]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

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說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

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繇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繇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

芋仲曰古君之辭要據象分明

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就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效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書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

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廹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

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檢責漏田時張説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户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税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

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

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情。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并終不言諸色人變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擾。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

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illegible]

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
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
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
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
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
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

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
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
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
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
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
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户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
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
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
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illegible]

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詐
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
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
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
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
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
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
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

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
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
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
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
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
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
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
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

心秘過一節

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隴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事抑四公將管時用事之人

暉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程長遠然必賴之則仁祖可謂如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括乘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不享其利流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因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談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

名文寶符　卷七下　上書二七　香谷山房

其更與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況其他乎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材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當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早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令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躐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徼倖自名其不得者必甘以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吏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

名文寶符　卷七下　上書二八　香谷山房

事磨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京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內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

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
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
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
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
救弊國家祖宗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豫圖故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
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
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
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名文寶符　卷七　宋　二百二九　香谷山房

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說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
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
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病也
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
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
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
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
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
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illegible]

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
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
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
采消委之餘雖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
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
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
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

名文寶符　卷七下　二百三十　香谷山房

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
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
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
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
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
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
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
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力詆新政苟為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
恩例刊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illegible]

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諱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

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愚狂○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illegible]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茅坤曰、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燈二事○以故敢為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而所以媒執政之嫉怨者亦在此○大畧慕傚陸宣公奏議來○

宇文之邵上神宗皇帝書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聖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憚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兢兢以勤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屬精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

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蝝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潤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適者官為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者樂為而濱死之眾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聚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勤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illegible]

孫頤曰石貪壯之情如西

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雜命器皿衣服窮於修纂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有隨執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侈靡之弊漫漬敗教之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脩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罷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

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拯之日峻猶有假名民以竊官號匿苫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登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正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摘其籍除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眾寇至大順廟堂無奇算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揣[illegible]民者陛

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剽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

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悏充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歷稍亦室厚其種族共為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宕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故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遷羅多留暑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於諸寨之

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絕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畊則得食不畊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其事役民以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

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要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縣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按察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都領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

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為陛下妥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礿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它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於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戒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閑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

盡孝兩宮俗談故老則恐懼脩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寵褻冕憑玉几目有雕夢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葉紹泰曰敘天勤民槩散考吏而終歸於脩德既切時政又盡古道文氣疎暢絕去霧氣尤為宋文之雋

胡寅進萬言書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面迎請而遽膺翊戴丞君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略無捍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縻費不貲假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遺行自畫大江輕失

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恣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

葉紹泰曰二帝必不可還兩京必不可復者只爭高宗貪位一念耳且于臨安設庠序行郊社國都一定終世不還以至于盡所以固位者亦甚失策矣

洛癸四御叅字深𤔡撰人未議

王十朋上殿劄子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謀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漢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萬功吳蜀之勢非能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涉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固然未決竊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不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定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請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請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應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陜有良將以為藩籬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為保障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胡羯之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葉紹泰曰耿南仲之和尚在事始未諳大勢耳秦檜之和或以二帝牽制耳然敗數屢殘雖三尺童子亦知和[illegible]

寃君臣。至欲貶號求全。氣餒極矣。龜齡即輾篡。豈復動乎。

王鏊曰閉口復仇便費生氣深

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幷兼雖大而强、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寃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淺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罕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竊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僞楚僞齊、捷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劃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顧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徐搗陝虢、援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輯安於東南。臣以為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荊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望忠毅志

名文管䇿　卷七宋　上書四二　脊谷小房

銳騎軍、教民兵弩手、新城縣、造器械、講馬政、糴米諸貲、虞虜橋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誥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為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者之規耳。既聚於孳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斡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閒結余覩而已、青城之辱、恐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為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為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紿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頼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貽、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為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

陣元春日數語并程朱俱在內

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起、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遂而效之、徽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趣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則上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上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上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眾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

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逗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迷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勳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淺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句較朱墨為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黥卒、遂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路、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於蹇步、圖恢河言、若出意

收拾棳於度外則又孟浪其謀無足憑仗此則人才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從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踈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為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有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

鑒五代之致亂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書割遣而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飛芻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増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莫滑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討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國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飢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今營屯廨[illegible]

萬舉較貴將廩祿無筭外秏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逆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為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莢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撻制錢為州之害月樁板帳為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為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逆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僃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整挈

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撿正都司六部列曹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係否莫辯隨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廢吏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illegible]

朱批曰落落敘

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欲人材之定品格堪為某官孰不堪為某官孰宜為小孰宜為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令也任職則以人為可廢擇官則為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為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積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

未盖此一段總前後皆部供〻出

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為恨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為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身封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為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夫正性矣豈如君他之當報而為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于此終未[illegible]

張鑑曰長文易散一一段完文之有法度者

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斷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

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來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宣之殿亮之殞幹慕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早論[illegible]

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李贄曰正則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趙鼎遠矣

葉紹泰曰先生理學文章載余家乘皆本經術合撰宜涑明卿先生推為正氣文字良不虛也

茅坤曰 [illegible] 正氣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它肢體遂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

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感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國家

王世貞曰字字皆從情心中出之故言之痛切

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耻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請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

乙文寶管　卷七　宋　上書五一　香谷山房

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追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於其勢

謝程曰至元而

此言總矣可見賢者之書所不驗于當時也然手議日

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逐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

爲文寶管　卷七　宋　上書五二　香谷山房

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它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illegible]

以下原缺

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澀凋之戚則中國之勢淺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
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
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
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祖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
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
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
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
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

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
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
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
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
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
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
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
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
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illegible]

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
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
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
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
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
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
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
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
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

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
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
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
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
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
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
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
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
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閫[illegible]

業諸奉田士大夫學如此又何國子參檜

獨五常制事中國以為重及叔宋受命併以其實入京師而自收其
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寬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豐盛遂甲
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
可以限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倫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
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
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
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
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竹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偏屋之士以

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陸下據錢塘已耗之氣
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
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
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
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分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
雖以起輔先主荊襄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
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
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
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

建惜田自楚雖二行植堂然敎太祖以金陵平一天下州偏方貴泄之亡不為無足矣

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餘
通社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
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
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從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
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
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
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
補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
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

於武昌以示不設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
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務無它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展
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
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
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
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
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
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
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

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茍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孫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吐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答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其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千冒天威罪當萬死

葉紹泰曰同甫以天地正氣發端便自辟立萬仞其論歷代得失

似有將相之概用楚一策亦不餘外胡明仲勢有必然至詆毀道學等諸風痺所以有粗豪之目也雖然此時撤粗豪孰能有為乎

李坤曰惜西周犬戎之禍以相形宋有底恪

雲路春曰獲胡文定所本發

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竊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号乘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埽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紓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觀釁衛以和戎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以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討賊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厭覺天下之民一日之獲寧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

陳仁錫曰高論足救一世警晴

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屬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萬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意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興時皆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於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空其取輕於天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傑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御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寬登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辦天下之大計此所以恥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

經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肌疑陛下始不知所使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欵陛下意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它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爭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羈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戒裁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

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亦愈不知所向矣張浚雖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委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葉紹泰曰南渡之勢不異東遷而孝宗爲人亦淺與平王相似一待之四十九年一待之二十六年無復報仇天下望絕矣時帝

慈於禪定鶴據慨陳說亦不根趂到正心誠意久爲上所熟厭者乎

宋紹春曰高宗自謀其身復謀其子

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袵、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

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

葛寫曰兵正有心入

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

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未為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伏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

目千里國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郭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整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我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聞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并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黃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榮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知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數十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書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東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焉知其異日不無滑汲失哉雖令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

舊寫曰一時人心士部至此可為痛哭

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威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攣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跡疑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舉隱忍事機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慕以當路不便而遂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人而用之之具也而皇帝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已

立濟回天下事多懷於此草

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累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容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忝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因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

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逝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科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

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寔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畜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興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葉紹泰曰上皇多壽堅持和議阻孝宗英壯之志以二十六年而帝已倦矣雖詔太子參決庶務於中興豈有濟乎時江南地狹

自臨安數日可至京口又十數日可至荆襄而書生竈處坐昧形勢同甫一登建鄴憑高四望便有穿龍天地之氣自古文章智畧有不取資於名山大川者哉

茅仲曰害止於散禍不止於散詒宏痛心

年子才聚散劉予

國家五星聚奎寶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人才爲第一事雖椒樸之餘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來王曾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曆聖德之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洗之一網是天聖以來之人才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渡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說一進而先朝之大臣宿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幾而修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熙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變

更也然其害止于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呂公著文彥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爭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辯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蹦躪忠賢曾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別白之太過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契范純仁相韓忠彥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爲喜而曾布渴蓋志在朋奸置攻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猜非猜其爲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來張浚趙鼎爲相君子又聚

纖毫露曰惟其聚此求之所以當治也亦其散此求之所以終覺也可要可長

矣。未免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和、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致流棄於蹤魅之區。累歛不收、或遁逃於林泉之下、屏迹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韓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蔽目而讎怨。恨之餘、至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則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播於士屏竄、相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通慶元之人才、散於嫉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幾者、散之逆者、有散之遂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僨延相攻、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鬪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可不先免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既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璧招旌、俞為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耿介者、多蕭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來者不日而從、恭居者靡

名文寶符　卷七宋　上書三三　香谷山房

業紹集曰兒似今文恭括生平手脩之

固而易搖、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免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撓、則去就輕、則知體通不設。楚人卞籍之免、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貴免名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劉胎毀郎鳳、風不來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貴免論語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辮、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攙穿、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推小人之鋭、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譏毀、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嫉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猜忌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吸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別。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譽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殽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群凶闚覦、時或小釁、讐隙疊至、散之免也。從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曉邪、

名文寶符　卷七宋　上書七四　香谷山房

鼓虛成寔、撼搖其居、散之幾也。設局殺戮、柔聲究古、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訕。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抗。激動忿心。陡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身共濟。貫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預懷私恩。妄詼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接毒合黨。其姦足以熒惑主聽。辨足以煽搖人心。機權智術。足以休中立之人。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姍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災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說。即緣擬以逞其志。今日謂其賢、必當遜亦、明日謂其姦、且將召用、說祇罪已、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思。進則不係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閃鑠之論。以流其附驛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滑行。則為毒也。怒戾而不可斯。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思。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卑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來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踰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沉而不可藥耶

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于散。彼豈不知聚而為鮮。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

葉紹泰曰、辭氣卑弱。此衰宋之文也。然人才聚散。具備其中。存之以見國運。以見文運。

文天祥上理宗皇帝書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涿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縣令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寵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野非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既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

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試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眾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丈淺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勢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

鍾惺曰時危勢迫欲立究事實功自不浮不痛棒太平粉飾之具

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播笏出奏從容不逾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揆變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來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致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眾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凡有關係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卵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

朝建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進退四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存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主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齎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還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做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成命無反汗之失事會

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繇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它者也令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謀豫畫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眾思廣忠益今眾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蓋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

業紛冗四此所胡不知喪之患也

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令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真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做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閣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

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聽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至此寖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洞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

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
財宜間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
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
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除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
不論惟吉之至湖南者已宿重兵此上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
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入桂則出清
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
乘實擊虚虜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
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

邑則一邑蕩潰裂豁至此非人之懲若不別立規模何繇戢定禍亂
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隷之立一鎮於袁而
以臨江撫瑞隷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
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叅者令注別路差
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
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
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
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際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
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際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

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
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
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
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
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
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欠移不至於太寄專權不至於太分兵財滑
以自錄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
從驅寇出境外雖以滑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參三日號
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耳陳之

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
為團結以自為鄉井之備疾行之中此亦莫先善步者然而無益也
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
以抄其戶口曰官令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望通
塗之辟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
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
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
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匝手村
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

孫顯曰慮事周容不悅以天下為已任

令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籍置當有加家於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其所又若千人屬已令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寇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棟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特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揔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營其聚之易而

名文寶衍　卷之下　二十三　香谷山房

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定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急其一日之急成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令官收其米以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鏅君之無雜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

顧華麟曰看時事難為其透細請數遍始知其妙

建方鎮之妙而出於不得已也

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共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稟稟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關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令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關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校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餉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

名文寶衍　卷之下　二十四　香谷山房

之可透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推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方以濟諸關之急支吾年時寇必能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丕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蹉跎之多涉歷之熟積勞侍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浃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常

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亟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適彼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致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淚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寔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與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

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為相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察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繁於科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概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隴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

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漢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疏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為百夫之長則將帥繇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家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

也至如山岩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屬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蹶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勢舉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挫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緜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

奸欺之毀係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
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係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浚好名譁競
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禍、陛下必及受之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
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卑所名
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
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為靖共者耶、此悔悟未明
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係出應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數之士
獵叩閽疊臺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己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
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

有係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較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
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
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
於外、四肢百骸、凡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劃其酒色之慾、而使為
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為身謀、凡晚矣、然知湛溺之為
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
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
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
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曆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

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愁歎、吾之赤子、自迩溼入
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衿搖、宗社凡於綴旒、天下之人、進
咎其失、以為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適因憤然怒罵、以為倡於陛下
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出繳戚惡、蠹國害民
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擯斥聚斂、掊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士、以貽宗
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
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
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
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

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
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
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
閫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
游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令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移而未
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斷伐祖宗
渙洪寬大之仁、蠢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倘
內司、必不褒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酬之寵、
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illegible]

徧置私人如此則疆埸抬克之深必不得盡於鍇峭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使漁以交結北司剩割以應奉內藏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為虜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賢賢焉為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容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譊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誣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賍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謗柴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倒顛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桯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衞百姓且夫三江五

鍾惺曰斬宋臣實是當務急著

與尋常除奸以為名者不同

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研棠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虜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欲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林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為致死不恭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亟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而家未恐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繫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弃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息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遷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鄉擬

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奬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臣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在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有功何敢引亮為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

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倪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湧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休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禁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豈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啓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事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沐瀝懇望闕悲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須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鍾惺曰文丞相柄國於宋運既去之時一敗而身殉之後人但知其忠不知其才以為縱使黃冠歸故鄉亦復何益然細觀此等議論誠當日救時之第一義使朝廷從而行之則天下事尚可為也惜不早用耳管仲三戰三北而一匡天下賢者之才寧可以勢窮身敗而等閒測之耶

葉紹泰曰文山請設方鎮策非獲已若收拾人才則又非好佞如理宗倚奸如賈似道者所能為後文山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勤王入衛則有自為之耳董宋臣豪奪納賄宜與丁大全盧允升連坐而似道尤不可不誅也文山護持國運未敢即攻似道奏書詳密真古証龜鑑忠肝鐵石者矣

名文寶符卷八

閩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全社　徐先甲升公
郭　倆子平　參閱

劉向條災異封事

林希元曰重厚博大猶有漢初氣象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淡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

陳仁錫曰引詩書春秋及論語凡二十二絕無累疊之疵

真德秀曰錯綜有致不覺其冗

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增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敖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剌。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

唐順之曰醇雅之文

茅坤曰歐陽公朋黨論[illegible]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胡寅曰、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國。殺戮忠諫之府。上則正言訕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還。禍亦不及。豈非德行有爭。周身無闕耶。

朗順之曰此等文字為之說第二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寗、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

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

時有光日忠情之言詩之尚可諫諫

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係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發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尚為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

孫鑛曰似劉向之取

丁鴻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繇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

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陳仁子曰丁鴻以日食歸竇氏可謂知本不數日竇氏伏誅噫言之者鴻誅之者乃鈞盾令之鄭衆而宰相不得與其無權可知也抑竇氏覆宗之禍其責在后馬后以法度抑制諸子弟故身沒猶見馬氏之榮竇氏以官爵驕寵諸子弟故身存親見竇族之誅此古今所宜知也

魏元忠上命將用兵封事

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丕制朕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詞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

葉紹泰曰[illegible]者[illegible]得盡才况不知者才人淹沒如此類可[illegible]浩歎

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嘆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嘆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名豈易得哉臣頗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盡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

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于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薦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庭拔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

藥石吐蕃本非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職疏賤干非其事豈敢閒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國典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賚勳庸竭府庫吝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黜陟雜徵不可以欺安有窮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勳所繫主

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正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倚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于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于不廣大。過在于慈父。斯日月一餘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

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孫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敵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有前盡死而後進哉。縣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鬬。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疆。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

葉紹泰曰。唐家右武。優崇將士。故有郭李諸人之報。然重賞輕罰。至喪師違節。亦從寬典。驕縱之極。流為方鎮。則優崇太過也。觀元忠封事。當時將權可知矣。

劉明經曰說進之弊至此已極蓋是時命衡遂政貫悉並置此為救時之砭

張九齡上用人封事

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澤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而黎人猶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繇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眾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若非其任致旱之繇豈惟孝婦一事而已哉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則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于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眾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宜皆繇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於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漢出為刺史縣令者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圖而不行在外者又投痒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移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遷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為不正於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雖析毫釐節制擔據溺于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于案牘忽于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〻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卑其心依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尋問者則於一人不拔據資

配職自以為係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稗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於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蓋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會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闕量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詣於外臺不至喧譁于南省今則每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

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耳且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遂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逐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親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脩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捺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脩名而獲利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脩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

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清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脩飭思蘇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矚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稗補之誠

趙明鑑曰曲江一生梗節盡見此書其慎惜取舍重察進退之意即他日林甫仙客之對也文之風度又如其人

司馬光乞省覽農民封事

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畊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顧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

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惠懟○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宦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為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

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溥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緣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蕪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基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

紫谿蔡曰○溫公不直作新法○惟以田家疾苦○感切宸聽○亦不攻自破之術○然保甲一條○大有府兵遺意○竟與方田市易同罷○則又加之擾也○

葉紹叔曰韓世忠煽六知此

胡銓請誅王倫秦檜孫近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擧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擧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恭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朱熹曰、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葉紹泰曰、時金主闇弱粘沒喝已死兀朮跋扈劉豫河南無備此韓岳二將所欲乘機以取中原者也而王倫為金心腹以歸地來誑遂失機會澹菴此疏為中國立綱常為宋家伸氣節雖金人聞之亦皆胆落而帝略不一動至使武穆斃獄蘄王謝官忠臣義士以憤恨死者不下十數而一奸誤王倫宋不能殺卒讓金人殺之可為痛哭

趙朋鑣曰、醜虜玩弄南宋如嬰兒澹菴一言庶使中朝人物不為犬羊減視然就倫論倫不必言也再及秦檜孫近所為推究根源奸黨無所逃遁雖未竿之藁街固已傾聽而寒慄矣

孫鑛曰以華語羅括盡情以忠華力妙虎

任昉奏彈曹景宗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猃侵軼輕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冠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場侯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遭逢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鍾鼎遽列和戎莫敘二八已陳自頃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

事故能出必以律鎡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撫畧不世出料敵制勝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絶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遲顧將一車書慭彼司𧦝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劉辰翁曰此疏讀之無不扼腕淋漓而高祖于曹蔡一無所問其數十年間紀法可知寧不再傳而淪喪也

沈約奏彈王源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窮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顔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巢郤之家前蹤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早隸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放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蠧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殘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誑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
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
第卸情贊行造次以之糾慝絕違乞於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
且非我族類往指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
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
親於事為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
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媒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
黃紙臣擬奏白簡以聞

葉紹泰曰近世婚嫁熾同夷虜應標此篇辱之

王義方奏彈李義府

臣聞附下罔上聖主所誅心狠貌恭明時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
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善柔成性佞
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
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塞勵篤祗奉皇
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群小貪冶容之美原有
罪之淫于恐漏泄其謀殆無事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
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塗
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
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葉紹泰曰此輩醜行不堪優娼而濫登郎署豈非朝廷之奇羞耶

當今外風甚熾錄此愧之

事蹟曰 昊訥汰心 論伏 真口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衆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䒭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夫養生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縣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暨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鼎沸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鑄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猒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閑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陳仁子曰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謂陶遊太學無官守無言責然則太學獨非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由於宦寺殆雖得禍不悔也

孔融肉刑議

古者敦龎。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絶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葉紹泰曰、自孝文除肉刑。而笞箠過甚。是欲寬民而加之厲也。然世遠教衰。更復肉刑。則被刀鋸者不可勝數焉。是以復三代之治乎。

鍾惺曰、鮮妍議暢

束皙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齕草於空虛之田。遊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駆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

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堨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稱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濟漆溱滎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皆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葉紹泰曰不論農家辛苦語而華膄可誦蓄收泄導於地利更詳

潘岳九品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界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薦徵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爲人自爲謀廉公之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葉紹泰曰初魏陳羣設九品官人之法行之既久不能無敝安仁之議以息私謁爲主亦善救矣辭調不排蓋晉文之清逸者

葉紹泰曰。觚注雅博。為浚儒之資。

楊炯公卿已下冕服議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距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illegible]

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絲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故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六麟鳳有四靈之祥。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諭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獻。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藝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自此畫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絺藻為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

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前見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于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昔。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梁周公之輓物。改宣尼之法度者。

葉紹泰曰、古物時儀。悉從表別。馬鄭註經。無此與悖也。

獨孤及呂諲謚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群臣長成奉職而已。雖有謨訓於巖廊之上。其猷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為仁雖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之。有司之職也。其附實議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議、凡殁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

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尊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皆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翼戴之恪德臨事。寧俞之忠於其國。隨言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懿乎。而並謚曰武。周。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太累、從漢時、

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棄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唯此。皆有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知臨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蓋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史有以字少稱屈者。繇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累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穆極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知臨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錄所嘗謚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請於往。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蓋秋天地始肅、詩曰、肅不肅雝、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儀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以謚之從政也。成能開物。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無猶隨會寡能之不縟文。豈必同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鍾繇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微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恭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葉紹泰曰、文謚六義。武謚五義。求之近古。甚難其人。自春秋時已濫觴矣。令美謚多有而幽若厲。絕不一見。焉所謂公議哉。

褒貶春四奇快不成迭之諱辯

名文寶符　卷八　唐　清[?]　青谷山房

柳宗元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

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趙明鎮曰唐文氣體至柳州一變此篇轉難收緯健矯英四方擬左國何有秦漢

人上以縣粟市名而已

策紹春口以廣業爲參可謂詳計遠慮非如常

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illegible]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歛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

疊紹泰曰不惟策略周辭而文之屬繫具見法度

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縣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縣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

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

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隣奉幣來享譯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

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

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捎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賞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賞錢五鉅萬貫、又捎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葉紹泰曰、賜錢賑粟。亦屬良意。而予固尚以為憂。必使復故業。保物產。公家百姓乃兩獲其全。救荒無奇。此為本論。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

中國之大戒。無急于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蓋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于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于內。以專察國內之善惡。諸侯任遇功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

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制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

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紱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壽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葉紹泰曰封建不可行者神明胤絶上此宗族勲臣仍踵漢弊必將才智忠誠之人擇以邊郡使得世守又流為唐之方鎮矣愚謂禦邊無奇策天子精明將相勤敏膚固不足滅也

陳仁錫曰議礼多本開元不無雜行參而泰酌斷愼

宋濂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孝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内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

陳仁錫曰各有師而孔子益尊

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
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遺乎古之
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
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
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
祭也學較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
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

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
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
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
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
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
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旹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

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
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衰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
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彿儀禮饋食篇節文
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
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較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
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
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
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
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

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
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
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
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
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
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
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
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一王褘曰考核精而議論確秉秩宗者當做此為準

東詔永泰可後之論

黃道周守覺華島機宜議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謀○古今持籌藩以隆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攖小險以為大固○危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御飛鳥乎○馳乎晃○不得其項領○而令且以為奇劍○夫藉長睫之塞○不足以禦遼藩○雖至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整關門之道○招呼海鷗○以斷四出之冦○而謂必出于是者○猶望水寶○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闢○同地之道○變其險易哉○有所致敵○則閉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為易以伏之○敵苦闔○多為闢以險之○闔闢險易○而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术之師○仁親築城而不設門闔○彼豈敢為是哉○敵哉謂吾有所制于中○為千仞之勢○則不削十尺之壘○方背振武未隆、廣寧未設、塔河蓋州農志未死、虎兕咆哮、猶在於外、不能固河為壘○挑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此五六百里、乘挾出之、而又必以遼邀致濤○牽鞭山而紉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丘○錦川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關之境哉○仰謂虎兕乃青果之以塞白城而制其命耶○夫獲灰筆月○不俟一决○塗城尾車○則由紲共越○自晉唐以來○鑠金而沃關門○鍊鑠以截江口○自為要害○把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習

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為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拒之○故倚尋犬之垣○虜乘牖之穴○斷霤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寧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既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寧右○不敢試之寧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百關○雖僅數十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虜賊過關山長○竄之徒○餘越滄波○倚樓○而尾其後乎○即賊從松灰度寧西○買憩虜驟○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即賊出不利○夷整逸歸○武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欃乎○又萬一我不利○人離于上○航拔於江○飛廉田禄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决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碁○出入三山○不備覺華○則隱匿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為大鎮中屯之樞○二以南閱文海○一以東承諸匿○譽之飛鳥○以為堠警○必不謂其樓鷹輦之藉○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奴即窮悉○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為奇致○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瘡處○閒暇而之鑄○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

之時將為汙濁以晞于上卒為鯨鱷以逸于下即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于所見而熾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制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制據于西北率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而獨服蠻家以從事於關門懸勝于奠瞋視而漢之敵祇主徵情形已俱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晷以為介人犬師如不可關者則豈不窮哉為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浙三川之道明棄兩河以關其雄傑閉關自治脩帝王之禮樂拔士抜卒為天下俤傺以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為聖明之舉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飛鴻改音此策之治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

其次固天下之銳恚三方之力乘廣寧之未墜西虜之未絕寧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兕配之未協急成廣寧大師其內固黃河橋鍬崖整脩理諸屯亦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奴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奴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千房獵溝之智攜猱摶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固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內通畫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固疑而為整屯五丈之原以覘其雖擊功不振立禍亦不擬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榮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沈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聞之要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孳生如層麥合即關門

縛龞亦無以為也何必起龍蛇于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當毋漂我池養女不剣毋彎我弓禍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恃敗莫大於力分內不可守故曰、單防養內虎在外晉年養外盜在內外內互持禍乃不支亦可憂矣惡之憂、有甚於覺華島者故於守覺華者貴之

鄭元勳曰、泰人有其鋒無其厚漢人有其厚無其鋒以答韓之間求之或得邊除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鄒德溥曰、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古文之尤者

唐順之曰此文如詩比興之類情之惻然亦六朝文之瓏篇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阸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虻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昬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陳仁子曰、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至於亂下安其分則不至於怨故周一封建也周封建而無患漢封建而有患周制立而漢制不立也使當漢世上安其分何至有七國之亂下安其分何至有靖王之怨當時朝議但知土地可削不可

削恩寵可寄不可寄古制不復大分不明怨叛之迭興也宜哉

終軍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於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乘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歡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其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鶃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榮緒泰曰洞見瑞應知爲撫夷之徵文氣於邈已足令百越落膽

覺洛陽長跽占王。尚屬參論

王維貞曰識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

臣聿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榮。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

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迺探平城之事、錄

林希元曰後宮四句子上下文似無所屬古人

如此

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一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顧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此言抱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多冠裳禮樂蓋班班矣可復言棄乎

歸有光曰、此議體製音節綽有乃祖治安遺風

不賣衍 卷六 漢 對 六四 齊谷山房

卷六 漢 對 六五 齊谷山房

陳仁錫 四字一章 全戶之 章該官 有數大 字

□□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怵惕變異。不忘踈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

唐順之 四段即 谷永法 害之刑

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

孫鑛曰 錯敘五 星錄頃 有韵

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

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

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成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職陰立逆恐歲小秋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

唐順之曰此即體括月令明堂之對

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兩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

唐順之曰此即雜括之說

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下中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榮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為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寵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

承天續於嬀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葉紹泰曰鄭衍鐵天參大無當如此博綜五緯深究庶政雖天官之書京氏之易未易過也

葉紹泰曰此時使伏有內應

諸葛亮隆中對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陳仁子曰武侯畫曹孫圖荊益韓信定三秦滅項籍規模時定于始見之日而卒如其說後世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議武侯之取蜀正論也然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極濟之急務使亮不取之亦為盜有耳備以帝室之冑得之不賢于盜乎且吾以信對觀之背水囊沙應猝尚豈若魚復入陣之為經久戰勝攻取將才

耳豈若開誠心十二字之為相道而又井陛之師信為歆人所料褒中子午谷之不可也亮自知之優劣較然成敗不必論

陳子昂利害三事對

臣見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朗可以振滯剛不避彊欒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意也。臣願陛下更選剛威重風聚為眾推者。司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

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除祈衰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又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於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頑不甚哉。又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

則絃生是也令軍旅之事夫妻不得[illegible]父子不相養五六年兵自剿
南盡河隴山東西青徐書許河北燕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積兵疫
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
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勇伙利以
廣地強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搆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
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葉紹泰曰、三代而下巡行禮廢所以申黜陟求人瘼惟大使是賴
吏政不法者得糾劾之兵務失機者得按之利害有三治之
則一也

葉紹泰曰情天以臨有古大臣昌言之風

陳子龍　中州災異對

臣聞天嘗欲告病於人主見於災祥災祥不係自言故經術敢言之
士陳其徵驗人主者奉之若曰天命也天命不識忌諱故觸動本朝
喉杞盛臣呼告賊禍言辭痛凶人臣不敢曰直言宜天戒也人君不
敢曰聽言奉天命也　陛下履全勢撫安民治理莫緒恩澤阻絕邪
任私媼仁賢空虛民怨離繁盜賊奔放故怪變叠白懸象乖悖地震
星飛日月交食赤野廣浩水大出蓄重以中州守臣所上異見錯起
咎徵明會春秋所紀未之見也覽諸儒之占考推歷代之符應禍患
之來其機甚明臨潁風霾拔屋金石鋒空輕縞不動者陰氣盛壯有
餘力也風之舉物也必盡其力輕者先動石土厚質乘其力盛忽然
克舉輕者若不屑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
屋、屏專封、茲謂不統、風疾而樹不搖、夫暴風雖石微飄扇樹今也反
是合此二端其應大臣壅塞專政輕上位也天戒若曰大者既去細
者雖存不足恃也秋大雨雪、人畜死、漳河氷合者、劉歆以為常寒之
罰也傳曰、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此政時緩也舒緩微
燠急迫微寒其應人主嚴猛促迫督責其下民力屈絕刑罰過法卒
至上下俱貧也萬雀共巢於樹者、小人羣聚乘高大也運斗樞曰、瑤
光星化而為雀、瑤光在斗、居權衡出政之間、其位在近臣宮中也、雀

似有鵲者然微小不得住故當翔躊躇巢爭棘爭食背飛不相
統一令和戢萬羽都據高木同巢共育人則不知耳其中必有異雀
為尊此小人內侍黨成之占也雄陽范狄小草狀若人馬執兵甲者
此民作亂叛上之象也夫草之為質甚弱人賤風偃今變而為人馬
兵甲糾徒威立天意以為人君草芥其民一旦治兵被甲不可測也
夫天有狂飈之發地有非時之凍二者已醜草妖蘖雜出屢至不
可謂天戒之不明也且臣聞之幽陰之邊風震沙石崖谷深黝署冰
夏雪同穴異鳥草形龍蛇天地之偏旺氣物之偶詭也故或青妖無
譴怪變不徵今中土清淑之都和衍之氣生植秉正鱗羽嘉育而乃

屢見反和之事大有不經之物皇天不樂降此中國漸布諸夏安可
簡易天物移害不息也　陛下輕樂大戒無所變置群工庶士無肅
又之皆暢恍傲倦賦斂日亟邪辟盈登是無拒灾之係存文過之志
也顧　陛下盡力匡弼順承福祿用享於上帝毋忽
葉紹泰曰博極群緯自出奇占異雀妖草二論京房何休所未曾
發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評

仝社 沈堯年庚長 朱大默勿鴻 參閱

劉勰曰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

董仲舒賢良策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此篇見蘇本六卷末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

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

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

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胡瑗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

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

茅坤曰此對在興太學與選守令及求賢之大

董仲舒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

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

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

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陳仁子曰武帝再策首詢奢儉帝于此時雖有好大喜功之心然於其中而未甚也仲舒之對詳于求賢之事則是略于崇儉之說則非至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何也夫奢云者不但興土木凡求神仙遊遨功皆自一念之奢起而仲舒何言不及此乎

筆神曰再對在推周之文以用夏之忠無與民爭財利而一道術

董仲舒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

歸有光曰六藝之旨

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寖衰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名文寶符　卷九漢　葉十一　脊谷山房

歸有光曰此仲舒見還分明處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惪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名文寶符　卷九漢　葉十二　脊谷山房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盗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謬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人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

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

方坤曰有本之富

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放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

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鍾惺曰董仲舒告君之言寬大春容不急急於切指一事以說理為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閎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芋芋見于筆墨之間也

棣錫曰淶從改本之論

李固賢良策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于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

理即將施行。顯拔其人以表餘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
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
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寤陛下、陛下宜
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一陳仁子曰、順帝有可為之資。而不能為。當時中外之賢雖盛。宮府之蠹已深。李固所言。極中時弊。帝若奮發乾剛。抑外戚。杜女謁。則漢或有可為。而終為梁商等所蔽也。復何望哉。

元鎮應制舉策對

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及之。是天下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忌意而不言乎。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就復王而作命。斯時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蓋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言塞詔者、鼂錯而已、至武帝時、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若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潮成而暮賊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皇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其策、濟其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斯命誠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使人雖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從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

臣有替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六臣之臣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濂熟之術酌推思寓今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鞬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我天下之俊而天下之人安有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惣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單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辟至德者舉文皇以代舜是豈異事哉誠有物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呂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治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太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而待之典則定成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毓天寶之後征戍章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亂肅而有之者一朝為兵職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逋役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覿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嘆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幡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推本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充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以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恆衆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僚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貴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流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而有橫擘詒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泰朴愚鈍不能自還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轉增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恃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是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既如

彼情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継本之心懈情遊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禁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徭興耕戰之術則情游之戶盡歸而継本之心固矣継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慶由後在陛下悠久成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秉七國并呑之後謀分裂而矯推恩會衆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駕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儒尚不欲陳王道於帝皇之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派濫也尚儒術而殄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考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錢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所以殖禹契而種皐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

書紐泰曰微之之文理求然深宜其厥得雕鏤

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願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還數而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至於辦別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掛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黙因循者為清流行法檢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還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罘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總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誤用情念乘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將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

爲上第繼續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赤隸朝省者急得以兩科
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
緯之文盛矣吏部察書判萬言之選設三試以任人一曰較能之式
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較天下群吏之理最在第二至
第三者較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豁之爲理者則
上實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
歲內自僕射至於群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御制者各擧稱朝選
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擧吏郡縣者一人
曰其所擧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擧賢爲不察擧不賢爲

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
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
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數用之與恒而尺寸之
才與所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進五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
御之總摇極以正之垂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效於
心目乎察群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乎然後
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
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爲好惡端拱巖廊高居深極以冕旒自蔽而秋
毫所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讐貴之

術又思足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
亦及壯歲陛下爲君仁壽惟康亦始有極何思自苦堕肝胆而害天
下之事乎臣以爲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惛怛悲愁五十年矣自
陛下踐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
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飮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
陛下獨不憐察其意乎

葉紹泰曰徵之才辨與焉即樂天亦遜一籌而品行則薰蕕矣樂
天官隱不爲黨累徵之規榮希進至有承上青蠅之目識文不
易知人尤難也

劉蕡應賢良方正策對

揭永小臣蕡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謀猷，下制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

伏以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之煦物，見陛下慕道之誠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綿寘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達。欲俗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遠性以還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簡，由中外之法殊；生徒

書始末日深於辭旨見重仲舒議

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在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庇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言，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上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夏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乘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孔子之所務，不若虞

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言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似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

循環之弊而為巧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倖進豚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為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也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者而不先憂乎臣以為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胡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

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陳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

景紹泰曰稱開肆宗不守咸哉實助所不能及

輔臣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

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陛下皆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

下不敢盡意，上淺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違膝譊謝之文，易有
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
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淺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遂
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欲，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
盡其意，則有時成之憂，欲低佃瞥塞，以俟陛下，然恬然淺盡，其陈決
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
變安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御之臣，制侵陵迫
脇之心，復閹尹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
當理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終任

袁仁錦曰說如之言

賢之功，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
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理者，以其
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
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
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
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明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
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願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
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
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

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
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
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
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奸臣擅權而
震主。臣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
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
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
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

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
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
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
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
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
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賂，假其氣勢，大者統
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
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四海

蕃知泰口播時難復宜欲其此數言為要

困窮饑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夤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

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柄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無所不孚矣臣所言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

也則人教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有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恭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言欲氣之正也在安其情以和

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言救旱災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言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

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緩矣臣前所言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畜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督其耕植省不急之務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言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言豪猾踰簡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

名文寶符　卷九唐　青谷山房

黃綏表田南北永大自元和以來至是黃雀

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然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制井田以制軍職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人邦家式遏亂略賢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

鐘握田稷未武夫騎橫京唐藩勳為茲

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夫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附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貴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伍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於萬國始天子而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簡之患矣臣前所言生徒惰業由學

名文寶符　卷九唐　青谷山房

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言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較督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言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言辨枝葉者在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言形恥格者在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言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色備之

抑[illegible][illegible]官前所言令煩而理鮮要在觀察賢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
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爵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
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爲所蔽欺乎臣前所言博延群彥願陛下
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
之策非不知其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
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
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
死而啓周鄒生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
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

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
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對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士之
患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
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及教化之大端皇王之
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祀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
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措仁壽可以逍遙而無
爲端拱而成化至君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化之柄
念保定之功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分萬姓之愁痛在擇
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動足以爲天下

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
理哉謹對

叢紹泰曰官官權勢已成數十年來無一人抗論者去華慷慨發
之漢魏諸策誠無與比矣其欲歸政宰臣還兵樞密悉屬弘謨
而考官坐嘆不敢入選時同試者李郃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古
科中乃有嘗義如此人

鄭獬 禮法策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毋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羅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奉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

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荅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歟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衺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扆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之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籩豆簠簋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陷幾何不為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攷窮揀敗令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

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猝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叢蓄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奉饒謁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鈎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辨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徑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箓結燕曰釋氏之患豈惟禮法其害之幽微玄異將至亂性十六

夫乃膜拜而奉之未於此案一觀覽耳

蘇軾策畧第五首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聽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

者憚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榮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先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

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所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擬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之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

芳坤曰以下五偏可經世務

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有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

俄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茅坤曰行文如行雲如江流曲盡文家游衍之妙

蘇軾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竊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綱紀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倡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繇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播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積日待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

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敵閒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起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恥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

唐順之 四上言 嘗今將 七之門 此下言 塞士之 門之道

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彊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畜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彊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

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曩者寶元慶曆之閒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人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具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眾示之以不悍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懇懇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

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趙明誠曰善哉權者智畧之主也兵將不能定以困予敵徽欽是矣兵將願為用而墮戎狄術中高宗是矣如神祖時行長公之策豈貽患於後乎

唐順之曰此大段其變化橫縱而不可羈制

蘇軾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備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敝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知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

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中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由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

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次國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釁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詘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有其悒憤鬱結而思變者將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諜其君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集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覬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恐蕃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

能則拒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懼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蕭紹泰曰借中行說為端及復辯論遂成不易其後金人入宋不以自封為立邦昌而去法與無法不相能也若元又據中國又非所論然觀元主數如上都必風土情性大非所安此謂棄其天分不數傳而知亡矣

蘇轍臣事第一策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衆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

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雖可欺者臣故曰

茅坤曰愈出愈奇

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滑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

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忽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雖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嚮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幸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繇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茅坤曰古人嘗云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子美古今能事畢矣予獨以為人臣建言感悟君上如子繇重臣一議則千古絕調也

業紹泰曰天人卓說上由董江鄒

楊慎創業守成策

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於並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致出於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罔天之德也於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於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繇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於治繼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故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於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於當世之事然學

馬而不敢言言馬而不得達令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為蒭分之助乎伏覩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一道也戡亂則曰武守施則曰文同一民也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於大順蘊不測於至靜蓋寓兵於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統為善道剛克柔克協於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為公亦攝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師古專以武勇立國語詩書者有利斬首級者進爵民勇於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廢干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於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由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天子之六鄉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迨功成獻俘將歸於朝即守職之吏兵散於野即縣鄙之農兵農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於內政分國中以四鄉使國中之民為兵鄙野之民為農兵不服耒耜之勤農不識干戈之具以至東兵之水厚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矣此兵農之判出於三代之衰也載質之詩書所稱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竄之格有苗圖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聖武見於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於君陳歟

整旅戎崇下東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三代遠尚曰忠曰質曰文
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
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工商而兵不與者即臣前所謂寓
兵於農之說專以兵言是為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
君如光武之投戈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
備者如漢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況
能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西蜀
庶既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
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況能用韓范儒者之將乎陸賈

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可不備文德故曰人君以論
相為職又曰將特大有司耳非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
人貴未然之防是知兵以衛民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
所以偃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
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
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皆仰給於縣官而不編於齊民識
者皆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
其制最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弭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

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罷甲出
於民衣糧出於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為
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然終宋之
世國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繇是言之文武者
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於農而文武不浮不合三代
而下兵判於農而文武不浮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
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
標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主之地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
偷於用夏變夷之條興文教於撥亂反正之始文德之隆又何如哉

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
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
官署則有州縣衛所乾剛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無尾大
不掉之患有事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
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
延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
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章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
儒臣而出乎漢邸之變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
致治而廟筭無遺神武不殺偉烈宏功煦耀簡冊壽國脈於笑槊兵

固勢於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縣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保富有之業恩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蜀風動頹變色而海內震懾疆場之虞撲之於方熾蕭墻之梗消之於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沖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首也程頤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使主學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德以明禮義兼經術以定習尚不荒

於嬉而毀於隨則浮厚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民者國本所係鄒雍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於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悉如黃霸之在穎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　詔條宣布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錄數之無法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資產也在上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資產則彼之所

愛者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況捨所愛以蹈必死之地哉令潢池弄兵綠林嘯聚者在在有之賦稅之過春支秋糧餽運之敝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為本土之蓄積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為將者兵每務多而財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為兵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矣臣愚以為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家子蓋其熟

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況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權其宜於一時而非可繼於旬月是以兵衛民而亦不可過為民蔽也　聖問又謂武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況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當事局歷蘇而投散地者乎然防之共當矣寧無冗食備員之輩隱賢遺才之歎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冀盜而免罰者乎試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其弘之忠事事有憂國之誠徵桑土於未陰之時徙積薪於未火之日

趙明鼎曰切中今弊

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鄰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臍之悔敢至不惧敵去不悔不回人成事而老吾之師不曠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修外攘之實必由盡於條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振起於玩習之餘則文德之敷雲行雨施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 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於無窮矣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於多言為哉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趙明鼎曰升菴當代作手文集百種綱雅閎博近世莫匹即此對策詳明剴切體格嚴整方於唐元白宋二蘇未容優劣

鄧以讚曰規諷溫古

歸有光曰典雅雄烈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隱逖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跡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鬱沒晻昧昭晢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于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

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
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
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
越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理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
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

光絶炎以展寀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
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廼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
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氾布濩之萬物熙
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
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

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于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
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
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熉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
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董份曰、封禪書末類言亦寓風諫以相如之靡如此如古人不徒
作也
歸有光曰、頌當分爲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嘉穀之瑞二章言德

澤流而物懷思以興太山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言騶虞麟龍
之瑞臻所以覺悟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
類托寓而諭天子使封禪也末數語所以言天符不可違而王
道不可缺也

揚雄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載拜以聞。曰：

孫鑛曰起甚健奇是深心苦怪深硬而健古爲

權與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舋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詩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于羲皇，中莫盛于唐虞，邇靡著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𦒱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于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天，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豈其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陪桀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孫鑛曰意工語錯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澤浮物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其疇離之？卓犖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

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御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

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葉紹泰曰美新一篇不載雄傳說者謂是谷永所作以永亦字子玄致錯誤也愚謂雄有盛名謀其不免或託此泥跡潯孝精子太玄未可知也

孫鑛曰、大約是黒撰馬稱之勝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状、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汚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于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覚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

孫鑛曰、氣舒叙而力蒼勁、極古圓妙

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廼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緼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矣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秉其命、鍚形弧黄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怡、至於參伍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

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琑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亢○迺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迺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

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于觀魏○肉角馴毛宗于外囿○擾緇文皓質于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于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迺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鍪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乎○伊考自邃古○迺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亙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茅坤曰○合封禪書觀之○究古人作文體格○有進與日之難易○然盡事增華○固亦放者之能事○

柳宗元貞符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欲鬬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飲渴牝牡之欲敺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

禁點泰曰美去怪譎文之貞符也

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天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歐脇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臍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氣疏為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於元德徒奮袒吁犒迎義旅讙動六合

至於虞下大盜豪據阻命逋德羲威殄戮威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
亟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聯頌謳歌瀰瀰和寧帝膺威乘惟人之
為歎莫厭賦積蔵於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廉欽發謹飭歲丁大侵人
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罰而支大生而挈愷悌祇
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竭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猾服不
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乘於帝式十聖濟厥治壽仁平寬
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萬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
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
玆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

數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衆春以麟騶白雉亡漆黃
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麗大保人斯
無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黙休祥之
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
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刄莫畢屠澤濮
於爨薦焚以濟殄厥凶德乃歐乃夷黜其休風是熾是吹父子熙熙
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
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己拱之戴之神具爾
宜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罰佽宜仁之歸濮
浴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
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
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
嗚呼浴爾皇靈無替厥符

禁錔泰曰曷黎放廢乃勸封禪予厚貽譎厥有貞符古今文人一
貴便不能復踐蹤見道未深而功名為之累也此篇黙禎祥進
仁壽猶勝前人之作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沈堯章佩典 陸圻麗京 參閱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楊慎曰。數語通篇最有關鎖。

鍾惺曰。相如檄蜀。雖近于為主歸非。然亦實有此事勢至此不得不然。且其失在通西南夷。不在檄蜀也。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廼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廼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廼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

之宇。而羅者猶視藪澤。悲夫。於是搢紳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劉勰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孫鑛曰。全似賦體。子雲長楊全傚此。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吳坤曰。二句一篇大綱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㯹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廼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

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迺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

勵見兵興建忠將軍協同勢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
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劉勰曰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甚發兵模
金誣過其虐然拒辭書釁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
袁黨之戮也

孫鑛曰手叙中自寫控頓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

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于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僭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

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逆迸脫走還凉州復為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

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之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將舍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迺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迺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延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

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延神靈之遁罪下民所同讐尋讎之人謂之山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親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搆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延豪人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爵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廼樂禍懷寧迷而忘深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孫鑛曰孔璋檄吳書檄自是本色此檄鋒鋩不及前篇然議論本平妥說事情明快正得告諭體

孫鑛曰諸檄中獨此篇渾厚詳切

鍾會檄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亦已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

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

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

咸使知聞、

葉紹泰曰、檄之為義宜露于外然明白而已若遇誣失實使敵人聞之反增憤激豈計之得乎此檄以命世英才、追稱先主辭氣醇厚梁劉勰云鍾會檄蜀徵驗甚明謂為壯筆信矣

陳仁錫曰吴人之舌兵吐之勝

駱賓王 爲徐敬業討武后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晩節。穢亂春宮。潜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擧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葉紹泰曰。英公起義山東。豪傑蒸參仲劬。劾附者以十萬計。人心公憤。亦此檄有以激發也。敬業違思温之策。不直指洛陽。乃栢常潤壁城之下。自爲焚而賓王亦客。邦畧不足。忠義有餘。何得咲爲不肖子乎。

吴孟英曰。王楊盧駱。四子同稱。而駱從于敬業。奇才不用。即盟亦爲牢相羅矣。檄移憤烈。高出孔璋。文藝之雄。即成器識。有人心者。孰肯效顰撲稜乎。

東仁錫心引用漢法詔不類東漢

宋濂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孝平皇帝、繞在幼冲。新都侯莽、久秉國鈞。滑萌異圖。借蓊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刺骨。有枕戈待旦者。義旗始豎。持刃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朗。人祇爲之喜。逆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值魏亡賴子弟、遂立爲帝、狗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剪屠之。令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軍容燀赫。嬰其鋒者。無不殄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

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郤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其有不知逆順之辨者。甘爲賊虜。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illegible]興漢兵。歟乎。漢德在人心。未泯。海內謳吟思之。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開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戰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特爾吏民目所親睹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王

卯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畢在不赦、爾吏民上稽天命。下度人心。傅羽告語。勠力以誅無道。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葉紹泰曰、近代名公。多擬秦漢爲文。六好古情深也。景濂筆力蒼勁。使當時得持此檄。之令邯鄲田義。卜子落胆。

[illegible]盧楊大名太守移州郡諭農檄

歳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郡諸父老曰某不佞膺　天子寵命承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唯雍熙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教育唯守之憂天命民隱上下寔畏予豈惟夙夜遑遑哉先是予踰河徂蒲抵陳留累道遇流餓控訴屢極俾予心有戚戚焉夫為民父母行跋令其子弟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惡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曩者渉冬燠溫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后稷雨雪有濡澤渥后土陽舞淫溢黃膏流潦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悲心聽之曰嗟唯古昔聖王踐大寶乗鴻業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遠足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橋柵足以固險也匪唯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約民也匪唯黼扆圭冕兕虎鮫綵弥龍䊧絲足以章制也易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詠豳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太史順時覛土贊王耕耤庶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為首務爾諸父老附山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耨遂令腴瘠封壤墝埆弗易蓁蕪延蔓使水火之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徵科之令下湅餒其妻子貫貸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廬狐狸為穴鼯鼠跳梁蓬藋横騈過者指為丘墟不亦悲乎且夫恒産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犇悌使無恒産爾

許慎四　觚目琳　鄉彩宝　八極

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天龢無犯者得乎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利用厚生者存乎人爾父老情其四體五穀不分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地咀咒民物是惑也夫麒麟鳳凰芭彩翩躚不足以充餔球琳琴瑟碧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棠桂櫹揭車之菁江蘺之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爨爾父老淫習奇異急於耳目之所難繼顧不近取諸舉手投足之至易者何耶夫考玄索隱探性命之賾談天人之且者士正行也面方賦勢制器尚象極劃工之能者工緻考也積貯市廛行居買販以供征榷者商通經也而農蔑其彊里舍其鋳耒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予聞庖羲樹蓺五穀肇始也

唐堯平秩東作重務也有虞敬授民時勤政也夏后成賦中邦則壤也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翼之播之不恤胼胝愍愍佗佗如是爾父老悾侗顓蒙頑而居約企視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者是耶非耶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熟曰饑二穀不熟曰饉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咎與虜昔者虜窺夏大入薄侵太原之墟積粟殷陳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以東之國農務既弛杼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為羶貍爾之妻孥披髮右衽豈唯餓死溝壑委骨函夏而已哉方今春氣融穌爾父老其親率子弟

躬耕畝畞者歟喻

葉紹泰曰、務畜勸農、不失古狀良意、文亦雅茂、可洽庶情。

任昉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脩理臣七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孫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葉紹泰曰、卞壼率術東之軍、連敗西陵、才非有餘也、而力戰以死、二子眕盱、並以身殉、父忠子孝、為時稱述、晉不加爵、而脩墓贈謚、乃在異代之梁、可為太息。

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亦均鎔造于祿祈榮更爲自鼓廚散廢禮豈関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詃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遇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箕蕕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寞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明豈及多痛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霜然降臨賜寢蔽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鍚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世紹泰曰彥升以父憂去職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鹽味不知蓋非徒以文名亦孝節有足著者啓辭切至雖梁帝蕭傅不能奪情洵名教之宗也

陳明卿曰八字自佳其文

庾信謝滕王集序啓

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關里之書青鳥遙飛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渟譬此光芒方斯照爛有節有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綾館新開碣石之宮倚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沉酒鸚鵡承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淵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其本乏才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之勞免儒硎江陵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比年病慕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遲窮之恨是以精采猶亂頤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棄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兼存錄始知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縱橫小人迷惑荊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應匠石迴顧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踰此澤之深華嶽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

叅灰。石壁輕霏。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納豫。南陽賓雉。幸足觀瞻。
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
賭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
謝辭。終知不盡。

茹之宗曰、庚子山左南北朝。與徐孝穆齊名。其駢語俱秀雅有致。
而子山雄渾。更為過之。殘膏賸馥。沾溉後人。即垂拱四子。烏足
方其萬一乎。

庾信謝趙王示新詩啓

鄭歒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
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崴。
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河。聖躬怡裕。琉璃
鄺管。鶴頸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人傾首。以日為年。提攜舍人。
賫肖誠頓。碧雞主簿。無緣遂心。邢莫荊扉。蛛蕪蕭徑。睇駕來梁。未期
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屬降曰還。延頸盼光彩動色。

陳仁錫曰妙語可勤訊官

駱賓王上兗州啓

側聞未遇孫敗塩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珎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状夜光於玄蹤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瑣彫岳立表秀千雲霞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棠數惠恩纏去思剖竹共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昴九衆内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盖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乘傳異

名文寶符　卷十啓　啓二九　香谷山房

以字人寡惟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師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美譽騰于三齊芳馥騰乎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於靈臺剖鑒虛凝穆風韓於智府研機千篋探賾九流擷翠萼於詞林綷鮮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徽以翻霞學海驚瀾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姲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圍而駿奔薰己流略之夫窺義圍以避集求小善於毫芥碩正禮于三龍振幽滯于沙泥許明公于一鶚賓王海中故俗體朴厚之知規積下遺泯陶禮義之餘化頓進蘭素少閑緘緗每蟋蟀凄吟映素雪于書帳莎雞振羽截瑤謫

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分于南溟芳不重于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叩角之詞奮短翮于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涓滴望鴻波之微露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駑驥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于齊竽濫飛聲於郢路朽山雞而旬恐顧遼豕以多慙輕瀆威顏不遑派汗謹啓

盧倫曰古人即為排偶之文其對致工密絕無絃強所以為佳若務巧入纖亦何以稱大雅乎此賓王之文唯樂其有餘不能識其所不足

名文寶符　卷十啓　啓三十　香谷山房

陳仁錫曰隨風珠玉

駱賓王上司列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寔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鄙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胄赤文爲祉由年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誘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巘辯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無秋寔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辯河飛箭激斗斵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激

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紱既而挨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爍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燮調元氣含輝禮樂欽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弘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於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慚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淵盧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敘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虞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某蓮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慚巧宦博羊角而高騫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幽迹于渭濱花甕灌園絕心机於漢渚守屬乾沖浩大興觀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于是揭來鶯巋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頌徒有獻於至尊橋木之姿誰爲容於左右明公決機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除貽己逾于仙鹿片言

之事魚目軼於靈蚌庶望額兔維箕動薰風于舜浴從龍潤楚需甘澤于堯雲則鱠餘之魚希振鱗于吳水騰淡之豕翻化龜于魯津矜伏附堀增其水谷謹啓

藥繇泰曰賓王又上裴公書有云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憐入塞之魂毋切倚廬之望蓋天性篤孝人也綜啓雅潤不爲罕屈之詞品概具見

陳仁錫曰當實其武日肖其文

杜牧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較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騂之騎凋耗已無潼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一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胆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于尊重自西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驕中國之人不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劲弓折膠童馬免乳蓄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較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兵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耳此所謂避盛而擊實逃徑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曰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肯寒向暖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

陳仁錫曰其快點曼如此条事贊皇論話盖見

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慭飭誡警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較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熟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既冠于掌股之中輒輜懸餅湯沃䀎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虜黠虜今討迴鶻伏以黠戛斯起于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以迴鶻之後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登可以瘞玄玉于常山孑遺人于河隴頓狹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

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棄紹表曰。陰山不遠。回鶻方弱。若與幽并酒泉兵擊之。猶振槁耳。頡唐之患。在突厥強盛。黠戛斯起。至姑家寄命。恐不可殺其約也。

岳珂上吳畏齋啓

騎紅過賀。曾覩謦欬之承。翕聚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垂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慮者以積累而升。牢寵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徣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賞。遂致蟠固狡兎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執計。臥薪自厲。誰為勾踐之感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覲。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

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于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淺。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鬭閧。議論嘵嘵。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回計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匪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宋。功業亦隨其所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于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先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顧欲為當時之不為。邊州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聳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

吳默菴曰兵情地利指畫甚明

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閉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衆類之弊○頹姑寬畏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取一二○以穩妥乘勢之疑○夫江淮爲脣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亦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隴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轄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安○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霸旗再圖○此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以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豪存于習訣○而超時患在于用常○

鍾惺曰參附一詔千古遺恨寫得淋漓悉情更悲憤也

緘錄泗宿以下靈璧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陸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至于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受○陸運制武侯之出○非一○陳言之是詭○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綮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狗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揭放○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詔書○而此日之功○難言于霞賫○苟盡淂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

楊彝曰經濟論能以排偶出之奇甚

縣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含敗績而超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定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愛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枱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遺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賞輕畀○足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境願甘循其弊○許移治昔○是許其棄地○今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籍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

名文寶符 卷六 宋 香谷山房

而不免於屢遷○我關事機○以主帥黎安○而常海於難避○偃肰以承平文飾之辭○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典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清而未足○觀軍執答种餉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偶功○尚爾未單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劾於消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刻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捺悶悶○毋謂平平苶○惟其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隨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斷闢○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往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濟爲塞蒙○旌旗千騎之來○逕肰望

顧犠列城之觀望吮外關之蓄宜當盡速獻康銷過計共爵知宸渥、因事有言、屢矣踐跡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浮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責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別當脩賀、

叢紹泰曰、宋家中興路絶惟是金牌十二使將士不得酣飲黃龍耳河南反復虜術既深當事者不悟坐以陵遲岳子以騈扉之辭鑄戰攻之策誠為奇構

文天祥賀趙侍郎月山啟

選表揚綸、歸中持槖、來居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雖如、恭惟其官、玉粹金剛、氷懸雪踐、清廟生民之作贍炙諸公千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枝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十軍遠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四顧于山河落落一麾于江海嘯吟木石醉謫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檣訪含人麈室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鼓而為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于硯

名文寶符、山忽駭洪濤于天塹長江為倚不數處可共險于敵人朝廷嵩兵三十年當成功于儒者乃疇庸于東掖乃趣貳于西曹太乙雲旗出陪貂尾鈎陳玉檻進逼龍頭青天白日鳳凰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為兵部、小舒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之拜其濫中刷部、望履脩門、班漢從于甘泉宮喜稱知己勤唐功于浯溪石已戒有司

叢紹泰曰、文山儒將自可一麾十萬其倚極艱苦者宋勢不可為也讀公此啟知非僅僅以激烈稱豪

王世貞賀元馭相公啓

過者吳書瀞至，渙汗頻頒，當九重特達之知，覩書上考，罩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曾祖承華之峻秩；魚軒騈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贊皇，辰從崗胄；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恆欣，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智崇禮卑，動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就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無雙，褒然南宮之選首；廷對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再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裁帝紀，一時賴以權衡。自曾連拂萊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為臥龍；洛下兒

童皆知有司馬。傅巖特旨，無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丙魏之嶽。清標著於平日，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咸徵聲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贅交而惜名。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群成大羣。為國則舉不避讐，遠嫌則恩無歸已。若水若早，必與聖人同其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為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展其愁眉；若賡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循墻之讓德彌著。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建書之辰；被素絲五紽，實遠附于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特伸國之經。其等素切儀刑，遙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為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五百餘年；貲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葉紹泰曰、鳳洲博學長才，自左國以下諸家之體，無不賅備。即短幅小啓，亦出入魏晉六朝，無言大者。

處杼為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濬諸生某等蔡汝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脩曆而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㫖懋官方叢開天緒聖神罔極兹焉託始嗣是載在雲涌川沮若公旦報政錦綉惠於優游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附流祚興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訛言屢騰滋世殆久詠歌始暢李使楚師望歷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繇斯論之履任久暫之效不可誣已且夫卓茂遷密境絕飛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來蕪釜魚蜚唱孔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謠發嘆之歎公者權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固時耆物職豈無繇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霤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久違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稱古載昔鳳獻弗外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相傳兩暘互患及塙槁爐秋旅魚驚杼柚蕻薪鐘庚蕘熾困識報征官師猾亂男女鬭剸馬牛遺沒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搁守之餘鞠為禾黍婺婦坐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頗加損益然宣尼不着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總於守經若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繩之政治泰則亥干羽之舞亂慨則靡何者勢窮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遼於不可樂則樂者來若延昧淮南墮髮之論形孫卿百伋之旨孰閑損仍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斧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時之寵殆其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肇自下車識量洪邁治傚烹鮮法縣社鼠凝思風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綍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首先風化啓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騈歸閭族讐較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倫荒貸稽通畝流競騃賦靜一奸宄罷斥山石栽柳傳置稍修養老分祿聘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合權行昭日域恩曠天波銘表太常之旌功綴羽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月陸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則濬人鮮終矣自 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原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即政非久鴻澤未究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乃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之瘡痍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騄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債功立見屬者公車告啓攀轅若在驪駒戒路載鐙如存閭境髦倪傾方士庶人蓄怨泰家悚訴青惶走交頓翼陳魏闕昔冦恂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黄乞還舊職以今方之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長往割鷄未竟即解刃弗顧甘棠虛名伯之思緇

葉紹泰曰點染風土潤色衛志

衣勞武公之詠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同而不奪長物以顕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籬之固夫賢拮善世民所弗係忘也黜易漸危民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蠹是故朱紘洞惩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之珍宗廟之重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其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偎荣桃李簡劳至公愛而無厭輒敢進聞僭以秕謬之言、枉塵聰覧、矜其所愬、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衛門從事、則彝章無斁治化有終遷調不效治其以誑諱之罪不勝丹悃屏营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奉白、其等死罪死罪、

葉紹泰曰、濟地當冨平下流北阻黎陽河山相薄夏苦燔煬秋愁涵潦困頓流離之狀痛心在目起敝扶衰實藉賢尹明府以宣公之蔚展驥百里行昭日域恩曠天波次梗一啓與甘棠之思台伯緇衣之詠武公同為不朽

茹之宗曰、胡致堂嘗言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司馬温公亦謂自古得賢之盛莫唐虞若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功業之成不可得也予以為羣職皆然守令尤為治本即政非久鴻澤未究必彈之歲月乃可底績河内借寇小黄還焦匪徙民情亦考課者宜察也本朝黜陟之典準諸有虞而又兼漢唐宋所長固為萬世法矣然承平既久盗賊蜂起民不勝凋瘵所賴賢有司反經合權因時奪物括奏元氣若拘以成格限以常期雖賢如子國之子產錦方純訢渙長往安能芟楚師於漆洧揮晉人於曲棘哉諸生之留牘令不特直指公所深納政當今之急務也

楊脩答臨淄侯牋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闕、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覩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

之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吳廣生曰、鄴下風流、實唱魏晉、詩歌而外、莫重箋啓、眄睞恥姿咲、垂成韻誠之珍矣、然而近靡、以視孔北海、不啻孝卉之于喬松也、

吳庚生曰：雖復小品，景色情韵，秾纖如畫。

繁欽與魏文帝牋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孫鑛曰：繪音寫聲，妙極形容，雖不多語，風度卻在子安嘯賦上。

陳琳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鍾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吳庚生曰：鄴下諸子，獨孔璋骨勁氣豪，故步趨雖入時流，而激昂駘宕，不失秦漢遺風。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迺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詠于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孫鑛曰、覽是述事、頗似于賦、感慨悠揚、視諸書較為濃厚、

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吳庚生曰、美言非諛、勸詞多規、文以體重、人以品貴、豈時彥所及、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頋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羡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葉紹泰曰殷浩忌桓溫之功以會稽王詔招之還鎮使燕秦得先收內地其罪大矣又欲自以為功知難冒進其下如荀羡等皆屬庸才盖不待山桑邀擊而已知其必敗矣逸少憂時愛國嘗以局外論畧多所匡救如殷中退師保淮誠為萬全之策其如浩中犯自戕何也

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邑。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寞舊華、輕舟反溯、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艓於春渚、朱邸方開、放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卷一　存　香谷山房

名文寶符

孫鑛曰、玄暉深于詩、此牋渾似詩賦。

任昉百辟勸進武帝牋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寔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遂玆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卷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卷十梁　牋箋　香谷山房

名文寶符

汪道昆曰、既稱武帝之功、尤言其素協時論、而意並出、始盡勸進之體。

李至對皇太子問政箴、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獎勵、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于神明、溫文之德、彰于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于向隅、千里將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蓄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黜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未所睹、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違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錄是以浩穰之務、獨令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絕邪僻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為善政、況兼是數者乎、而猶曰奉車首使于司南、為政何慚于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群文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苞之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illegible]生

民不奉、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因問及、輕肆狂瞽、僭易之罪、安敢逃焉、

葉貂奉曰、宋人箴類不少、顆見此篇、霧氣尚鮮、姑存一斑、

鍾惺曰述李相仗之言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芻蕘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

廟堂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議論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

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嘆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以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嘆

孫鑛曰氣格遒勁自鍊淨中來

秦宓奏記劉馬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華紹泰曰漢家文人多出西蜀如司馬揚王卓絕一代其後秦宓譙周名儒輩出蓋天所以輔先主不為劉馬生也

阮籍奏記詣蔣公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臨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吳庚生曰高而不亢潔而不峻非惟全操亦以保身

劉知幾奏記宰相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衆、唯漢東觀、大集羣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即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以懲惡觀善為先、今史官記注、類稟監修、或謂尚須直辭、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誰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免、庶可立成、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illegible][illegible]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矜而許之、

葉紹泰曰、子玄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嘆為史氏者宜置座右、蓋以獲麟之筆、垂刻鶴之功、有五不可以濟其可也、如此勒成國典、貽彼後來、真無忝於史職矣、

茹之宗曰、史官任萬世之事、是非公議、關係非輕、董狐南史、雖趙盾崔杼無如何也、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可謂重矣、然揔裁兼修、十羊九牧、或直或隱、曾未絕口、朝野具知、非特取奪於權門、亦將見狗於貴族、凡此流弊、自非不偕如劉知幾、安能從信後世乎、予觀張說證魏元忠事、說將入、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則其所入東觀、三操史筆、杜顏面、防請謁、知不徒殫大官之膳、索長安之米矣、

檇李葉崧來甫纂選
全社 朱東觀全古
陳朱明玄倩 參閱

一 晉呂相絕秦書

總敘曰此左氏第一篇文字

葉崧來曰絕秦

非書也梅園劉先生刊于書集以其體似之今從之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葉崧來曰詩之追念舊德共好甚至不以後人專事紙

一葉崧來曰秦此後與晉絕矣左氏作傳至此用呂相之辭總敘二國前事以結百餘年大案此左氏全書之警策也至其設格嚴肖意態縱橫則卓然首出矣王鳳洲擬秦答呂相文亦有左氏

之遺然止較其字句豈能有其體氣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

歸有光曰歸燕之說是賓待兩起東游序齊

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覇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衆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傲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真德秀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不察

孫鑛曰少卿清家宗匠此亦絶是詩趣當出少卿輩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孫鑛曰說得哀痛一篇警策處

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棄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

孫鑛曰括收一篇意甚動有氣淒風苦雨景悲景任

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孫鑛曰劉子玄疑此書為齊梁名士所作蓋謂其辭氣稍涉華靡又班史所不錄故云爾然枚乘七發王褒四子講德諸篇班史

亦不錄而辭氣湊與兩京文殊。豈亦擬作耶。且齊梁文士頗任為景。其文與陳王諸表尚隔一關。安能為此書哉。

唐順之曰、此書及自序、皆太史公發明作史本意。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抑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太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

陪有先曰文勢奇拔

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

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

孫鑛曰與李答蘇書同此力義

被於曲此直截敘以渫憋勝此以勁力靡也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一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

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
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
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
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
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
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
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

鍾惺曰奇人方能文章

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
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
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
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
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
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
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
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遭此禍重為
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
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
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

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畧陳固陋、謹再拜、

茅坤曰、妙處全在一段流宕之氣。人云太史公好奇、是書備之矣。

吳庚生曰、古人精神結聚一處、故隨所抒寫、皆能見其生平。太史公全書之外、僅傳此篇、與自叙表裏、可見此外更不空留一字。

歸有光曰情致款曲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

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孫鑛曰。是憤懣語。而豪邁自肆。于詭激處見態。

劉勰曰。劉歆之于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列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

明所修壁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廼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廼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此廼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吳庚生曰太史公稱丘明著國語而世家所引或與左傳不合故全史之文多宗先秦乃知左氏書漢人不讀者多矣至扶風班氏始法其體以入漢書後復有謂其得之西京雜記者劉子袁章之功亦大矣哉

葉紹泰曰伏波椎氣百倍舊時豈能與共事

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慈、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羨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葉紹泰曰、囂既遣子入侍、而聽王元言、謂函谷關一丸泥可塞、此已侍矣、頗稱臣於述、甘為弱寧王而不悅、尚有成乎、伏波此書與竇融所遺同功、何囂不為萎腇也、前功都弃、可為貪愚之誡、

孫鑛曰跌宕有姿

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鵖鴞之逆

謀指傳業之釁作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捎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說言長為群后思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鍾惺曰朱浮欲厲風迹收辟士類與寵積忿成讐兼以負功不滿之心激成叛逆而浮以此書責之是浮極快心之筆也故淋漓盡致多有恢諧之風

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青兗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耶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炎逆流狂及横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孫子之咎累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貢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彊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眾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躐奔北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燒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竝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屍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措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竝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北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茅坤曰本呂相絕秦體格必使曲在公孫而直在己文情每於展

折衝見其矯徒。

業出泰回叙述濱海甚亂不誠辛陵塞外書

許靖與曹公書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懸心北風。欲行靡繇。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薦臻。死者太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繇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云、昔在京師。志匡

趙明絲田責望之言仍喩以尊

主國家縱寧社稷為重匡止嘉集供諷咏華辭希知遇也

王室令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勗令得假途縣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緣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没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蔚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櫓陸佐漢廊貫警蹕令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革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緣榮辱之桄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

葉紹泰曰許文休負大名於時故操欲致之惜此書沉阻不得達也文休履此艱辛得益州兄弟拯危加禮不以忠報乃欲開門獻國所謂純盜虛聲又安用文為耶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鍾惺曰文舉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異書偏宕激越雅與人稱

孫鑛曰遠段排拆勁達有餘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廼以為彼不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窮又起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廼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廼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污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歸有光曰魏文謂孔璋表章殊徤讀此服其許之當也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

離絶以来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隂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隂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忽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蘓秦説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劔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速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隂有鄭武取胡之詐廼使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忿懐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懐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

語甚強有依許松輸子在之意

孫鑛曰措句暢

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蘓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呉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呉曾不禦漢潜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脩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呉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

誠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
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
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
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
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蔣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
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

而定於孫益貴是故棄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
君及孫虛心迴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
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陳繼儒曰此書曲盡情理所謂翩翩足樂者良然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
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
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
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
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
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

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
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吳庚生曰聲韻似詩敘致似記託體清超寄懷婉戀齊梁宮體此
實開之以視楨梁之賦速不侔矣

孫鑛曰評諸子

大甚當文材亦錯落有一節奏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来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之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觀瞻，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鍾惺曰、君臣之間相娛以文，不存形迹，亦千載奇遇也。

鍾惺曰情辭簡雅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玉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黄侔蒸栗側聞斯語未睹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絶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讃揚麗質玉白

孫鑛曰不惟工于説玉亦善于述情雅順流麗絶有姿態

孫鑛曰以子建之捷而勤改實若此文何可輕易言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玆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及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嘆者畏

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説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鍾之宗曰、脫情翰墨矜志品藻固其本懷

孫鑛曰自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觀化來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具常調得為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吳虞生日詩非同調聊以誇談相示耳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惆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於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于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迺質之所以憤積于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踊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

三報然汗下此邦之人閒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年重惠若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賁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周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閒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葉紹泰曰承彼讒言故作莊語斯亦輸攻而墨守矣

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縛機助者不能進參於高妙復飲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几榻獨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淸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葉紹泰曰詩賦餘資點染簡牘齊梁顏任出此爲藍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脩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葉紹泰曰、割髮剪爪旨似謔浪而所以救旱之意融然遠寓風味最為雋永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閒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大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鍾惺曰、語語秀婉似淦何之詩

蔡鐵曰引傳稱林夜偉容色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此遠似之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

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思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

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

孫鑛曰好風度

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

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麁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葉紹泰曰妙在風節與孔北海相參宜其睥睨時流不啻土壤

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迺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御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絶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内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衒於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不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鋭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成安其居民庶悅服殊類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

孫鑛曰壹紙偽安仿[illegible]

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棱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洪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睹天命蟬蛻内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衢征東甲兵虎步秣陵鼎𨔵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决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葉縚泰曰、蜀既平○則晉吳自不兩立○况以皓暴日熾乎○彼方漁色湎酒○書即達○亦必不省也○仲容咸惠○著自淮南○可使與羊叔子共犄角者○猶通吳見諧○釋兵而他任也○

孫駿曰呂安與叔夜至摩安浮相綃觀此自當作道至

趙至與嵇茂齊書

至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鷄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迴飆狂厲○白日寢光○嶠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于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睹○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迴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我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山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漢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樸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伏義與阮籍書

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為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超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趣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揔趣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慢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闚闇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久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分推

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蓋崇朝遣濟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凝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貲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揜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容觀容相額所親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限與而陶變以眩泳俗善子者欲斤斷以拒撲惡子者欲抽鍵以鶩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斤運放思天調欲為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事物之

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
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辱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
令觀其規時則行已無育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
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緋體為逸執此不回
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于身疑於國寶為
不得行天官雖悖無偏駁之任王通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
為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
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沸滂沒又或拊股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悁張
動與世乖抗風立侯蔑若無人儻獨奇變迭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

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
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
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偉吾子雅性博
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嘆術
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允諧詠善之則
教慈於人見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僑其事醜其言
而樂其棠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
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大言異旨
殆自謂能廻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總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

叅
曰駁論
清鈔足
今欽迭
者儀口

爭黨乃謂生為勞役而不能然身以當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
以見譏錄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忿情於人捨故
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器命世踞起徒以時昏俗亂
寶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貴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
遺世世無所適驊騏苟修天雲可擬動則不能就攄甬超同機伊霍
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
疑外宜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傑
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頡欲其世平
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

之門劉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
與運會不卜而行令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
因大師鞱畝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
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卧囊懸室罄力窮於役財彫
於賦養生之具虧於細民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
其事則經綸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賢則鍼石之巧淺矣
令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
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
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

總伏重輿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觀恍惚之迹雖無鍾子
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賴於肝腸而不𢹂之於清觀任賢
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
挹酌而為損舍佇而增盈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却李路晚悟滯在持
滿是以不爍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嚮發若乃犀能獨踊無
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抉祖奕以守要除
閑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
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
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畧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

卓邈佇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為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
釋深筆附紳諮所未悟庶是存弟子之一隅

葉紹泰曰公表但知大魏隆興可以見才而不知司馬氏將畫纖
名士以滅口也然其持論甚嚴正於風教不無裨益

阮籍、答伏義書、

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顛四溟甚深幽鱗
不能測其底有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
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入帷不足以暢迹
使節則無間是以從容是又豁夫所不能曉璞虫所不能解也然則
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容矣何吾
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外異鸞鳳凌雲漢
以舞翼鳩鷃悅蓬林以翱翔螭蜉八瀆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
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

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閑樸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簡若良運
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
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蹀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
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
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
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從寄形軀於斯域
何精神之可察雖髣髴不聞界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
子之趨欲衒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簡勞王
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淺薄[illegible]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

其事可悲亮規畧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衒無爲思遠以自慭比逵瘳憒力喻不多

葉紹泰曰觀其意似居然以至人自擬蓋本莊老之旨所以爲次逵也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事來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讁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鯸鮆石首鯷鰲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汎濇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嶺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

受命牧民武誠之歎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歎愛官長鞭朴不施琴歎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妯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放豁寬慰真說此意吾不虛言也

業紹泰曰繪山川之奇羆賦禽魚之鮮美能使季甫情移反愁為笑若令人作令止計財賦安閒風土

陳仁錫曰至言剴時

王羲之止殷浩再舉北伐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緣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隨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知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

至皆以軍期對之食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剽剔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歎惟未加菜食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一

鍾惺曰迂少經世之才憂時之念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卷名不肯犯手做事常處局外以議論費之觀此書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敘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鑒為當局之針迂不了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於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為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義之正欲以此自掩也

梁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書

得䟽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并函仲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為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于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槪典墳學以駁益居馬可賞吾少好斯文迄玆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卧與其飽食終日寧游思于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嬉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睹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廡匪畏龍不追子晉而齊似洛濱之遊多愧子桓而興同漳川之賞漾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肴溢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採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為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

茹之宗曰湘東擁書萬卷勤心著述危酒未嘗妄進昭明五

不姝遊眺驕羊屬詞興冰典時而篤路性癖所飢之死靡佗矣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至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渺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

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眾而譁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念言子建一共商確辯析清濁使如涇渭論甘月旦類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别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簾紹泰曰簡文疾當世之作浮靡闡緩慨然有領袖風騷之志其言謝康樂裴鴻臚可謂當矣然用徐摛為管記文甚輕麗春坊學之謂為宮體知之而復效之何耶

丘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

孫鑛曰自彭寵書來矣

孫鑛曰感慨有風致

康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吳庚生曰奉辭伐罪之文亦復嫵媚左氏傳于干戈中不廢玉帛此猶有其餘風

陳明卿曰清理名言

徐陵與楊僕射書

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實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鐘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頹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就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世視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爲流災風爲驕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岳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揔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傾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春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諭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潯陽經途何幾至於錯繡晚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遂憶溫城峰號香鑪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如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

唐儒曰英雄淚沉千古遺恨

衢於哉長明何彼遙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
私戴何其爽歟而晉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吾熙盧江義陽
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將鼓不鳴
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有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
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奈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
實餌緣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
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
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
入貲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除平之

名文寶符　卷十一　課　書七五　香谷山房

陳明卿曰寫得歎弔

時遊客豈星華之鄰輕裝獨宿非勞聚橐之儀微騎間行寧望輜軒
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軌
事還之有資於官司式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惧國非通論皆是
外藉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賊我國家天
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從身社稷衛難來與四冢諜尖尤千刃剝
王葬安所謂仇首頓膝歸春寇仇佩羿腰鞬為其阜隸日者通和方
歌裘陵凶人組詐遂駃狼心頗疑宋萬之誅爾惧荀榮之請所以斧
歸劬角尋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倪懷政復蔬歙醢骨柚舌操肝于
彼山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異焉又與本朝三公鄉

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姦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
萊灞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以
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
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凶
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耶為邢杲之徒邪如回不然
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恆居則
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為籌便當屆指能筭
景以遒逃小醜羊豕同群身隔江皐家留河朔春春升井如鬼如神
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

名文寶符　卷十一　課　書七六　香谷山房

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雖拳預羈旅之
人何皆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詭歎已遠萬舞戍風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揆其牙甚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
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侯冀殊豈以河曲之難淳而曰江關之可
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鵝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
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雉著前經倫同狗僕之走追肆
寒山之愁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與剪馘乃至鍾儀見
款明策違途衰老蒙歸虞歎引路吾等張禮扶王修好尋盟涉泗之
典浮何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欲無違今者何儌翻蒙貺責若

庾陰四報後深遂不作詩似亦

霸才見

四此為書斯所未有六也若曰妖氛永久衆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同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解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鐘鼓況吾等嘗覩已謝餘息空留悲然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有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償又秋鄉計彼侯生有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有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圓

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空商略夫崇姬殄墜霸道昏凶或託政之多門或陪臣之凉德故滅孫有禮翻因與國之賓鄭伯無愁空怒天王之使還寘卿于兩館繫驟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耶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舉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者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賦媚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

庾陰四何賊堅石臣刑持令伯

陳情表

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款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逸廩竹源出空桑竹路食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年欽承有道騖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鳶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閔之怨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齰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

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飢民臺署郎官俱餒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寬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葉嘉謀安歸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

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雖欲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厭釘，毋從斧鑕，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春，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屠隆曰、此書灑灑萬言，有嶺雲川月之姿，秦嶺嵋峰之秀，夷施鄭旦之妍，足使儒韋削色，腐史沮顏，集中第一篇文字。

朱瑒與徐陵求王琳首書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數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蒙末僚，預

泰下屬，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多慚，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有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孫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淝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鑑此言之，都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葉紹泰曰、王琳當梁梟既移之後，有志復仇，可謂忠矣。及與陳人

飛塟體以殉使其首不歸窆穸忠臣義士聞而悲之朱瑒旂知過之恩朕兄請塟琳不負梁瑒不負琳矣

陳暄與兄子秀書

旦見汝書與孝與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言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莫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鄉里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不以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馬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葉紹泰曰、伯倫酒德頌。樂天酒功讚。與此書俱爲白墮功臣。

檇李黃始泰來甫纂選

仝社 姚 佺僊期 錢安倩方明 參閱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釆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窻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雅會吾意。[illegible]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迤東[illegible]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渚之資。宜[illegible]中洲之[illegible]宇究鑒裁通照。知吾縱志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欲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畫可懷。幸甚幸甚。近渡都[illegible]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illegible]見鳳。廣收鵝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擷。以供服餌。然顧素[illegible]快。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越孤嶼之詩。盻然盡山林陂澤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澤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於酒。與夫悠悠閒人。相喝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閒犬聲鳥喚。便可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備。渾沌並常行之。叢孔明雖是異名。散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無特。受乃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遇。安軫立柱。龍脣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隋末。傷時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之下為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瘠疾。不得文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携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觀讀。便覆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

黃始泰曰。觀[illegible]佛[illegible]隱。役足稻。人雅負。何意以

朝農夫滿于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于
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
志於禮樂元首明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
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殁使雲羅天網有所不
該以為嘆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
適琴歌酒賦不絕于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
栢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
干物賞於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首夏漸熱之下何如也顧動息多宜、黃頡之緊、何時斷忘、佛同南風、
略示所懷、敬願珍厚、

葉紹泰曰、仲長統樂志一論、孫月峰謂缺陷世界、安得如此完備、
予謂績之結茅河渚、煙霞山水、琴歌酒賦、較之公理所歎、更為
過之、但人碌碌不悟、未能于熱閙場中覓此清涼飲耳、嗟乎、遂
意為樂、雅會吾意、兹非暗室一燈、苦海三老乎、

茹之宗曰、郗嘉賓每聞高隱、輒為辦百萬資、造立居宇、謝慶樂好
遊山澤、伐木開徑、從者數百人、陶貞白此山川之美于欲界仙
都、古人偶當佳處、便思剪棘其下、然謝公之好難仲、郗生之資
易辦、浮慕仙都、終成卧遊耳、南渚河水四達、河北有山、松栢蔭
蘿交蔭、構屋十餘閒、琴歌酒賦、散髮箕踞、覺瀛州方丈、森然如
接、無功恰遂其適、無少缺陷、真是欲界飛仙、千百年下、某指此
書、不覺神搖目眩矣、

蔡紹泰曰不大矣不足為太白

李白上安州李長史書

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雖然、頗嘗覽千載、觀百家、至於聖賢、相似厥眾、有若似於仲尼、紀信似於高祖、牢之似於無忌、宋玉似於屈原、而遙觀君侯、竊疑魏洽、便欲趍就、臨然舉鞭、遲疑之間、未及迴避、且理有疑誤而成過、事有形似而類真、惟大雅含弘、方能恕之也、白少頗周慎、忝聞義方、入暗室而無欺、屬昏行而不變、今小人履疑誤形似之跡、君侯流恤惸矜捨之恩、戢秋霜之威、布冬日之愛、醉容有穢、想頗不彰、雖將軍息恨於長孫之前、此無慙德、司空受揖於元淑之際、彼未為賢、一言見冤、九死非謝、白孤劍誰托、悲歌自憐、迫于悽惶、席

不暇睽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言客汝海、近逐郢城、昨遇故人、飲以狂藥、一酌一笑、陶然樂酣、困河朔之清觴、飫山中之醇酎、屬早日初眩、晨霾未收、乏離朱之明、昧王戎之視、青白其眼、瞢而前行、亦何異抗莊公之輪、怒螳螂之臂、御者趍召、明其是非、入門鞠躬、精魄飛散、昔徐邈緣醉而賞、魏王卻以為賢、無鹽因醜而獲、齊君待之逾厚、白妄人也、安能比之、上挂國風相鼠之譏、下懷周易履虎之懼、愁以固陋、禮而遣之、幸容寬越之罪、深荷王公之德、銘心刻骨、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畫愧於影、夜慙於魄、啟處不遑、戰跼無地、伏惟君侯、明奪秋月、和均韶風、掃塵辭場、振發文雅、陸機作太康之傑士、未可比肩、曹植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駕、天下豪俊、翕然趍風、白之不敏、竊慕餘論、何圖叔夜潦倒、不切於事情、疋予猖狂、自始于恥辱、一忤容色、終身厚顏、敢昧負荊、請罪門下、儻免以訓責、恤其愚蒙、如能伏劍結纓、謝君侯之德、敢以近所為春遊救苦寺詩一首十韻、石巖寺詩一首八韻、上楊都尉詩一首三十韻、辭旨狂野、貴露下情、輕干視聽、幸乞詳覽、

蔡紹泰曰、酒中仙客、帝詔不聞、安州一長史、何妨潦倒相向、此書醒後尚餘狂致、想見醉時、

業批恭曰龍蟠鳳逸太白風流自許

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黃庭堅曰。太白豪放。人之鳳凰麒麟。此書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暝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

葉紹泰曰太白名家子豈李耳苗裔耶何從育此仙種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談笑明心粗陳萬一悒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

葉紹泰曰悉謂唐人文力田實太濂華樹正蔓耳

州長史白於稠中授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澈何以盡陳僕其賢〻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膺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〻乎如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〻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間也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稜威雄雄下懾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杼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于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

王曰吾豈可鞭撻寡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患以大恩洞開心顔終乎前恩再厚奖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国風永辭君侯黃鶴來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葉紹泰曰諳仙書札似彷曼倩之旨然彼以滑稽此以豪放品致自是不同裴公讀此能不心腳俱醉

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温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鍾聲相閒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池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譚元春曰筆墨會心不獨寫景清脫而性情皆在紙上

葉紹泰曰本釋言儒力辟斯道孔孟後允推許

李翱答開元寺僧書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哉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之、則紿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鉞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銘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它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據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類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葉紹泰曰、此與昌黎送師惕序等文、相為表裏、昔孟子力闢二家、苦之同志、昌黎何幸、得協律為輔、

深仲曰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其氣似嗚咽者飄矣

宗元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

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illegible]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茅仲曰敘寫悲痛千古呼哉

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歉歉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

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

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牴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葉紹泰曰、韓昌黎謂子厚既坐廢。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觀答京兆書。以辨別謗議為言。則致望於故舊大臣深矣。然竟鮮推挽。抱恨以死。向使無裴觀察。又安能歸葬先墓乎。

茹之宗曰、自古瑰偉奇特之士。志抑抑不自得。輒著為文章。以取貴於後。復恐無以自明。又托之簡牘。以遺所知。後世即文求志。恨不生當其時。立與解脫。斬取權奸首。以謝天下。子厚在憲宗朝。以直遂忤貴近。投身瘴癘。寄書許京兆。亦史遷報任安之意。而因籍未除。家嗣未舉。至不比於皂隸庸丐馬醫夏畦之子。憤懣極矣。其文辭之必傳。即無俟於廢退之後。然丈夫居恆勉勵。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元元為務。至於窮而不用於世。即欲自匿其采。使墓木未拱而名已翳。然其可得乎。

棗話云曰鬼神之祀各以其方印度出佛何部為中國屬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繇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必獲

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葉紹泰曰釋氏不靈即佛骨山識之前見遠甚明雖貶謫變離不少回也茅鹿門稱此書自史遷答任安後獨昌黎爲工信然哉

葉紹泰曰觀此書即可知昌黎佐裴公平淮之畧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惓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

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恃與望風之勢受護鄉里勇於自戰微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唐順之曰韓集談兵之文惟此議論㨗切深中㮣宜如所云微兵名募之兵得確然可見施行亦萬世通識也

孫鑛泰曰自元公以下未有尊詩如樂天者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三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以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合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

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于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吏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業怨泰回始白元和迄于長慶又為吾

吟乃成熟事

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千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

衆而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情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足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

葉紹泰曰所述所感發是詩資

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何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況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簡討囊袠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也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

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

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

[illegible]可才兒謫脈頌仙吾祭天大仙之迷者

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為文私于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

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葉韶泰曰詩能窮人謂自命薄耳親料知詩者如鄭魴唐衢亦不祿耶然市井街賣墻壁傳寫妓女價增雞林紙貴差強人意若微之雅知詩其人品不足為樂天重也

杜牧答莊充書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

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之內序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葉紹泰曰即此書便句飄逸莊整絕無繞前捧後之病古人不難到已似近之

孫樵與賈秀才書

主藪足下蒐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之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能必茂重淵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謫天地譬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指

意必深扶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來而方其輪若曰壽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孫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葉紹泰曰志侔天地其人不祥窮能免禍猶文章之幸也可之史才明不顧利辟幽不見神怪成一家書宜其言之酸苦

陳仁錫曰千里萬馬忽復歛然大手

杜牧上澤潞劉司徒書

令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諭馬苛者齊盜坐父兄之讐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循撥一面横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嶪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亂不亂易況席伾蔡之與天下銷耗燕趙伏用齊卜哉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関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伏忠半夜興義勝且而齊旗梟獮上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関華上是以趙一怪燕一晔爭来汗走一日四海琊琊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令誰

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蹴等繄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于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于將軍雖亦無與為大矣令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觳魏側肘趙彼三虜曆因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賂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令者上黨駐兵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月與趙合于泯水東禁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于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千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

陳仁錫曰句動而險

足以事區區千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較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亂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令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皆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

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脩刑政後乃事事近者山東士人来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孫者庇上下一切因有紀事聽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畢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宰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究之符癢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善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宰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

以乘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視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致加不寘于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纸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已累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兵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較惡滅族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

樊仁舒曰大氣魄大議論尤喜其能琢鍊掃文字重滔相

東紀恭曰相且大歎而言而書

陸長源上宰相書

伏惟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蘊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啓沃天下側耳以待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蘊宋同年哉其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頫盡於此今上聡明英武自漢魏以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然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由也夫誠人之失亦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也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獻可替否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體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是以宰相之寄在于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闢賢也絶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而已頃者之用人也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也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較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眷舉者藉而為地一偶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且棟傾者正之則

[illegible][illegible]驕之懷疾甚者攻之則人無從涉之患正隨在于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敗累興冤官得持法而繩諫臣須褰褰匪躬之士冤官須數孜娭惡之人今急求溫潤吳秀沉默弘寛者為之蓋北轅適楚圜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廚有闕國用增賦今歳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給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無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其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償四氣式爽一

歳無年皆恐役甚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維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驗之備蝗旱之時聖上委集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賽騰于廊廟爐者沈淪於外夯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況今北虜和親糜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郡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朔茵復河外之城據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畋樂殺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太宗澤房杜貞觀之跌成玄宗得蘊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肥親愛行肺腑輕覆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遭明時亦猶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于泉石亦求仁而得仁

葉紹泰曰唐之季六官失職凶荒虜寇相連以起錄無房杜蘇宋之相致設官御極不盡其術也是書不激不隨具見老成望與

棠谿泰曰五陵祖豪令人欲嘔

張詠答王觀察書

少年無忌莫好陵狂從高談極飲致隃壯歲方遂策名洎於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疾棊排象旋子斯賞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強擊射箕帖㨂袂掣肘呆呼爭麄有以壯臨軍之容資往會之具其或入月草枯士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豁歷隨人則縮黑衣發渴飲已冰之酒飢啗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倏為快不以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絲緐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走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頹冠

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特第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映入膜內棲於兩中良醫不逢積痾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乘既漸通於膀胱寔雖歸於胃腑下泄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泒又將一紀與膏盲以同道亦腐脅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惡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關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與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扈窜相吴權援愛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素私謁公行絕違整綱真紀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訟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擲

身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治也兄慈若相念畧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於下交必欲祿弟麤狩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念於義不與古賢竝者誰可方爰屬陋倫尋關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二馭遠有術苦寒在侯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棠谿泰曰復之在賢豪間不諱酒僻深自省悔豈以身誠耶夫有似勸而實懲者此類是矣

業紹曰近世碑文恐多不免

謝絳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令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為人間事所窘未遂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游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出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

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艸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窟搗衣石石誠異怠則亡有遠邇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偏杭畏途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刻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群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構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壞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詰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植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袂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情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閒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前為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枝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已大夫來逆其禮甚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

太室猶在後路由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緣嶺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刑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居爨煙熏燎又塗墁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六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峯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真浮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歇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

長。短。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於八郎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登翁不與焉。今既還府。悠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寓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蘇紹泰曰、飽明遠寄令暉中用賦體。此則全似記矣。曠懷峭筆。在嵩顛中。別為一種。

茹之宗曰、予夙有山水癖。每遇名勝。必着屐買舟。窮盡而後上。第足跡不越千里外。居恒念向予。予便忽忽神往。此書寄梅殿丞繞嵩嶽耳。然一寓目。已置身天池石室中矣。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與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耶。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切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

葉紹泰曰介甫有其日卷惜亦不能易此二語

可救乎如此則不然忝備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謗怨不為介甫一一
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
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
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
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
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
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
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

葉紹泰曰包藏無數奸兇在內

固民是盡以餘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
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
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
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
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
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
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
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
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自一夫不獲其

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
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
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
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
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
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
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
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

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
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
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
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
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
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
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
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

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費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

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

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

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髮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慶庶言同則繹詩不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
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
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
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
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
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悖悖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答
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
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
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切介甫不相識答及

鍾惺曰發安石執拗之性恨閑之罪不遺餘力非責人下國[illegible]如論[illegible]者勘[illegible]亦此

舒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
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
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
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
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
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切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
副貳樞府光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
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
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切念主

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
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
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係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
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
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
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
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
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

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
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
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信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倏諭訣之
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
此所以撓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
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
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
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
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

之而不能強也雖肰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息命未得請且病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慍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鍾惺曰新法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非好為立異只是胸中看得爲害甚深耳故此書反覆辯論不避忿尤

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於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

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葛鼒曰議論英卓文則究韓柳揚絕無矜厲之態

揚兵曰開口奇笑驚人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
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
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
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
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
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流瀦為太湖萬
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
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
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
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
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
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
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
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
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
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

茅坤曰千里七河一卷秋杻狀後婦過聖人接入宋事騎耙王也

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
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
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
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
胄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
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
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
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
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
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
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殺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
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
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櫌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
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
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
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
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

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將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所以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兵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兵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　」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鍾惺曰老蘇目擊當日兵驕欲以駕馭之術望韓公其意自善然太平養兵欲其不驕而有用究是千古難事非殺一便可警百讀者識其意可也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葉紹泰曰、蘇氏生自錦川。其昆弟皆樂玩山水。故才思奔放。絕去塵氣。潁濱弱齡。便具豪膽。雖天分獨優。亦以好讀書能自廣也。

復時翁與國華書

辱賜敎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荷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其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繇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善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頓

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然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欲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淺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辭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

嶷紛泰曰世有辨焉誨著無辭佛況亦如此又不止駭吾矣

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舉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繇漢以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

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未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辯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民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其

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蓋此之王氏擬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

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詁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寔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悉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葉紹泰曰介甫字說即劉貢夫蘇子瞻已鄙笑之蓋云經術則亡宋家天下者正新法耳龜山先生自正而已其攻辨王氏不露矜氣亦無甚詞豈非道學之宗

葉紹泰曰古人讀書不肯

楊時上毛憲書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教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嘿竊嘗竊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漬天下靡然向風承德歆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進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爽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才操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棧

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欲為己功緣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惕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繯纆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害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誅伏躓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

辛仲曰論行切當可留白朝鉄素

前軌咨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忽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風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係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事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弊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厲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刻為明褒欲為

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矯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千譽挺然卓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定為部吏幸得樞衣斂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疎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徇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仰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葉紹泰曰孔明讀書止求大意龜山學古好觀大節又高孔明數著矣先生上接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東林不過浮雲流水而風賦百代忠孝之感油然以生雖自天性亦恃道力深厚者倡其先也

唐庚上庸侍郎書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宜為高大。詞氣學術。宜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宜為疏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遐棄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其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焚鑿。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虵雜處。而禹有功。艸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卨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衛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採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畢遂。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于吏舍者勿聞。醉嘔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關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孔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庭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鍾惺曰。高潔似山谷。疏爽似東坡。若韻趣則子西所獨也。

葉紹泰曰。旁情迭起。淡入深發。

朱熹再答程允夫書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謂則表裏皆謂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蔽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揜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違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弟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語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逃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抉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靡閎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

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亦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謗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太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寄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傳觀他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尤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無害而不污。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歎。逆此不能終快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於蘇公。猶孔文仲乾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宜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詧之。幸甚。

葉總泰曰。子膽隱行。非後人所敢知。然其學。自與文公不相謀也。

至曰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而以矜豪譎詭為訕。亦春秋責備之旨。

葉紹泰曰吏幹此萬狀如燃犀之炤

陸九淵與楊守三書

違遠色咲儵爾經時洽聞謳謡益用鄉德其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兇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滑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貿之淳黠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常吾之喜慍以日月浸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權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不刻端緒於事外以

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難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跦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遷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

賢人反是則為惡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變終必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棠炤知之素輒欲區區以裨萬一

葉紹泰曰自古吏治首推漢家宋則又遜唐矣象山留心治法務

夫積弊于無訟之旨更得玄解

妥名泰曰氣力不讀者山

葉適上西府書

其既粤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三於今世竄為不肖雖少嘗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踰年未嘗有所請令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徠山巖遁逸之士狂猾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貽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覩威德位尊責厚憂深慮遠然則令天下之事非其誰寔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其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畧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其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麦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等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都亂河北祀漢配天業併西京其後玄德以權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曾氏當是之時以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合

陳仁錫曰承平後用兵大都如此

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遂荊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為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它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興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為無事鄙後世鞍馬之紛而坐妝三代揖遜服人之積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郊樂於暇肤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寔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歛幣賂金自詘不較以懷服之至

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敵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犯樂喜之說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為仁義之勤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猖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衂天子為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為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俊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為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豊之際始稱

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肤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鞍躍馬踰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郛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大雅之廢嗜咲詆譏以為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為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燕西北之強哉思逆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患而樂簡策之諛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

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疑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藉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竊而唯衒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避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害遠者其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究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損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舉縫掖而仇視者蓋半天

王藝回諮::游經

下而名是之辭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然，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群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求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沸滄，非良農之疾也；盜賊之不除，蝗蝝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倘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

之臣，開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除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土添之地，以命羊陸之師，厚集荊楚之郊，以衆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兵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遠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下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業，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獲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狥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令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

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葉紹泰曰：宋雖極弱，而羊陸之將尚有可求，至厚集荊襄，則害人人同，其如爲夷狄積威所劫，不能從也。

葉紹泰曰得此角脉作主司豈不大快

陸游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咏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

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塞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其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衰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其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廸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絶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絶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某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罪死有餘罪

葉紹泰曰士人不可磨滅處止此一二見性語若有文無心即長帙大篇其書可焚

第仲曰死欲待時肩付臣其不書

謝枋得與魏容齋書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遺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其額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来寃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遺臣可謂厚矣其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恵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戍程御史將降旨宣喚之恋令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棟上有尭舜下有臯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尭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留周先生道院日夜禁勤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其見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遁走大恭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其蒙大恭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患齊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其聽其為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其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

霖搭泰日當令文山使是夷齊龔勝

而日立於天地間其母喪未踰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寓江南宮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嘗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其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旅蒙頒賜抑見禮士之盛心其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其既以死自處庚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輸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爺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其何事其初志六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欲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内人皆行哭殺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鍾惺曰謝公義理素定於中一死不必言但恐死傷勇死不得所則是匹婦之死烈士之死而非君子從容之死也此書決絶處

名文寶符　卷十二　宋　清三　香谷山房

名文寶符　卷十二　宋　書八四　香谷山房

無厲色遲順處無倦情信忠臣而君子者哉

謝枋得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
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黎含糗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
其屢矣其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
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
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
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
輪為彈與化從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
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恐加戮其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

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
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
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其之心矣

棄紹泰曰宋之亡有文山疊山則可以見宋之得天下比晉唐為
正宋之養士大夫比晉唐為厚宜得是報如墓表題一宋字即
宋至今存矣

謝枋得曰似移檄之體

宋衛與襄陽呂安撫書

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己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顯然故別白而忠告之今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荊南之制閫總湖北之利權其報効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虧臣節專立己威爵賞懸心刑戮在口籍上流之勢不朝貢于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于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于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黥貴代秉軍麾且呂氏子弟夸較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馮者何哉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

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凡書見召魚脫于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較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蜀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懸外睹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黃而馬肥行宮整齊士卒厲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稱萬山之道塹白銅之堤前茅啟馬于江陵後勁摧鋒于樊邑用天下寧量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之者誅迎降者賞君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為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招當當保他人孰能有之如聞于謀慮迷而不決事機一去雖悔奚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焉

謝枋得曰襄陽為荊蕃重地此郡一失則江左不知所守宜元人謀之深也至此乃悟胡寅諸臣屢請都楚洵屬良策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李逢珍伯重
張纂伯楨 參閱

方孝孺與穌先生書

去年得状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較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其卧病山中無繇遺指答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没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繇門人弟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

葉紹泰曰房杜溺徒不衆無罪

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于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誚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贖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陰詖之人汙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

于朝歿不得近塋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艱窮而怨誹及爲文過於

葉紹泰曰身後之名傳在來者相得益彰

憤激者深已濟之以為不遠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喪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逐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讒且譽若推之以為訪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其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焉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聲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率一言之

葉紹泰曰潛溪卹究害死滑希古闡揚雖微傳其事白矣嘗念公巨卿欲增美飾四贅施于後者可不以推進來彥為亟亟乎

為爾究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遇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推斥向時之可傳者已盡矣人特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裨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風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于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

徐禎卿答李獻吉書

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忞杳之懷、轉詠微音、若和衷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欷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聯嬋裾王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梁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輪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怨春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足音、李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于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逝、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禍、聞子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埜、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挨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耶、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埜、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欸、徒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遘、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不勝于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

葉紹泰曰、獻吉才高負氣、傲睨一世、竟以是得罪、坎壈終身、昌穀與獻吉最善、書稱退處原野、枕六經、漱羣籍、撫景賦詩、臨流獨酌、表其居易樂天之況、若昌穀者、可謂獻吉知己矣、

榮紹泰曰吾語之精者

徐禎卿重與李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祖出齊魯之郊經淮泗之墟直視平原蕭倏千里於時雉雊於埜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窅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道錢塘薄晚會稽控湖山以為郭還江海以為池昔日神宮曉闢拂房綺栩之餘或巋然於鼻句徒彷彿於丘夷頹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瀨遡洄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槩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而沿弋陽山溪澗沚之瀕玉水瀲灔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儵翔

泳白鳥栖止可以瑩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芝異艸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宮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霄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早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矣有黃金之堂白玉之祀瑠璃為鋪檀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轢海岳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餘萬派混原

同塗緄貫脈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艸芳涼風至而蕙葭落猿子嗷嘯鴻雁成羣魚龍倏忽晦暝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檝之利及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業戶無囷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襟以山夷輕蹤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覩荊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悽其逮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涘而志無涯時可遘而身不逮此屈

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繢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窮礪鍔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于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涵蘊法景曜以攄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雖槍榆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略以當抵掌方有箋牒不盡所言

茹之宗曰此書綺麗處似賦其錯落處又似遊記時於低細俯仰

之中○寓憂國愛民之意○文之有關係者○禎卿在
孝廟初○與濟南邊貢○信陽何景明○及北地李夢陽○稱爲文中四傑○
本朝古文辭○自宋承旨劉誠意首闢蓁蕪○爲一代典則○氣雖樸
茂○而雄邁遜之○至是蓋一變云○

梁紹泰曰風味不議大曰
名文實符

唐寅與文徵仲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無○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啻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賚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藉機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譚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墻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後

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積然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犛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内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噬。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簡舊章。責為部鄙。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籧篨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髮。迫於今日。溷腸灌肝。明何背負朋友。幽何背畏鬼神。兹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面衣焦不可伸。屐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甑甗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顧一飡。蓋不謀其夕也。吁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然。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之髕。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揆測。頗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檃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翺翔薀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

名文寶符　卷十三　皇明　書十二　香谷山房

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鳴鳴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栢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游。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騂騮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絶。必為流莩。僕素論交者皆節義。寧捐狗馬餘食。使不絶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葉紹泰曰、子畏東南名士。與文徵仲等。俱以文藝相高。晝譏莠之口。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其辱至矣。迄今讀其書。所謂累吁當泣。痛言譬哀。不覺城為之隳也。

茹之宗曰、子畏嘗有漁樵問答詩。末云生意宜從穩處求。莫入高山與深水。祝枝山曰。此子畏憂讒畏譏之言也。予謂子畏才高。一被謗。譬之蛾眉螓首。見嫉于齞齶攣耳之衆。不足為子畏累。但猛獸起于平原。波濤作於清淺。側目在傍。而子畏不知。遂至飛

名文寶符　卷十三　皇明　書十二　香谷山房

章詔捕。木索閱屬。良可哀矣。其後王辰玉亦遣此厄。不堪詬藉。作贊輸袍以寄意。合之子畏與徵仲書。貝錦百尺。讒舌萬丈。古今豪傑。其得免於此者。亦幸矣哉。

王廷陳上羅中丞書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揚聲於金馬之庭。掇精於墳索之域。授𢀖於貫馬之室。僕亦幸然同朝。時尾鵷鷺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勤之讙。奉諓彈之益。獨於名家卷牒、獲覩篇什、竟日手之、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悸、三嘆不已、又安敢擊缶於黃鍾之側。遺曠消而為野音哉。既而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滅影。頓使戈鋋化為農器。文事武備。古寧儕倫。僕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裕州。無叔夜之賢。而有不堪之禍。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措。暴擊之隼。乘其摧頹。青蠅之人。共加搆會。身淪梁獄。屢影弔心。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肯棄繩墨。無析中慶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業時道義之交。一旦革素。改注畏與。罪人比瞋。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光扃禁。勉以加餐。再為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報。是後垂翅。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貴。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愧龍蛇之德。慶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之下。甘心於麋豕之群。每謂靡德公隱於鹿門。挈妻子以躬耕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慕之、學而未能、志唯切于。苟全自謂可以無咎。豈知羌虞起於門墻。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至

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飫群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為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之親執知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故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議之明同核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為知已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已者死使知已而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於燕豫讓衆人于中行氏而國士于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因主異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遂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巍名俯乎衡岳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

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欲述父老之言采聞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来也且騁桑之餓人猶欲策名于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言敢冒執事者布之、

築紹泰曰、士不幸遭讒放得有力者引手為述功德以勸方来自不容已也而其人亦藉之以傳食報豈淺淺哉以視夫掉臂却走至下之石而同為萬世詬詈者恩怨何如也

童承叙與胡寵之書

違隔逾秋怔悵增勞想離群以来繾綣一也僕之於君異體同心合道齋軌併以弱冠結駟京國佔畢鉛槧騖力相規出則聯袂九衢入則并棲一室芝蘭同臭何殊於茲丁年分携驅馳塵鞅君則遊覽梁晉僕則經涉魯粤東西南北奄忽歲時睽絶之思如何可言往者角藝鄂都蔡桂秋山復叩附驥生平意氣乃茲一伸綖黃鶴之大觀弔鸚鵡之廢跡蹴大別令東倒障漢波使西逝何其雄也獻賦上都翱翔雲路僕復不幸創痛浸淫膝膺痛苦方卧長卿之病兼動馮驩之歌而君時枉軒車垂意盻睞古云知已昔謂無之乃今見矣感嘆歎

憤冀得同升以永笑樂而劉蕡見忌李郃謬登命也如何凡在儔流同斯嘆惋嗟乎漢嬙無命楚和失時雖揚蛾入宮懷瑜赴闕祇益其悲泣爾君擢秀鄧林駛流清派隠神物於豐城棄夜光於川澤良時多暇高朋萃止躡屣峴首接羅倒著銜杯習池銅鞮齊唱重以經對趨蹌萊衣熠燿俛仰之樂孰踰於茲且夫騄驥垂耳於槽櫪游鳳委翮於枳棘固未殊絶也及其霜蹄蹀躞勁翮聯翩高翔青雲顧盻千里豈必借翰於扶搖假力於箠策哉僕浮名冐繫夙病糾纆欲委置長往則親心未慰低首跼蹐則羈情淼倒又恐毀棄路逵傷其明詰是以輾轉徘徊重增切怛旦則廢飡夕則倦寢每不自持輒從二三

君子或周章在途或歌笑永夕或濡毫宣暢紓結或張蜀絲雜引商徵加之秋氣蕭瑟木葉辭榦明月入帷凉颸夜起悲笳微吟哀角徐動於斯之時百感解集五情並亂仰鍾陵之日望太行之雲楚睆蘭芳湘皐草縁言念初服何時可忘此阮籍所以當途而哭王粲所以登樓而悲者也安得從君尋故山之樂仲久要之雅哉夫達士論交匪寄形神千里之談有如傾蓋何也以其相信也故特與君陳其大較逸情隱志庶其亮之嗟乎飄寄沙礫悵離隔矣關河伊阻杳難涉矣悠悠我心何時歇矣努力明德各愛厥身志懋締地義存斷金飄飄北風有懷德音

葉紹泰曰劉貴見忌李郃謬登凡在隽流同斯嘆惋古今才士淪落不偶者多矣豈獨一承叙哉對此令人酸鼻

葉紹泰曰貴州久隸板圖莫非王土保釐之任不可不重

田汝成上巡撫陳公書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靡蛹（畜）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睹寒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頗明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為二三小吏瑣微墨守負課程慢期會也乃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為梗難支爾令之為貴州者類曰羈縻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乃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来則脩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號䌹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況不為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內地亡異青禍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柰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頗晟亦以赦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譬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勒馭駻驟之騎則重勒而後判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駻驟之騎也垂轡以控駻驟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軛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

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嶈溪谷間之毒草蒙冢炎蒸歊與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傚卒有推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椽而掀發也又多緩土灌以派衆沃而斂樹故四方派究亡賴匿命此爲逋藪處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爲集急之則麕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蹤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謀不登天府故婁端者無繼非若中州之吏操繩墨就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厭黷陂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魋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嘯弄其間籍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揭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探微巡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擐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褋伍廝隸留無諳韜略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倚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故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穢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乃今潘臬郡守 主上賴以宣威德而綏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

業紹泰曰即不愛官奈何不愛地與民

職左遷之人不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字淺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遙延得代俾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于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遴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宇内也土官之家舉詬豢深虐亡廉恥頑梗受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惟于條奏雖受贓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令縱不能稍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曰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覈宗萌于睚眦奪壓起于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黒變于尾洒阿旁瞰於清平乜富陸梁於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亡死者孰不趨之捕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拷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它所令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奸究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

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略近勇者不牽議而偈曰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近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為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談不過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處無不欲屠剪顛覆自封殖者乃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胱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

巳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餙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蠹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忼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酧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葉紹泰曰施羅之方號為鬼國其風土不足採也但滇蜀倚貴為脣齒既爰滇蜀勢必存貴故一方治亂動係三藩惟華臣與士官法相維禮相接賓主既和則盜賊無所匿矣

田汝成答陳約之書

日者税駕武陵適閱横潦流朊鄂渚言念良朋開南旭之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乖音塵竟阻契濶之懷祇增懽悅爾比接芳訊適在袁落氀毸之翁豺虎之寨瘴霧淒晦之晨得此慰藉真若首疾之瀰而心瘉之瘥也空谷跫然之喻又安足云南州夾德撟衛恒鄉伏承沖明在襟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覩顏色於今三年矣僕既久辱泥塗君亦中隳霄漢世味物態俱各諳嘗足下試論今何時哉顧眄而言猶觸忌諱俛首結舌亦又矯情徒欲依違其間東迎西忤求寡諂尤不可得也追惟疇曩南宮容裔攜手雅步緩帶岸幘排諭縱

横都忘爾汝何地位之隔而襟懷之攺與是以汲黯懷忠樂居郎署陳湯憤世積思京城古今人情諒亦同揆矣猥荷贈言兼致新什赀函伸紙璀璨滿前足下咳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嶰谷之管啓清音玄圃之臺無頑礦也席珍如此陶猗何加而猶興言願領屬意鷄𪇰北門抱終窶之愁伉儷甘食貧之守何異負千金而行丐輜獨繭而號寒耶昔賈臣困於樵採仲蔚淪於蓬蒿彼在遲暮猶致通顯令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才會風雲之力以軼埃壒之表視彼鴻漸之儀用於樊枳者已翱翔千仞矣行當振翌紫㩜揚聲閶闔爲上瑞以應昌期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將卜居陽羨唐子爲依此

葉紹泰
日如柟
源函圖

非得策中駱云云信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栽耶給雖徐吾不惜東壁之光而轍鮒難俟西江之水蛾伏而往狼跋而歸又將於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亦左矣僕之愛子何如唐君錢唐胑茂之區何如陽羨舍此趣彼何乃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藉祖父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貲尚足下晚節借遊菟裘在今吾當為子求田於西湖之濵方山之陽問舍於闤闠之衢治中人十家之產叢末雜作已足優游且其地沃而宜稼俗淳而好禮又有清溪碧石蘭嶼荷洲茂樹窮谷可以游衍使僕得與足下比園廬通花澤展嬿婉結朱陳之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七賢之逸無綸符藻之游談稼棍柳之堤酌醴焚魚伏臘相勞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綫急無所為力也嗟乎約之吾真休矣精華飄忽纂賞何之立德病于曦馳建功又非撇捐汨余白髮糞壤同揖良可慨也夫文章經國之大猷致身之上務中古已還雋茂之士勒名琬琰者率由蒸遐釋此不務而逐刀筆之末鐫書之業疲神彈力以射榮問榨未定而名已沉纖纖乎日夙之朝發雨不亦謬哉引疾之疏闖然不報想置格矣須草一刻蓋以懲辭司部子以託居子不知居子之為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莫展殷勤抱素填膺言詎能述

葉紹泰曰方山密邇西湖去城市不遠力田服賈使足優游查以清溪碧石蘭嶼荷洲茂樹窮谷之宜人耶豫陽以此招約之想讀未竟欣然就道矣

業紹泰
日書氣
道人

黃省曾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與絕選淵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替辭上者深鉅說結下者縱發於吐此騄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岳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繇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撓大智不惑靈珠發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論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乃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嶠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以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　國初以武弁家於吳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累糧躡蹻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岩先生遂号為五岳山人賦詩寵行將道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黃河薄庆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洛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若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替惱惟仰天欷歔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易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憾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致同程自邑皆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繇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洄夏標之嗟嘆古人搆唱直寫厥衷如春蔥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鬪鶴遞相述師如圈繪剪錦飾画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英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帶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

哀而會節鶴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謂剽假古途雖殊而此理未逮秋英雖編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然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指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俞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貧賤素處無絲多暇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謳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吳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獻而詩道

不料豈惟睍賦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逮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術也彼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明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烟澤有此好慕爵生耳嘗洲蛙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潑號稱名流而乃為詩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選之詩溺于陶其法亡于靈運堯夫堯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選之陶謝亦可小寬宥矣陶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寫目觸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

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孰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烏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憫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借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上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悃欵

葉紹泰曰伏迹南海寄懷北郵雲山烟澤別有詩趣往來不愧五岳山人之號

陳仁錫曰與攸亭似蘭亭爾亭諸公皆無此博妝

楊慎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纔分手非所不面之闊貌焉五年斷金睽於參商渴瓊癸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翰一披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睹手跡兼炤心素滯前之際雖同仲宣投沙之懷奧異賈傅欣惆欣惆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朋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夫傒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癃泥痼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札瘥大侵繼之逖仁搖兀難以托根波白涸轍又渡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槃

好寧之閑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寐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遊扇華景於英源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亦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晨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焉翔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籍此言蕭以濯情素高朗之懷英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篩翰漫爾有作病不餘多可藻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積薦傳千里之志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邈靦縷莫罄時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葉紹泰曰升菴嘗作無悶篇其自記曰予也疢疾閒困之日久矣

弔影獨坐。遼水壺子來自成都。悲然過我鳳臺亭上。清談相對。積日彌旬。不覺沉疴之去體。其論成之旨。靚縷難罄。合此書而讀之。庶以儗千里之志。代一夕之話乎。

茹之宗曰。用修楊公少年及第。以議大禮被謫者三十五年。竟死滇海。其恬澹同栗里。詼惇如子雲。跌宕視眉山。氣節均柳州。而淹留放廢。又似仲宣賈傅。生平著述。凡一百九種。古今文人才子。提鉛挈槧。吐珠璣。抽錦綉。摛攎不休者。雖甚富有貯之笥中。不過尺寸數耳。以較多寡。未有踰公者也。公嘗謂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力中來。故延搜窮撢。白首不輟。公之肆志如此。縱書所云篤癖沉痾。兵燐痛瘵。烏足為公困乎。

陳仁錫曰千忠肅蔗董婚叔以此

唐順之答曾石塘總制書

㚇者單率奉書。未悉所懷。旋又辱示大孫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敝。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孫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所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為鬭。最是攻東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出獲。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為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為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為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秖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為難。而虜人既遯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為難。又非特杜塞虜入

葉紹泰曰謀非不慎然多疑寡斷恐良得不必如是

窺伺乘間之為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一千里之墻堡以塡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德敵騷動之為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於敵人而足虞於內境稍人謂平虜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濶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為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於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為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幷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籍草於敵虜

乃以春夏鮮瞭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于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幷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為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為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為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幷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開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遁我歸則彼復薄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後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為多算而愼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然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矣吾迂儒既不足以知兵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嘗一見虜情離合虜勢虛實而鑿空言之宜其可笑然以吾丈歷聲榮而立大功雖塞垣老卒窟下廝養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于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其迂濶耳

平京趙子玉長邊隙又素以兵事自許吾丈亦曾一盡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幷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敎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矣

葉紹泰曰朔方自古內隸而坐委黠虜西事益日棘矣曾公經畫將成即膺顯戮此套所以不復講也錄荊川書足備邊事一籌

陳仁錫曰做六朝而饒手韵

陳束寄康漸山書

屏棄以来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輙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殊情素殊別恐冒周文汲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搦管捺腕隨又捐棄亦冀邇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黄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繢情致顯篤陳昔時嬿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悒悵耳方今龍軒側席鵷禁繼朋寓內訢詡衿帶之士揚譽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茂實為士品規大順風而彈雲和之絲表卑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回緣階榮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来湖上已三見朱明矣殘編塵鉄玄髮變衰跂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黄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唏噓僂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嶮岏造天黑霧千尋黯黪蔽日哀猿夜響兕谷晝陰毒獸窺形螫虫哨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冷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褒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廢二物用而赤子嗟百事淌而吏

曹謁當其侘傺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他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為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為梁棟其餘在於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饗神而其餘安於爲犧非其才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誓足下乃取徵於合劍論奇於劾壞來書之云信不懸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今去不然則匹夫刻智炳燿丹青況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叅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淺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稼豆之奉雖不常饒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尚容遺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千明庭回告足下拜述前悰負疾未平力諭不悉

葉紹泰曰滿紙皆不平之氣原之沙江誼之鵩鳥粲之登樓衍之鸚鵡並以命世之才勞抑不究借景物抒寫耳書中引此更覺

劃切。

茹之。宗曰、陳憲僉少負盛名。與薛西原等相為倡和。中年被斥。使形氣支離。瞑腹頓減。薛澹於富貴。而陳銳於功名。薛外絕町畦。而陳中函城府。品之相越如此。

華紹泰曰立者恕氣恐更甚仗焉

宗臣報劉一丈書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即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為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强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

暗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家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悵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寧寧心哉

業紹泰曰時雖盛明御夫多有但昏夜醜狀不堪入文人點染耳

子相傲骨天成當此情面世界書帖長安欲久安鳳池其可得哉

劉鳳擬謝交游書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狗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樊不指於冠上聑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令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釁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泚顙也顧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象解衣而僵紀公善葬劉向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司城舍然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怒也故顧君之母忘後門之不肖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韋沒有靦於千載吾聞樗里賢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私為痛之顧

君之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荊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彝象非作氣之資虞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盧姬也是以焦忻水斷蛟蜺而意析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還蘇氏而二國迎之以上卿公孫為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將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羨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

日忽出多忽人亡然淵自古而忠在今冘甚

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己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泜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回嫉妬之跡重相戕之禍雖攜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蹇而縱俠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為軒輊富厚為媒梯而湘與乎尋丈之間哉門廊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爭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謎隱之人哉故賢者潔行以振穀智者究理而長慮背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産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迫於偪狢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名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

名文寶符　卷十三　皇明　書艺　香谷山房

陽使向壽而迎之使重要其主此扶傾狡之變慮因關以說讒口縣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忠銷故智軋枱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甘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卒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之決踏之恥猶理屬然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瞿氏之賓中如蘭之契牧比德之好不貽玷於冗訕何則為益無厭也夫窮戚嘆喟為仲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遠謀固底於濟不可以訣行令也至夫佞巧變詐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讒諛怯

疑並稱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為辯智微才滑稽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龍逐拘繫之矣董生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庭視今之為交誠係胸臆出腸腎屬苦口進逆耳效懇款抒切直終與之娼盡無愛於情則左挑可使餓死而不辭荀伯可使觸死而無悔何況作色於草食之微脏臄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為道哉且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詭然其口積鼠璞以什襲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之恥而周客之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為萬世寶者以陶冶鑄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厲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妄意希

名文寶符　卷十三　皇明　書四下　香谷山房

冀則燕石珷玞祇開罪於子春儞就鉄範則朽株腐櫟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翱翔耳今夫閭巷之椎布衣之倸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佩景雲絲佗羽公子窗客從横遊揚為譽人慕其聲轉相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能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感歸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之藉猶以自疏擢子濁淖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社號呼於外展忠害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窒皇許人而不說於底辭撓死言於無賈居平領以庇私范宣朝夕於嚳祐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

疾驅而分踰桓子雖閉而不疾則指極以平懱季孫故曰君子淡以
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野而并包於區域之外獨
闊曠蕩之觀也今壅僾愛孺子之見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閈而猶
倨視長者易嚴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
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忽於世而孤游也吾聞夾於故者數
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謀於同衆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于
丘壟而言以誦效子木背信於蔡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貨於要誓
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之性甘於腥腐之逐朕
略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壓望拜以爭氣肝蟲聲之獲而自伏於糞
壤之下則士有鬚剃巾幗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備旋顏
對朋友者哉

葉紹泰曰文格倣鄒陽書而通篇雅茂至結處乃露激昂之氣廣
絕交論後僅見此文

王世貞與宗子相書

友人浮繁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涕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
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鷄鳴絕訣不謂今者遂弟各天每小展念五內
推裂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鄭信將子相一札閱僕難所從起今何狀
作何策究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遠會卒卒無南去之
使目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溘然而遺藻煒發英靜踶
僕遊禍屬毛衛寃刺骨塗炭以來雖幾息守愧而萬念蹈寘予相如
生不佞猶死則斷明之執未岐抑塞之衆尚可暴也向僕隸獎鳩子
相後至稱僚宗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騣譏賢者攸領邃
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米鹽馬甘
其僾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頑尚書所得敝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
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厥射鰥居之恭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携左
右亦既斐然弦歷鼓側之士謬意傅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㽣遂
欲彝罄而來聆發而去既戾厥望便生誹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
之嗜嗜簧鼓汙舌指擿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滔
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蘊盤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歎苹丙中
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舉相過從
樽辭醺醇剛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撫肩談宪

不能容而發士

古叢比興所錄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貴往往移而運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閱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集語及長安人事也毋論乎相慎容雅重僕即任不爾獨不念家大人出從荊棘爲于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矜者獻譏力者出松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蔡同調薄異已踈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敖益惰遺落富勢脫踈寒膣親腫紬蘗倦寠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聞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蹴鱗之度大空何極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篾屑類非刺長短不失繆悖大寬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

心哉記其人自陷辟後不佼竊以國家于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朝即屬鄰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乏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千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若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若陽爲僕也者其陽爲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若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內紅跡熱氣志衡廓每多籍康嗜酢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數開懷傳班授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添治兵革僕辰深棐藥迺自戀刈跬武山獄操吻鱗尾功

名二端等之吹蠅第令大宰御史考吏特摘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雷之濫擊繫逮株僕不悍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爽日月之地然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稠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稠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閼之歲西郎中語耳子相謂僕夢衣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用相與詫嘆悵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爲能死余耶即使曾餘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譬何稠雜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悵作此

窮窮見豬捕蠅溺富扇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弁髮絕枝之乃解子相寧能嘿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竊哉吾将獻三章詩述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於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蒔水之間當徙步哭子於邦游之陰據所著書篇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空足晏傷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括括我黨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枝辭也耶

葉紹泰曰弇州公遭父忤之變迴腸沫血伏草土中垂十年移書子相正謂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炎權奸柄國至使人噤

不發舒而僅僅見諸賓途其所亦烈矣哉
茹之宗曰子相致元美札不過詢禍所從來當作何笑耳故元美
報章反覆惟此一事其情悽惋涕泗交横子相生時嘗論列千
古成敗慷慨擊節寄藉母李既不局蹐轅下則銜冤刺骨之語
自當首肯衆臺濟南吳興而外若子相者可謂元美死友

王世貞與仲蔚書

盛氏兄來辱損書及扇頭三絶之贈良悉來美郷非孔道遣信不易
故於足下殊若沈簡精神之思托之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
酬訊匆匆頗有隙日以鷹詩書世人貴耳時便齮齕而僕受稟偏駁
不耐杯棬之博山閟溫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擧犯上之
性自附陳容同日之志謂間所積遂成丘墳當事既擬肆其蠆心鍛
吏何緣亦側鴟眼臨嶷之日尊慈墠緩親暱況瀾謂僕都謝筆硯逃
形棗牘入齋以來磬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酸矣昨者上計吏
還言朝堂内外盡為煨燼厲點所至灤流欲腥家君僇力矢石横拒

出塞幕府上事翻被鐫削北風甚勁南幕多烏又聞檇李有數餘皇
西則秦晉敗堞改阡心膽尚裂東則青兗大俠亡命骨節盡穽生非
其辰默與變遘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刃仰希一割之用既而惟之
手趾束絡鄉獨何所昔人有言吾不能為千古笑端也外則金玉石
俱變之蓄内則頤巢邵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廢箸終寢而九起
嗟也靜推陰陽消長之會盧數史籍盛衰之紀往往符驗而僕最不
幸心所不喜乃復滑之明興栽抑門第寒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
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
而粢不蠶而帛出無步趨日享再肉此二徵也束髮被薦蹁冠登朝

叢批素曰才人之厄與吏俱深

隸司冠者九載而不被一謔今又猥賜金紫矣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輒能道意所欲筆手輒能副槩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邀徼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為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使三月之間蓋以歸計除請於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成而遽倍君非所以慶也且使長者親弋戈之役而衛其子弟彷徉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曰復需忍待罪東諸侯絶旦夕之請抑鬱憯結而不得伸聊取風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文則綠序傳誌雜著往往略備人皆不自知鷹配百代以期偶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剗老氏未綖

之論九一其流付之山川而所虞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日再中留望為樊也足下能無笑其言乎今海内之士家握靈蛇與與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而庶山林之致足下檀其玄謝榛僑其短盛稱䆮其材王治吹其闕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黄姬水莫叔明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悉泄人群之忌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當念僕也勉旃強食自愛公署雖置別有篠室可以娛性足下偽許躡屐僕便朐軏淮口却掃廨門種種之懷尤未竟吐以待更裝

茹之宗曰簡練之中又能脫化非老手不能到也

盧柟上赫南峰吏部書

柟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縶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敭而取徵也夫徳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嘑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傯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頓足拯死亡者哉柟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産齧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挾重期之觀崇華庭以養之累踵曳跗賻千金而視矣蔵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

景昂目而切去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菁䓪艸屐無然下伍積居龍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被體梁肉不適脣繩樞瓮牟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勳業之貴擁貂綺乘魚軒揚眉潤論視猶土梗草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款嬌世之志遐思遠舉立在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惠禮樂誘言志依附庶士秉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衒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初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爵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

千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劍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邑之中一陷穽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懸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駃殤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柟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疊扶摋壞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柟一死者矣況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筴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也夫柟罪戾如此其大遭遣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貲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浮白明

稱貰一年乃湲皇綱掩其翮周綱繚其膺申索縶其足垣亂不避齧其髮髭柟聞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濤解束縛稍置散地竘躑僂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寝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蔡藿之飯晁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羨赭衣短褲不掩脛骭略俻燥濕愈於嘗膳之繒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箠楚荼毒金鐵俛首垂涎嘑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柟聞蛟龍失雲雨則亞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則斃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柟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覧清聖之鑒則鵷鷟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乎而柟含垢忍

葉紹泰曰一字一淚

恥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豸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微
鄉里之悪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蝓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
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顧執事憫哉聽察其至栴聞古人有言
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
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
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移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
不能定子馮之居予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熸灸介山不能樹
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遇計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刎死生之
際得失之大機栴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爲衆者栴

寘身圖土出歸謁先人於洪門敝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
舉扶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
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栴孤立無兄弟大稚甫九歲即亡次
子三歲亦殀死寡妻孤女煢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
不可爲誓陳人之勝或加於我廬處子矣栴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
百里奚鬻泰而相穼戚飯牛以千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
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勳業爲不朽爾夫
栴自稚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
效駑鈍之資蹇步鉛割粗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尾襍之材璞匹所
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癎觸昭憲之網弗出者
三年矣奈何遽死而不急辯燋嚀於執事左右哉緣是觀之舉子推
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移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狗近
名孝不寬昔曹沬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七首劫桓公
歸魯之侵地以雪衂師之恥今栴欲包曹沬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
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欻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
少垂憐惜宏天地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悪撥袂水
火雪淹滯之寃以成憤抑之志栴即白骨復生藏覆釜而被日月之
光者果誰之賜哉

葉紹泰曰只復讐傳子廣業三意反覆成文與郜少卿推賢進士
四字始終相應同一機局

覆楠與王鳳洲郎中書

楠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崎險覓洿所積尋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楠冤誣明公衷其個愚為楠白請上官竊出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詰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裓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咂盍心腎流涕垂血無已也楠永此北𦖋叩頭不勝悅恨竊謂楠刑僇小人未嘗接侍大君子顏範而荷春獨以往時仟從森容無由裁報中心愴熱忽忽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跧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款則辭蹇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略陳微悃唯高明採察楠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

貴歎煙焰薰灼之勢繩樞瓮生長大子孫獨楠濫叨黌廟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又不能資藉風儒鑒視已之毫髮滋雕傲物獲罪上下斯已自分投跡射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家排塌巖墻撲死時賢不察寘楠極刑囊首鉗足因鞫幽室惡吏好貨摛楚毒至吞聲飲血茍活於溺涸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楠始之以嫚駁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濂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楠如是固已視為螻蟻之肉而楠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冤抑為楠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日迭見嗟乎時既逝矣魄既澌矣忽焉來復此何世矣所恨二

親並暴三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竄逐衙從四壁臨日顧影悄然傷魂驚癸之思勞積昌已昔楊子幼既棄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溪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滌邑尤甚楠妻女八口親舂擁糗拾凫茈草根以供煮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楠苛訛之末夫復何所云窮又怙於利埒每讀烏倮猗頓傅見其賊市貢販逐倍萬之利輙汗流被面責人之門恥為曳裾蓬筍煙閭衆目言笑非狀世之喪楠楠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楠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而楠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謗曰焚其齒曳其尾伊誰之恥斯楠

之謂也抑予又將何所悲鬱楠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出楠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恒若慄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之衷冐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楮呈覽乞吒入裁教幸甚幸甚

葉紹泰曰鳳洲獎護後進衣食寒士尤不惜以齒牙筆札緩急人况才如次楩而又冤誣若此之甚耶次楩此書自不容已然鳳洲之門賢愚好醜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若次楩則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知人之明惓惓此衷雖千百年同茲臭味矣

劉侍御答張助甫書

銅陽謙罷杳若晨參豈不懷人岐路堪悲矣不肖去冬始奉璽書遵乎舊京二陵風雨龍氣氤氳荊塗淮泗之間多有英雄遺烈羽客高蹤佳麗鴻都鎬豐流亞惜哉才謝班左索然腐毫負茲奇遊地靈切齒何如助甫吹笛岳陽射蛟湘浦決洞庭以灌扈斬班篁而為篼使汨羅掩獨醒之名湘靈有再鼓之瑟但恐流連仙館交譴牧羊則不肖何從扣橘樹而傳尺書也不肖視事以來頽如篋令一年之間旅食無賴忽枉赤牘披我瓊瑤長來命觴次第放歌不覺銅陽故態耿耿成虹遍知遠斎韻詞清音獨遠明卿敝於大觀窺乎一班遂進眼底二語非知言也邇來聞命將復作南仲之行碧雞何靈空持漢節徒倚絕裔旅蹤中原萬里心豈木石能不念德哉蒼茫秋色淮楚愁予肅緬有期願言珍愛不備

葉紹泰曰其佳處不數六朝

鄧守益曰此篇究與七而考浮夫立義惟侍諸詡高功

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宙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乘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

鍾惺曰只就前說反覆一番行四拔柱妙在言非

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
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
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
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不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
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

歸有光曰行文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

賈誼過秦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
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
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
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
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
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
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
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
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
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
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
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
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

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
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
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
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
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
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
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
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

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
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真德秀曰誼所謂天下嗸嗸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飢渴易飲食之
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
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
夷人之三族也顧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盗跖以伯
夷之行乎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王鏊曰賈誼過秦論三篇大奇如一而變化不同

賈誼過秦論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
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
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
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
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
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

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
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
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
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
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
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君順之四矣貫山經福之說累周

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縣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陳仁子曰天之亡秦前有扶蘇能得蒙恬之忠後有子嬰能戮趙高之橫皆不繼始皇而立積釁久矣如此而亡猶非梁氏我得哉失之遠詛論甚覈

孫鑛曰西京文大都古宕此篇六然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

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謬于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于耳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

而亦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

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

步雅陰曰宗淺一段大寫紀設疑此篇為武帝所殊

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歸有光曰此篇是寓言從韓非說難化来

王褒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閑門距躍專精趣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先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寧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若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于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川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嘆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聞歌者為誰則浮游先生陳丘子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業從末路望聰玉音

孫鑛曰只就淺中微處琢鍊便自具雅度

[illegible][illegible]之馬[illegible]聞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二篇之詩以歌咏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于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寞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地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德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感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嘆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

術曉聖德與不需濡飛肩者斎之老感愛憎朝夕顧濟須史觀大化
之浮流於是皇澤豊沛主恩滿溢百姓欢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歇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杞梃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極樣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
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
不以為多鱕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
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

哉孔臺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
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綸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寔計沮議
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于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臣遇
也願二子稽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
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款以議愚感歎
舒先生之情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
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
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錄意合物以類同是

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
詭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林非一丘之木太平之
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
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時有師傅五霸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
鮑隰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
子秦將有王翦五羖拔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
淮威震諸夏句践有種蠡泄庸赴滅彊吴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于莒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于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

聖賢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
百蠻不足擾也令聖王剋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
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襟並
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
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息脩德
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
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
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
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之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

閔耆老之逢辜。情紩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義。長于酷虐。狼挚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懾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教敕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成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掌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殆甲士寢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聞人瑞。先生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賊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耆欲。其未郡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杆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霸不能綏。警邊杌士。屢犯白羌。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緬結沮顏燋齒梟瞯。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謳吟。鼓腹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懑紓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歎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

葉紹泰曰。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刺史之賢。子淵之才。于此並顯。六朝風味。端自此篇開之。

王鏊曰見道之言漢儒能道此者甚少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遭遇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蛇怪曰以符瑞救母

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猒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洞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葉紹泰曰當隗囂之拒公孫述也帝無西顧憂而成功于東方使守志不變勳勞豈出竇融下哉乃妄稱一姓不再興遂鄭興之諫背馬援之謀雖以班彪諄諄懇懇于前卒不之悟使賢臣西避旋見誅滅而王命篇遂為不朽之論矣可勝嘆哉

蒸鐃曰氣局渾惟旨尻一片詳非之太世者

仲長統昌言理亂論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耶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繇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于我矣豪傑之心

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

唐順之曰淡宕有逸致

去昔之為戕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戕飲血之冤讐也至于運從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亂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淡糗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為之者耶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裕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陳仁子曰昌當也直也言之直而當于理也特虞之昌言是以班

征苗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統之昌言不足以戢底官之橫是未可以言而言也然使統負此忠鯁不一言之則終無人言之矣言不行于當時直長存于萬世不謂之昌可乎

陳仁錫曰氣之一說偉論尊文足開雕史之綫

魏文帝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

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陳仁錫曰文帝以逸才博學而其文品粹美流麗故論文尤多名語不刊

許獬曰曹氏父子皆以奸雄起家而為文獨有儒者風味武帝讓

三縣令清壯不減先秦文帝典論諸篇以雅腴之辭兼典俊之氣非建安諸才子所可及

嵇康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

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

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于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

豪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

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生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孫鑛曰旁引曲證剖析殆盡質率而不失其華華力自暢

王世貞曰晉世名言

鍾惺曰子壽之爲語

裴頠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語默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得失緣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

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繇也乃若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illegible][illegible]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乎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

[illegible]

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
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
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
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
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
用高浮華之業卑經術之賢人情可狥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
訥者讚其旨染其眾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
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

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
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
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
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
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
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
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
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
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宣其以無為辭而旨在

[illegible]正面結聚處

鍾惺曰辯析玄[illegible]

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
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
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
言日以廣衍眾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
存僉同情以眾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
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
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
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
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

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
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
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循
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繇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
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
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
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繇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
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紫紹泰曰。共玄辯取之。子達旨本之儒。如此談理。洵屬兼能。至其默虛無。翼名教。可與昌黎原道篇同功。而清言滋味。實高一籌。晉代文章。應首推是作。

孫鑛曰：氣宕跌逸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于

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繇。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維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于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于社宮。叔孫豹之驅豎牛也。禍成于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

孫鑛曰東坡昌黎廟碑祖此

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于靈景辯詐之偽成于七國酷烈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于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于規矩之內誾誾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時行足以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体備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閒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于一主嘆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猶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

孫鑛曰昌黎送李愿序本此

焉升之于雲則雨施沈之于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獨立之負于俗理勢然也故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于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于殷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

孫鑛曰此評更身律表之驚心動魄

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閑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鋟梓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胎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斡轉而衍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孫鑛曰文氣腴暢筆力雄邁通上下兼雅俗

孫鑛曰逐句看俱工細

陸機辯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

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

要緊泰回此入似做業嚴書

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

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受之才異也

孫鑛曰全規摸過秦閒暢不及晉紀總論而鍊秀過之

趙明鍊曰武烈父子雄奇自能鼎據孫皓昏厲卒以歸命國之興亡靡不繇主術也辨亡處止言羣公既喪民卒奔散而推歸命之失猶未深耿豈士衡以吳產故諱歟比過秦則渾融矣

陳仁錫曰卿鴞藏捲石公論

陸機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懽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

孫鑛曰此一句仍是過秦天下非小弱公而調從變

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議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摠集群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

資幣以誘群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

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孫鑛曰此篇分三節一言地可以守次言蜀亡不為害三總論保國之道

孫鑛曰筆力雄肆

陸機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願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于彊禦厚下之典漏于末折

鍾惺曰敘量有衍點得中肯綮

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無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于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

孫鑛曰此却以排詰助已

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興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于黜徒西京病于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頓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

中業忘其失節劉削宗子有名無寔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成不忘萬邦新都篡漢易于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除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閭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蘖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纂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

衰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耳故烈士抱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興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無不亂哉故識王者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侯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柔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入代之制蔽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鍾惺曰、此是古今一大事士衡與子厚對壘角立然彼機局亦彷彿與此相似豈子厚有意為換骨耶抑所論事固自有暗符者耶

冀紹桑四恩叙夷性自上古迄於昶晉互杯其夏土害其情性乃可治也

江統徙戎論

夫蠻夷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道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

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强暴而甲兵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冀紹桑四吳謂秦暴晉突不及也

嘉左袵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氐羌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

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去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及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

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輙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

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懐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

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忠反善懐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繇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遐

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為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懐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

葉紹泰曰武帝之獘敗坐悖亦叔紀及之

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託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繇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結連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勇悍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敵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鍾惺曰傅玄上封事亦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為患深憂微慮逆覩五胡之禍而其時郭欽亦進徙戎之論可謂所見畧同然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傅玄郭欽也

葉紹泰曰愚謂晉武有大失三焉不易置太子一也不差中正官人之法二也不徙戎羌三也總由耽於荒樂因循慢忽以天下亡而不覺耳

潘尼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機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騖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

悲發日詠多近老子

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較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繇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樞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決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愚危所以

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
心賤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
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
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
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
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
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
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
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

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
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
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
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貧賤
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鍾惺曰語語是當時嗜進之藥蓋真有以自處者尼親見才士生
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

檇李 葉紹泰來甫 纂選
仝社 陸彥龍騋武 陳祚明胤倩 參閱

劉峻辯命論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闕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怨，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即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

孫鑛曰：撰語前

孫鑛曰：自有濃色腴味，与六朝諸排体不同。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瘥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于江流，三閭沈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其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睹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

孫鑛曰此段文總括徵

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驗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噅顣
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
之辯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踰人是知二五而未識
於十其驗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
將刑壓紐顯其膺錢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貌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
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驗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
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
火炎崑岡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
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驗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于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
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壯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
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驗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
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
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于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于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于天其驗五也
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
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
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
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
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驗六
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
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
中庸在于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
路學于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于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繇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繇于人吉凶在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
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門高以待封嚴母掃墓以
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
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洛而不測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
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勳華之高

孫鑛曰工是曲終奏雅

延年殘獲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窮寵之背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繇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孫鑛曰辯論不窮藻繪有餘第調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辭而寡韻去西京殊遠

孫鑛曰撰語極工妙美論中之戴

劉峻廣絶交論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

蕉鑲曰此節擬語九工與績中有究勃之致

紛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

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繇於湫隘刎頸起于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孫鑛曰此亦淺交也

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繇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

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繇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

孫鑛曰嶺得峭勁有力

蔚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窮兩諸孫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皎皎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孫鑛曰亦但平平叙去而點注有情轉折中節遂覺意態踴躍動人蓋其得力處全在鍊意布格故但見其佳而莫睹其痕迹

劉勰文心雕龍論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葉紹泰曰：文無神思，雖才富辭繁，僅同書肆。古來名手，能於虛際行文，攷其思力之高妙也。

陳仁錫曰一時名士風流

劉勰文心雕龍論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穀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

不論然中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清上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繇世積

景曰大興學武於其以刪隆之法無
紹自之起者見前或變帝美也又歷
泰泰淺絕發輯刑而以比重章有

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鄉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

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右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

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春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叡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克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此

葉紹泰曰文人才士之盛自稷下蘭陵柏梁鄴下而下至東晉明帝雅好文會然未有如蕭梁之隆也自天子諸王太子皆著書風集而羣下之能文者蔚然並興即秀和賦不過通事自號雲門其才不勝収也

葉紹泰曰子玄方說前丈之頌又何多並名目

劉知幾史通論書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亂躰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形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所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户兆庶仰其神威虎據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宫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

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從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摸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

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煽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原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李維禎曰都邑方物雖不另標題目然作史者類能摭拾之特未詳耳獨世族志難言之矣如漢高之本於陶唐拓跋之源於黃帝何可盡信如欲分明姓族則清河之戮所必至矣談何容易

劉知幾史通論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立訓，臯陶矢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戎，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

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概者

素紹泰曰：此尚不失為搴古

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簡，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

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

良直師其模楷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忍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亙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郭延年曰梁簡文有言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摸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亦可謂怯「吾今語勇効昔言之鑑

李維楨曰此篇上半如棋枰下半如着子皆從太史公孔未

劉知幾史通論雜述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

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
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
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録若劉向列女
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
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于寶搜神
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
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
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桒梓
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

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
記小録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録然皆言多鄙
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
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
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
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
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
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升之紀
録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

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
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
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録猶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
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
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
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
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
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記

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
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
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
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
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論遂使學
者覩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
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爲覼縷故粗陳梗槩
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
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

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蕪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傳聞。蓋在擇之而已。

李維楨曰、子玄所叙之外。有趙曄之吳越春秋。劉向之列仙傳。陸澄之地理書。魏武之列異記。摯虞之族姓記。顧野王之輿地志。皆可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者也。

柔細忝 曰原道 不以揄 名实掵 休也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擧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敎者處其一。今之敎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之以相生養

茅坤曰。以感嘆頓文。便洪泓出色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為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

以近之鮮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葉紹泰曰昌黎道統自任且不知有荀況勿論揚於唐家文章應以原道篇為首近唐荊川謂昌黎不知佛學鍾伯敬謂闢佛老未盡夫必知之深闢之盡亦入於佛老而已且吾能攻其粗則彼之精微又安所得抵乎

王鏊曰是篇最明目張膽政敗森嚴來神采

韓愈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茅坤曰有此轉方波瀾太塞後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

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茅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棄紹表日南漢經淺名不見時夙旨

劉禹錫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於華榱。飽於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晝夜可以表。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陳仁錫曰。在韓柳奇崛之已。而蕭疎自好。月明林下美人來。何可少也。

唐順之曰。閎深宏闊深。論雄俊。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人生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繇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從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

茅坤曰以下柳論立論非子厚之峻心刻畫與其治得莫弁不矜到此

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公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

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

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曰猶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承二百祀大業驕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成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

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崇紹泰曰、論家大抵祖述過秦、惟士衡變其調、柳州易其法、遂極大家名手。

元稹論李杜優劣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為工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戟、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哀

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人考鍛其

[illegible]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
山東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
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
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
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耳

葉紹泰曰太白僊才然為杜屈亦應心折也唐以詩取士而二公
俱不繇是選科目之難於得人自昔然矣

鍾惺曰數語淡中病痛古今實學之害

李德裕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秉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
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
者始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
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
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
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被
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
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狶值漢網之疏
闊遠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淩天子切齒衛霍改節
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賓客賢人與
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
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
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
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
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
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

[illegible][illegible]有賓客何益於謀議哉況世無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卿視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射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般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粲綰泰曰牛李之黨半起賓客讀此知贊皇朋黨以激而成非其本志

李德裕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必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渺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

黃質臨雕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許顒曰贊皇六箴巳斷敷丹扆是篇尤抉文家之奥

柳芳氏族論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益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

葉細森曰神明之就因多呂大然張宗之意始于此矣

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伯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當其福猶為彊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

有司選舉必稽譜牒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之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

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冑初無族姓其穆陸奚於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大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

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族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狥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

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脩鄉黨之行脩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次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

不入百家數術傳子匯之匯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諧學大抵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縈紹泰曰自漢以來代經衰亂姓氏變革譜亦少雜矣。今海內舊族多擬僭譌。宜以本朝官志正之。

歐陽脩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

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二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弟坤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李覯 王霸論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伯曰天子也安得伯哉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於帝乙者乎伯諸侯號也伯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繇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伯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述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之盛者而已矣西伯伯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

蘇洵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

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鍾惺曰：張文定公撰老蘇墓表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云云。老泉以一布衣而能立異於安石若此，不獨識高，其操守亦自矯矯矣。

叢紹晝田此論可救弊論之擧

蘇洵田制論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剔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縣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

茅坤曰詳次井

田如畫古人之文如此

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經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

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繇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王遵岩曰此等皆是有用文字深透世故賈鼂之亞也

唐順之曰深究利害是俠文字

蘇轍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繇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戚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誰李斯為相。倫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繇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也。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

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過奪之臣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權故制於大臣而不能以有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據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倡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繇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敗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繇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茅坤曰今天下北自遼陽迄臨洮五千餘里僅得戍兵乘障而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為外重故胡人得以侵我疆場其於南粤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藉兵十餘萬僅足供 天子之工匠與中官數人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為居重馭輕之威是內外無以為重也

名[illegible]寶箬八 卷十四 宋 論六十三 晉谷山房

陳亮孫權論

天下之事宂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惟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俛偉於武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孟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濔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三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以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

之項籍詡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恐之心可不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萬進千里趨利須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恐一罹其手莫之能赦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勞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七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

高帝智果出此得天下久矣勿竟作文字視之也

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濟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掣數萬之衆趙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拜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虗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前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絶於天下功宂多宜為盟主以宰天下

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寔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恐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辨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佼之

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尚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浮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協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非惟免席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懾豈幸也哉權既不懾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啗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大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釁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於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寔出於幸權之不成寔出於不幸故此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趙明鑣曰玄奇歷落可兼歐蘇之長古名家論漢高者多有殆未能過宜楊榮讀此嘆為絕大手筆也

宋濂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沖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於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熲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於內楊素韓禽虎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翕然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為極治及

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為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玄菟之埜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績薩水而九軍先潰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蠭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

乃欲摩頸有斫來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帝敗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已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德未斬也是故衆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劒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玉帛充物不足為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陳仁錫曰作法於涼罪高祖極當非為不肖子孫出脫

陳仁錫曰是字勁挺而章法亦甚

徐禎卿崇化論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局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紀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繇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慤為節以廣直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嘆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汚忮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蜮則不可測鬼蜮並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善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各寵依撒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釋廉夫秉慤則曰聳材戮蠹撞癡則曰昧體裝奸正否則曰機猾駱鼠賈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瘠沽軍功者有上賞閭豪販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諂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檮櫟雜用毛石同鳴教化頹頓仁義不明賢直黃怒閭麋呻吟此皆國毆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睹患於無形智者參慮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

從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織布新，砥礪道德之朴，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躡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媒，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躡。尚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呂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為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臯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餌則魚聚，膏粱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葉紹泰曰：當代賦才首推昌穀，此以興感之懷，著為訕諷之議，擢調徵辭，並臻英爽。

楊慎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挾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冠也。繆虜冠，何伯之有焉。伯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遂霸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縶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縶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

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
諡曰繆宜哉予故曰泰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虜二
國之君是甗之徒嗔也一戰而見執於盂是嬰之抗弗也再戰而見
於泓以於乎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僇耳而可以俎豆於桓
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
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貿其蛇豕之力
以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為強而與之則夫差也
泰伯之裔也向戍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
曰楚伯之冠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

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
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
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許驥曰信訟五伯義精而辭勁春秋家所不能及

陳仁錫曰為孟子神契[illegible]

楊慎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諫
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狀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
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冠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敗於後耳武曰
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
楚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
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

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
者故貶管仲以柜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
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
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舉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
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
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
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於
世之恥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救於
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繇封尸而伯也

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令夫卵也而與泓允齊注不自虞暇而籍石以綿纖見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腥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鄉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後七德若横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主魯公尊賢而皆逐更名繆為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纆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擬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擬稽哉

桑紹泰曰上下篇重責秦繆者恨人狃於秦誓及孟子之語乎宋襄楚莊一辨而服諺所云禽賊必禽王也

案紹泰曰繆天以貽賊乃可服

楊慎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簒弒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背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朗胡元極矣稽誅于兩儀者也桀乘劉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于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簒弒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于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絶于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絶于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絶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奔氏是以知其不與簒弒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簒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簒弒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叔子已攻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與說也通則有詭矣其曰亂雜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

也焉也通籍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出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崖滑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為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鄒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是以誅通矣或曰方予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惟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即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下則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循一

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為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偏夭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夭昏皆宗則無感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以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泰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羶之女主簪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子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廢正統論

棨紹泰曰方子正統意在篡弑而與夷狄女主同類並黜所以甚一其罪也李氏藏書稱胡元為華夷一統是未明地重人輕之論

葉紹泰曰起局莊雅有存

鄭曉黨人論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敎王事翕名鈔迄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將君臣相爭傃儕相移鳳翥龍驟劈畫四海己而三叔閒垣四國裂危欣王念疑佸保弗悍罪畧驟張羅織臣僕白之則形迹雖昭諫之則許裴已甚留之則翁訛益涂死之則危疑縣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家兕車禍且不測逮夫天道動底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斯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蜀時不可為勢不可為權力不解為閒望不足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善

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惶遯迹於四凶阿衡竄播於三蘖箕子披契於狄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踦跦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籍乞老於綠衣孝友假詞於執紼叔肸完名於公爭寗俞保身於周庭先莪避禍於遷泰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島嫁子房謝爵於赤松進不結難業尤以忤戰寵之怒退不招朋遊譽以干聲護之獄國體君聲國全於宥容士氣賢流起救於陷穽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發樂偕時柯其明且智也苟狗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眾難伺隙而起警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迄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稱齒刀戟森然圖而割之暖谷可坑

濁流可投攜黨立死而不知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殺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諝寧含言以示默無寧翹言以貫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飲悠嗟乎此非達時大觀樂天知道毅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先許泰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爭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職千竊吏權事起郡邑黨流學胄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賢障瀾挽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豈第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

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六甘心倡和朋徒之盛列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方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權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巢脫徽纆交結宦闕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心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剔人衆勢條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疹忝難避人言可入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追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約較姻亞坐收隣伍鈐緒編於章縫黌序鞠為囹圄橐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逮牽者二百餘人已而竇尚書實較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闒氣益張善淋既消陰邪遂燄殺羈涸轍豕溺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

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涕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怙不審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磨之雷霆震烈之時而笑戲謔慢不知激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散於來並曾節慘於侯覽利章密捕蹤跡益繁李膺華死獄者百數人偲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羅置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遠夫曹鸞申救殞命捉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外內緦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蓋不啻幾千人矣餘是下當義憤上積滋刑干動天和赦葬人然黃巾倡亂震蕩四方卒之盜賊淵山藪谷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扳蕩刻於衰周與刑絕於隋紂董卓首挑鐘簴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

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乎不悟招禦之衅堅於介石騰說之困棘於焚巢進退迫於紙藩行止迷於狼跋衆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言語四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垤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脣況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織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氏有節山渥鼎之際賊役繁重刑獄苛款遷其末年宦星掩帝忠白烈士欲救恭膺之約則困於東隣之寺人欲避苍苔之災則懲于楊園之共向君子於此爲悟進退去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踰中蓋之餌何慮不能聖學不助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

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甯家無聞萎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深工脩敘絕跡雖與黨錮諸人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予有取哉

葉紹泰曰賢人多而牢相不能用則壅而成黨雖士習雅化亦繇上致之也清濁分流懸非大平氣象能爲叔度孺子者寡人

袁褰懲胡論

宋室不剛御戎無策承五代昏亂之餘中國積衰之後燕雲皆亢棄以資敵靈夏河西失而不取盜人歲淩於北陲夏氏日盛於西鄙喪師者不誅削地者無罰因循和議專事姑息金繒百萬歲輸遼左遠乎中葉武備益弛王安石呂惠卿之徒創行新法流毒海內青苗手實差役免役之制紛紛改易民不聊生下有土崩之勢而上不悟民有倒懸之急而主不知施及徽欽以昏闇之資而縱淫荒之欲神仙幻惑之技土木花石之娛唯言莫違崇信奸回斥逐良士詩臣卷舌而不諫忠良喪氣而不諫內有章惇蔡卞林靈素之徒以順其意外

有童貫王黼之流以養其禍橫挑邊釁失好強胡繇是女真氏崛起海陵憑陵近甸驅嗥嚼之羣總狼虎之衆電掃燕趙雷震魏冀桑河北如拾遺下山東猶振槁兩京失守空若無人連城之將望風而獻款潛邑之師駢首而就戮徽欽北轅華夏左衽裂冠冕為椎髻變聲音為侏離貫胸雕齒深目高鼻之胡橫行乎九服三綱瀆亂神人傲優溪襪之俗鞮臊之風腥聞於天雖太古鴻蒙之運五胡鼎沸之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是時也雖使秦皇漢武為之君衛青蒙恬為之授猶且難之而區區高宗昏愚於桓靈懦甚於懷愍含建康而弗居即臨安以為宅航海以避敵屈膝以請和任權奸為心膂疾忠賢

葉紹泰曰文法之至者啓用益新

如仇讎紀律崩壞政刑舛錯由是武夫解體億兆離心遂使帝王神明之統棄為犬羊大盜之藪而宋因以亡矣夫李綱趙鼎張浚之相非不賢也張韓劉岳之將非不勇也京洛秦雍荊襄之地非不險也完顏女直之主非必有劉淵石勒之雄也兀术斜也粘沒喝斡離不之酋非必有英衛韓彭之略也然而兩河失守宗社丘墟者武備弛而國是乖和戰之議牾而南北之勢殊也何則材官勁卒代北之所產也強弓利鏃韓魏之所習也良驥名馬燕趙之所有也金城天府崤函之所據也彼胡皆有之而欲以蕞爾江左之地與之抗衡合一隅之士馬以當九州之驍悍引癃絕之脆弱以支方張之凶醜譬之

驅童豎以敵賁獲走韓盧以搏猛虎其不格明矣向使宋之君臣備其政教必其誅賞進忠良而遠壬佞選材勇而汰懦弱屬夫差報讐之志效句踐忍辱之奇采戰攻之上策紲和好之鄙築定金陵為都會跨江淮為障蔽控秦雍為門戶通襄鄧為咽喉固其疆埸豐其穀粟競業以持之儉勤以訓之文告以申之敵愾以恥之相時而動乘間而發固可以翦兀术之脊繫女真之頸混壹書軌而光復舊物也又何至國亡身辱為天下笑哉

葉紹泰曰述興替之原較短長之筭賈誼過秦陸機辯亡同一機軸何必變紘易調乃可爭長

郭子章都論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廱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洛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夫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渡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只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為無見不徙鎬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咸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僅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末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千年於茲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為體尊而腹之受大其

可以都一也　明興定都金陵似亦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為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　成祖之營燕也當時營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為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　上意所屬也　成祖曰北平之運吾與大臣家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家計者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為呂公封國由呂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脈周曆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始亳遷耿還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還洛宋始汴還杭然皆迫兵戈既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回而遷徙亦以為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　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還三天下之福莫烈於虜吾今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湊都下足興虜角宜還四　成祖家計或不出此四者彼書生之見豈足以達英雄之略哉雖然狂鹵備一邊恒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謀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閒即　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安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趙明鎭曰黃然曰說卽 聖祖別有神謀以理勢推之必得二三矣讀戊寅大故 詔有曰欲成周卜洛之規建帝王永遠之業是宜與周室比隆哉

粱紹泰曰小人亦未嘗不省然寧犯天忌而爲之苟浮成攝將甘心焉

張溥詔獄論

閱讀宋史所謂詔獄之事莫甚於熙寧紹興之間當時祖無擇之下秀州獄苗振之下越獄蘇軾之下御史獄皆臺臣希王安石之意爲之而詔獄屢興逆檜之爲相也岳飛胡舜陟之獄力主其死而後之成指日甚蓋興獄之始雖以詔書爲名而根連株逮羅出於大臣之意往往据語言之細行其彭考之術一人麗法而天下傷之觀後漢獨行傳所載陸續之不證尹興戴就之不證成公浮莫不五毒參至骨肉焦鑠遣古之危刑甑有甚焉然王安石之與呂惠卿始朋比而交惡文致李士寧者惠卿所以傾安石也特勘張若濟者安石所[illegible]報惠卿也而逆檜興趙紛之獄詞連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皆欲壁誅會檜疾病不能署獄要而寢以是知小人之相與爲愚大獄煩滋後必積以成隙務爲傾危以喪其互全之術而甚惡之流上亂天氣則神人之忿疾必中於其身以過止其原往者之鑒同若是其昭昭也而小人率不之省則以其勢重而樂於威物也即以宋事言之紹聖之時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欲盡誅元佑大臣雖文及甫粉昆彤躬之語雜治爲文逆致梁燾劉摯之死而南渡以後治王時雍等責國之罪供爲余大均諸人犯掖庭之禁錮不道之科刑寺皆以爲可款高宗恕其不直而僅有沙門島之流遠郡之安置夫推

貴之所怒雖微賤而必戮天子之所惡雖大罪而必赦此當時之人臣所以不畏天子而畏權貴也刑罰之事以權貴主之而名法巧之徒伺其私意以為輕重則正人之盡逮其齊祿之背而衣亂其底如往者于謙之獄考掠者以謀立外藩責之謙正對曰親王非金符不得召符藏內府非外庭所知問者辭窮復中之以謀危社稷而謙遂抵法夫一科之不能詰則逃之於他科以巧傳其獄而社稷之元功且殘於法吏之奇比然則詔獄之栖豈中古以後非常之獄所恐言事賈誼曰諸侯王三公而全無衆庶共習僞黥劓髡刖棄市之法亦以習天下近日霍韜有言欲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與刑獄

尊尊貴貴之道議事以制者所尚也

業然泰曰往時逆瑾擅威為所翼者皆來周羅吉也雍濟舉首喬周暴尸危刑大獄莫此為甚是論出誠為造福之書

夏允彝七國論

六國卒為秦併者何也或曰不能合從賓秦而爭割地以賂秦雖然苟欲與秦爭帝自強則可合從名美而實不可行也張儀曰親兄弟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之蘇秦其不可成也明矣然儀之言可謂得其情而未知其勢苟知其勢則雖六國長為婚姻言約事信相救若頭目終必破壞滅亡豈能禁秦之為帝哉今夫戰勝攻取破軍械將決於呼吸之間而期會結約數月而至假令從已成也秦且為遣軍迭出以肆之今年入韓明年入魏又明年入楚諸侯恐約從必[illegible][illegible]一閒秦兵之出義無不相赴已至則去已歸則出韓魏數驚四遊敝車馳率奔民勞饑竭如是而不亡者未之覩也且我觀合從之說明於策韓魏而失燕蘇之情又不達楚之勢從之說曰韓魏者燕蘇趙之救秦必不能越韓魏而攻三國然以為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楚又安能絕秦而救韓魏哉秦之攻韓也起少曲斷大行起宜陽觸平陽其攻魏也陸出河內水絕大梁無名山大川之限舊軍疾驅旦暮而傳國都楚欲擬秦之後必從黔中溯泝逆江而下江流沛膺秦浮角而下乃至順耳楚欲舉力費日角險幸功不已難哉此必以大吞小不惜持久以徼必勝乃可入也而欲以為敝亡解闢之兵豈有及爭且秦并蜀而強楚吞吳而弱者何也秦所得地進可以

勝○而退可以守○出戰則易○而仰攻甚難○東恃函谷○西恃江水○其勢固也○楚地散漫○回遠○首尾不相應○假令兵連黔蜀○歛卬捍關○而欲呼吳越○之○來○數千里○圖○存○救○至○而○勢○已○決○矣○是○楚○欲○自○救○且○不○利○安○能○救韓魏○故曰楚絕秦後不達楚之勢也○齊去秦益遠○而燕亦有雲中九原代上谷之隔○秦國無緣加兵於二國○而欲二國日驅其兵○今日救韓○明日救魏○今日助楚○明日助趙○慮患於百年之後○而畏力於無窮之○疲○其國之父兄子弟○憔悴不息○怨讟朋興○欲其終不變計○是又安可[illegible][illegible]○然則六國終何以支秦○惟合兵攻秦○聚糧函谷之下○一年不哉○[illegible]以兩年○小有勝敗○前死不顧○必下而後已○如是乃可為也○若退守其國○秦加兵也無恆期○而從難數合○救不卒至○近者先亡○終歸[illegible]滅○嗚呼○吳蜀之恃也○而不能終支魏○魏伐蜀○吳嘗為出兵○無濟蜀亡○豈非攻人不能○終為敵禽也哉○此固古今存亡之勢○戰守之說也○

葉紹泰曰○三軍迭出○是晉知罄吳伍員之成算○至其料楚而無及察燕○則熟於地勢○練於兵謀○以此西平賊○東御虜○固知奚仲胸中○具饒全局○

卜商毛詩序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奚胤昌百男
仝社 陳庭會際叔 參閱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葉紹泰曰辭旨醇正具見卜氏之學曾申李克迎相授受繼此序幾不睹詩義矣而范曄以為衛敬仲所作韓愈謂出于漢儒王安石又謂詩人所自製闕疑焉可也

孫鑛曰平平鋪去正是序體亦足古澹一派

孔安國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迺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閎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迺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蘇紹泰曰、自秦火之厄、伏生勝以尚書藏壁中、為是經首功、而劉向五行、夏侯寀興、殊失經旨、安國以十一世孫、采摭羣言、立為訓傳、其功不在勝下、唐詔從祀、宋加封曲阜侯、孔氏明德、益以遠矣、

孫鑛曰條析左氏義例悉為詳核行文亦雅淨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義起于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

名文寶符 卷十五 序六 香谷山房

葉紹泰曰[illegible]其傳[illegible]如胡[illegible]何以獨言文[illegible]至也

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

言孫以避當世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葉紹泰曰漢以下諸儒皆言丘明受經仲尼至唐啖助趙匡獨辨其非伊川謂不可全信信其可信旨哉言也杜鎮南胸藏武略專業麟經後世談兵者競稱左氏春秋有由然矣鎮南註序自可不朽何必沉碑水底妄意滄桑之變乎

孫鑛曰敘敞

皇甫謐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

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于是乎乖逮漢賈誼頌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于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

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棄綺泰曰賦家稱引珍怪不爍虛夸必若左思山川稽之地圖草

木驗之方志斯為精核宜陸士衡見而輟筆也

郭象南華經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禾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
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淂
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无為則隨感而應
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
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
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
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
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傲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
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
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
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
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
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
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
曠然有忘形自淂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
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葉紹泰曰史稱子玄攘竊向注然觀秋水至樂二篇與前无優劣

若此序玄暢幽眇自當與南華並傳也

陸機豪士賦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啟于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于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于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懷止謗于眾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睹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眾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狗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王羲之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葉紹泰曰昭明文選首重詩賦餘文特附之以行其所遺漏甚多而昔人謂晁記天朗氣清春言秋景又謂絲竹管弦字義重複以故不入文選何次尒之刻也黃魯直雜文專法蘭亭文章聲價豈以一人棄取為高下乎

昭明太子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於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

層奔水曰今之表例萬最若之矣此例終不可変

之實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斯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象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周公之集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詞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

爾凡次文之體各以類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層陰曰卜子夏源本易繫遂稱書序茲篇亦其流亞云他賢即時有美製然屬變體

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則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鶵，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眾。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名文質行　卷十五　梁　茶谷山房

陳仁子曰：昭明此序，齊梁習氣已見毫端，特其深知淵明，差為足取。至若貶駁閑情一賦，東坡云此乃小兒强作解事，亦識趣之未超耳。

鍾嶸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
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昔南風
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
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
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
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
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咏史
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

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
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
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
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
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
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
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葉紹泰曰使我詩情雲涌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
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
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
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
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
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
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

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
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
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
于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
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使膏腴子弟恥
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
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
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明無涉

于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葉紹泰曰：評次詩家凡百十五人，別玉揀珠，不異斯胡之鑒。

葉紹泰曰：彥和因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自抱騁異矣。

劉勰文心雕龍序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言，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

幹之徒古甫士龍之輩況識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乃若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紫綃泰曰古今文體詳于雕龍玉尺金科始自貫矣以如此才而猶負笑車前附青雲而後顯古人名譽亦若是其難哉

房杰水
曰鞣黔
青紅樂
瀾注射

庾信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宮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奧秩宗見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克已備於禮容咸風揔於戎政加以卑躬菲食皂帳綈衣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鷰銀甃金舡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乘甘露青赤三氣同為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于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太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拔禊之飲即用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舒帳殿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殿洞院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論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鷰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

不欲羽衛笙吹條落雁鐘鼓震撼埃塵漲天酒以罍行餚由鼎進彩則錦帀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隱鼓而論功司馬張旗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寔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弱木將低金波欲上天顧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比闕聊宴西城即同鄧水之朝更是峴山之會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成德形容豈陳梗槩

梁紹泰曰宇文氏之政于陳齊有加定郊廟之禮行寬衍之儀文事盛矣即其覲射于華林脩禊于上巳詔命作賦以形容之亦一時之勝舉也

王績　遊北山賦序

吾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庭從江右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衛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開國終乃安康受田墳壠寓居倏焉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陂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壠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為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丘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綢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窗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園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即為賦云

趙明鑑曰無功寄情山水老而彌篤遊覽之下與歷代名流點然玄對標致曠達洵是初唐一人

宋東觀曰此也荒醫歎焉也矣決勗奇

東皋子集序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遊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嗤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致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嘗中乘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飲無節卿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肆動經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於家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註老子並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葉翦泰曰古今隱流多至銷沒故不嫌于詳序體固似傳柳掛有

不得不然者也

古文寶符　卷十五　唐　序廿一　香谷山房

古文寶符　卷十五　唐　序廿二　香谷山房

王勃遊山廟寺序

吾之有生、二十年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述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疏。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從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烟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嘆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藂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埜獸群狎。山鶯互囀。崇松將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迢迢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欲斗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葉紹泰曰、唐多仙品。太白鄴侯。福慧淺至矣。子安早凋。長吉不祿。何其都紫微相邀太急耶。

王勃滕王閣餞別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郊。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明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彌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罇。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于日下。目吳會于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

奉宣室以何年。嗟乎、大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隣。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相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水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葉紹泰曰、臨江一閣。收拾荊揚數千里。勝景奇文。曠然大矣。第羼彰二字偶誤。至使南昌百萬生靈。化為赤地。慎言哉。

趙明鑣曰、滕王閣宴集。可稱古今勝事。非此鴻文。幾於山慙水愧矣。然子安集中。亦惟此序稱最。宜為閻公嘆服。

駱賓王冒雨尋菊序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鮮歷成群。冒雨相邀。開悰娛。則鴻雁在天。叙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聽葉低松。直泛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柳折巾於書閣。行閱飄鏦。琵雅步於琴堂。坐閒添水。宇中科斗。蟯綠文河。筆下蛟龍。爭技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濕印龜之岸。泛芝蘭於戶牖。應接鷄譚。下木葉於中池。廚烹野雁。墜白花於徑桂。落紫蒂於蹊藤。菲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王山。無慚叔夜。

葉紹泰曰、淵明愛菊。芳節自比。駱子冒雨尋之。豈感於女主耶。此殆與秋螢獄蟬。同有所寄。不得概視為詩酒之引。

宗紹來
以使人
聞此何
帝天上
事

王維送晁監還日本國序

舜覲羣后有苗不賓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于苞茅亦由呼韓來朝舍于蒲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况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之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彼以好來廢關弛禁止數文教虛至實歸故人民雜居往來如市朝司馬結髮遊聖負笈辭親問禮于老聃學詩于子夏魯借車馬孔丘遂適于宗周鄭獻縞衣季札始通于上國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于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于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羹遺母不居一國欲其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于是馳首北闕裹足東轅篋命賜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異姓之國琅邪臺上廻望龍門碣石館前夐然鳥逝鯨魚噴浪則萬里倒廻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蜃之氣成雲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嗟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在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逾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葉紹泰曰悽稱華典耀彼[illegible]目如披王會之圖賜指南之駕晁監得此以還榮施桑島矣

李白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嶷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哉君六葉繼聖熈於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聆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含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同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街

孟叔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葉紹泰曰羣仙所讀之書名曰天藻太白豈從此中得來耶不然何警叙之絕豔也

李白送張丞祖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欲思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㴠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張翰且欒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於邁烟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深水於溟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愜

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寄遠無乃闕乎

葉紹泰曰起語咄咄口角特異酒仙奇致上擬客星以視散踏書空真塵凡之蟪蛄

李白餞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虖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乎是以誅臣將吷以節鉞誘而烹之亦錄備鴻濤於奔鯨餘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千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雷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

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書餌於脩蚺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焉

葉紹泰曰、昔人謂太白烏樓一曲可哭鬼神余謂此序壯亦能激厲將士

元結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牢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浮雲陽一峯下況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栗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幾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懸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當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兒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葉紹泰曰、假似山居如武陵漁郎話桃花源中事仙境宛然未許塵夫問津

葉紹泰曰王霸雜唐發分理文明深淳旨

梁肅李翰前集序

文之作、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裁成典禮、昭顯義類也、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道失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序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若貫珠、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賾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人也、議者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闢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闕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與、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嫉善者當路、故屈于下位、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羸免、嘻、昔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實其用矣、其餘屬唯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轗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於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於篇、

葉紹泰曰、文章雖隨世而變、亦因人以興、漢家王霸、無大相遠、唐代三變、亦未全革、後起之秀、有韓柳二公、則唐文定矣、

柔紛來日介意於遠

柳宗元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茅坤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為之。指次如畫。

韓愈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

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辭之。

謝枋得曰。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驚濤怒浪。無一句散慢。一字塵埃。所以愈讀愈可喜。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茅坤曰、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傑之士相為吐吒嗚咽。一涕一笑、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票緒泰日文處之出亦似盤谷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

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
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蘇軾曰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
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蔡絜齋曰辭是炎正如此世尚有誕先生晚年近佛者

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
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
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
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
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
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
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
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
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
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
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
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

脫馬羈之肉強之食令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喜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唐順之曰開闔圜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下而貫涉焰應在其中

葉紹泰曰起語天落然句法式萬派而無際

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葉紹泰曰情致奇幻不減張長史濡髮大書龍蛇超走之狀一草聖一文聖也

蔡綿叅曰退之奇處多在熟染

韓愈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也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册問道所繇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樓昉曰首前而大夫從者四轉反覆又首後而四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

侯東觀曰於萬春庭作南霽雲

葉紹泰曰先斷後敘提力不亂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能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

名文實符　卷十五　唐　序五八　香谷山房

葉紹泰曰又入張籍一人文開出奇言

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淮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

名文實符　卷十五　序五九　香谷山房

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亂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葉紹泰曰巡先死非激遠後死非怯皆唐仁人也後宋真宗過廟留駕裴回詔刻金石以奬厥忠二公曷嘗死哉

嵩詣泰司訟從二字応旦之亦有不免

元稹白居易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居易之所作也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前後多以詩章相贈荅

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閒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閒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閒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柰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

爲章以来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巻凡二千一百九十一篇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于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奈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于遣感傷之詩長于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賛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剸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亦淺深非叙文之要也故不書

葉紹泰曰樂天爲詩令村夫老嫗盡能通解然後存稿蓋欲以自然爲至也後人譏其近俗然詩品自不可之此種

葉紹泰曰奇賢不祥

李商隱李賀傳後序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巻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焉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葉紹泰曰長吉異人緋衣異事義山異筆末幅數節直與天問爭奇矣

陳仁錫田藝天地心胸遠生人閒見

李商隱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次山見舉于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閒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遠東李惲辭狀得之聚為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太貴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鬭物色欻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林水信潮汐若大壑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顛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炤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堅麈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滑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火咽餘鋸耴朽蠹櫟蟦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蹎躓錯雜汙滿傷横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

禄下不知有與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
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亂者蓄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蒸蒸然然不
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鳴呼孔
子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次山之書
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皇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
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陳仁錫曰以大腦開大口以大眼與大耳肉視羣象孩撫熊羆至
哉文也

陸龜蒙幽居賦序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闤闠不通人事且歆吟咏情性曰
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
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
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隱贅附疣其材也戴瘿銜瘤居
無養拙之資出有傲游之嘆初張蓮矢嘗逞志於四方未佩撒蘭致
蓮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全衰門等萆平村蕪魏邪敝清芬
而領俗追雅望於圖形苗裔乃天下表儀裏秀為朝端領袖未輸十
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諜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

書零落流工酒係錢斂沉淪故果空桑屢瞻推析劉起劉毅俱無儔
石之儲許邁許倫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
於龜腸和兵鈴於魚腹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痁未逢黃鵠止
則蕟墻艾席行則舊屐柴車仲宣方就於綦枰叔夜還眠於鍛竈既
知州知晦穎木藁榮枯因推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
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探桓範
之智囊振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肰後為之聰明益若毫釐馬足言
乎大小加以病惟關蛾力上哉蝉蔑悴非翡翠之禁鍾鼓豈鵷鶵所
樂遑惟銜訟聊以棲遲適一畝之宮忝稱儒者豈十金之產雅叶中

人長子以公座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宋玉常善出於荆蠻蕭桐武侯亦潜居於僻陋楊德祖家惟弱柳鍛仲文庭只枯桃馮到董年繁歎蔥碧安有稱名半夏槃號恆春長榆亦降星精倚竹乃生雲母潘岳館東常開柰素爪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酢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武仲遊於泲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爲貴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傭舂之客況布縮綸帽尚是朝冠羽扇絡襃猶堪寒暑滑以書柏虎僕射用牛犢自理茶租閒撫釣褐經稱小品運下二百箴賦謂名都畧點八十處下間得彝塗之義徐聽莽懟怒之詩既已迻原遂成摘輸非因披簡

初擬遺靴不脈粉飾大獻且用玄黃裨說貽於好事希從溥意而傳青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

葉紹泰曰考楓陵舊志令余家汾湖正先生故居也五鼎蕭條賜書冢落荒惟陸氏厥有同悲讀之潸然淚下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江之浙道佶 翁遠業屆茲 參閱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葉紹泰曰形骸草木名堅金石惟著作爲能不朽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艸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繇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葉紹泰曰人生百年如隙駒石火瞬息一現其所恃以久長者惟文章耳古來著書之士雖不乏人然佳者正難故其後百無一二若永叔文章自不與草木同腐立言者誠不可不慎也韓昌黎曰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必以文夫口期於化文期於傳斯豈無見而云乎

紫邵泰
回句法
是公敘
変休

蘇軾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詮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殁緣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郃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許顗曰子瞻之文大者名山巨河小者嶺雲川月茲又折軋若萌木與異若怪石才士洵不可測

王十朋　劉方外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繇越而之燕齎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爲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爲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至乎趙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乎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竊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繇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外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蕭寺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外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嘆服今春訪予入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外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外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外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外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外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外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葉紹翁曰取徑幽遠亦如張騫鑿空奇名異態皆古職方所不經載者

葉紹泰曰：讀此知齊襄九世復仇，不得加貶。

朱熹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

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奸謀之所共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

顧擎麟曰：天下清議賴賢士大夫持之，賢士大夫如此，天下事尚可言哉寬可藏恨。

挾制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人皆享成功，無後患，頑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

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世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其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恐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卻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

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一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頑反決淂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艸野孤臣罪義頑忠之誠謀國者倘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葉紹泰曰檜賊通虜使宋不淂生戕讐人而縺檜用事如湯思退韓侂胄是亦與乎弒祖父者也朱夫子醇儒固乃裂眦穿齦厲其紛氣蓋古今含忠孝二端別無道學於此脉朱子之勇

鍾惺曰蜀淂豪氣勃勃

陳亮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羣飲市肆方呼大嘑趙九齡次張訪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淂已從之箕踞笑歌歔欷諧謔倘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季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嗟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季貞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毀戎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次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淂水

茅坤曰高識卓

議其知同甫於平蔽者盖以此也

務郎督府羅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
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較淺為統制遇
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開
而覺徙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它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
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
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
昔叅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
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若李萬變訣
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它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之無士而
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
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歿於
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
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
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
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卑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
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

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
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竫徐
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寓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
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
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
若孫韓蓋進石竧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
若徐東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冊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
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
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
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
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葉紹泰曰賊臣一案宜加秦檜秦熺張俊万俟卨羅汝楫王循友
湯思退王之望孫造等九人是大者通虜小者附姦皆宋賊也
如此可使韓侂胄賈似道陳宜中等亦足警怵
於後云

黄紹太白奇士配山兵正自應兩

真德秀送王容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勲功烈磊落相望其它人物後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象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羣獄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驟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與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徒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咨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於兩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已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哉而息紛紜須洞交至迭超之變竢哉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乎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庳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敎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尚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

茅坤曰奇峭處如孤峯插雲瀠洄處似曲流赴壑

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為逆但欲

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艸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

罕中田鄭蘇因若如六而餘究忠全節可謂千呂錢漢

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餘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繇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繫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

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於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

死而遂已。非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葉紹泰曰、文山死志決矣。宋亡之後。請以黃冠歸里。意尚欲有所為。則忠極而癡。固不煩炎午生祭為文以促之也。

葉紹泰曰胡元獨尊不子以勝衰泰

揭傒斯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以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於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斂、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竊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寶。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寶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免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葉紹泰曰、揭子亦附史氏。與范梈楊載虞集。同為勝國名家。紋三

臣文義郁弱已見大概而僕斯粗諳筆法猶有曾王之遺情學
儉分散不能贊其朵也

宋濂唐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唐先生同文其一也蓋
同文襟韻瀟洒濟以椎悍之學故體物瀏滉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截
熙朝遂以文鳴一旹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
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
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聞奇
俊士余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
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
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尚近一二十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

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
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筆書云云書
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
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儔氣槩如同文者其何可及耶其
何可及耶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剉沉鬱高不
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以鸞笙而餐紫霞
絕去人間塵土思以無它精華發為光耀連綿交貫不自知其所止
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
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爍有奇氣同文它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

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雲風之彩毛擬天葩之奇聲或者當有可觀同文將以為何如耶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想其淩空飛去是為序

葉給泰曰文衡一與以屬詹宋二公空 開國所得士多有超出常倫者也今薄書俗吏貪緣入閣從醉飽之後濫肆黜竄以視二公併不奄奄氣盡

陳仁錫曰公濟一方先

生為之徒宜非勤學尊師之報

宋濂送東陽馬生序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予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畧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予之手錄假

諸人而淺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宅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吴貞曰讀前原集序知一代山斗有此虛懷讀此序知一代譽髦具此小心三百年來為文者可以思矣

宋濂葯房樵唱序

藥房樵唱者吴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閒無纖弗圓無鉅弗涵太極陽陰之化物則民彝之懿烟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夭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搖聲發道契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甿率藻暢於襟靈一導揚於隱伏大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謳謠雖位號之或殊而情采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為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洎唐宋

之閒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吴趨楚艷而哇淫之咏汨烏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霆飛霰獵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傖言粵語而俚鄙之褻形焉鶯支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究乎熄矣公嘗與濂劇論至斯為之彈指三歎蓋公以雄邁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為之麗衝飆激浪不足為之豪其凄婉也則猻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

林兢與藝文之場者已如瀌不斂年渝四袠學嚴三餘精神邅漂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宣之荊潭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疇昔獲陪杖屨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杉樾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羣枕陶鎔庶彙珠玉隨風氷雪在口人爭傳作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濂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霍一去不返尚恐言哉尚恐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緝輯遺稾鋟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為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麐角鳳毛終為世瑞蕭功曹之新草不泯李奉常之妙什空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萊衰落無義山

之雅製序湯叟之雄篇姑綴蕪詞以信微聽云爾公諱景奎文可字也發蘭溪人羣行存諸別傳履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

崇昭春曰胡元以劇曲試士風雅道衰　國初劉宋解方諸公力洗前徽詩藝燦然一式於古

劉基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於吳君以時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鄉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該花之植於其有年矣雖歎賞日至而未嘗有闕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丸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

世俗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慘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讙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於色形於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為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縱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讓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柳揚歌詠所以攄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羅如從龍之出濱淬提如拔堅城而俘大酋以獻馘也曾子曰君

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莖靈龜之以之藉家則茨萩之不知矣蒼莨之實鳳皇食之以之牽牛則菅䕸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爲之詩復混以序焉

葉紹泰曰青田　帝佐宜奇偉不倫而爲文乃輕倩有騷士之致太史公稱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得無類此

解縉北京重遊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絕特之觀而名能久章抱負慷慨者常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燕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能賢於滕費中年絕長補短憂乎其難哉而不幸當獻公子之時遂無孔孟之迹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爲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元氏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遍於陰山以定都而地形之強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概據全盛幾將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或有以助之也至於

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晏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冀前有瀰瀦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況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於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爲得失也　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於北京者多矣若吾友龍虎張氏崇顯蓋嘗往來而不絕者也而予廼不能一遂其游觀之樂每侍間　天語退而稽諸簡冊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混一之世及元之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中華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

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吾友張崇顯令又將往馬其為我訪灤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游一豫將無不至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顛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希遇囿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暇先為詩歌以俟

葉紹泰曰我　明肇基江左定鼎燕冀　國家規模軼漢唐而運虞夏至開遠也班固張衡開無作者纘承既久文章聿興搜盛美揚光烈端在志士煥彼龍章豈曰彝技

董如恭曰評宗古士不讓仲治文休李定斷林

方孝孺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壹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傳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連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崒乎如恒華浩乎如濟江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懇愿模擬窺竊不涵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以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辯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護卓矣為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為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

潔故其文委曲平起不為斬絕詭怪之狀而磅礴有餘韻予勝煕梧
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為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
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
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為文陳仝甫
以縱橫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
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
貢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敷麗有成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
伯生傾㠯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腴無涯不可準則
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

識故其文縣多而不迫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
之質宏與玄深之識發而為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
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用為一代之盛追古
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疑也繇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
者宜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
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
則同人之文不同也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
故立言而象者文之款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文宜
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

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
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
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繇傳也賢者之文獨於伊洛所以明斯道
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
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
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
不可向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為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
惕不思輯陳蹈故溼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
編簡以為明道文與道割裂為二互相譏誚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

攻之以為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
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為文者其惟學古之道
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
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
文為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
生學得句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其語踈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
李元賓意其人必雅飾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辛
而見之與昔之所意果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
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

而不僅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甚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雖然文之道大矣其也何足知之哉

吳貞曰國初之文莊麗雄博然艷冶未盡時帶元人辭體金華青田集中往往見之至正學先生而尊經明道毅然斷於聖賢之旨矣後之學者固當奉此為著蔡也

楊士奇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散問吾父之執焉盖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怊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排徊龍洲歎嘉應之不與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滙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嚶咳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許獬曰溫厚數語音節激壯韓昌黎之法太史公也固有神似

陳仁錫曰錄格鑄詞似撰

熊過送林君子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為南安守、南安在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乃得至、支步而散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絕矣。南有庾嶺漢軍監庾勝所為城者、其橫浦有樓船將軍遺、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蓋楊僕本繇此伐南粵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因通閩粵西甌駱粵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全為圮、扼險則為支矣。此曷可輕眎哉。顧擇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是以棄居郡不慊、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予觀南安地所繇泰剝、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而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吏稍失所馭之、負祿而相招呼矣。其易為亂、豈獨天性哉。始然天瑞竊據此界、部中甚困、會高皇帝起、然歲時迺始定之。彼傍人之餘分、非籍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恐誠策便而動、亦療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有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條守。迄至正德中、乃有趙監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襄揚光業、徒冒空文、因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為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圓、遠日乃光。故曰三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自別其器。豈苟以遠為戚耶。遠而無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欲其碩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不堪、禳而難、鄰之禍也。而況南安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吾知君之空於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吳貞曰、漢法鄭邊諸郡及遠僻繁劇多盜賊者、類擇中朝大臣出守之。化行俗美、後世莫及。今法固益益密矣。王者柔遠、其尚推誠守令哉。

何良俊剪綵集序

徐昌穀有云詩理宏潤談何容易追尋厥旨信而有徵蓋西京創制大閑五言厥後辭人遞相祖襲爰逮魏晉迄于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方其含毫伸紙抒思搆篇孰不欲鶯翔秋林虎步詞苑者也然而苦志窮年誰能破的研精白首鮮克升堂是以序錄之家較核精審銓綜詳密稍涉蓁蕪何得塵茲簡策畧存瑕纇終不黜彼縹緗令稽之鍾嶸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即王微鴻寶任昉緣起諸編縱或稍有異同要不大相河漢觀其識同別王鑒等揀珠摠羣藝而芟除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

惟子建一人獨兼衆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說評則知詩之為道可不謂難哉予嘗括而論之其大端有二夫鋪張篇什全在體裁潤色辭條莫先菁藻辟之衰冕實繫典章苟欲擅美一時必待兼資二者是故張施采色著在夏謨次差等威詳於禮籍所謂合之則雙美棄之則兩乖者也今試以菅蒯踈惡縱被之絺繡終何能辨章執物苟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亦曹毘所以取說於孫綽者也嗚呼是既然矣究其疵累抑有數條夫神宰難馭寄在絕冥意匠與方潛於沖漠探之愈窒索之更深是以對客談諧俱能暇豫臨文纂擬鮮不譸張況乎雖假名言而必欲言尋象外固[illegible]詮理而實須理契環中至於遐勢迄篇既方質莫準鑄辭鍊句又玄素亡別專事浮華則流於輕艶偏崇簡質則失在淺俗苟取優游之致終以嘽緩為尤若憑迅舉之力遂以揚厲貽誚纏綿情款將同委巷之謠精研要眇復似老莊之談或翬翟備色終愧力沈鷹隼翰飛更慚文采或象數繁列而神有遺思或興致偏屬而物有隱貌或一篇之內魚目與夜光雜陳或數句之中圭璧同碔砆駢集加以平頭上尾所闕最要四聲八病其例亦多彼靈均未窺斯秘黍茲憒昧曷究其詳是以世之作者自言人握靈珠然是家藏敝帚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之一變也下逮宋元風雅幾絕我

明列聖纂服大肆陶鎔羣宰

特衘更加領袖上播玄籥下傳正聲才情雄健者咸模規於漢魏思致清綺者復降意於齊梁繇是建安永明之風洋乎遍於域中矣唯我華亭地偏江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鄱馮仕梁比肩徐庾令雖世代綿越風氣還殊所賴崑丘岸嶨猶著奐靈谷水澄泓尚流芳潤故薦紳諸公與逢掖數輩時相屬綴富有篇章咸能方駕天閑遂欲爭馳王路若我張子玄超則又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一編以示予曰峽之象近作總若干首皆於朋遊假索將加於木以代傳寫子尚為我序之何子曰夫言翦者託意體裁曰綵者取喻菁藻觀張子名集已備詩家旨要矣及讀之終卷則皆清麗婉約綺錯流便

羣飛畢去衆美具臻嗚呼使鍾參軍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為銓錄者耶或以為此作誠為美麗使能稍刋蹊徑當不更為盡善乎何子曰夫藝家沿襲自昔為然即李空同序昌穀之集說其守而未化蹊徑存焉今觀李公蹊徑更甚徐生則知大復舍筏之言亦欺人耳嗟乎駿骨猶存寧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廻環吟諷輒為序之

葉紹泰曰雲間自古才藪撲雲而下代擅風流當今幾社諸君楊葩泒藻着述溢繁剪綵集不淂獨步矣

楊慎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脘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

焉固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贗作詭撰抑亦軌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功與

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笑尾
蔡絅齋曰讀升庵先生集考古博物闘淂纖碎不嘆約畧簡晰乃
大豁人胸目

唐順之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廷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齧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淂其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脆寒之人而爭鶩於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淂而中國且騷然繳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粮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於陡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於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氓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起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淂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

陳仁錫曰漢史多稱州郡兵而不善將士名正為州郡兵特耳

累人役也其左右之叔於兇虐欲自拔而不愜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聲指潜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空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墓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羈馬纂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吳貞曰　國家自永樂以後大寧三衛廢交南叛朔方受降不復築而遼陽且斷神京左臂矣讀此知指疆復讐士大夫不可一日去諸懷也

王世貞吳公安沙頭古梅下詩序

前尚書禮部郎孝豐吳公蘋芬甦英之胄桂蘭建禮之署藝林既翹鼎定壽曾偶以公遣出佐敘邦期月有成起倅雄郡諸縉紳大夫觀察曹公季公太史王公泉牧周公都督楊公比部曹公侍御張公中書舍人呂公金吾呂公暨不佞兄弟凡十有一人風迎左盼時炙前席竊悲二天之奪言愴三秋之違吳公乃顧盼攜而歎逸偃飛旋以迴遊分趣侍史選勝諸郊於沙頭之北得古梅焉其根則屈蟠樛乎隱見挈攖若伏虬之離蟄其幹則擁爐離披皺剝成理若修鱗之乍張其下枝若網毬毬而覆地其上枝若蓋欝猙而造天清斜排颺旖旎躡遠繁英綴空晃朗若旦上林遜其同心隴首嗟兮猶落輕素搖颸詎掩夷光之舞委翠咽嘶乍醒羅浮之夢亭亭獨上皎然玉立三秀後列濟如粉昆吳公於是命酒人列步障開瓊筵流羽爵漿炙有飛申以紀籌羌笛時御佐之談謔暢懷瑶島之下濯皚冰壺之內酡朱赭顏遂巡而未染卯色薄麐依迴而難瞑循賞之餘高倡自裴諸公颯颯亦嗣和焉遂使郄月凌風揚州擅法曹之響玉柱金卮江左失總持之艷芍藥止於相謔桃李愧其不言申命不佞宜為之序嗟夫贊脆侯適物長人短桓司馬所以泫然庾開府曰之杼歎然爽池之修竹無復遺青蘭亭之茂林僅存荒址考全樹於上林求遺卉於

金谷依稀落焰之際蕪沒寒煙之表而鄒枚司馬組繡其舌頰太僕右軍金石其手指春秋云邁覧者驚其若新陵陸已遷誦之意當尚在故知名風所嘉甘棠勿剪觀文移參文章不朽誠非虛也吳公驄然而笑慨馬命駕幸江國之未迈毋煩驛使偽媺人之相憶可關于延

許獬曰豐金璧播芝蘭摭屈宋之英華振徐庾之藻采風洲史筆乃有此聽裁

陳繼儒臥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聚而民餘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儒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鐮負錘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蓮翟逸民不過三尺策與一緉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俞使君曰余从大夫之

後宦轍所經雖不敢輟民事而娟山靈然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鬼神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絛巖雁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滿而休鵂啼非有勝智者不能遊攙腐梯殘菖枯蘚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柱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絆于俗務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河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

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家姓氏杜仆櫟新
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酒雲竊月
詩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迎泰隋六龍之所不
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
神界烟為信韓昌黎惱哭維書誰為勞逸哉是編也無間隱君子與
勁卓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葉紹泰曰近代逸民屑公稱首恐是獨私清福者讀遊序一過興
會如在空青鏡碧間

王思任紀備考瀟閒序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貽尚已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
佚節仁遺黃金數簏麈子孫單紫窮餓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
有口有目有福有緣何必當單紫窮餓也是故黃金可得宅田可買
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
山水秀妙區地扼勝淩在傍右心欲有之則恚曰祖父不力得區地
矣見山水矣桐梓拱把竹樹枯瘁修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恚曰祖父
不力如此而欲於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佃其下再三辭歎
以為安得老吾老一觴酬之此真韻祖父也而其慈也為甚大予游

賁園林半天下弇州名甚雲間費甚布置縂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
嘉之陽湖錫山之愚谷次寧瀨水之鼓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
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襄子過我而言
曰予天之中人也不腆敝壞處在光黃累吳隙楚而餘山繚如抹有
徑一隅幽蒨而邃山名五龍長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萬箇花
稱是藤蘿蛇縮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庶幾衷北山之江
鷗海鶴孕產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屋之大父伯仲又克為之荷薪
佚老裔以催講業者以奮頗之曰蒼浦点既闢於汝南矣先君子棄
蘇孫嵓墓櫝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戶庭既得寧而後奉遺第一冀除

之也用是跡瀦扶頹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遠公或摹張繡或閒子猷或臨摩詰或一局跡蘆或雙柑巧語或瓦藥翻書或扶笻蠟屐有舟鷁如有蹇驢如有酒湎如有歌管如庶幾哉二三大夫變世以來之素也王子曰予聞之長公汝南風氣瀍宜魚米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天中之美又在于蒼浦水光接漢水氣蔽雲赤汗交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予當從袁子去顏胥梯謀使安用此數峪青哉而袁子猶嘵嘵山陰道上也文饒之蠋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為高官守京涸若樞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旻天憫人矣即日對鳥魚不似其車塵驛渤之樂也或者求問生端侵擄無已圃日涉而趣少門屢餙而閒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王定者為是松惡其多獮蔚怒其當户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膏諸斧繇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于子孫之求祖父與其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袁子還矣寄語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世臣是劉氏之祖父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似謂以是言不為記而為記之引以俟海內之韻合者袁子肯諾

棊紹泰曰遂東王君雅好記游範水模山前超後絕近時之獨步也此篇巧綺芮縣應推第一

姚希孟李大生詩草序

壬申之冬放舟南還蓬息無事攜大生詩草一卷時取而哦讀之如庚鮑之再生温李之復出也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根班紈蔡柏之音嗣歡閨懷惧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扶搥萬象開撓於鬼工或組紃千葩借露於雲杼詞以舣而愈鮮語無纖而不貴可謂秘苑之藥國文心之玉榮已然而文也者皆才與情之所為也才富者不能收花明鳥哢之氣盡入於霜筠雪栢情至者亦不能掃春思秋悲之感頓化為枯木寒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錦繡之篇宋璟剛腸獨賦冰玉之質大生才富而情至以垂髫登上第優游使署簡書於役之暇休沐息肩之時已攻苦為詩既入山公之署日皇皇於名喆之通晦王路之歉乎而夾袋中則翹材之錄遑遑與詩簡並貯徐勉風月之談托之短唫長什而終不欲為國門之懸直以全卷質之玄宰先生暨石齋鹿友鴻寶覺斯諸君子使其丹之鉛之擲之比之比諸公報曰是可以成家矣還眎余余報如諸公言而乃貽書相屬詠弁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夜別自年年樂府聖境也夢裡母重生醒來兒萬死雅頌遺音也風林春古寺烟水灌秋城輞川會心句也無鴿枯石虛彈奕不嫁持漿空洗頭太白得意語也月斜夜作樓頭水山遠醉成巔上苔長吉神工鬼斧也妙擅衆長詣成獨

遂印有治黜之篇知潭底月明空中雁渡何殢於素心何拳於大雅大生挪既飛而以鋤奸忤俗左其官時遜題詩之僻業人夫詩鳥能業淨非有同聲悅響者為之崇庳大生丰標清立望之同向珪宿鸞而其詩又注注吸雲根穿月脇直當置身於鶯鶴笙璈間傳洞玄之曲發紫霄之籟俯瞰一官何啻清蟬之蛻翅但隠其所為拔地倚天者不麿麿詩句而光焰萬丈者不在四始而在六聯使它日揚推峽遺者以鶴廳重鷄壇之席可也

許驥曰託名清派重遺貽譏是空有幽思瘦句出其中矣詩以窮工昔人諒不誣也

許驥曰以史筆寫武才

葉紹袁南京丁卯武舉題名錄後序

歲丁卯南畿須當大比武士屬有鼎湖之馭陪京阻遠都人士擧号攀弗及矧擗涕遑執事者乃牒日更試之不肖袁承博士之視篆負羈先引旋析疑附闈章觀厥成會　新天子重樞赴選念茲南士毋厥世勞詔樞臣潯廣額以報士成百倍奮拜大司馬賜不朽表也寔忝諸士師藉手焉免于維鵜之憂敢不揚休命以紀于末簡竊惟金陵

高皇帝豊鎬也會朝開天下億萬斯年恒于茲金城萬雉帶礪鎮野長江發岷渠之甕奔騰噴薄于焉渝止鐘山蹁複体岑峭以峻峯峙乎其崴紆而陰頹也　聖作首出江山雄蟠左右之以中山開平

諸王干城好仇丕顯翼翼亘千古蔑匹駕並軌矣不肖袁習文士言越三歲一徵學使錄入比試于京兆擔簦而來盱覽遐績睇崇閣之制追掃胡廟夏之遺烈迄今二百餘年英靈翔浮新樵噓蒸意必有奇懷材武之士具異畧蔚起副國家推轂者儼然聽鼓鼙焉會乙丑釋褐吏弗嫺是思請改授留都樞學奉　命至止請衛胄遴拔旅揖如侯如愧儀然文也已鳴鐲鐃鐸梓人為侯鵠棲而中洵儼然武也采繁升歌循故事加嚴三試之拔士六十八人慰　新天子拊髀將帥之思爰是武與文士咸獲以材著矣乎夫士方冠鶡冠韎韋序比磬控弁汗人莫不武待士而士亦武自待及蒸髦之典量短長上下之

則又令張旂舍吮不律射策高者為前茅六韜三略五花八陣處無
不人孫吳家穰苴也何文士燃蕭泚麥舒帷衛壁外弗能以一執鞭
訟而弁纓之俊文事武備兼有之爾耶則今日臚而奏之　闕下固
司馬法所為辨官林以定論獻于王者也是蔵于宗廟內史書其貳
而行者也是　高皇帝犨靈赫濯篤忠貞世裔以毋忘爾先烈者也
是中山開平諸王所啓佑俾繩厥鼎鐘者也士不恭重矣哉顧中山
開平諸王當其難諸士今日當其易蓋　高皇帝起淮甸風櫛雨沐
與爭庶皆勍敵也鄱陽之戰姑蘇之圍非諸將相僇力弗克濟山川
遼廣又非可朝食滅也今海內無抗顏如吳若漢僅僅建奴煩宵旰

三朝矣然不過中國一大隅諸士生　祖宗基命之地沈涵棫樸游
常日月先猷又爛然在也陰符素書諸鈐秘家與夫天文占候地理
阨塞沆蘭佩之採芹肆之乎時期許士謂何而劍妖氛導詎力弗勝
故戡亂翊運諸君子分用之乎吳乎楚乎蜀粵乎沙漠而爾諸士合
用之乎一東夷所繇難易異也吾知今日所以祝諸士者在六月之
章矣曷亦聞劍乎劍有純鈎湛盧出赤堇之山若耶之谿蛟龍捧爐
而造之故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拔南都固士赤堇若耶也非純
鈎湛盧亦弗敢登天府也士重而造士者又胡寧弗重故嗣今往其
毋厭舊勛而忝雲祁毋隕婍行而薔介胄毋僨戎車而辱社稷毋棄
撓橋而貽憂司衛莫夷北醜率指疆土東攻采芭歸軼　天子異日
有犨符帶礪並中山開平無歉乎令都人士耳目之曰是固　聖主
初臨大司馬劉公所書升士也鍾山巖巖長江洋洋豈鎬維楨與國
無極猗歟美哉則庶幾分皋比稱武黌祭酒者亦與有榮焉者爾尚
圖懋之

吳貞曰俯仰情深條以詞令寓紀序而度式金以不病纖也風雅
未忘豈無作者

茹之宗曰令　天子拊髀將帥令天下林武之士浮隸州縣學宮
歲大比又錄其氣長制義者檄試文闈烝髦之典亦云盛矣然

膺寇交訌歲無寧刻卒未聞歲此朝食與戡亂翊運諸賢後先
爭烈說者因是致嘆謂此中無人非真無人乃培養之者有未
盡也仲韶先生忠孝性成居恒目擊時艱多有封居胥勦燕然
之志而以　予告終養不獲展者數年讀此序可知與樞學時
薪槱造士與　聖主同一至意

葉紹袁吳眉之文序

陸士衡云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故夫運意之始抒性靈之真屬辭之際會聲采之用午夜一燈心心相續晨總千字煌煌卓爾文章之道靡可違矣而義不採於性靈象無符於彝采羅云操異匪所貴也自沿習既深溪風彌煽理不原本於聖學典不規矩於王制旨黃叢沉亂湘岸之春陰華實無關落漢潭之秋色寶宋人之石而笑苕薛亘素蛤之粉而鉄凋客真似既消聽覩斯朕於是靚粧袨服強學芊蘿之女織眉巧笑苴必昭陽之人體骨夫於妖靡舉止絲來柔艷斯亦掛玉釵以空佇覯瓊珮而含蓄者矣吾乃茉莄尺錦珊瑚寸璣宋玉之風吹□株楊柳謝莊之月落一葉芙蓉聳聲孤雁夜入畫欄之笛冷冷幽鵑叫斷清閨之夢斯實小材詎閱大體更有畢卓倚甕揖黔紳之士阮籍散髮聳鐘鼓之堂奇劍客之說而淵源木鐸遠稚沙之雄而區畫井田類閑放誕游夏任俠有充理燉螢於今日尤難測擬碧血非妖黃熊可化言出於石鶴退而飛杜伯之屬遂有射王之矢磬靡之鬼炎來爭燭之光斯又祇祲之法莫辨十煇存蔟之庭未圖九鼎者也豈以雕蟲小技而可操戈大雅也哉我友吳眉之緒雲家學望月儒度既茂玉葉之積方承金嶽之傳襟雲曠遠不讀非聖之書賢性詳凝實同大器之舉薰慨然憂世運之淪而發然遊先民之矩情深故理懿鑒朗故體周其思則精微而瀰渺其辭則煒燁而矜嚴其氣則鬱森而宏茂其聲則踈亮而開明清廟之音非嬌歌艷舞也黃鐘之奏非落霞春波也拙不必毛檀篆雋而古巧不必化人偃師而羽神不必斜暮高展而遠色不必調脂染黛而麗幽不必故宮荒殿榛丘梗隴而悲涼實劍之氣有如秋霜仙人之墨一噴成字足可謂無景不耀無牢不宣者矣逈淮南之鷄犬歸漆園之斲構獨抒性靈之玄秘而脩綜彝采之繁飾其於斯世厥功懸焉謝華啓秀豈惟士衡之賊已也

許驎曰近日文習卑靡齲齒折腰與雄顙蹙額並為正人掩口然惟是兩進虛相讚說以至犖牛醴酒招延隸舉此詮凝符所以見鄙於顏氏也必求大雅惟原本聖學規矩王制使性靈彝采隨氣機以光斯於文章無愧吾師是序為近日卑靡藥石足補士衡所未逮

無紹袁沈君晦文序

寒食後入山中、磴草茸茸、叢花灼灼、澗落松聲、飛英點袖、餞而翠微濕衣、迷濛不止、因過檇李江、孤舟夜閒、蒲篷得君晦文數首、案燈照讀、覺雨悶風愁、一時都盡、數行筆墨、透有情嵐、麗色為江山助、不淺如朝旭初升、彩雲乍發、霞雲交映、煙月俱清矣、君晦為余內兄弟、潘黃門之風、弊謝車騎之敦、好瑤情玉立、慧性天開、如衛寶之在前、不荀香而自馥、弱齡挾藻、答桓驎之詩、綺歲雕華、奇終軍之對、千言即賦、無黃仲宣之筆、四思非遠、寧罔平子之艱、至於摩月抒情、瑩梧練響、筆染桂宮之黛、句飄蕙帳之香、選韻必鏗砰聲、即楚豈止池生春、艸夢中思哉、花前儘傳人日而已哉、固已子山梓琉璃之硯、考穆焚珊瑚之管矣、劉勰不云乎、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詞、天與人并、乃為無綜、而庾信風流、未屑鑿匡衡之壁、徐陵才思、不閑漂高鳳之麥、積功研慮、斯又難也、君晦抱天縱之才、覃人力之用、夜以繼日、舒惟非勤、古必從今、宣訓敢謬、故其文也氣爲瀾而理精、神悟發而思遠、符聲著賈東西二京之間、辨組論橫秦楚六國之際、洗滌園鴻烈之餘、遡遊典誥風雅之微、音白雪之頌、方於玉枕黃絹之辭、比之銀函鵝鵝樓前、燕說珠廣之舞、鳳凰沼上、鶯先金谷之啼、遠揚柳於建章、繇來御苑、採芙蓉於太液、即是宮花、固知天上碧桃、原無別藥、人間芍藥、本出禁庭、惟境地不同、斯耳目特異、豈必人著齋請之書、家傳夏王之問、而澂為奇也哉、洵砭俗之綠石、應運之春茅矣、昔淮陰登壇、武侯除中、扶炎問蜀、寥寥數言、而云最為少、未足廻瀾、我不信也、

許驟曰、文采葳蕤、情辭幽豔、雖式序體、實賸賦裁、

名文寶符　卷十六皇明　序五八　香谷山房

黄淛經世編序

明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璽四暢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淵論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而規模宏淵綱密目繁始未嘗不詳明整肅而後凌遲也木蠹蟲生薪炎鬲沸識者於是致嘆 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爲簿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南冦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柔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 上旨凡咕嘰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毋論天文斗宿地脉龍蛇通靈遐光元聲大律之書未嘗覔見即昭彰如禮馬塩茶按部如九邊圖塞星列棊布如坵壕圍甲撾鼓如屯鑄爛陳如孫吳諸葛兵法持一往

叩東支西吾如拾敗芰于零霜焉殘㬥于象鼎縱有所得皆出棄餘又矧嗜欲營營本原清混生殺愛憎仄之時希倖於僥游福膝之事懷此遁也以往即柰何歟佐 聖主成唐虞三代之治乎同盟徐闇公陳卧子宋尚木三君子慨然念之收拾 昭代爰集群文彙成一書顏曰經世觀其貽彪品題宏敷理體䟫義鋪張琅琅法物誠哉一代之鴻章千秋之盛業也原夫三君子之用心蓋不勝郅隆之樂江河之感焉當 二祖開天文思蒴嶷意主朔革胡元驅除内宄從龍靖難諸賢大功既成無煩議論迨夫 景陵恢彌天之羅裕陵啓網繆之蠹茂泰已還迄今 康廟家謀户斷蓋已方軌周摸

鑒 永陵在位四十餘年會當煩興雲龍輻輳天蓋多留賢才以啓隆慶之治而我 皇祖遠邁其盛四十年以前父老欣欣願望太平捃厥原本良繇 聖主從容以論思指臣誠明而矜讜或振臂伸眉於盤錯之中或慷濟經營於瘖言之頃或舍己而攬衆多之謀或違僉而行獨斷之智或度事如神赴若影響或遲應若鈍吃如山嶽披綜排宕颯颯向人恨不同時乃爾饒歎是猶溯泉而達伊洛觸目而見琳琅三君子之爲此也蓋其樂也若乃微芒之數兆乎陰陽治亂之間間不容髮石畫奪造化之功秘謀鬼神之忌則亦有榮勒金碑身膏銅釜 裕陵之淩辟 康陵之阻轍 永陵之議禮英風偉

論既如此艱難義命又如彼抑或韜略蘊神奇難畏事發機于身前言徵於定後低留惻惻而莫可誰何者未易勝數抑或所言平平開見忽置浸淫潰壞輾迫叢譏坐此之類亦云多矣是故言之未必即行及其行之而已不可復智昧相乘循環無已此聖帝謀臣所以撫膺長歎於失時也豈非幾微之所及覆而爭陸贄之所危坐而議者戰三君子之爲此也是則其感矣感之雖何 國朝良法美意未變于昔士大夫矜文學之彥備儒雅之容十室獨有頓微風搖之動見露肘致煩 天子咨嗟欣容歎詡文右武有君無臣屢在科目 聖人之憂士大夫之恥也洪惟 二祖 列宗先後輝暎經濟之材不

借異代以余約畧近較之英宗則以王于而忠肅爲偶周文襄耿
清忠爲輔在 憲宗則以王端毅項襄毅爲傑李襄敏陳康懿爲翰
在 孝宗則以馬端肅劉忠宣爲冠倪文毅爲輔在 武宗則以王
文成李康惠爲首胡端敏爲輔在 世宗則以張永嘉爲最徐文貞
爲輔是皆具命世之才經世之識持世之學故其勳名爛然文章彝
約於今爲烈功等開狥他如周襄敏以片言而釋諸將疑阻黃文簡
之策阿晏台一言洞徹如立高岡李文正之辯倉糧譯言徹中逆兒
輸還之煩又其尤者倪文毅遊事状畧绳動指寒冷猶在星辰河獄聞
其輸遊遺也毋悼一時之勞而失久遠之利康惠之築堡屯田劉

忠宣之兵政弊端十事言重詞複中有大[illegible]駁若是者全篇固資
徽謨甓諭亦存綱略稱此以求揄羨闡幽雅脣必錄片羽碎金偶見
六辭本聖門不以人廢之條 明王言者無罪之例並蒐所存梗
概備焉矣或有難者曰太尋緣河未闚旁搜水經洛綠明刑豈必曾
讀律令若之爲是業也精者猶精粕者猶粕恐刻舟再覩于昭明膠
柱徒婀于鼓瑟曰是不然絕智奇才不常有而中才常有患坐不讀
書耳譬彼戲工妄施琢削必患丘指守高曾之規矩寸量尺度雖無
五鳳樓之觀而一椽一椽聊備結構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三
君子者豈不知 聖明在上必有殊尤曠絕之佐曆圖事於磐石運

前籌于掌握是編蓋爲中才說法而要其二百餘年典章燦煌船捐
印艳留奇才豈有含筏而登寶山棄炬而洞舞鼎者張芝許事曰一
識所效有限而見聽所及者廣柳河東亦言具方剛之力不淂馳騁
疆場佐戎行致死命欲報國恩惟有文章然則三君子之從事于斯
也其志意亦已較然明白于天下矣
茲之宗曰本 朝垂三百年黎丁大故李賴一二老成經營盾辨
國以莫安頃寇警彪豕猖披滋甚海内士紳俯首一先生外天
官與國陰陽鈐秘等無聞焉致 天子停餐鉅鹿疑科目無人
嗚呼誠足羞也閣公諸子壯心籌國其[illegible]言已見天下全是集

經世一編作異日中興泰徒事疆場者有成謨矣而什襲奇
姿荒節密緻雄哉夙爲吾鄉推重所著政府大略儒者談兵數
種洵稱異貲先資今之序所論列使前賢功業瞭如指掌凡有
世道之慮直須操此往耳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俞龍亮焜西 許驥鼓千 參閱

諸葛亮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鳥鬚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旗。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葉紹泰曰。時方大舉伐蜀。軍旅倥偬。不廢游觀。且為建廟撰記。以誌勝事。儒將風流。自不與武臣同轍。

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葉紹泰曰。桃花源記。當是淵明逸趣所寄。其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亦猶神農虞夏之思歟。

王績醉鄉記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反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逮於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鍾惺曰游戲之文不露尖巧所以為妙且其中大有感托非一味游戲而已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記

粵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謠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聲寢郤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寓河陽之名三嶽制度秉戎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縣是河洛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氳玄聖舉乘時之榮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會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權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靈下屬防山泗水戴靈遂馳汝上禮樂繇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蘊排徊亂而構乾元栖荒屯而樹真宰誠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岳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朧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桂衝霄犀嶺辨中黃之宅則聖人之至象也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泯波流於下問太陽停午收爝火於丹衢滄海浮天控消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

裾衣判子敘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䖍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凉於詭問則聖人之降跡也參神機訓鍊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鄰絆柔黄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雍渡寬旋明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阜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頼執陪臣之禮則聖人之成務也朵梲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良授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則聖人之救時也坐於筐

名文寶符　卷十七　序　之五　香谷山房

箧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春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倚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稷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隙經動玄符於北洛則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靈禁不測廢視亡涯石磬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續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版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益亡秦之兆則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浚諦亦方外脫屣人間冥盈與夕夢之灾負杖起晨歌之跡挽杠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惕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淺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户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然黄金口長懸闕里之堂荆棘遼蓠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𡸁黄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

名文寶符　卷十七　序　之六　香谷山房

衰四海繇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琴書而罔絶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東觀曰予安属文初不落稿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以施於駢麗之文尤難爲之此世所以有天才之嘆也

崔祐甫汾河義橋記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絲緅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牌邑有官脩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於絳達於雍縣卒迫程貴人射利濟不為捷渡曰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廼顧棄家之諸它郡枯槁籃縷日悔歲積自阿閼而東陶唐餘風食貧艱難閭里編小率令遠騾馳過饋餡者耆喻美於編戶丁男捨來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滸牽射隤沙徙岸呀咽轉騰畚築於激射

之肯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滿悍襄陵噎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而之曰力竭於予天不恤是而已矣願而不應且有潑圖徵詩人之嘉謀泰作者之遠慮曳索𢑥蔑縶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上柱凌澌社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志二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舟艇取其固勢異釭鋭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底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瞻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降境難其一善紉乃薰之縣是縣人志之於石

韋瓘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縣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川關錯風俗詭浮故理柬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蕭和斂措勧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耶皇帝四年令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庵丘隰遇汙空規殘狀非鄉黨之耆耋不可疑識與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廣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

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三旬而畢不殘一人其始也驛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關荒梗數萬畝汪汪盧明壘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鬬橫殺衝波泄派引洫闢嶅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鬬洄渡槙最砲硊湃會似闢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漫崩騰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址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熱天旱魃為虐畝蒸穉燃較龍遁奐誅而翠澈搖蚚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奠流橫潤百里則貫蛙浮塍平歲之汎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名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條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

葉紹泰曰如畫家風雨圖

宗紹秦曰六詩
亦賦

李白任城縣廳壁記

風姓之後國為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王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唐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

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錢貨之豪藪為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閒剸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頻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彝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听輿論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陳仁錫曰對仗中生氣勃鬱方而能圓巧亦至矣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茅坤曰趣法奇本史記西南夷傳首一段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繇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葉紹泰曰潭丘荒落忽感慨於灃鎬鄠杜放客之懷有同棄地

鍾惺曰樂天高風千古猶在

白居易廬山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砌階用石羃窻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以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則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

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袁宏道曰寫山中幽異使人垂涎

王禹偁竹樓記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槪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陳仁錫曰瀟逸之致可掬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茅坤曰扶蘇非六朝陋習談理無宋儒腐氣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

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許顗曰首叙天子終及小民何嚴重且婉曲也至以齊魯比蜀是

善占地步處

孫鑛曰字字扶飛鴻之勢

蘇軾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

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茅坤曰風景亦自水經來然多奇峭之興

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

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鍾惺曰前段便是莊子庖丁解牛全文因淺段添許多妙論所以

隔一層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鍾惺曰俊爽之氣不可一世

朱紹存曰可作

盍圖

張養浩濟南龍洞山記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州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剎。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象甚夥。世兵。逃亂者多以爲依。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透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俯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僕然炎前導。初焉若高潤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寘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敎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陋。且重以烟。遂反聽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出。余強呼使疾進。衆以烟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余適居前。倏滑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焉者。始釁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既會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說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乎共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衆皆病。亦陽懼爲絡其謙於外。即舉酒酌穴者人二盃。雖稚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飲。余因默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絕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事未必有。由今觀之。則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危壓溺。不弔。其爲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此。故記其事以告爲游洞中者。其官其洞之外坐而宴飲者。其官其凡十一人。

榮紹泰曰。每怪昌黎無膝。不謂養浩亦無具。然猶勝宴飲達官。作洞外漢也。余嘗偕茹漢石許致千極幽窮險。每遇危困。必蹵狂歌撰奇句。雖壓溺不顧也。讀是記。恨其多着悔誡語。然誨誡政所以爲勸歟。

杜本懷友軒記

余少時喜游名山川聞武夷家勝而最遠嘗按圖指畫擊几為節詠九曲櫂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朮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於時張君伯起以童子科較書秘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為事乃二君皆粤產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為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迕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扶冊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建峰地皆良田美竹有類萬卬鄽叡之間稍憩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同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游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瑰礴西南諸峰嶢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爾時一登望江之左右淛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衽衽顧間武夷諸峰並列於下巖峦林壑澗谷淵渚泉池

潭洞層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游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頤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墟而剗薙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茀地而蓄之植兩楹為軒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樸蕭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輒思生平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談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閒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懷耶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朝夕披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貞之臣貞節之士酷虐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曆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臼墟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臨睽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師友於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然其出處存沒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葉紹泰曰辭句樸拙無甚高致然結念知交抗懷前古所得於退一放者亦自與胡官不倫

陸仁錫曰山光水色亦歸吾君大哉言也

宋濂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峰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蛾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瀠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嶤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覽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咼俎既備肴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詠及至神酣意適搴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延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伻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閭廛所在逬逬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君子每為之永嘅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詠眺之際亦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范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荊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悠繆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荊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舉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之趣濂蓋聞之丹厓先生云

吳貞曰成平初辟歌咏未興自一二名公鉅卿播諸詩文而浚窮荒僻谷罔不沐膏澤思勸勞也功豈在汗馬諸臣下哉

宋濂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繇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遊。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它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王世貞曰。宋承旨為 國朝文臣領袖。此記乃奉旨所作。借題發意。因事納忠。氣象雄偉。辭意軒昂。蔚然 聖祖保治宏謨。詎騷人墨客。留連光景者。可同日道哉。真渾噩之遺風。翰苑之宏裁也。

不遜曰雄深奇偉

王褘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廣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蟲鞮鏊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伏諸巖嶮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特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

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武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林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

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俠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我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千載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

已詳于簡牘者皆不須書。

宋濂曰。段段古貌。卓卓名談。漢事遠矣。何一一若目覩也。

劉基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淺水皆蓋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瀨潨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寂而室焉。攜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蘂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

肥之腸不可以實豚蹏穢桑霞溫之軀不可以御蓮韡雖欲效野夫之賤隸蹈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膚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句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葉紹泰曰青田起自艱苦開創隆平大任之降匪易易矣與范文正先憂後樂同一深懷具見良輔之概

楊慎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燃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

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斃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徒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脫肋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發情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

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鉾燕然銘石執馬爾人不足稱也夔其蘇者不泯其跡剏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收者不禁非缺歟

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為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葉紹泰曰余少從先人遊蜀入夔門視武侯陣跡土人云夏水泳時江岸巨石如象如屋者一夕盡徙去惟武侯壘中細石經千歲不動精誠之貫天所支而不可壞雖樵人漁子亦知其然也升菴泳寓感發為多此記可與和叔獨孤記少陵東坡詩同鐫瞿塘之峽

鄒元勲曰有為而發妙于實未

陳繼儒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為崇山峻嶺綿為蔓壑枝峯散為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峙於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回緣攀附嶢聳剗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詠其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浚祠

公於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壯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同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剷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脈蹤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扦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露蹤明為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卿司理始按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曳猶

於亭之上下乎人静山清花踈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閣閉徒兒壺蟻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鶴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罔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即文定當為解頤請筆而記之

許驎曰袁中郎記虎丘云欲復平遠堂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尋以病發夫鄉賢名宦祀典攸崇是足備文也公並峙勝地者興廢有時能無蘐游人之嘆

陳繼儒崔使君重建放隺亭記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摶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真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掐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沒而服緦麻哭葬於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中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漸漸為朝野所物色粟帛軒車貢相望於岩穴豈不媿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于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隺報之不淂已復還矣余嘗笑童與隺不解事而又多

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瓶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爲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於功令埋沒催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而和靖山澤癯誰暇過而問焉吾曾孫西泠宗杖訪之遇老僧叩曰楊易頭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廬漚安在曰久蕪荊棘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閣於群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蘵構亭亭址李端李鉞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郡人于冕沈恒種梅繞墓陳子安送一隺為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隺化游者寂寞矣若是則孤山真孤隱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於此中者非恨其太

寂恨適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璫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懸為毒霧腥烟雙崔有知必且啣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糴不及為幸一朝璫敗往時士大夫喪心塗面稱功頌德者亟欲仆穹碑劃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崔與一存而囹圄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氷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崔亭於暗香疎影之內直將湖山適年之遺穢蕩滌而祓除之雖謂崔使君為和靖招魂可為和靖招隱亦可為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額事豈容復留以遺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椵銀鐺逮至淮四日聞 熹宗晏駕得生還今 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快心於使君將邀祿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嬉於此亭之上下手若種梅籠崔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拾遺補缺則有使君之子貽生等在皆崔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葉紹泰曰余久客西泠湖山寥寂惟崔君所構亭椽宇僅存誌為君復放崔之處而六橋汀渚半化桑田兩岸菴花盡煨薪火蕪白有靈往來亭之上下能不羨且妬否

汪士鋐曰慷慨淋漓史遷俠傳生氣不墟

李之椿忠俠堂記

忠俠堂者予外叔祖光宇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縶病萬時曾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榭蔽日翳雲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乎先生往來豫楚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鳴騶負弩候館偏繫至此行為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主伉魯朱家殺然敢匿先生社稷臣排閶立仗請緘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而館之者當人百其身以相贖何必俠也始儼然道東而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有哉太史公於俠深致意焉夫詎止為荆軻聶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霧處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於霜露岌岌乎旦夕莫保先生誓欲全軀歸國饑地養痾乃販舍避先生如避兵郡邑大夫縉紳先生尤甚於敗偵聲扁戶察影削跡尚有餘恐然則先生遂死道路耶李子欷歔歎息而為之記曰有高公而魯朱家有人矣公與先生素未締交從楊從輝襲官路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上一榻河北久知有高寓公先生方當進退維谷塗之人客指公曰此河北之好義士也先生且喜且疑命使者往告公開命恐洩急語使者曰予不館先生誰館先生者即日換發閉藥起居倘至郡邑縉紳聞而股栗懼將及已多端恐喝大聲趣行公戒僕堅楗拒之亦如人之拒先生俠哉公也較諸魯朱家而過焉亡布國讐主而讎者明主明

主可與忠言嘗來家癸見及此若虎彪擇肉媢瑺即臨公未乏雪瑺怨而公嗜義忘禍色笑自如益俠而進于道矣公寓友義素相許公邀之曰胡可靦面失楊先生友唯唯否否有投足縮趾者有界塗裹足者有履閾卻步者悲乎此堂寧遂大城而殃魚也哉公執椿手愴然曰小子曹見先生乎椿曰曩嘗交先生於都先生呼椿為小友椿竊窺先生浩然溢眉宇間公曰小子洵可交先生矣先生館於予病甚篤而浩然如初臥三晝夜方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唯以殺瑺未遂為恨且唏唏遼東一塊土無人挈手而犁其庭則死目不瞑先生忠於社稷如此留十日病始痊軀全死可浮雲無繫祇攜兩囊雜棄

此中豈徐夫人匕首柳張子房博浪椎請發所藏纍纍若若雜沓錯落或槊或矢或布或帙或韲與桂或藥與茶或首陽薇或井螬李或義黍分粒或孝樵餘旨或囊而縈或筐而永或累而溢物或祀名人或紀地賦或紀時公愕然曰母乃縉紳先生郡邑大夫之所遺歟先生曰乞惠也檻車所至不遠數百里而來母子背負夫婦肩攜聾者以口啞者以胸瞽者以指跛者以首吃者以目歟致必親雖微咸喘吁涕泗罵瑺不絕匝輿擒首道路哽咽以是故挾之與俱公曰吁嗟哉禮失而求諸野義失而存諸乞乎逆瑺餘毅盡忠臣義士而不能殺乞彼乞為孝子順孫者視此乞奚啻蜩蟬之於蜣螂先生行公騎而送送而哭哭而失聲去陽歲餘人猶未敢至斯堂予登堂徘徊不忍去先生忠魂在屋梁招之恍欲與予語予因誌此堂曰忠俠堂自長安歷此堂也停驂式傍之祠釀酒比千之墓忠義填膺悲憤裂眥回思逆焰彌天輦轂湯沸而四海清流恐死守正以待河清皆賴二十四罪一疏為木鐸耳時蹈陰觸兇慰先生於詔獄者長安舊役可方椒山瘞骨屠兒而公居停患難世多未聞小子椿瀆而記之千秋而往此堂當並千墓岳祠咢峙伊洛軼之鳴騶負弩之候館也郭多

棨紹泰曰古今豪傑在困阨之中必有難友如魯朱家者收而推

挽之而其人遂以俠聞聲施不朽矣方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縉紳皆扃戶匿而高寓公獨投餐問藥諸乞息者至塞道路是何俠骨偏稟於草野之士乎今忠俠堂名芳千世往時彪虎暨諸縉紳安在大生先生此記直與二十四罪疏淡光木鐸非徒傳游俠而已

張明弼猶狂國記

道不周而北為寒門涉寒門逾積水為猶狂之國去齊州蓋十萬里其國當無懷氏時朝日而夕月食穀而衣毛與齊州不異相傳有猶狂氏者生三歲而有睛黑之心揜啼以為笑護飽以為飢父母憎之誕寘之莽漠之野而鮭蟹之神腓字之移之妾羽則梟楊覆乳之乃負以歸行年二十而目言口睇耳嗅鼻聽眼娃陰賤人莫能測其國君髻者乃聞而好之設九賓以見授之以三族之位猶狂乃謀遺難人重九譯以求中國之書得六經諸史以歸遂著書名睽暘經以窮奇檮杌為堯舜而以曹瞞為孔子羿為至聖哭天王以唐之林甫宋

之檜配食之須經於中國甚年其州黨化為猶狂三年而國之八紘化為猶狂又三年而國之八極亦如之海之馬銜野之彷徨地阜轉鄉蜩傺木客之徒慕而從之者數萬家乃其幽髻而奉猶狂為王相與豐豐衎衎倏忽而閃尻黔羸之神以告於帝帝怒勅六鼇載地而南羲和望舒無經其躔於是其土如畫恒如月死夜六穀亦絕惟黑氣如山旅聚而吞之曰以不飢猶狂死國人奉其髑髏于哭天王之廟有大事則穀鼠如犬以祀之乃化形出泄事還復為髑髏或言自帝之移地乃迸與齊州相近去桑野僅三千里而我數城之民有變魑衍者一游其鄉而忘反數國人歲一通中國焉琴張子曰惜也其莫之禁也上有明王其無令復通中國

鄭元勲曰猶狂鬼也委鬼也睽暘經三朝要典也黑氣如山丙丁之際也哭天王之廟生祠也夔魖氏魏虎屬也此公亮悲憤之文而作於乙丑以後刻於丁卯以前至有以此抉公亮者嘻危矣

張溥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劒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

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

孟長姚公也

葉紹泰曰聞五人臨刑時蘊民觀者以萬計顏佩韋從容笑謝曰我五人今日死義耳願諸公勿悲他日作傳奇多着一二俚話足矣嗚呼耿耆討操施全刺檜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其五人之謂乎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叙

茅坤曰、歎宕通、嗟可詠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楊慎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于景升晉紀論祖此、

司馬遷游俠傳叙

茅坤曰、太史公下筆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故傳游俠、亦發憤之所為作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

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鍾惺曰為游俠昭雪得明白正見自己推許不苟耳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朱東觀曰思貴貴采精貯書之所未及

司馬遷貨殖傳叙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

之緻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王維楨曰此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橫交化莫如端倪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干寶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

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若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

孫鑛曰率遇森嚴

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

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於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逐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儔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彊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衆富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

孫鑛曰叙周事皆引詩是學劉子政災異來

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振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杆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觀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

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槖于囊涉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於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緜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材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

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繇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繇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絍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嫁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察庚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惡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

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明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繇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溥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乎中宗元皇帝

孫鑛曰氣勢宏暢辭華亦豐贍中間字句雖未極彫琢然却下得斟酌有分曉無冗雜率乍讀既好熟讀亦不厭

前起元回敘三代后妃之制比史漢獨為詳洽文采華黯可喜

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

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

陳仁錫曰每於谿谷中手神煒煒

求淵搭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濤蠱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挾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沒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鍾惺曰匡衡劉向杜欽諸論前史六載之詳矣此又數論而整理之可謂裁約於贍博者矣

名文寶符　卷十七　宋　史論六五　香谷山房

楊慎曰數語感慨似子長

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叅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崇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名文寶符　卷十七　宋　史論六六　香谷山房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廼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孫鑛曰持論平正遣詞雅細然大約是排體乏跌蕩之致

孫鑛曰亦只是鋪文字比班氏稍加典肆而蒼勁不及

范曄宦者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廼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緣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机殷遠朝臣國

議撫綠恭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恭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懨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衆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葉紹泰曰宦官即忠勤清慎不過與僕妾同勞而使與師賓共處且反居上賞閹扇之小勤啟朝士之偉氣縱彼係忠所喪弘多矣

孫鑛曰非淨有以致淡而味永

范曄逸民傳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葉紹泰曰高鳳託疾拒聘隱身漁釣有子陵羊裘之風故敘次及之其贊曰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蓋闡幽表隱前賢之志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襃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迺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繇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繇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葉紹泰曰史遷歷覽名山大川故其為文磊落奇肆康樂栖遲宕澤寓情清曠興會標舉超絕一世豈非其胸懷有異尋常萬甚耶

孫鑛曰疑史記來

沈約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繇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俗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

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繇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繇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搆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繇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釆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葉紹泰曰歷代以來勛有大家祖父相承久諳國事若有象賢者出其經畫自與偏起不同所以將相之後恒為將相家治則國

亦治也後世國重家輕蓋懲恩倖之禍而矯過正矣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顯篆七言之作非此誰

名文寶符 卷十七 梁
史論七七、香谷山房

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為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

名文寶符 卷十七 梁
史論七六 香谷山房

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沈國元曰新變為宗盡乎刻異之致神閑氣靜睥睨大家

唐太宗晉書后妃傳論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先於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繇斯以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㝢。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姬王垂憲。允重造舟之

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淑媛流景。所以載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齋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然能鼎祚惟永。徽嗣克昌。至若儷極愆度。閨德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肥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為黍苗。鷲尾挺災。陰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嫕含詩。作南國之奇態。誠謁繇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邈微。緬想寄諸記述之獻。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務后一善。勸作社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擇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與臧所緣。義同晝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劉晨翁曰。典秀妍美。絕似盧王草創。

唐太宗陸機陸雲傳論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與泳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

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矣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可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王世貞曰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軀叨三世之將名不能逆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覆滅不亦哀哉道家之忌士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平西陵坑戮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龍前後為守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為頹廈之木難矣

魏徵梁紀總論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鐏俎聲震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

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寐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乎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讐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殲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

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荊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采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徂伐有所同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許顗曰南朝文氣不變晉製而華贍有加惟梁稱盛劉彥和謂是「彼時漢武亦非濫譽也至一代政事固無足觀鄭公此論可冠

梁史

魏徵隋書裴仁基傳論

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繇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興，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於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雒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

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脩。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椎，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指顧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顯誅，蹈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

東之羣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在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覩穢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豢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筭甲兵之多少較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

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以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乘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共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絜短抑陳項之季孟歟

裴紹泰曰文帝從人臣起家至全有天下勵精忘食御事多大度其不克長世者煬惡以劇也秦隋同訪不亦冤乎鄭公初從李密不隱其過此為史論之公

宋祁新唐書文苑傳叙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釆釆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餘以文言考之絃誦然淺致遠不泥來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剗陳三變攄雲淵之抑

揚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較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韶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輝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賁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緗圖[illegible]所任崇高別為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覯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黄鉉泰曰歷代詩體惟唐寔盛不獨風雅兼多騷士之致以故論敘文苑於前史加厲焉

歐陽脩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

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鄒謙之曰、此傳為伶官而作、篇末數語、方繞說出、愈見此等種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

葉紹泰曰、愚於夷狄之文、多所芟刈。此後宋史出自脫脫、未有定論、故與金遼元同黜。識者鑒之。

鄭曉同姓諸王傳叙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國宅咸陽、詔還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絕始慮終、防胡為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略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保塞、山戎為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為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巢居庸、蔽鴈門、為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為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

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為慶王。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為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為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若乃周楚齊譚、魯蜀諸王、絃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旌、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緻旅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浚根、此思王之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盡棄者也。迺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葉高進

賈誼之策而齊黄充兆錯之謀汝通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雖
羅龍曜判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萬困心驕恣濵䫋稍中裁
抑耆軟弃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賢宣德初二叔不靖漢
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而後 天子攬綱結網纍臬日嚴一不律則
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傑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跡於
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
餘年間有圖土之收未聞向師之殘至正德中寘藩狂狡卒起窮邊
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 皇帝峻德明倫每布
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充親九族周亨萬邦曾

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空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
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己裕人
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
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寡至
有共達而居分餅而膳四向而衣婚十年而不薙者矣嗟乎驕溢則
橫而干紀寡困則濫而思亂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
先朝典制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謹紹泰曰 高太祖封建諸王追遵漢制道 文皇靖難以淺錄
共一得國重以親人同姓少衰矣今設宗學與鄉役並舉式古酌

今實為不利之令甲

鄭曉異姓諸侯傳叙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冣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祀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宥之恩寬於漢魏矣 高皇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雪誅鋤萬數相國惓於熾蕭眢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寡深即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因景隆以負國淹繫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安定越萬安陸之流亦承收復終歸氓隷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

名文寶符　卷十七　皇明　史齣九五　香谷山房

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蹋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凡伯皆特轅欸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借正統景泰天順間配戎猾夏奸黨貪天己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庸雖師律尚嚴而簡衆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慎名與寵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汩廢典章瀆濫極矣今 皇帝洗滌乾坤光復祖憲登極之詔首錄擠反者宸濠功已而秉崇禮顧瞻忝侑悼念元勳興滅繼絶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頒命廷闢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獻陵即位晁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晁弟昇自是進紀宸申更相援引令 皇帝君曰營丘以膺揚裂土建成以馬欸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彰誠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寔革徒以先朝恩命錄之且於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令狄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二人凡二百七人乃令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累考其狀世次爲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

名文寶符　卷十七　皇明　史齣九六　香谷山房

道德勲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許騏曰 國朝待功臣不薄間有誅戮懸以示懲非得已也吾歷朝增封則盡庸勲之典矣端簡是叙多寓微旨史遷紀漢與壯渾融

陳仁錫
四留閣
成寧全
集其人
齣有將
才

鄭曉北虜考叙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凉勦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戎障圍殘戎吏民掩戎將較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膺胸挫跌五師不還 文皇赫怒伏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共輜畜而戎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鮑繫於掖庭本兵雖經於私第淪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詶譏和親於漢姬受賜物於宋幣

戎心佚馬覘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徽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戎相尋敘得寧輯顧其書詞悖傲使介驕淩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戎懷平城之警虜遣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縣扞禦遁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盛寧之捷足稱敵愾頗滋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彈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吳夷亦漸攜貳於是益塞

萬里所在將也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時嘗遣使窮虜至屢書敕錫之綵繒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稗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遷以數年虜將耗鈍矣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繞十餘萬金大同宋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闌臨和闕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晉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卻貢專意內脩已未庚申妖孽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歎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徽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

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脩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會何之慮彼善憂者以為近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向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太原掠上黨闚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過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

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析不施於薊北漢開驩於衛霍唐盛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皆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揔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昔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武曰周宣脩行玁狁于襄宣華歎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甫以我有以哉

吴貞曰歷其然始綜其強弱而要歸本論於君臣老成謀國典刑具在

鄭曉土官志論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宦謹天順八年三月上　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來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裁懵釐革至正德旋濵隳廢嘉靖九年令　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令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簡驛倚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机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𢼸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聡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初元孽竊據戍中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惠戢梅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熛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鼎強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撫騰衛諸羅窺竊孳請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狗奸夷正統迄今叛復反覆況授官非人刻法好貨湖南滇非將有梗陽之憂至永馬湖建昌川

陸連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睽絡衛胸掣肘自泗城北寬永寧芒部南樓畢節西播外寔晉凱內瀆交譊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猶有征誅輒議調蒐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寔

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寔穴盤統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敚田寧梧藤諸郡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洞爲孽則北連武岡郴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於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鎮剿則勁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紛棧水鎖瞿峽襟帶排東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統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爲松潘咽喉參戎[illegible]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內黨日堅

[illegible]落隙亂啓茲之勢彼得挾而摟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醜類若乃碉門遠引諸酋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　明興平定四海凡夷遠蠻僰徭獞之地西起巴東牂柯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徙作叛作歸苟功率過邇樹懷失策雄圖自寔狡寔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蔑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與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適湟絕嶺與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綏人曲防寔

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富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擾日聞師從數起網漏綱頹夷夏並困雖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隣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斂閑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部帥脩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始之宗曰土官皆古八蠻裔也羈縻之外苦無長策但須善其所以羈縻者耳循是論往於以平蠻不難

陳子龍同姓諸侯年表叙

嗚呼、廢興強弱之際曷常不繇世變哉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廣樹同姓引布宗賢地或不滿百里位或不過子男皆欲共藩屏大宗夾輔王室立國之利在乎此也至於後世服亞至尊號竊大國然而魏陰情奪骿尊勢去豈欲其上佐天子安治元元稱磐石之宗哉其國罕之養恣後庭之樂坐守園廟貴隱宮府不為吾害足矣夫昔之建侯求其利今之置王畏其害何則機變既繁猜情日急進事多戒而後防益深也周秦之事前史詳矣漢家統千里之封晉室擅三軍之勢而七國合逆八王遞凶原其喪亂起於無制六季因襲稍假事權然

而上宰鮮周邵之忠方伯失桓文之節故親疎迥異疑忌橫生幼子在閭邊領權鎮壯王撫都權制典籤至於骨肉相怨肺腑推裂唐宋以來更酌時宜親近則虛崇名號開邸京師既鮮踰條亦無重任然東府棘埋於賊臣南衙羊驅於首虜誠知制治之長策非扶衰之要道也惟踈遠族屬令與庶士同升雖為宰相公孫不之引避斯為大公其足法矣　明興　高皇帝以海內殷遠天下新定即位之三年大封諸子以鎮撫之十三年復封凡二十餘國當此之時諸王皆親高帝子武從　帝定天下無不有帝制心雖跨州連邑與漢不侔而享甄資財盛設兵衛從橫之資具矣莫不旄旐逶迤龍章繽紛護衛皆騰健之徒官屬有精采之士庶子子侯尚王支郡上公丞相拜伏下塵儼然一國主焉至於建文君之時緣飾太平陳開諸叔蠡錯之謀益亟田叔之火無關縛以裨將幽之請室　文皇帝積不堪之心轄可乘之業奮兵北平奄有天物嗣是而後虐禮依崇背權益脫夫既以此而得國即以此而疑人人情不其然歟故漢踵燕山之跡宇衆國統之虛而山東輿櫬江表焚舟良由勢弱形廢所憑非勝也至今支系日繁祿請難繼泰蜀椎籓僅如富室周楚困宗奉同氓隸蒞亭廢館即是梁園左右腐儒使為枚叟老監傳奉疲兵衛門戟浃宇而為宮缺糗粱而稱膳婚嫁失期喪葬無禮觀其搖落良可浩嘆故

王孫帝胄厭朱旋之滯身羨白屋之自便近雖小變令甲得通仕宦而宗學不設應舉與異齊民故禁猶存服官尚阻清要可謂拘牽矣夫親既可疑踈又何恃論其常法亦有重輕向使朱虛不喬文帝安從代來瑯琊不立典午已湮江外故唐家宰相不禁隴西宋室平章多由天水時賴宗臣未見內禍也況乎厭遏則上愈孫替近則權遠寄故卯金藩弱沙慧妖興當塗宗衰石國兆纂即今朝聘永絕功烈不聞讀子政哉憤之章覽陳思求通之表伊可懷也今紀　高帝以來著於篇夫二百餘年之間不可謂無賢者而寂寥惡焉觀者有以慨矣作同姓諸侯王表

汪士錦曰　國朝天潢繁盛。前古莫比。除莫然髙祿。坐以無分宗英。錄之失爵。豈非太盛。故理之難賦。秉觀用爵。昔賢所誠。卧子先生庇本之意。有功社稷不小。

遠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陳　彤聽子
黃光鄴虞成　叅閱

司馬遷項羽贊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繇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劉知幾曰太史公贊羽亦重瞳二句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缺所謂事無重出者此也

司馬遷孔子贊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董份曰此篇僅百餘字而意獨精到

司馬遷伍子胥贊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楊慎曰有感憤鬱勃之氣太史公蓋以自見耶

司馬遷季布欒布贊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焉

茅坤曰太史公極若心處却是描寫自家

班固公孫弘贊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玆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董份曰贊三人而因論漢世得人之盛亦一格也

班固司馬遷贊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葉紹泰曰固譏遷先黃老進奸雄崇勢利似矣然遷進孔子于世家退老莊于列傳輕重較然若敘遊俠貨殖蓋憤激之為在遷

自有所託非以垂式也固分別九流綜列人表亦多紛錯豈能盡合聖人意謂史官務見才而已自不妨與聖人相異同也

班固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繇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

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凌稚隆曰先敘武帝窮兵修欲以致賦繁盜起而後及西域且曰盛德在我無取于彼則其不足之意已隱然言外末復及建武以來一段斯得馭夷之道又班氏遵時意也

范曄後漢書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床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嬿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遜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鍾惺曰后當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吾後之道也

范曄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贊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

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舍用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襃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舟無推陵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疆遠不拘玄以婞素則化構各當其樞理略可得而言與

孫鑛曰亦是排体平調惟略加鎔鍛遂覺色濃而力勁

唐太宗晉書王羲之贊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逈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

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李贄曰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然藝非係累人凡藝之精極者皆神人也

宋祁唐書玄宗贊

孔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李氏自武后移國三十餘年朝廷罕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華持苞苴而請謁奔走權門放鷹犬以飛馳中傷端士以致斵喪王室屠害宗枝骨鯁大臣屢遭誣陷彝文酷吏坐致顯榮禮儀無復興行刑政壞於犬馬端揆出阿黨之語冕旒有和事之名朋比成風廉恥都盡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糺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倖之臣杜其奔競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敘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

計最較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首渠捐毳幕而爭趨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鯷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驛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札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清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比屋可封於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康哉之頌溢於八綋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

其平時三紀可謂太平於戲開無賢臣聖亦難理山有猛虎獸不敢窺得人者昌信不虛語昔齊桓公行同禽獸不失霸主之名梁武帝靜比桑門竟被臺城之酷蓋用管仲則淫不害霸任朱异則善不救亡開元之初賢臣當國四門俱穆百度唯貞而釋老之流頗以無為請見上乃務清靜事薰脩留連軒后之文舞詠伯陽之說雖稍移於勤倦亦未至於怠荒幾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壞雖大必虧木有蠹蟲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耳兩目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併棄惜哉

朱東觀曰諸論中獨玄宗論為尤暢叙治亂悉如指掌

歐陽脩唐書韓愈贊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鼃黽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梧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楊誠齋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然流轉魚龍蛟龜萬狀惶惑論中汪洋大肆政謂此

象坤曰雅宗之音

東方朔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

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大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洪邁曰東方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答賓張衡應閒皆屋上架屋章摹句寫其窮與七林同至韓退之進學解出于是一洗矣

孫鑛曰此格較方不若客難之圓然造語特而腴快可謂青出于藍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客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

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

茅坤曰黄老家言

人自以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拉髂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于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于夏殷之時則惑矣建婁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于祁連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林希元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文采過之中間文意四轉說人才遇世非蒜之端尚所謂盡君子讀熟深思以今觀古于

是重有感矣。

葉紹泰曰、太玄一經。奇與絶世。自雄後漢。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蓋樂淺畏深。在漢魏晉唐已如此矣。至宋邵子特為表出。而近世嗜者殆過法言。知音在後。君子前睹。所採固如是也。劉歆嗤其覆瓿。漢儒譏其僭經。豈知玄之玄者哉。

鍾惺曰　本家難解勦來

班固答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喩、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獨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

孫鑛曰以前詞作歟是頌體有敘

麤連飛一矢而繳千金虞卿以頓躡而掎相印夫唧發技曲感耳之聲合之律疾淫趨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曰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含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于傳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寗激聲于康衢漢良受

書于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迺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指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荊石隨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黿媟之不睹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推巧于斧斤良樂軼能于相馭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桑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林希元曰規模全倣解嘲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于利達卻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著然文字自佳

郭璞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無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凌扶桑而矯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皋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鬚撫翠翁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袪予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廊祚海淮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翮瀾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成綜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寒泉之潛不思雲翠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滂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螣蛇以騰矯懸鮮連城之寶藏於褐裹三秀雅豔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文離其神蕭悴其形〻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懺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

覺者不乏以涉無故不慨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泰山吹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浹洹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萃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辰暉玄陸之短景故單壞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嫳蟪蛄之吟谿雲臺之觀者必閑帶索之歡縱蹈而味採薺擁璧而歎抱關戰机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沉漢於壟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與避形以倏忽吾不能蹤顏於數贊故寐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鍾惺曰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自晦於文章不可自勝於仙術不可無已而託之嗜酒好色此信陵君飲醇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從悲憤所出士生太平安得知之是作亦可概其中情一二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鍾惺曰：自贊非譽，自敗非毀。襟一分怨懟牢騷，便不能爾。

孫鑛曰駢拈極綜續拙精切

孔稚珪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

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于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孫鑛曰六朝雖尚彫刻然屬對未盡工下字未甚險至此篇則無不入髓句必淨字必巧真可謂精絕唐文之祖也

韓愈 驅鰐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士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鰐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鰐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孫鑛曰每稱天子之命尊嚴有體

鍾惺曰說得森凛斷斷然雖天地鬼神不能有以奪之然天人間實有一段相通消息可以自信非大言不慚而佹倖其萬一也

韓嬪憎巧文

歲在昭陽渚灘之次蓐司秋招搖指光流火西馳標奞七隧大撲先生方埽歷軌偃蹇寄蹲臣床擁稿梧童子侍立順肴緒蹐徐而請曰聞諸道路諺傳旁午彼天孫嬪於河鼓庭施几筵露陳醴脯邀祠且祈吉祥以且有其廢之將無可舉美乎先生俯衡徼睞赧然而嗒不應而臥若罔聞知維時菅華舒旌纖阿掉鞅皓露溥堦金波浸幌俄而芳飆郁烈珮璲璆然乍遠乍近瞥來庭間其娥其婺胡帝胡天清揚婉兮陳辭而前曰吾天孫之神也靈游天上巧遺世人今茲之夕涉彼漢津整四絳節普焰萬垠為人頤解獨為子嚬規鞠株守

子焉一身我寔子悲將子何心先生錯愕瞠眙引裾襝席語未及宣請許以聽榛榛萌匪其歷不德面命耳提日亦不給之人之言河漢罔極天孫曰子始局於鬱空之中而未覩霞輿之情乎在昔七曜叶紀炎漢遭興四星既齊典午寔秉賁諸九陔執匪三鼎若吾之職命受太清漢東氏下機微熒熒擸擸天緯經緯列星三能四輔太乙紫庭有言入告靡不是聽是以汾陽告慶乃覩繡幰真如來忱爰獲瑤玉欲吾者昌媟吾者促祈吾者榮慢吾者辱更僕以談為予忠告今夫生人涉世情欲實同喜通惡尼巽行諱窮人殫其力神吾其衷以引以翼厥枝漸二若乃坎壈數奇迍邅有悔永夜一枝終朝三褫蹇

屈泥蟠曳輪濡尾浮吾之術超然脫贖後來星馳華移蔚起裁襟吾纓紆金拖紫捷若鼓桴妙同鉤餌勢熾欲焚冷行如水燕許斷肩金張齋軌奮翮振鱗騫騰未已又若室如懸磬身惟散物饔飧釜扶黎髫萬皂囊蓋流圭竇甕條浮吾之術凋斂為饒銖衣入夔牙莫通宵計均綮泰智如用衆標田賈郛甲第連宵擊鐘陳鼎持粱茹膏藏倖卑鄙積邁猗陶篤肯重帑其來滔滔至錚于赤璩舜參不辨皓古植類閒筆梶汗椎樸少文貽朔蒙訕浮吾之術書然丕變談出風生應酬冰渙一言締交三語為掾授稷下先驪雪丘北面從繪霞寒揭菁春鶯轟技時工鶯簧百囀揮麈操觚觀者稱嘆又若婭姹為謹嫣嬌

為抗遂蹤不俯戚施不邛行不獲譽動而羅殃浮吾之術何用不臧面類娥媚參止精詳周旋中會盼睞為光若取若與時弛時張交游結納上下掀揚人為冰淵已為康莊顯名厚利日引月長此皆世所深頑而求之皇皇者也吾子獨不顧之乎先生憮然有間曰譆譆權誠除矣術誠工矣從而不返靡有終矣今夫百年之木破為犧樽大輅之質定始推輪是琱是琢職競繇人方其濛昧初開泰初未鑿民之質矣如鶉如鷇于于隨隨渾渾噩噩代降而趨乃喪其樸石猶傲言金戈自躍猗無非真棘端可削山川之精流而從調日月之光斷而不續作俑其誰不可救藥哀今之人嚼而莫覺且夫軒冕在身命

曰儻來其至莫距其去莫回流行坎止何捉何推陋彼隨獲慕此梯
階忘情箕潁跂足鼎槐恭耕鬬騰左抉右諧爲衆少頻爲樂籠材要
津驅馳岐路徘徊乎波思惘附尾絶跡鳶有蒸鄰若與若臺天真書
矣骨朽形厭乎夫四也屢空其樂不徹孤務當前絲乎弗屑守素辭
華於今爲烈奈何貪人殉財亡節酌衆易心登壟愉悦延頸銅陵垂
涎金埒若猩歃腥若蠅集血漁獵錙銖較量圭椽窗寐營營突竅噴
賁蕉蔗俱空身名並滅又聞守中抱一曰爽曰希象帝之先祉德之
機拔鶚懷玉跳鍔藏輝惟玄惟默知章知微蓋彼淺衆散彩揚排鼓
掁脅頰散恩是非腹藏鱗角口落珠璣畫脂鏤冰弄走拈葉文肆貸

滅靜言膺達石中玉來莫知所歸至如畸人侔天孫芳特秀直道而
行考諸不謬無魅余影不愧屋漏知我者希内省何疚云胡蒙恭靡
投不售爭妍取憐姿蓋恐詒傴僂以趨卑伏而俟含我周行遵彼徑
實毛合求前絜楹思遷直尺枉尋百年貽臭凡若此者人方振〻眎
爲利媒而飛鞅鞅懲鼓亂附提提指擊技界脣豹要假手雖氏笑
此萬葉毋使滋蔓而有遺羨也天孫曰蓋聞上智通方乃忘筌蹄由
士墨守塗窮斯述夫道有轉移世有升降江河之流孰與隄障膠柱
何裸刻舟亡當與世推遷逆人所尚刻夫即鹿無虞涉川無舟風塵
頎洞世路悠悠時哉一失成承之羞然則子之所樞者固已陳之芻

猶而所試者寔寒燠之飾衆也可不亟爲之謀歟先生又曰賜遥見
目不灼而焚方諸睹月不濡而津竊脂不截王孫不仁鷦鷯斥澤鵬
翼垂雲物以類從情緣性分夫士固有真人各有性我生之初發清
爰靜勿二勿參以守至正寧迂而訥毋僄而佞深滅若虛太沖莫糜
已且不存孰與物敘況乎斷輪之條父雖傳子倉斧之美臣難與君
曁余固陋扶根已深大塊所界相從到今奉以不失若將終身敢謝
不敏幸無嗣音天孫默然亡可問詩領謂玉清乎哉今日不斷撕人
錮蔽已極何不炳我神光施我靈術驅彼膏肓祛彼狂惑礪鈍爲鉛
拂陋爲飾便娟其容鞴柔其色昌黎五窮揶下三點邯鄲之步稀門

之瑟今是昨非庶或少克矣乎先生洒然容易髮盡上指郤步揶揄
裂腆而視曰吾聞鶴長鳧短易之則悲鵠雛鵷鳳投非所宜衆人皆
慧而我獨癡莫非命也焉用文之顧可琱堅使礫湼素爲緇化南金
爲繞指排伊闕使從西哉天孫知其終不可冠也於是逡巡悵惘慨
罵嘆息揮手以辭莫知所適先生出戶視之惟有雲漢經天繁星奕
奕萬籟蕭然蛩散四壁歸而偃臥乎庭中不知今夕之何夕
許顒曰猗詞獨工命意特遠此屬至巧又何惜之之云

黃道周矯輕警惰文

華胥不作爲氏逝矣疵瘳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轄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髓各有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勞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躁鄰情爲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爲偏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通不齊其身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衆人意止意馳物欲物傾是不中於人禍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儕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共鯀多能以銳死野羲和怠荒乃絕有夏商子比德于行

康毋興衰於六馬或才具而滅身或過小而不悟是豈生與禍選哉則亦維輕惰之故也夫水揚則不生珠玉土淤則不長松柏鳥聚益而內勝馬薄蹄而斃策蹷父以歆亢凶絲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不鎮器則器爲兕車器不扶精則精爲尸瘵知道之士不以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適而廢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旦赴晷仲子聞善夜有懸席晝無輟軓或一諾而遂捏或再覥而十起聞者不譬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子齋居息形甚媮不違如愚或墮體而黜聰或綿綿而自如業不降於端閭聲不下於廣朱被數賢之動息曾何苦於津涣想

夫雖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兜捍要領者坐無廢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孫十齡而髮毬衛武大耋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蘧玉中身而飾佩或悼聲於華蜂或歸啾於既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日遷彼豈進之有壯趾之羞退之有矜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獻與刑而問重根詢瞭瞍而懲太急也嗚呼道不天齊將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癯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清晏夫鴻鵠舉體飛翔於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葉動不與鶴鴿共棲靜不與蚯螾爭潔縱懃拳其馬談雖優游而何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覘魚龍之變形睇鳶鵲

之殊狀駕必淩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艱魂腕弱則體有巨劍心易則斂容登舟力媮則厲張扶伏雖交睫而不違翊須臾之歃放餘斯而觀彊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閣壁而談者移咎於氣節西晉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玄談氣節非鼓輕之桴玄談非勸惰之鐸也而雌黃一唱則翹招爭歸塵尾相揮而委塵其落遂使李杜與節南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莧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彼我狄之脈乎不然何名之速也唯謠之士既公誑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尾磔肥皮厚狐以爲之雍豁豕噬折技以爲之勸勳技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鷄鳴

而持刺彌途夜分而奉乜跳客猶且重價比於蜂鑛委肉生其弱翮
嗚呼人無謦咳知耽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誉者謂之小人
屛衆蠆尾何損丘僑之辟標揚清虛已墜孔墨之實諒心性之赤黠
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疑端怨者修其隙際是以君子始物
則託之劉馬絲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國大易之所稱豫急而
諷輪之聖人所自然也若夫博弈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相栩栩之衣
蜉蝣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翻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
木此中士所不屑胡為乎進無妄之藥哉
蔡絲泰曰班馬絶代才不免勸百諷一之誚此篇直加斷屬不為
抑揚以式風教何殊晨鐘路鐸也

陸機演連珠三十首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于寵非隆家之舉官私于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

東國多衰獘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悦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颷之羽不求

及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于沒世烈士赴節于當年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孫鑛曰語平老俏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于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準月稟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于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于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達物之技術仰異用應事之號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溥明其要者號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于六位萬殊之曲窮于五絃

臣聞情見于物雖遠猶疎神藏于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明淺深難察

連珠四六　香谷山房

名文寳符　卷十八　晉

臣聞足于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塗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孫鑛曰虛詞指事理而撰語特工麗構法全本韓公子內外儲來但被闇排此則全排耳中有該理處值入妙喉㨗知士衡之學非徒藻繪

居陰曰乃爲縣至今名之丹黃

庾信擬連珠十首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羣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黃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部鄢已危德思焉服蒯誠去矣空用荊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擭之后蘆灰豬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誅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連珠四七　香谷山房

名文寳符　卷十八　凋

蓋聞江黃戎馬之徹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傷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鐵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明鏡蒸食未爲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之凌雲不應

止為武騎才壇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意氣雖于非賞扛鼎風神自勇無待勉聞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

蘇紹泰曰子山嘗謂晉太康以來文體三變此璧士衡之作而醇厚不及興寫過之其文品在潘任江鮑之間

袁爽連珠八首

臣聞應龍善化望雲而興鴻鵠冥飛浮風斯奮何則豢蓄以吹雲致用憑資以假借成功是以飲牛之豎附泰穆而名昭屠狗之流攀劉季而業顯

臣聞咸池雲門八音合而諧聲辟雍清廟五材集而作構是故大君取士衆徵藝而畢庸明主甄材郡殊塗以並進

臣聞皇天垂象羲曆莫測其高滄海滙流天步莫窮其廣何則無形者非有形所能該難知者非易知所能盡是故遠近之辯尼父屈於稚嬰堅白之談公孫伏於魯叟

臣聞精之所感理何深而不洞氣之所會思無幽而弗通石馮神而能言杞攀常而自赴是故燕地之霜隕於和心之臣東海之旱枯于飲冤之婦

臣聞康衢之坦大車有覆軌之警洪河之險纖舠無祈舵之憂何則禍雖迫於前則雖危必安情偷肆於内則雖平必陂是以明者慎於所忽而狂夫敗於不虞

臣聞銜勒以馭馬而泛駕多起下而越𧻚多瓌奇之士何則細不足者大斯有是以紫籃筐之談者終屬曲逆之封負牀

臣聞旭日方升則堅冰立泮新霜既殞則貞木浚彫何則繫乎物者易移而存乎我者難奪是故禽息甘碎首之危弘演勵納肝之節

臣聞基廣難傾樹甚則固源弱易竭濬源斯長故姆文之業過曆而浚衰齋白之勳沒身而即敗是以俗儒徵連敢於崇朝王者要成功於必世

茹之宗曰綺靡之中殊有堅質箴銘之餘枝也

王世貞連珠五首

愚聞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亂機緣感出愁是士悟而庶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裀寧為曳尾之龜薛氏真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抱磊柯之材遇識乃顯鬱沉冥之怨非神莫通志士含身以明用貞臣頸節而遺功是以雙足就殊尚抱荊山之泣連城既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弦宗在覺不厭丘垤渤澥浩溔毋驕行潦是以兜離與韶節雜陳下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蛃蝗之沸自如夜月騰空熠燿之輝怯炤

愚聞然誘在心河山不改精誠著象金石為裂是以趙宗既覆竟赤程嬰之頸周鼎雖移尚碧萇弘之血

愚聞聖君不必登皆適合則從暴主不必求妍德參則售是以歷虎舜庭難免神羊之角夔龍紂世奚脫窮奇之口

許璪曰取備古體而能自表異才士固不借人餘慧

葉紹袁連珠八首

蓋聞好音集泮詩咏魯侯素蜺出書事傳漢代將崇雅奓之教必宏來茀之規何則惟大賢能爲希聖正君子善於作人是以紫氣飛瑩豈止齊稷下之館青雲巢鳳不獨蜀太守之宮

蓋聞水鏡分光卧龍夢清琴奏響玄鶴翔庭金谷樹珊瑚苑李仙人吹瓊玖墳荒何則氣有禮而即神聲無吹而弗應是以三千玳瑁無羨楚客之簪五色青黃咸寫漢宮之額

蓋聞漲海還珠吳泉可酌廬江補紙謝練俱澄故明君隆賜衣之繡而貞臣矜掛柱之床何則獎吏之典先廉惟王之佐無欲是以樽前白雪冰壺映秋月之光帳裏清香玉笛落梅花之曲

蓋聞歌琴郴色人詠二天製錦花郊春回三月盡秀蜀西之參共留陝北之棠何則上勞撫字之心下欽和平之福是以謠與五袴既遲叔度之來詔貴三徵漫恐君房之去

蓋聞布縷粟米力役恒均節用愛人使時兼備官惟無踦政之賦市廛免支離之徵何則限田而多寡序民稽比而逸勞班事是以杏花舊業野無縣胒之嗟考鼓枝函邑有減年之助

蓋聞斷水成陂古今攸賴灾衛作障遠邇咸宜故火見而脩通郭風清而戒堠人何則通往來以惠行李固隄防以佐農功是以晴川綠草高張桂月之帆錦岸青堤載騁駕星之騎

蓋聞四封可詁魯誌李孫三輔爲尤漢從衆藪故鄭相僑而乃靜晉用會而咸奔何則惟善人之在上斯齊民之無留是以至仁化物胥懐班伯之恩大智除奸不待虞翊之募

蓋聞五聲司聽枝杼無疑八法歷邦發盆獲燭拔亂如槊逐之蹤必止若桓譚之水何則秦鏡照而膽寒鄭書鑄而心服是以鳴琴單府永無六月之霜載酒後車自有三年之雨

葉紹泰曰此頗能魚山宰松陵美政也連珠不用韻始自 國朝斯爲絶唱

林希元曰格言美句不一而足

孫鑛曰取喻處文氣亦勁質有鋒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

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于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孫鑛曰骨力全弱排語滐詞是六朝濫觴然却未極其致所以趣

味較短第點注處稍有色澤猶不甚枯瘦真是西京之衰

史岑出師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遘逆。廼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孫孫。顯顯令聞。

孫鑛曰。鄧隲以和熹皇后之戚。叨授虎賁。未立功而先為之頌。不亦贅乎。是時帝幸平樂。躬為餞送。誠一盛典。若使六朝文人為之。必窮工極麗。此篇詞調直率。可想漢時之風。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廼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葉紹泰曰文儒之禍自秦阬而下惟東漢黨錮為甚而魏晉之間又一大厄會如竹林七賢雖猖狂曠達猶懼不免此時舍酒之外別無可逃生者雷霆泰山窅然無跡伯倫寓意深矣

孫鑛曰採語工緻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

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擒讐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謂楚翼是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送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

觀時發迹匡光人具兩曜翼兩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
即宮禮梁烈烈黙布眈眈其貺名冠驍楚鋒猶駭電睹變蟬蛻悟主
革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作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減含福取禍張耳
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辯脫跡違難
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
開疆我圖爾才越還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
荊王董我王軍𢧐國四方般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

大啓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指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淋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于色慣發于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驟靈丘景逆上蘭平代
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
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脫攄武牖城六師
實因克荼禽黥犄獻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
不釋擁樹皇儲時人平城有計潁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奪項

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信武薦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
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轄軒東踐
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孫建信委輅被褐
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鄭鎬柔遠鎮邇實敬攸考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剪亂所謂
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刑昏稷嗣制禮
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厥敏獨昭
奇跡察倚蕭相既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漢披楚唯生之績

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
南振楚威自挫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
軺軒是乘擒鋒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
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
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矣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
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
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眾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
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葉紹泰曰功臣凡三十一人自蕭公至陸生皆以人名起句而三

傑屬界一紐合具有神功至叔孫通徒以蹶擧不靈妖名枏瑚變換而末陂倶公渡如之士衛既擅椎才又饒古法豈非晉代一人

梁簡文帝南郊頌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欽其德知幾其神至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樂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蕩蕩乎渙汗於綠篇氣氳於丹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標祇之處曜即璧日之遊焰萼乾豫之壽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吊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類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礼還章非因思信之薄九垓同軌四瀆無波儲明变焰儀天作

名而三袞咸作叶化台光勳蘖王風盟梅帝載歷清世晏碧兒無用其武功運謠時平鵲驚咸脩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賤办玉門罷候紫塞沈峰層竿釣整之士厭洪耳而靜簪佩版築巖之逸去烯敵而行術組縣人俊人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寒寒同衆多士諤諤比乎漢人五典三墨既蔵鞬於壁水九流八索亦鑽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款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林素禽越火枝之地銀甕邛杖蹄沈明之淡出赤野而達關度玄妙之決溝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鷄三

唐隆曰四代而始壇点似有待

角九尾四角六足柚鋪地之九莖豐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護於宮闈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揔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辟讓邑比充封委粟樓詠神縣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旰不勸撤膳菲躬詢與訪道鑾旗徐勁棄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明驚法雷於群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繫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析昆蟲浮性蚑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餕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

以來與壇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成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閒曠歷遠吞七里於漢年五避四通廓郊弥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崇光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騫鳥翥霧映倒梁日光珠鈿玉桃卷葉鋃椒柏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露翕乍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閑閑心之夜響故以熊ゝ灼ゝ炫而明而仰七曜紛ゝ沐ゝ承五種而帶三靈圓丘開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階弘展四維博敞究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

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第談之為倫非珠非玉嘆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顧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營隊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騄揚衡鸞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鐃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鶡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鐘犀木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ゝ阡ゝ震ゝ填ゝ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鄠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爲禮帝儀揖太清秩群望被太表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禋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形精天澄翠色百僚師

師九官濟ゝ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畢該焚柴告成罔不歆若翠煙升綠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霞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銳鏘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轄駕肩士女填壇接袂為帷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耆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歆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ゝ之禮啓亭ゝ之業封天答睠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非藉微臣謬與潘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頌無由徒磬禱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膚理獻頌一章其辭曰元始通一渾德

氛氳邁載邃古夐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睹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帝纂蕆褫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扑鑠戕后命世天飛玄黙馭辯宵焰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遹光發德羲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翊章孔偕盛化知道酌衢敎賓歡賢受老變正是球熠東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果肅恭明神逖聽前蹕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洒陶艷燔紫雲縹蹌舞論韶龍光稱拱郊宮載靜紫壇新謠肅肅禁園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焰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雞表禁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北震階閣形冊藥垂疊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爰矣世豈三辰炳耀七政永隆五方來洎四隩兹通懸絕度笙駕鹿進風既陰慦化復睹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雲垺嶸縣神草華華瑞芝長愉汪濊永圖雍熙焰天漏溪遠肅迩睦惠靡瘵民息弥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葉紹泰曰景賦擅命簡文尸位郊儀雖縟于答天何當爲史稱帝天才縱逸而時以輕華爲累若此頌猶存大雅未淪于宮體之靡

陳仁錫曰典深灝衍杵其大手

張說大唐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嶅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天之贊唐不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鑒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據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歷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閏歲祀圜丘日

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同事以覲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丘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息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勸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祀之曰欽崇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於勤其撰巡狩之儀來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洒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祖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巢過以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

華靈襟煙煖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襲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鏃介胄如雲旗幟如火遠市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虞賓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過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暇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簡玉牒於中頂揚紫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

而駕烟日轡方旅神心餘祿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翼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六樂覲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廻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嘆曰丘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紫壇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昧末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擬玄妙之至精派不已之洪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維皇則之率哉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陳仁錫曰行文如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主禕曰骨力遒舉氣象雄渾

宋濂平江漢頌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旄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逆擁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敷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僭蒙衛詹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侮予海苟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進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遁於

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隨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艘江而上陳虜大讐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海起迸飛火熙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

王禕曰手骨毅〻句調雄〻

號素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棠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滑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六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歸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背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啣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

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叢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詩詠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譔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續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天眷有德寔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旌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斂履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

小醜敢警大邦集其光頑鋒蝟斧螗輕渉我疆以駢跟亦既剪刈僵骸發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閩胡不然須承而哇翹其蟲臂當載車轍　皇明震怒曆告在庭是決不悛命將徂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髮爾誠揚光在中爽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旗旐揚揚舳艫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然荊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駭星流火戰雹鏦電奔巨轟雷勞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綴橫交紐命隕弗顧攢梲焱飆筍東蝟編流屍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擒截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逮酉僕姑一發殪此首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椰大憝既除餘不脅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單我孤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悖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毋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如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致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畫屈惟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譯之義聲動遠嚮風歡之惟　皇明斷運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伯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倚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檢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牘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遍行永作民極

王禕曰此篇叙事當與太史公叙項羽鉅鹿之戰並觀雄渾英傑讀之凜凜有生氣

劉基　瑞麥頌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握三尺劍奮起草莽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擾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有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辭之作弗可闕也頌曰神雀赤烏其來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為物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然弱肉　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貔戡難消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濤彼原田淵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宋濂曰丰姿秀發筆端翱翔奇矯之餘亦復馴雅序致圓植一頌

尤勝

梁潛平安南頌

安南自漢為交趾九真等郡歷唐宋五代始竊據其土宋因羈縻
之我 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貢寄先 高皇帝恩預陰洽涵
育浸潤幾四十年既久以安自為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樹黨
立朋威自己出及 高皇帝升遐遂弑其主陳日焜建國改元揚言
陳氏絕祀請命於朝誣陳氏遺胤有既至京師者黎賊愧懼乞迎還
國則又邀殺諸塗祖詐日積厥於聽聞 皇上不得已乃布告中外
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朔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總諸將兵八
十萬往討之癸卯上送之江滸聖謨洪深告諭周密又一月師臨其

境別將自滇池直擣富良江賊勢大窘聯木為栅緣江四百里為大
舟絡置水上我師遣小艘趨出其上流因大風夜焚其舟衆兵繼至
大呼奮擊大敗之遂平東都進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降附乃布
告皇上弔伐之意交民父老涕泗感激以陳氏之殲於賊也乞舉國
內屬願世世勿為夷狄以外化唐虞 皇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
置官司如內屬郡凡黎賊所以戚虐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謹
按大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弑主罔上蔑棄典常罪跡不可以宥
然其國遠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五百餘年糾根蟠蒂固結難解
恬不自畏苟非 皇上神略雄斷洞燭事幾高為萬代曷足以建立

不朽殊功如此臣潛忝職史官次第其事頓首而獻頌曰於懌
聖皇統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域際天極地無有小大以生
惟帝是賴迴於彝帝則受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
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年以奠其所惟厥姦臣敢替厥常
誑言殺庭以享樂廟天譴在茲惟帝服訓受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
聖謨百萬其師赳赳虎臣如熊如羆帝臨遣之于江之滸鳴笳沸天
揮戈如雨 皇帝曰吁汝弗究武往弔乃民 皇帝曰吁
來爾統帥忝將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驃騎游擊爰及鷹揚各率
乃職浩浩江流桓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在江之西桂嶺之墟

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匿蜃氣晝瞑砲木林林王師
至止有風泠泠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別趨
乃斧其喉乃斫其寨飈飛火烈泥沙培塿何有嵽嵲富良之江有徒
林立一炬宵焚舉舸如鴨大江失據連柵齊拔乃蕩其巢乃夷其城
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悅有羊
在牽有酒盈尊延頸促武拜手稽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謂曰予天氓
皇勿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覆幬飛章帝闕帝閔
且吁曰嗟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納內地宋化失[illegible]
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幾遂敢弗順天乃斷為[illegible]

檇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全社 汪广錦魚仝參閱
茹之宏悰數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illegible]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迺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闇于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啁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兹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illegible]秋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葉紹泰曰、史稱曼倩滑稽之雄、然觀其直言切諫、有類晏嬰、不止如淳于優孟以詼諧取悦而已、至於神仙星象、並出附會、班氏早黜其誕矣、

孫嶽田思庚謂識亦今不羣

袁宋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于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不能無惋。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illegible]賢玉摧于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于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于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炤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

述德顯功雅大旨司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
音為世所範不可廢也故復擬序所懷以為之讚云火德既微運纏
大過洪颷扇海二溟揚波虯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
赫赫三雄並廻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
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
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
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
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
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拯物

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
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
疏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
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
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咎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
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和雖微
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摽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

必傷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搆增堂及陛端委虎門
正言彌啟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
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
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啟先生標之
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
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

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
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
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
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
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
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
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伯言

蹇蹇以道佐世出佛勤功入帷獻替謀寧社稷謇諤絲拄銳正以拯穀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行以植言上以漸清不增濁不加染仲翔貞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說說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重暉載挹載味淡生攀節懦夫增氣

沈仁錫曰起晴絕

葉紹泰曰三國人才傑出然其間竊盜虛聲無益名節者亦復不少如魏之華歆蜀之許靖君子羞之袁彥伯于魏取九人于吳取七人而蜀止四人尚有遺漏之嘆

戴逵閑遊贊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溪海之會不以籠樊服養標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徐掛之於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艦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儒放舞雩以暢詠聞秉桴而懷屬況乎遺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欲風遊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鬥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淋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于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亡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于遐心為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邈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詑范芋昧緜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爲罷既判大朴乃騁遐有神宰右懷司契寔外傷通滔感莫滯揔順巢尚兼應夷惠緬

矣。選心超哉。絶步頡頏百王。仰怡恭素。矜其天真。外其靈矜。群观程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桑熙泰曰、安道情學談論。雅工書畫。不應徵辟。江左高士也。閒游自贊。寄情方外。猶是鷄汁尾屑。玄碑自鐫之致。

秋遊度杜甫贊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審言、當景龍際、以詩自名、高視一世、趋予美生、其作愈偉、少而不羈。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純乎首尾。詩派之别。源遠乎哉。波流浛浛。乃自我回。蹲崑崙巔。足亂四溟。醜媸恰惟枸致。鯨。鯢。蛝蜓委瑣。巨細雜并。一啜則已。不圖其羸。横放直出。葩色互端。排盪摧戛。措齒不安。鬼求于陰。神索于陽。鈎抉錯莫。色沮氣傷。閃形撇影。隱露蔵蔽。殫變極態。惟厥所指。吾方蹤跡。初不用意。沃粹醇源。植根塊士。貫赫胥庭。盤燧人圖。經亘聯屬。百億萬古。芬醲雜襲。纖細委墜。哺啜蹈藉。羣稚走死。嗚呼、子美之述、吾能詡之、子美之意、吾能喻之、其所未聞。其所未知。蓋未得其云為。

桑紹泰曰、語多陰奥。不嘗如長吉之贊次山。

蘇轍 管幼安書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遣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隱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于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業輔曹公方其誅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

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議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望重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泝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令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于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遼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潔人老非貌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茅坤曰子由涉世難後故其文如此

陳仁錫曰枕起馬之奇指歸不用兵頌不忘規

宋濂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瀛深開闔霧氣而蛟龍寔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夷人立椰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暝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馬曾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兩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騺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葉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歆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逮入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 上于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馬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渥洼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蒙龍之說雖相傳于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以大慈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適者獨角之犀泉白九真食火之雞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備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于小民豈究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于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熒蛟龍升寅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霧晝杳冥天一奔聚通精靈龍胡盈兔聽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搽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鬣鳴驚馬驚閃泳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人極寧真龍媒獻 龍延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悳不必遠半徒用兵

茹之宗曰漢武次郊祀十九章誌一時盛事得神馬於渥洼而歆太乙獲赤馬于東海而歆系載瑜文詞瑰異為樂府倡然窮黷耆侈遺譏後世豈如我 聖祖平一海內仁風翔洽龍媒自至邪贊言 天子在樹德不徒用兵正 聖祖度越漢武源本亦

一盛事也。

方孝孺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閉于黃土。手持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兒。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寔以氣充。彼有作者。尚視于公。

陳仁錫曰。國初諸鉅筆。皆以氣勝。故慕尚乃爾。

王世貞 開國功臣讚 并序

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勳始昭；地維崩，而斷鰲之業斯偉。姚如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從焉。然而澤有日漸、用性勛哉、夫使虞不發，唐僅淺故，勳之化，受祭徂落，或衍微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循誥為帝王鼎甲，今古而秉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爰逮伊尹，載在鼎釜，柄於旂常，天下詩詠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業之遺腥，運九有於再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哉。

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亦茂又林林哉。是故縣百萬之衆，摧陷廓清，

知六飛在御，靡所不被，則此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其擠磔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濟饋飭，軍行無乏，劍互章典，衣被獺嶽，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算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梁鉉之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推鄧躪陸，順絳超灌。於乎盛哉。命以三吳蹟蠔之唆，誤泰簪屣，端委然朔，概頗牧之英聲，則撚肆忌奮，仰晏子之嘉謨，則執鞭穎馭。嘗遊鶴山，睹丹青之績，已而獲駿奔太廟，觀配從，緋細悵慕者久之。爰序呼懷人，別為贊，竊襲揚班黃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李公善長；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左都督、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征戍將軍、右都督、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潁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昭靖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書平章政事、鄖國廖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知大都督府事、蘄國俞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越巂侯通淵；同知大都督

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指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同知大都督府事、江陰侯江國吳襄烈公良；同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海國吳襄烈公禎；親軍副都指揮使、濟陽郡丁公普郎；樞密院判、東丘郡侯花公雲；同知大都督府事、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左都督、武定侯營國郭武襄公英；定遠侯王公弼；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文憲公濂；翰林待制、贈學士、王忠文公禕；御史中丞章公溢；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玉；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大都督府僉事、樂浪郡濮忠襄公真。贊曰：九有中推，胡氛代扇，推社治天，腥延比甸，坤霞乾欹，州凝嶽瀆，末收淩夷，衆雄峯

賦三山鼇擊大陸龍戰天篇
高皇神武丕顯靈旗示符赤蛇標弁
江介初存神州儆棄紛梗削平游魂遠遁重朗日月先驅虹電功超
五始樂成九變桓桓中山實為帥首黃鉞載麾駝金鑿細批漢無堅
植張若朽齊洛角崩泰燕指掖玄黃爭屬壺簞塹後廟無移藁空不
改鄴永綏舊都激我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堂堂韓公國之老成
托契藩幕遂冠特英蕭蕭規喬謀是彈是馮開物創典帶為法程惜哉
訖祖上歷祲氛親是克終鑒歇初誠魁魁開平有力如羆不懷恩
真主必歸讖謨翕誠若符拾遺掇矣擴廓宸軍奈師一矢勝龍萬馬
竊披蒲類北填遂奪燕支河飛告殞百身罔追英英劉公卓識朗詣

洞往千載知来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紆真機揣敵
陰符懸提兵氣宣鼎卜洛仰稗天計相排雖切主恩毋恃逐篤青田
遺策芝桂行符文正受賑國門親則猶子地實維藩提衡弱嫡杭閫
鯨吞真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不令國以永存帝乙歸妹以產岐陽
有阜岐陽英武風章作鎮於蔽寥帝是將檜集下雄斷臂扼吭北逐
亡胡至止瘖昌名末蒯氏纍纍誠降振旅數文禮讓煇煌烈烈穿河
有煒其將還大則勇無衛不先始略江淮遂平漢沔勃律牧虹崑崙
四裔中道滄海八州流言鬱鬱東甌龍潛證定三吳席卷七閩波靜
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徽侯終膺九命陰詔帝志釋兵休詣幾失

彭英恩偷賈鄧矯矯宋公玉立而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膂宣力中原
揚威大卤僭往上公砥茅毀土丈人之吉以泰征虜天愛西南乃生
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則昔鳴震遺兆衆降易劍閩中夷昆池永關
豺鷄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帝省其籍於櫟黔寧感均皇胄豪聲
神降機權中秀玉閩師出蒸嶺衛作移兵佐穎樹績留後六詔稱一
百蠻歸奏路匯綿然從何陋嶺世開府若若而然武莊長身頳色
立鐵橫梁旌呼濤礪山裂作鎮麥郊禁控金浙峻獻無念狂刃中翼
兆應神光雲脂珍滅鄧公宏略飛朝大江首定集慶如漢閩中戰深
陷敵矢義就終遂封未享懸澤難再鄱陽師軌日月劉敬陸舟橫搏

百戰彌厲迴旌西指岷蜀崩潰帝訓昭回垂耀千祀巢湖之艦威均
六師猗歟犄公沈算先幾委力劬瘁伏節驅馳南安越雋貫克繼之
蟬緌並耀戰壇差池簡簡泗公果毅懋入贊樞衡出冀越嶺匪昧
衣袽需泥在頂適篤家賢孫誠愈秉疏勳長興敵愾習逞為況為奔
丹青彪炳彭湖鏖劬扼天號列宿排細神龍泥淖兩賢既厄六奇
諶效高陽眈敵王脈死告僉子蔡貞紀侯肩糧良阮駿奔槙亦鵬翔
左提右挈草昧玉綱蜂起斥堠蟷列餘皇森森江海載啓大邦康山
之祀晉郎為烈指臣敵舟毛橫戈握血太平既居花侯就殉杖蝶蜡射
譽賊霆震神翁白晉閻閣嗣胤重瞳憐瞻恩波渥潤舊纓騈降汾陽

之里陜公既錫晉公疊起一呼階敵天顏為吾平滇敘寇擒胡虎子
匪籍楚房再膺彤矢定遠驍騎戒行高揭一騎衛颷鍜刀環月迅若
流電搏如汶鶴南搏不毛北逾窮髮隸顏佐深名收九代物物宋氏
德言君子煌煌碑書東觀防啓帝釋華袞女其粉米鷄林波衆龍池
核美天猿御調鑿驄嵗北華川之齊時稱厥匹雄傳川淵天謀甲乙
窮錫奉使幽憂深宮貫罪未終鄗熏永窆陶齋章公鷹揚其獻紀彝
戰張稜稜紫躬再集鄉旅還態冠佩出入鳳裁三事允修灼灼藍公
旂麾蹕蹕烈火騰競霜華吐萼西極蠡徼南收羌笮渾邪校首旌旗
絕漠碣勒推班侯封北霍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入中書再長西臺

非據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不賞崇厲懿烈寘垂竿芥曹如
濮侯義不二君劉勝善飴不湟鳥氣陵厲秩日寒霜天雪翼翼諸賢
真宰偃私力佐元氣汎滌妖霾惟昔禹功河洛騁思鑿微管伊左袵
其歸崇闕巨壑內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葉紹泰曰漢高功臣十八人光武二十八人唐太宗二十四人奇
獻偉績炳耀旂常然較之我　太祖開運諸臣汎滌胡氣重造九
有功萬千古又為鄧侯等避席如此熱烈如此手筆前人豈能為
美

王世貞浙三大功臣讚并序

當
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則彊漢耀兵於上游南則彼周嚮誅
於肘腋披輿圖而指皇業僅一彈丸登鍾陵而眄四垂皆吾敵國天
眷有德俾丞相宣公信公輩諸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為羽翰股
肱然奔走實繁而籌策猶寡時則有若資善大夫護軍御史中丞弘
文館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諡文成公基字伯溫首膺辟
書遂參大計　天顏甫接默徵慶雲之祥　御座不拜遂蟠龍鳳之
彌至於運籌奏筴授算遣將推步則周天掌上指撝則千里目前語
無不讐往鮮空返子房之在三傑獨推天授曲逆之謀六出尚慙鬼

謀垂拜相而力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發且
八十載而為己已治極而疵孽于其間逆胡鏖至猾盜蝟起當六飛
北狩之初倡群小南遷之議泥馬迫於汗邅銅駝亦舊蒙棘物情兢
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字
廷益入贊樞庭受知黼扆出片言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鼎
就乎如山萬姓同之奠枕乃若受脤節鉞擐甲郊畿溫言拊循士如
挾纊振臂一呼癃疾盡起謁禹自逐之群既豨突而爭進忽狼戾而
反奔然後勵精剛新開誠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
廟算以故羅施鬼方之域䍧牁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屬

戰龍前戰玄黃之血未乾飛羽向寧赤白之囊自鮮身危震主禍發殺機長謡告逝毋忝廣陵之彈思綸繼褒獲迺關西之埜所云功首豈亦有畏耶又七十載而為己卯、官軍數出元良靡建田蚡內訌交淮王之金錢吳濞外窺應東南之反相屠僇大吏閉取連城輕兵豫章負楯建業挾中貴人為內應說大將軍如發蒙人憂土崩內思外濟時則有若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贈侯、餘姚王文成公守仁、字伯安、飛檄勤王建牙誓衆糾練千隊艨艟萬艘搽虎穴而鼐子成擒掃蹤波而鯨鯢授首二陵絕烽燧之警六飛無銜檠之虞至若贛洲爾清絕二百載之逋嘯田寧拊循寬十萬人之誅喪哉

竊鵠如紀明或持重如充國文武為憲動止有神夫誠意之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傅之靖難則汾陽之勛也新建之戡亂則條侯之武也然而皆浙以東西人也浙水秀薄山亦如之其人儒雅外飾趣利畏事蓋自古然矣三公駿發祫裾之末鷄擊文史之場吐風欲合雲補天刋地、拆常日月、帶礪河山不亦壯哉未習曾鳥淂而圊之余小子叨列甸宣薄游吳會循覽往哲有概於中、同為之讚、以昭其盛、其辭曰、

帝闢石門下為青田藏伴究秀産冨胎仙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萃於臨安龍蟠鳳翥中為禹穴萬靈攸莛深山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試意沈幾卓識遁甲孫虎支離霞逆神謀鬼謀超契紬跡鄱湖鬪龍波立天拆公出其奇以脫龍厄飲漢沿吳收都蕩磧濯沐三靈股掌八極孫誠自信陰邪從匿蹇蹇爾愍賁踈甸宣紱晉及周十有八年既贊中樞力折羣奸詭如砥柱以其播遷折籌匈奴飛檄黎濮族黃屋長尊紫蓋不愆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嘆沓背憎匪降自天百身曷贖九有稱冤赫赫新建秉此懿德古訓是式式是百辟王命作牧爰靖南國潢池若洗崇山遜擘滌起豫章竄鮑洛宅公興義師搗其肘腋日月簫蕩湖波腥赤獻俘廟社書勛冊帛凡我三賢起自書生師望鷹揚風后祖征疇謂尊俎乃有奇兵開儀混元洛曜滄溟勝繇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浙敬聆德聲詮管作頌敢告司盟

茹之宗曰、余州公謂浙人儒雅外飾趣利畏事蓋山水使然而劉文成于忠肅王文成三君子獨能吐風欲雲補天刋地不為山水所圊斯言誠然第羣雄糜沸與乘輿播遷以及宗藩變起此國家何等事而握筭運籌定傾戡亂皆藉手於浙産則浙以東西寔豪傑藪也豪傑之士自不為山水所圊耳

俞允文　魯仲連讚

夫偉奇俶儻非常之人。必非世所易有。然必含斂含巳重。斷絕囂塵之中。飛薄日月之表。而非如珠璣象齒翠羽犀布琉璃玳甲生變夷窟澤閒。丈夫賤貫所得而狎玩之也。是故囊敗而不為羞。寡居而不為徒。居前而令人輕。居後而令人軒也。陴猶征席。蔵之深山之中。搏物而食之。夫誰能制其短長哉。於是作魯仲連先生贊。西戎信信靡國不震。載圍邯鄲。亦陷長平。矯矯先生。畀肆是愠。責辟新垣。溲然魏軍。秉節蹈海。僻悉圍城。聲梁紹晉。萬國是損。約矢射書。田單有熱。偉哉王懿。歎歟先生。

徐紹泰曰、仲連富貴不入於心。故能洞中機會。約矢成功。避爵海上。雖未必盡出自然。亦可謂矯矯絕俗。頴濱嘗言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髭衍。此贊祖此意。而文之推遺。有如二諸。

張華　女史箴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不畏。知死不郄。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机。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孫鑛曰、雖是四言。却流動有頓挫。調圓而意活。後來大寶箴本此。

張蘊古大寶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寔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自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于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

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不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蓀紛案、曰君述金鏡、臣箴大寶、亦後代之明良也、

袁袠后史箴

穆穆中壺。王化攸基。正位於內。易贊坤儀。二妃助舜。三母興姬。於惟國風。肇始關雎。內德之茂。曰儉與勤。明章婦順。以佐一人。既肅且雝。逮下數仁。蘩藻攸潔。蠶桑是親。昔在夏禹。塗山協德。殷湯齊聖。有莘率職。班姬進規。展正不咸。淵慎無愆。嬪御是式。載稽王務。修陰教。習禮稱詩。阿保是詔。無忿無荒。以正家道。萬國承流。是則是傚。樊衛宣猷。馬鄧稱賢。含貞履順。敬以勉旃。無成有終。聖訓昭然。戒於滿盈。百福乃全。皇明基命。九聖重光。徽音內嗣。媲美宣姜。載詠多男。王猷允齊。敢告彤史。旦夕無忘。

許顯曰、中宮齊體至尊。母儀天下。爲致治根本。歷代興亡多原于此。本朝　后妃之制。遠每殷鑒。而　馬后以下。皆能令貞嚴順。正位椒闈。非特遠過趙宋。且與周之三母。虞之二妃比隆矣。

班固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迺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迺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林希元曰、文法頓挫。氣雄勢壯。漢武雄豪之氣。溢于言外。可謂能黼黻皇猷者矣。

陸倕石闕銘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于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青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蹐鳥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遷構斗極把鈎陳翼百神禔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巖鼓未通山渠泥首弭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派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蒲籬戰同枯朽草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上萬機而尊嚴之度不營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遷焚其綺席棄彼寶衣賜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撫柍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綏耳西羈反古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據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閑集雅之館而款閑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貢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寢覊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遂假天闕于牛頭托遠圖于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遂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超以表致觀而知法物睹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砥岐梁居回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闕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菊暎重叠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妄篋知歸欝嵐重軒穹隆反宇形髹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實四會郤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暑往寒來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梁紹泰曰梁地止東南半壁而侈言爽脈何其虛誕石闕巍巍侯景小子破臺城而入之安在以門庭示壯也

陸倕新漏刻銘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寸以水火分齊日夜而司曆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

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世昭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樞衡事百巾杌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天誑小臣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廼量挈壺是惟熙載氣均銜石晷正權衡世道交喪禮術銷亡遷還水火爭倒衣裳孳刀外吹業不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吹圖涂內髹洪殺殊等高卑異級虯承注陰蟲吐溜候炷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蜣綜添同戒揆受靡僭登降弗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逝來日飛歲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合履綦參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梁始泰曰中原喪亂地中夾所南北異曆氣候不齊梁武乃命祖恒更理新漏事屬曠典文亦雅淨束帛之榮宜佐公受之矣

徐陵太極殿銘

天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儔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氏象元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貫往朝焜燿多歷年所世道陰平宜其休復監軍鄧子度啓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漾水之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剎孫枝靈山光彰天眼昔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竊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以日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漾祖而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萬拱峻

嶒植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遥看羨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為銘曰雍峙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領崔嵬德陽高門太乙正觀瑶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暉美以宮室嘉哉今日御辰發旅當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承弼漢變雖屏周人攢櫨城隅有勤殿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

屠隆曰是秣陵太極殿非移張就李可比

庾信終南山義谷銘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達濟彝倫弘敷庶績爕理餘暇披閱山經以爲終南款物日月虧蔽梔幹栝柏椅桐梓漆年代蘊積于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滻西連子午則標涇浮渭泳別八溪流分九谷銅梁四柱石闕雙啓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綠梔秋市舟檝相通蓄之則爲邑雲泄之則爲行雨青牛文梓白鶴貞松運以冥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千雲萬頃蹤苗蟬鳴再熟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如還石甘泉總通櫟陽之殿穿渠穀水直繞金墉之城將事未勞爲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得千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寥廓上浮崢嶸下鎮壁立千丈峯橫萬仞桂月危懸風泉虛韻乘輿嶺阪舉鍾雲根八溪分注九谷通源北涵桐井南浮石門摸象大壯規繩百堵交葛九成排細千柱桂棟凌波柏梁摯雨馳川莫谷落蹇摧柯事均刋木功侔鑿河

層陰回壯浪縱巡擺去拘束摹寫物象極肖極工

庾信思舊銘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閒琴之注壯士一去燕南有鋒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郝子無歸原隰載馳隸棘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馬河傾酸棗杞梓與橘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驚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傚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穀翻無所假於風飆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馬至于東宮告辭西陵長逝山陽車馬望別郊門額川賓客送悲愁路稽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墓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青宗欲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岳翅秦川閒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潛然

[illegible][illegible]方作銘云風雲上慘舟壑潛移歟上霸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
懐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前伯舊跡廢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
詎入墳樹武庫山桃盧龍思歸道遠迢巹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
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陰貴提携語默託情
稽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洛鳳大野傷麟隹城鬱鬱
流寓于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机婆鏵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
月寒生平已矣悵舊何期匣中絃絶隣人笛悲昔為幕府令成總惟

葉紹泰曰子山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其性情足依也南
方羈士游宦西秦故交淪沒重生傷感嗚呼梁既不祀魏亦忽
馬子山能無異代之悲耶

[illegible][illegible]及古函谷關銘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
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廻合連岡
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墜谷抱谿關崟起重險為秦東門
截函夏于閫閾鑠天府于户牖外扼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馬内權
六合之勢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鼎起嬴氏建瓴山東
擇内宇内待戰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
周鼎入奄有大寶遂系中區泊江迄秦壓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
起以過亂略斬白帝縱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
以三傘取威定功此爲是保粤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
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于舊宅傳寶圖于本枝豈上
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賜羨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
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遺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湏
舟失于壑岍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
辭曰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
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銘之宗曰函谷關有二東垣為新關項羽坑卒處弘農為古關秦
得寶符處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在古關山形如函路盤谷口

故有此名乃地之重險者也勒銘巌扃志無鑿戒文亦奔壓有遶飛山東捍內宇內之勢

陳仁錫曰秋涉月華奇珠畢出

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塚銘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實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遂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瑞文明代生殖明聖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工婦人雕文涂涑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嚥不敢跂倚者

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槃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贊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埶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士爲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荒洋以爲道演之漫溢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而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遲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林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絡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定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于地中般

宗臣曰華端有苦悲壯鬱端

執陰陰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名龜而令之將聽龍吉卜於火如黍乞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乞則亦惟日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縈縈為冢則汲之乞乎峭峭為壁則魯之乞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岳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歃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遠腐為壚壞生蓊叢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將垷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浛于樂為土鼓為由桴以淺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涔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竅為井蓁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

用慎無朽為逆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濁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僭為良朴以雕斲傷性慎無前為蘭蘊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為后使之能言舒而為蟥使之飲泉既而它年遊蒐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歸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捲為塵垢在清門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華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啥非珠玉歙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垷之丘吁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陵居一曰漢陵唐寢掬為荒草冷烟此冢都留千古每讀之遊以太白澆蛻墓前呼曰劉生勸汝一杯酒茹之宗曰蜆率寺一丘含非珠玉歙無裙襦不過塗乙注楷之餘而傲氣奇情嶔嶔歷落不與土壤同朽予每嘆文不多見竟無發其冢者似有鬼神護持耳

蘇軾九成臺銘

自秦幷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于人。罷而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法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茅坤曰、九成臺銘之變體。

王世貞止戈樓銘

太行之南。實爲沃區。臂覰指趙。兵翼上都。猰貐錫擾。委蛇襟裾。唯易有言。需有衣袽。用除戎器。以戒不虞。赤堇之精。鑠以歐冶。剖列五兵。利剸蛟蒐。靜攸司銛。厥名神樞。胡以藏之。穹閣桑起。衘梗高疢。崇墉周尨。包之虎皮。倒載於阨。夫既藏只。亦永寧只。匣有贈鈇。櫜有惄矢。胡弗庸哉、竟老止此。止戈爲武。斯義所紀。毋佳毋忘。請俟君子。

茲之宗曰、銘雖止戈。文却銛利。可以剸犀截蛟。

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碑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鏡惺曰奇語為易林之祖

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將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威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嶽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内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繇斯至抱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於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

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撫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令可得畧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撥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道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内侍之年起予聖懷黃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儀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於震日衣青光方執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圭遂荒霄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陰三善仰歎四德博望之苑載懌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侍漏之書衛如絲之旨前撙後光非止恒撿公以審盛上賢儀而

董紹泰曰每一段中宣揚山川風俗是為開勸

奉職出納。惟允勑蠹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納言是司。
自此迄今。其任無輿。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始
蘇輿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核。脈業臺方。此為勞
臨淄之捍汗。戍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莞。弘義蒞以晶君
子。振平患以守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
謨而同歸。雖泰申之大啟封疆。鄭攸之絳縣。處不能尚也。更首藩
要。任重推轂。矜帶中派。地殷江漢。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鄧
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關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
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懷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名文寶符　卷十九　梁　甲四九　香谷山房

縣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
邇無不爾。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睹晨飲之羊。眷求六條。功寬
萬里。還居近侍。無餐戎秩。候府寄。除儲端任。顯東西兩晉。旋選特難。
羊琇頗言而匪獲。謝玫功高而淺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
主器彌固。言禹穴神皋。地擬分陝。江左以來。常遍斯任。東諸鉅海。南望
泰稽洞敷。吞華蒨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壥之內。實屋萬家。
刑吳繁艷。鶴難詳一。南山犀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
車數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鈞距靡用。不待諸汗之權。而姦渠必翦。
然以里端之稽。而惡子咸誅。故以哀矜乎以信順。南陽華扶未之比。

孫鑛曰語勢重前

其任新川。時雨無以豈其澤。公攬轡升車。六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
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
道注。鞶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
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襲陬
要徵、重山萬里、小則停民畧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
烽鼓相望。歲時不息。雉埋穿掠之黨。所佰成羣。傲法侮吏之人。曾莫
禁禦。累滯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非風
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駭。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揭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

名文寶符　卷十九　梁　甲五十　香谷山房

遄征。威令肅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矣。義大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准利是求。首鼠疆界。笑書彌廣。公府
以廉風。手以誠德。盡任崇。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
觀。馬如羊而麇入。雖雄必懷。豚魚不棄。緣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
髻螘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爽歆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民瀆
俗。反志遣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蓄。蝝螟弗起。射
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
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歎焉
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衛。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

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誠府怨然㦝僚如賓男女老幼哭踴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遐舉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撫膺裒慟郊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歸送踰境奉觴冀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哉雷盈塗泗水公臨危寄正載貽話言楚囊之請惟發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矜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禮副朝端兼掌北衛閑出東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餘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悸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

獨居不撤酒肉坐卧注涕露衣若此移年羸瘵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英儔及脩膺天眷入纂絕業分介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聲悅之藝篆稱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駁之妙派蹄未足稱奇至公以泰上為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約幽闕洞開宴語談笑情淵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愁留梁摧奄及豈惟僑終蹇謝輿謠穀祠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恐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敷之寄懷乃列石園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非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曰其馬侯服周王本枝孫別周萊氏命涉徐而宋義均梁徙自旅以降懷青拖紫崇基巖巖長淵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寫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慈哉實啟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透逸龍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瘉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香攸詠聲吏蠶蠶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

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固不逆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罔仰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憒川況歸軸鏡羞野奠爭攀去轂遵諸孫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絲帝諸朱軒靡駕東首埜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孫鑛曰此與王文憲集序褚淵碑及竟陵王行狀格局一同而此一篇調特響語亦多殊從當為特勝

庾信周車騎大將軍婁公神道碑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泒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誅於晉張孝為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强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伏智勇雖瀆孟車行簡不取懦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暴之侵蓮花捧腰甚得蛟龍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錄基於天下良弓良冶必世業於家屆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鶉爲豢物知[illegible]神姧丞等以桓珪旆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邑縣開國公贈秉河州刺史惟公嶽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髮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辯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封為公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借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為梁州防主華陽西拯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沉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

君驍勇稱名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令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旌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轄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冢宰旅即受戴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隣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存心為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既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讁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郎客城池門關戶籍咸資巡警詰用司存帝城近臣宮室密咸如遂司隸似畏都官既而孫誠鄭姬不相其年已水深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黔吴王阮文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其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爲族地壯金行人推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刀斗恒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儀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鼎成烈冠蓋連陰所謂生為貴臣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婁孤

予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積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迴遶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計妻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為銘曰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霜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剌舉連鑣袞服草靡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劒足身挺書堪面試於節既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紱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旍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

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脈河陽偏師洛浦置陣成臯連旗廣武朝兵賊竈夜營多鼓箭起六纛鋒摧九席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碑兩星豎鶯二豎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丹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紉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為廟驃公為社雲蓋低臨電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許驥曰采異搴幽編今緝古俱有奇智自不倫于四六耦耕

茅坤曰一句典起南迄根典哉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冣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令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繇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海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

議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陸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登降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歸祀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

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繇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政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有令公明用享錫右叙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詩以祀事為案海神固不可知也得體

鍾惺曰寫太平臣子如畫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

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師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大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

長御史其還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鉞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

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

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以戍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帛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楊慎曰只重廟謨而輕敘武功方是大手筆文字深乃不足於武夫心目而以跌文昌者易之誇耀一時豈不為識者所笑乎

范傳正李公新墓碑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蹷斃於空谷惟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

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鍊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

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逸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詩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

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

父伯倫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
父存無官父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鬻非不
知撫存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
傑於農夫欲死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恐恥來
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須厲多
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
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溽諭其事
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
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也西去

名文寶符　以　卷十九　唐　碑六三　香谷山房

陳仁錫
田奇八
奇郎不
悒太白
淺

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
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孫
窮既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
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井稅免傜役
而已令士大夫之塟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宗兼樹碑於道余才
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實於泉扃一表於通路
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卷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
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於代銘曰嵩嶽降神是生輔臣
遂家鯨虎斯為遂人晉有七賢唐稱八僊應彼星象唯公一馬晦以

契集懷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
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
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
同此路舊墳卑湿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
從民永於此猗歟瑑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陵化時
一存一毀名不虧

鍾惺曰東坡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太白可謂名實相附而
亦無後何哉大抵才名為鬼神所忌稍過高焉不窮困其身即
湮沒其後若然則文章一脈遂足為覆宗絕嗣之資也可為痛
哭

名文寶符　以　卷十九　唐　碑六六　香谷山房

陸龜蒙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繇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祠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可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茹之宗曰一野廟碑耳中間說到祿位上便有關係纓弁輩視此亦應解頤或其甚者反笑無名土木徒竊民間酒牲耳不如淫刑悍吏淂大肆威福也此又土木不如矣

黄紹泰曰韓蘇之文皆以氣勝是自古其所有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王世貞曰筆氣嚴穩詞調蒼老隻字不輕放過

宋濂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王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德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変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令二十年無文銘於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勛業始卒宜載國史予嘗

待皋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號勇絶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輙克破懐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冦據繆家寨公侯夜襲之冦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而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黒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

遇馬馱沙劇盗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鬭三日夜皆禽殺之擢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附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盗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令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

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家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鬭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珥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弃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雷老告之故與之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遺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扃貢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令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已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東艸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

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
為人矣天不珍其後豈不宜哉銘曰雲雷遘屯匯宇分篤生　真人
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大門前翼後衛翁若雲誰其寵雄花將軍力驍
智駕敵萬人蹀躞羣盜猶麃麐大刀長戟屬櫜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貌甪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
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電遁者蹌踉而足蹄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
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艨
艟蔽江躡鈎援挹牛享士士氣伸馳馬誓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
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

犬與豚頸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聾至死不屈醉國恩飄然
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
勳衆丘立廣貢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歆生為烈士
歿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恩孝慎勿諼弗信
請考太史文

葉紹泰曰花公忠烈固不待言而夫人殉義侍兒育孤以致雷老
引述　帝所太史公於此詳言之鬼神之事此其寵著然則忠
義亦何負於人哉

徐仁錫曰祠為梁父老故皆吳大梁之黎如許知慕而公飘自現

李夢陽少保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
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冰上走何
處尋魚嚥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
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
向少保謙冤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
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節躡屐若少壯咸翼如不
期至稽首祠下哭塡門塞戶矣會又　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桂

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
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
聚哭於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
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欹頹鴿雀擾擾棟鼠
走鵂嘯周垣盡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欸曰嗟
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馬二帝不南矣夫定傾
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
令曰少保祠墩故易腐扶傾植額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陽而榮而
序倘矣曰竭者奐止也則象而堂器奐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

守馬西非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嶢嶢救救而嚴嚴是使之也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戕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寧輒曰夫奔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泊天下而為馬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貞臧者遠智歟而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除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

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所為公惄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若艱難百戰卒慍劒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何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趙冥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昌乎不陂康屯傾否揞者斯利於難藉英墜精含貞匪狩昌徵匪猷昌興靡疑靡驚殴伐用成

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施旭日月易舍焘爾乃賊乃畀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佗排靄不懾不震僉曰和空公曰有戕四方之事譬絲遊刃帝畀弗起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肘知臂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蹕場載濤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痰忠古爰嘉令胡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膺斯勵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者榮褒義義廟祠棣陰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歘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彼望漣洏茲邦胥居訊實爾思

葉紹泰曰予久客西泠嘗宿于公廟祠有長老指公太夫人故墓告予曰昔公為相時形家妄言此地有王者氣公乃改阡竟以不令終予嘆息而誌之殆與羊叔子祈臂三公同一心事矣為臣不易獨公云乎哉

攜李葉紹泰來甫纂選

仝社　吳孟英雄一　程式欽訓　叅閱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章皇慈姑兮垂矜聞鷄鳴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

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烏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泳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逝兮既敝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延窗窗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邈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頎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甚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樂何庶無愧兮莊子

孫鑛曰黃門善述哀于寡婦賦及此篇見之最是善寫光景情思入神撰語之工猶其次也

孫鑛曰起二語奇壯

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維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輁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廼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光玉緯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皇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闥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摐雨泗丹旐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孫鑛曰延之手筆濃鬱有餘圓澈不足

孫鑛曰風骨蒼然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一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蒙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

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延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延義發筴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

孫鑛曰無中生有意態方濃

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

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轜迴軌白驥悲鳴虛廊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葉紹泰曰仲宣避難荊南托身劉表不能存幼主輔豫州而誘使降服君子譏焉若其文辭自與東阿頡頏哀誄切至具見交誼之深

孫鑛曰馬君事本奇而寫得亦磊落有偉因是佳作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户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僣鞏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户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荛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罥以鐵

孫鑛曰點注有色

鏁機關既縱縋而又升馬賢陳焦之麥柿梠桷之松用為薪蒭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毀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迺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甒以偵之將穿響作因焚燧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嘉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迺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從詔書遷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

孫鑛曰誄論序事相雜述事情飛動在四言中最不易得

馬敦忠勇果毅率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賜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闕識其庸致思乎若迺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姤之歎善祢亦貿首之誓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秉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迺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

末敢闕其文哉迺作誄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迺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群狄豺虎競逐華更恣睢潛時官寺齊萬號鬨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剛以長塹鍾未見峰火以起焰薰尸滿窗掊穴以歃

太石匱竭莫釋空虛𨼻然馬丘微若有餘焉梁為礨柿松為𧍒守不之桄梃有鳴駒氣氣迭咸身伏斧鑕悠悠烈將覆軍喪罷戎轄我徒顛誅我帥以生易死𤯝克不貳聖朝西顧閭右震惶分我汧庚化為寃穜定頼夫子思墓猶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刲延吾子功淺親淺兩造未具備隸菑辭輒是黙慮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狀人逶迤自公退食閒織鷹揚帥不戢翼危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頼子猶彼誄單如何吝嫉捽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況曰家僕剏午雙飛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剥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班爵亦竝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葉紹泰曰昔馬揆以設甚受譏令汧以十斛穀下獄忠臣義士所以冒戟長莫者往往繇此梁王彤之枕瑯瀟黃門之誄序大為究抑吐氣

葉紹泰曰始末亦似倣汧督誄

而精附異葉改相歎

旌延之陽給事誄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除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位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畧中否獯虜間釁劘剥司兗幽并騎弩屯逼犖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絣華裔之衆羅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就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罷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狥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挾命狥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逺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録舊勲苟有縣於貞孝者寔事感於神明末臣蒙固側閒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殆在登賢苦喪致果𩔖子行閒忠壯之烈宜自爾先漕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徽績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衛遺兵表律王畧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蕭條朔馬東騖胡風南扇路無歸轍野有委骸常圖斯難簡兵校才寔命陽子佐

師屯壘愾彼屯壘在滑之垌甯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寔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厥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騏橫厲霜鏑高聲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授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群悲師老變形地孤援潤卒無半菽馬實拱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午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貴父隕節羣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忠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倫事流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善嗚呼哀哉

梁紹泰曰滑臺之役宋武方殂少帝新立魏乘喪而伐之令非王景度陽瓚堅守不拔則虜牢以西如破竹矣陽生勇烈浮廻之嚴栗之筆為之摹寫凜凜有生氣

孫鑛曰兩公俱相知故篤有自真實意味

顔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迺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廻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錄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

垂於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
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
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
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
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
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

非恤像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
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遺𢶡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
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
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
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
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嗚呼哀哉
棠紹泰曰淵明自祭云寵非巳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

蓋自以晉臣恥仕後代私謚靖節是淳其意於隱逸之外者

孫鑛曰四句法入格調警人

葉紹泰曰忍作長歌不禁泣下

諡孝武宣貴妃誄

維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甍律谷緊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騤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閉悼泉途之已宮延步梧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沸之傷家凝實庇之悲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其辭曰玄丘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靄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綿絡出懋頻繁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如幄贊軌充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閨陳風緝藻臨象分徽游藝殫數撫律窮機崎嶇冬愛恬悵秋脾展如之華寔邦之名媛致愍顯揚肅恭崇憲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遠下延和臨朋違怨祢靈集祉慶鵠延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暉麻穎接萼均芳以藩以收竭代輝栄朓朔書氛觀臺告祲八須扁和六祈輟滲衛戀滅容暈翟毀徽捲綠琢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雰懸雯衣虛製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紘嗚呼哀哉移氣綢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缺瞍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茲昧與善寂寞餘慶喪過於哀棘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吴崇徽章而出寰句照殊策而去城闈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轄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泝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輕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木散靈魄於天潯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孫鑛曰嚴客工麗錬句錬意皆入妙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繇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

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頑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閉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

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續歎追甞䰟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頻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而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嘆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業紹泰曰老瞞雄心豈肯速死嗚呼竟死矣嫣婕妤妓人向帳作伎孰知其子以胡法行之於天之報瞞未予以奇禍先予以醜聲慘乎哉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漢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壍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為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罇嗚呼哀哉

孫鑛曰即事寫來調響而語俊句句雄快真是妙作

顏延之祭屈原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貫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頹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孫鑛曰光祿文此篇最為響俊然而沉鬱之意自存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當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

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竭矢盡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朱東觀曰傳稱華為此文雜他集中使蕭穎士讀之問當今誰可為此者穎士曰君加精思斯有是矣華乃悅服其識蓋此文結聚非一筆所能誌在唐文中寔亦然間出之作而二人相淨論文之樂作傳者乃引入為美譚文章如已之快豈不重淨良友哉

野惺曰悽情具欷語至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唐　祭文廿五　香谷山房

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

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唐　祭文廿六　香谷山房

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

不[illegible]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茅坤曰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年絕調

[illegible]安石祭歐陽[illegible]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

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坤曰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於先太師巽齋先生墓下。嗚呼，人誰不為臣，而我欲進忠不得為忠；人誰不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適於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壃，大臣之誓，國亡家亡，雖空武師興，邂逅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從義聲，罔克為親拜墓，以剪荊棘。大勳未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為俘虜，收拾散亡，息於海隅，厥幾奮厲，以為復國，惡運推遷，天所處臺，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一女夭逝，身為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屬，竟北其縲縶，頸繫之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今支子，實與祀事，有姪曰陞，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係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憾。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葉紹泰曰：文山遺告祖禰，即絕粒祈死，不得，而所遣人亦竟不獲行。豈天不欲委命荒江，使少延容以就義乎？幽明一理，祖孫一氣，斯人斯言，萬禩不朽。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宋　祭文二九　香谷山房

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以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産，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惻。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塟，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宋　祭文三十　香谷山房

效忠，退復虧孝，悾愢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請之，詠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肆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魁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

九諫曰天下事盡此數語即佐

黃冠歸故鄉亦有何益

不負所學可死華元眼嘴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顔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日曜之餘於所希再綴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孫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猷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宋　叙文三一　香谷山房

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國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列拘執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亡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之非有抗誓師警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

孫鑛曰論事理甚透

安危方戰綿綿於範曰夫戰危事也吾儕三公不可屑于職戮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哭泣進刃于帝而亦自刎令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睢陽之讐挾桃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于義死於勢死于事以怒罵為裂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腑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雖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纂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宋　叙文三二　香谷山房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昪驚駭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于報施然建共斬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于危疑羈臣尤事于骯髒而殺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昪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為請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詩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還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梳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還之非僕也耶竊惟千載之事

明賀於前□得之愚敢獸于淺進諸明之素服光元元之拔歛顯典
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
女題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題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
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
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
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
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斂則鬚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
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馬廬陵盛矣
科目尊矣宰相忠烈谷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不

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畏
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于泰山而或遺
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
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鍾惺曰以文丞相忠義死固其尋常事不應以此薄待之然事關
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為此真義士身門
生使居文丞相之位是又一文丞相也

倪元璐祭張睢陽文

維神雄挺崛搴恢奇駿起南陽降嵩惟陽止水其氣在鬚其義在齒
婦人雀鼠盡為國死祖父官守男兒死爾提許拔南寒安墮史有唐
上忠延今永祀叢讀其書有涖有舞昨經其祠有顧有謌長春寓宮
吳骨別組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進叛人怒鬚
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圍並施神鞭以褰國斧廟貌初陳蒸嘗惟祖
始于吟蚊卒于雷鼓

鄭元勳曰讀武侯黃陵廟記而知有平蜀之功讀先生此文而知
有鋤奸之烈

孫鑛曰行狀月此体編爲淨里典陝宻深厚有附觀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叱贊兩藩兩任撫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於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先焚林之求實

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飛騰關河重複選衆而舉斯悅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觀正風而化俗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邪叟忘其西吳龍丘挾其東皋會武穆皇后崩公星夜奔波注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爲穴遠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匹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劉毗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殺之要政欽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狹庶里

[illegible]方公內撫寬明外施簡惠[illegible]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岳牧數與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翼亮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戴田自累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

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數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州編戶殷阜訛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勉遵遺託俯攀天倫踴絕於地居處之節須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望重親賢莫二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

[illegible]之親肅之者公也漢以中威重道增崇德徽進號南徐州諸
軍事餘悉如故丑表疏累上身殁讓存天不憖遺梁岳頹峻其年某
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
鴻臚監護喪事朔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故以衡極津門威克長樂
豈徒舂人不相杵堰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盛德前王之令典
追遠尊威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
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
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
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謀以齊徽二南

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
於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
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
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儀安不睹其喜慍近侍
莫見其傾[illegible]人之善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
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己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
禁止國綱天憲實諧掌握未嘗鞫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

內然後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緇
緇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卬山洛水協應叟
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迺依林構宇修嚴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
緹幌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戮躡屩於鍾阿徽士
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中
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居已於五王君大隆節於憲后致之有繇也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
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導衿禰於未萌啣戒於茲日
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註解衛將軍王儉緝而序之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
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
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
杖不暇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
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
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備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忘從諫如順
流虛己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信必繇中貌無外悅貴而
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
成一家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

殘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槃谿泰曰竟陵王雅好佛典或謂維摩詰是其所撰而又圖繪列女何矛盾歟其憂而死也緣為王融所誤諱而不書則彥升所以護知己也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繇藍田尉拜監察

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

洪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
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
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居平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
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
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

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
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力人能舉之且必復用不
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
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
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
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
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
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
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
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
利其嗣人

葉紹泰曰播州險地願代遣謫為知己死不足過矣後狄梁
公同府掾當使絕域梁公以其母老疾詣長史請代行其亦聞
義而起者乎

歐陽脩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

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其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

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郛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繁衰而遽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

野質厚材良氣屯其享聆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茅坤曰摹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樂善宛然言外

孫鑛曰康節語意志言之妙悠然寫出

程顥邵康節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於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練推官

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矣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慨慷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志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蓋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季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邵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皇在南伊洛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名文寶符　卷二十　宋　誌四六　香谷山房

葉紹泰曰詞尚典正情多哀思述有道之行畧必須同調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讐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令指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陰與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恥不詔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

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頓內禪決矣終不報緜是在庭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沈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擢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

邇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咲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
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摇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為馬賓亟還宜出
上方相懆惱丞入後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
咲自若以此甚不悦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闕正門爭論
且言令内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勇為中原率坐斥
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劉子也竟亦得
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
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
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為郎相伴乎

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怡疏罷知
鄧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疏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
眦激發之憤膚奏譖醆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
苟其人志不復君之伉慮不足拏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
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
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
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墓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
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逆亢之責
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畀犯先軫識畧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

翻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
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
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
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
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
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其有芒彩爛然透
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
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
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發之使道甫亦傳而信

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哦
彼泰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為宗周

鍾惺曰二公氣骨高傲只是有志恢復者不上衆人瘆靡苟且耳
與狂妄不同而乃同得狂妄之禍水心合而銘之感傷至矣

徐階楊椒山墓誌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遭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誣

公撓邊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當僑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其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錯以為譏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保保至斷指出肚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武

楚黏森可此膽爲生可當萬世臣專藥

何[illegible]當公詩傳

觀王令旨殺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甆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淨注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依自裔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

又或自諉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訴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懲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烈世祿祿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令藩参王君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令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錄此觀之精誠

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黨已佹公等其必欲殺公不逞怪彼黨嵩
者獨何心哉夫其噴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 先皇帝用
御史令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論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令
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
訐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恭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
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
女婚其次子縣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恭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
公既受 恩䘏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

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 詔從容城傳
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
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
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
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
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孫而日致望於 恩恤之及去年
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某月日應尾改葬公某
山之原奉藩恭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撫公大節俾歸而納
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致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恭君狀銘

曰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仕早身仆益自奮 君恩深
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
易名建祠錫贈蔭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兆益我銘揭之
為世鏡

葉紹泰曰方公關三木時諸中貴人指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
囊楊公也勞酒肉袖白金遺公公悉謝不受公道固在人心也
公臨刑賦詩慷慨曼聲長嘯以歿嗚呼忠魂不死誰為椒山後
身補所未報者乎

許讀曰如與天耳詒

祝允明唐子畏墓誌銘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
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於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
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
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
以二章投余殊時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
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
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業而
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為父有廣德常語

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歿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
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塵
目不接其冊子則取擯斥耳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
為之若弗售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
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為
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於鄉師慕子畏載與俱
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於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
詔馳勅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補富子及子畏付獄　詔逮主
司出同訊於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於浙藩歸而

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然放浪形跡翩翩
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歸
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齋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
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五遁太乙
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
甚惜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
輙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
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詞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
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為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

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
子可知之寬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嫉者先後有之子
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諸且矯樂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繇也
桂伐漆割害隽殞特塵土物態亦何傷於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
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於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
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
寃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鍛鍊功
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
緯璨佳者多與古合嘗卜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

業傳馬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横塘王家邨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来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寝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来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兕卒兮猶衷回星辰下上兮雲雨滙椅桐輪囷兮稼穊滞穟孔翠錯璨兮金芝藏䗖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葉紹泰曰子畏文詞滛放軽險晉人之亞也其為人豪宕不羈亦錄於激未許猖狂者託籍

錢謙益楊大洪墓誌銘

天啓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　詔獄後三年　今天子即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為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悳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其為寃天猶知之而況於人乎當其舁櫬就徵自邛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刼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緜延萬餘里追贓令亟賣菜洗削者争持數錢投縣令匭中三年而

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驚而相告芙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内夫豈待誌而後著撃奸之疏愍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　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羣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謀葢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先是　光宗久在東朝閒於鄭氏儲位危杌憧憧然後定神宗寢疾　皇太子希得召見日旰尚傷徨寢門外公為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内侍故事傳語伴讀安　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

故守正力擁佑　太子同心憂懼者也　光宗感神五日而病遂封
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翦午中外婚邪
詞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踞兩宮狀　皇長子以身國
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　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
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進醫大昇侍疾無狀宜下司
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　同俾賊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
上暫輟萬幾、進　皇長子及　皇子、扶床納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
后成命無輕發　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
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入意公且得罪、上對羣臣從容言病狀、

而視數歸乎公指　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
也故事宜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
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延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　末命馮几
注視與執手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　光宗崩、
選侍踞乾清宮羣閹教選侍閉　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庭無可如何
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　皇長子升文華殿呼
萬歲嗣御慈寧宮須選侍移宮而後則羣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
少主矣初詣乾清宮、閹人持梃詬何、公大罵奴才、手格却之將及宮
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拄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　皇長子

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
中武氏何語、公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
麟趾門者一叱閹臣徒搭及大奄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母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
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聲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　九廟
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座殿陛皆驚　上亦語
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匈匈不知
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儆備內戒中
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

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　神廟中年、羣
小竊菀枯之孰開離間之隙浸淫蘊崇而發作於鼎革之交公察知
奧窔誓死伏節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
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　先帝以一疏知公不
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色授屬大事
而安社稷吾於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
先帝之神聖爲不可蹤及也移宮既竣、羣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
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宮始
末疏、優　詔嘆嘉則逆公交關司禮安脅取　中旨以恚公公發憤

葉紹泰曰何異鄢懋卿養虎語

再疏移病歸忠賢漸用事搆安殺之羣小然相率以爲殺公有基矣
明年即家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
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即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
牽連公客汪文言以胥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母竊弄威福必
爲社稷憂扼腕流涕草疏藏棄篋中至是乃備飭上之忠賢驚且恚
擲地輾轉號哭羣小救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
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
徵公等坐故經畧熊廷弼贓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極逼使引公
文言號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贓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

覷以文言爲微公大呼　太祖高皇帝　神光兩宗竟坐誣伏以死
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贓罪殺公公死後大舉鈎黨轉相逮滲
死徒廢禁逮捕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刋要典備公爲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於擊閹而
死於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　令上
旣戮閹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削去
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至於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
忠甚公之冤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何憾矣哉公之爲人孝
友絜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

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淸吏衣弁食如
一人其妻有違言於母兄痛毆之令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
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常雪夜兩人行歌
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
士知常熟縣事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强大姓爲姦猾亂吏治必收案
致法吏人捧手索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
阡陌間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姦利訟
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五年入
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淸官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

閉受故人閒遺緣手散盡家無餘財知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
貪贓楊大洪者也在户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邊事必大壊宜更
置經畧擇可以辦邊者經畧者即公所坐贓熊廷弼也蘊義生風抗
論矯俗憤邪穢溷濁之徒持祿養交曠眊誤國不嘗欲咀嚼之其風
裁峻核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耻毫末之惡是是非非
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
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慨急人之危甚於己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
斥數千金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壬人狠子悍卒皆傾心倒身
願爲公死無所辭也盖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

黄韶表田三議不辨自白然不婦重複以正告天下

先帝之長主操心處患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況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當阿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悅惜選侍於琅璫出宮之頃斯已慎矣漢廷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為不當覆較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為詞幸則為撇簾不幸則為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末栯翼嬙為治名天啓之初目移宮為生事譏夫懦臣異口同喙此可為嘆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鈎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常用張永乎八 先帝二十餘年之儆宮三旬之免犨皆頼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槖宗出乾清時安擁於淺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熼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為也其可乎繼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胆矣公死之後封爵嗡上

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叅夷之罰公一踶逆折之也閹老門生之訢交媚於公朝列章錄牒之籍獻於私室奄用是氣壯手滑瞋目語難今沒藜藿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堙河之失逆閹者不以教猱正罪而釋閹者欲以擒虎追罰為此言者是與於閹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之才之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為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為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為用亦不小矣不曰藥以自屏不引刃以懟君慷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䄂中嚙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彷徨涕泗相與教忠而勸義者也識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衙宣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應山曾祖諱公鐸好任俠為人報仇祖諱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揚二齋公葬之夕鬼讙呼護其窆穴父諱彥翱少為儒性端重不侵為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五年某月某日生公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室詹氏生四子曰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難與後姑嫂止譙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年之易等詣　闕追訟父冤　天子追贈公祖父如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

之易為郎是年浚姑始没詹遜辨踊毆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於某地之賜塋兩夫人祔焉公令常熟時諸議丑曰書生平長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於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於盧山間行過余謀經紀之事余方遭黨禍杜門絶跡相與屏人野哭而已今年之易寓書曰婦翁罪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為念議益法然久之是以枚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亦不忍負愚也

銘曰

國有蠹孽牙於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衆口磨牙嚙齒蠟膝胗然一絲九罰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知公充舜之明卧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蚤忽晦盲碧血輪囷震為雷霆天門訣蕩雲旗紛迎御哉三后陟降帝廷關西之揚清白聯聲慕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大鳥浚鳴沉沉黃土烱烱汗青哉作銘詩永詔簪纓

葉銘泰曰楙山之浚復得大洪豈其苗裔何忠義激烈浚先輝映耶然鋤瑠一飛功與斥嵩等而翼儲移宮事關禁近尤楙山所未為者至追錄死閹忠臣獨以公為首也

張溥周来玉墓誌銘

逆者寺人之亂南國禍烈矣士大夫一時獄死者五人曰繆西谿周蓼洲周来玉李重達顧塵客西谿蓼洲塵客無言責来玉仲達有言矣然而寺人之惡同故其死從而同寺人亂方始来玉官御史數抗疏折之內擊阿保外伐諂臣寺人疾之力卒致之死且死則死耳士君子不幸當患難相隨屬一旦決脰趣湯鑊或身死而國人哀之牛車弊席子孫負薪父老為之上書天子聞而太息次者恐死不刑絕命之日全肌膚保齒髮妻子持首哭具衣冠葬器而浚行雖隧而相見可以無恨今何為乎聞之獄卒曰諸君子於尉氏無死法萬方教之死又不即死之先苦以捶掠楊楚心知其貧無籍坐以贓錢日拳桔於庭鞭使入徵不應則係累其家人絶饘食所謂為金吾執法者夜半片紙入囚立報氣屬時肢體已劇斷耳目斷殘不具及錄死因又戒無即出風沙蒸扇糜爛然浚屍流溝中乃下嗚呼直道之不容於世久矣依古以来禍患陵折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死不踰年今天子即位震悼諸臣下詔褒卹来玉以御史贈同卿錫葬祭官其子凡死甚烈者其食美必速亦天道固然哉公諱宗建字季侯来玉其號周之始祖元時僑於爛溪張院判孫浙東徙吳江五傳至恭靖公而始大恭靖公生孝廉公式南式南生封公輯符即公皇考恭靖公

在康陵時爲椓官號中貴人罪惡請無迎法王直聲動天下公入
西臺即奏誅常侍保母不少避周氏世有諍臣虎狀然恭靖位太宰
以榮名終公爵不過治書盆死獄中祖孫遇不遇何相殊也公童時
有奇性從大父所聞說楊忠愍事輒撫掌曰忠愍不死驚萬何在大
父益器重之補諸生名甚高丙午薦於鄉癸丑成進士海內慕誦其
文試爲令歷三邑皆治民祀之以配社其始令武康也武康僻小苦
役民好鬬挺不下公設井閭冊先清戶口以徵賦餘做條鞭法次第
其後官自召解不一煩民間運舟集河下奸人數把持爲害公按舟
置倉舟至如歸各實所載竟歲無譁訟獄煩興繇指使者衆公戒凡

訟牒必書師史名豪猾不敢騁其治德清亦然仁和較清劇矣又諧
侯衢國符傳日夜趨赴戢斂之徒竄名市籍其尤無良者至蠱聚婦
人呂財利公立禽獮之日延耆士講士禮建武林書院讀法鄉射其
中邑乃大淳去之日民擁車馬不前具乾餱出送五百里不絕傳有
之季武子賦甘棠韓宣子不敢當若公者又何讓焉秩滿應上考公
恥以他塗進休沐歸里庚申補御史踰年熹廟改元魏進忠客氏
漸用事廷臣愕眙無所出公泫然流涕曰嗟乎書訓在初易戒履霜
其是時乎草疏萬言指切深痛會四月雨雹遂入告略云雹爲陰象
占在臣侵君下陵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魏進忠偪近君側除

黃貂恭曰璫從此帆謁遂更名忠賢惡胆落亦杜周鄉史矣

惡空斷九月客氏再入宮公疏爭益堅末引王聖宋城陸令萱爲
戒危言昌惻讀者悲焉既璫撥日盛聲趨滿門公心益不平疏言見
邪不擊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言路中消相倚作勢摘忤抱曼正
人重足不斬進忠必無以謝天下疏入將杖於廷賴輔臣力救以
免或怵公曰予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庸何傷獨不爲白頭老
人計乎白頭老人者謂公父母也公奮踊曰兒我之不避死患務強
諫者非好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
宮妾爲之衛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
繼閒有日道傳內臣劉朝將與兵公駭曰此唐魚朝恩宋童貫覆車

也奈何效之即列三不可九害以上謂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
試之理王振劉瑾已事章著不發遏絕釁亂非小疏留中事亦竟寢
勅視光祿中貴持　令旨脅公公不拜又設好語曰吳江贈粮當免
公亦不許獨條革弊十議指王體乾罪歲即費五十餘萬自是中貴
交怨公矣君子曰歷觀治亂寺人之禍無有大焉者也東漢之季衆
正盈朝破合柱壞冢宅發其奸私勢空衰止一不振而海內賢人皆
須其手況彼方炎者乎自古外廷與內角不鬨一勝者豈盡不察哉
繇其陰賊著心禁近勢使也周公蹻蹻奮身以除左右之惡不憚再
三欲匡王國而傀正公固不欲免即欲免其可得乎癸亥歲公按楚

歸奉皇考諱廬墓上時江城舊令素與行奔走邊門受指謫誣公公
落籍噹者備不已則以意命其私人入吳為鈎索邊婚吉械公入
都下鎮撫獄全吾皆魏氏養子承令欲斃公日坐堂上訊公備五毒
公一不辨唯大呼 天地 祖宗共扶擊賊竟箠坐萬三千五百金
箠僨之肌肉消鑠全木雜下無已時自四月十五日繫獄六月十七
日夜半沙囊死矣然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雷火
再出訊下氷雹歿之日朝天宮災天意何嘗一日欲死公哉公孝友
篤行事父母火壯顏色如一日有伯兄困童子老不遇公力推挽之
及死祭以大哭甚哀讀書慕古人大節嘗論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墨

貴死為不孝與人寬仁居處必以度見義風發不欽制官御史四載
諫書百篇皆 國家綱紀誠心為質鄒馮兩大臣以講學去國公疏
求與同罷文文起狀元慷慨論時事蒙 嚴譴謂古之諍臣請 聖
度優容悉言人所難中人重側目馬官十餘年家無溢帛餘粟緩騎
驟至涌發不能具巷中人歛錢飲食之比徵輸官萬餘金隸子弟俱
散自杭以下三郡士大夫聞之爭鬻金應百姓願捐口食代償士尹
地有言曰仁者能用人公之遺愛抑又可睹已公生於萬曆十年六
月十五日卒於天啓六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五配中氏封淑
人子六廷祚廷祉廷禧廷禖廷祺廷禩女五適某某字某廷祁子四
廷祉子一公所著書有奏議四卷老子解八識規矩頌詮諮蔚詩文
雜集兩書講義紀事本末文選右編評崇禎壬申孟冬諸子英公子
邑之 賜域尊 王命也不佞與来玉同籍誼最深徵孝孫之請當
有言刻石已甚矣其敢或淺然念公至孝太母聞公喪一慟而絕幼
女繼之六君廷祉重趼萬里訟父冤道病不一年死雖忠臣義不顧
家胡為死喪纍纍也於是泣三日而歸以銘銘曰謂公其生兮孰
荷鎖而蹈均之遊謂公其死兮孰修紳正笏而告志於王侯惟生
死不足以公是以世讀其書而知其義在乎春秋茍天地之無窮
期則斯人誰沒為明神而不忘今日之國憂

葉紹泰曰十年來仿仲霖璧漢右致千讀書懷古於古今節義之
事多所感憤故兵編所採李居强半亦陳明卿青貴始屈大夫
[illegible]文丞相之意